



# 盛大的节日

(短篇小说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题花：石流湖

盛大的节日

《盛大的节日》三结合创作组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75 插页4 字数243,000

1975年5月第1版 197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统一书号：10171·256 定价：0.98元



## 目 录

浪尖上的闪电	朱钟华 ( 1 )
红霞满天	彭吉安 ( 34 )
冲不垮的防波堤	刘沪生 ( 63 )
烈火熊熊	徐魁众 ( 84 )
盛大的节日	赵乃新 (108)
列车在前进	蒋崇仁 (134)
坚守阵地	沈炳龙 (156)
海上雄鹰	斯剡银 (185)
主力队员	邵 华 (210)
骏马奔腾	孙克刚 (236)
领路人	郑和中 (251)
苗子	郎松源 (281)
江潮汹涌	董学理 (301)
闪亮的路轨	宋兰良 (316)
白浪湾	赵乃新 刘沪生 (336)
编 后	(355)



## 浪尖上的闪电

朱钟华

海鸥的翅膀是在惊涛骇浪中练硬的。

——一个工人引水员的话

—

“昂——”一声长笛，在波涛汹涌的东海海面上空久久回荡。在水天相接之处，一个耀眼的白点，在渐渐地变大、变大。

一艘银灰色的远洋货轮，象一匹巨大的骏马，高昂着头，踩碎一座座连绵起伏的湛蓝色岗峦，脚下腾起一片雾蒙蒙的烟尘，由远而近，奔驰而来。近了，近了，它绕过了一道用钢筋水泥建筑起来的伸展入海的长长防波堤，驶进了我国的港口。一只只银白色的海鸥，伸展狭长的双翅，在货轮周围盘旋飞翔。它们一忽儿扑击水面，溅起一朵朵亮晶晶的水花；一忽儿擦着驾驶台，“叽叽叽”地欢叫着，直冲云霄。

在货轮驾驶室中间的舷窗前，威严地挺立着一个人。这

人年约二十四、五岁，高高的个子，头戴一顶佩有鲜红国徽的大盖帽，身穿一套浅灰色制服，在两道粗黑的眉毛下，嵌着一对深邃明亮的大眼睛，四四方方的脸膛上闪耀着黑黝黝、红润润的光彩。他就是工人引水员程耿。

程耿双手拿起挂在胸前的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前方的航道，然后，侧过脸，严肃而果断地用英语向船长下达舵令：“Hard port (左满舵)!”

一直跟在程耿身旁的一个年近六旬，身穿白色制服，肩章及袖口上绣着四道金线的外国船长，郑重地复述着：“Hard port!”这时，站在驾驶室中间，负责操舵的外国舵工，迅速把舵盘扳到“左满舵”的刻度上。巨大的船体徐徐地转了个向，驶进了左侧主航道。

这是一九六六年七月的一天早晨，天气格外闷热，就连吹过来的一阵阵海风也是热烘烘的。

程耿健步走出驾驶室，来到了望台，两手扶着栏杆，习惯地抬起头仰望，只见蓝天白云中，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在外轮主桅顶上高高飘扬。他深情地注视了一会，又放眼向前望去：红旗下，祖国的海港象一条美丽的彩色绸带，在晨风吹拂下，闪烁着银灿灿的波光。两年来，每当程耿登上驾驶台，指挥着一艘又一艘不同国籍的外轮，安全进出祖国港口时，心中都会升腾起这样一种令人自豪的感情：我肩负着阶级的委托，代表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行使着神圣的港口主权!

此刻，外轮已驶到了名叫“扬树叉”弯口处。这儿是两条大河的汇合口，俗称“三夹水”，水流湍急，船舶来往频繁。航海的人都说：“船长好做，‘三夹水’难过。”程耿警惕地环顾了一下江面，拉了声汽笛，向来往的船只发出警告。就在这时，

只见大河口有一艘拖轮，后面拖带着十几艘满载物资的驳船，顺风顺水地窜了出来，距离外轮只有一二百米。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顿时使驾驶室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程耿立即命令船长：“Stop Engine（停伴）！”

“Stop Engine！”船长紧张地复述着，快步奔向伴钟，“咯——”一声，由于慌忙，却把伴钟推上了“前进三”的快速档。这时，船尾的螺旋桨急速地旋转起来，巨轮象一匹受惊的烈马加速向前冲去。“不好！”程耿心头猛地一震，一个箭步冲上前，迅速把伴钟扳到“0”度。但是，由于巨大的惯性，船还是一股劲地朝前直闯，五十米，四十米，三十米……前面的拖轮拉响了呼救汽笛。眼看，一场撞船事故就要发生。

“Let go both anchors（抛双锚）！”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程耿果断地命令。

“Let go both anchors, Let go both……”船长大声地复述着。紧接着“啞啞啞啞——”一声巨响，两只几吨重的大铁锚，从船头两侧的锚链孔抛入江底，激起了两支冲天水柱。就这么“一锤子”，这艘排水量九千多吨级的远洋货轮一下子被刹住了。船长急忙跨出驾驶室，只见长龙般的驳船在左舷离船头三、四米远的地方一擦而过。拖轮上的船工正挥动双臂向着驾驶室里的程耿招手致意。船长“吁——”地松了口气，掏出手帕擦了擦额上渗出的汗珠。这时，船长用敬佩的目光打量了这个年轻的中国引水员，并双手端起服务员送来一杯热腾腾的牛奶，恭恭敬敬地递到程耿面前：“领水员先生，请！”

.....

在程耿的指挥下，外轮稳稳当当地靠上了码头，带好了缆绳。

程耿办理好引航签证手续，轻轻地舒了口气。可是，当他告别外国船长和海员，缓步走下舷梯时，展开的双眉却渐渐地聚拢了：这艘船虽然引进来了，但是在港外的锚地上还有许多万吨轮停泊在那里，没有人去引领呐！程耿的心情不由地沉重起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展开来看了看，只见纸上端端正正写着：

引航站领导：

我们进引航站已整整两年了，至今还只让我们引领千吨级船舶。可是，随着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不断取得伟大胜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国的对外贸易在迅猛发展，进出口的万吨级船舶日益增多，这一切，是多么令人鼓舞啊！但是，在我们引航站由于引领工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造成许多进口的万吨轮只能在港外抛锚，有的一抛就是十天，甚至半个月以上；许多出口船舶，却不能按时出港，压船压货情况很严重，直接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和支援世界革命。看到这种状况，那一艘艘万吨巨轮就好象压在我们的心头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总不能眼巴巴地看着这种现象一天天地存在下去，我们工人引水员有信心、有决心一定能引好万吨轮。为此，我们要求引领万吨级船舶。希望站领导同意我们的要求。

程耿等几个青年引水员

六月二十五日

可是，在这张纸的末尾，站长蒋维却用粗浓的铅笔批着“自说自话”四个字，并在字的下面划了两道深深的红杠杠。

那还是在上个星期，程耿同几个青年引水员一起商量，写了一份要求引领万吨轮的报告，交给站领导。谁知，站长蒋维连看也不看，就将这份报告往抽屉里一塞。程耿几次去催，蒋维却说：“引航是航海家的顶峰，过去当引水员要有五年船长的资历，就是航海大学毕业生也得学十多年。年轻人，你们进引航站连头搭尾加起来才不过两年时间，就想引万吨轮，当全能引水员<sup>①</sup>啦，唉？真是嘴上没有毛，想的尽是美事！”昨天，程耿引船回来又去找蒋维，他却很不耐烦地将报告往程耿面前一扔，算是作了回答。程耿看着报告上的批示，不由紧皱着眉头，沉思了起来……

“嘟——嘟！”一阵喇叭声，打断了程耿的思绪。只见一辆天蓝色的“东风”牌小轿车，从装卸区大门口飞驰而来，“嗤”地一声，在码头边停住了。这是一辆接送引水员的专用轿车。程耿把那张报告又重新折叠好，郑重地塞进了口袋，当他转身同外国海员挥了挥手时，蓦地发现江对岸高高的信号塔顶上，挂起了一只“▲”信号。他眉毛倏地一跳，自言自语地说：“强台风就要来啦！”他把望远镜斜背在肩上，猛地拉开了车门。

## 二

在引航站大楼二楼的引水员值班室里，一个引水员正在

---

<sup>①</sup> 引航站引水员分为半程引水员和全能引水员(或称全程引水员)两种。半程引水员只能引领航程短和吨级小的船舶；全能引水员能够担当起复杂的航道和各种大小不同船舶的引领工作。



翻阅《人民日报》。翻着翻着，他用手捅了一下坐在一旁的青年引水员郭润清：

“你看！报上整版整版登的全是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多热闹啊！”

郭润清没有作声，仍然专心地擦拭着望远镜。

另外几个引水员，正指着墙上的“船舶进出口预报表”在交谈，一听这话，便都围了上来。

一个青年引水员说：“外面搞得热火朝天，可我们站里呐，却是冷冷清清。”

另一个引水员接着说：“是啊，程耿几次提出要在站里召开声讨‘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大会，可是站长却说：‘那是学术界的事情，我们是引航站，不要狗撵耗子多管闲事！’”

“简直是胡说八道！”

“嗨，他还想把程耿他们搞的大批判专栏覆盖掉，贴上‘引水员安全引船月月红’竞赛表哩！”

正当大家在纷纷议论时，女值班调度员小孙进来说：“刚才接到外轮代理公司送来的一份电报，有一艘西非国家的远洋货轮，在海上遇到特大风暴，断了双锚，要求立即进港。”她一边说，一边拿起粉笔在“船舶进出口预报表”上，填上：“海狮”，载重二万五千吨。并在后面的备注一栏里，加了“断双锚”三个字。

“怎么？两只锚都断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

“嗨，断双锚的船怎么去引呢？”

“这种船还没有碰到过呐，引领时危险性可大啦！”

“唉！引航章程上不是明明写着：断了锚的船不引，六级以上的风不引，何况今晚将有十级以上的台风……”

“看来这艘船谁也不敢去引领！”

“哎！要是程耿在场的话，就是遇上再大的风险，我看他也是有把握、有胆略去闯的。”

“是啊，可惜程耿还只是个引领千吨级船的半程引水员，而‘海狮’号是艘二万五千吨级的重载货轮，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过硬的航海本领的全能引水员是没有这个把握的！”

“我看哪，要驾驭这艘‘海狮’，非得戴船长出马不可罗！”

这时，大家都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转向一个人。这人年纪约摸五十出头，一身白的穿戴：上身是件白纺绸衫，下身是条白毕叽短裤，脚上是一双白网眼皮鞋，白色的高统袜子一直套到脚弯里，唯独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的太阳眼镜是黑颜色的。他脚跷二郎腿独自坐在靠窗口的一张单人皮沙发上，悠闲地吸着烟，两眼望着窗外的景色，一直没有作声。

他是船长出身的引水员戴林。所以大家都习惯地称他“戴船长”。这时，听大家提到他的名字，他就慢慢地旋过头来，用手摘下太阳眼镜，扫了大家一眼，慢慢地“唔”了一声。

“戴船长，‘海狮’号还得请你去引呐！”不知谁说了一声。

戴林摇晃着秃了顶的脑袋，慢条斯理地说：“这个嘛，引航章程上明文规定：凡属断了锚的船只，港方一律不予引领！”

“怎么，不引？”青年引水员董小鹏“蹬”地跳了起来，“难道就让‘海狮’号在海上随风飘荡，触礁沉没吗？”

郭润清接着说：“是啊，我们应该……”

“这要你们担什么心呢？”戴林不耐烦地用手指敲了敲沙发的扶手，以傲慢的口气说，“年轻人，你们还见识得少哪！”

“我们应该去引嘛……”郭润清嘟囔了一句。

戴林白了他一眼，不阴不阳地说：“哪好嘛，你们不是想当

全能引水员吗？喏！机会来了，你们去引吧！”

“……”郭润清张了张嘴不吱声了。

“你触啥霉头！”董小鹏顶了他一句，“什么全能不全能，我们只知道应该把这艘船引进来！”

戴林用目光扫了大家一眼，心里在骂：哼，你们这些小子，光嘴硬有什么用，连万吨级的船也没有资格去引，就这么狮子大开口逞起能来啦！断了双锚的二万五千吨级的货轮，又遇上这样恶劣的天气怎么能引？说实在话，我姓戴的吃了几十年的航海饭，遇上这种情况也有点汗毛发竖拿不稳呢！想到这里，他往沙发上一仰，闭着眼睛说：“好啊，那你们去引吧！”

董小鹏正想回敬他几句，忽然一只手有力地按住了他，他转过头，高兴地嚷了起来：“程耿，你什么时候来的？”说着，一把拉着他的手臂，“来来来，你来得正好，你谈谈！”

一双双期待而亲切的目光看着程耿。

程耿腼腆地对大家笑了笑，思索了片刻，用探索的眼光看着戴林，然后平静地问：“戴船长，你当过多年的船长，一艘已经断了双锚的船，遇上十级以上的台风，如果我们不去把它引领进港，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这方面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戴林瞥了程耿一眼，皱了皱眉头，耸了耸肩膀，冷冷地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海狮’号搁浅也好，触礁也好，同我们有什么关系？”

“什么，没有关系？！”一股强烈的愤懑霎时涌进程耿的胸膛。他严肃地责问：“引不引‘海狮’号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很大，关系到几十个非洲海员的生命和二万五千吨物资的安危，关系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声誉，这难道同我们

没有关系吗？”

大家对戴林的态度很不满。

戴林眨巴着眼睛，忽然瞥见程耿肩上挂着的望远镜，感到特别的刺目。哼！你们这些“空心杠棒”也配背这望远镜？你们现在还只能引领千吨轮，就这么神气活现了；要是能引上万吨轮，当上全能引水员，不就更是无法无天罗。到那时候，我姓戴的还有什么权威？这引航站不就成了你们的天下？罢了，这件事我不想同你们争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程耿老是跟我过不去，好吧，我可不是好惹的，我们走着瞧！想到这儿，他换了种口气说：

“唉！船在海上，听天由命。我是爱莫能助啊！”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在门外喊：“戴船长，站长请你去！”

戴林脸上露出一丝洋洋得意的微笑，慢吞吞地直起身来，一摇一摆地走出门去。

郭润清望着他的背影，说：“一定是为了‘海狮’号的事！”

董小鹏不满地说：“站长的眼中只有姓戴的这种入嘛！”

“我真搞不懂，现在为什么这种人在引航站蛮吃得开？”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蒋站长不是喜欢吃臭豆腐干吗？这种东西闻闻臭，吃起来可是香的嘛！”

大家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程耿没有笑。他用手抚摸着挎在肩上的望远镜，面对窗口，眼睛凝视着江心的红颜色的航标灯，认真地思索着。

董小鹏亲切地问：“程耿，你在想什么？”

程耿转身看着大家，说：“我们应该把‘海狮’号引领进港！”

董小鹏一挥手，说：“对，应该立即去引！”

郭润清同其他几个引水员也赞同地点了点头。

程耿接着又问：“哪怎么引呢？”

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这艘船引领难度是比较大的，确要有点真本事才行！”

“事在人为，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自行车刹车失灵遇到特殊情况不是也在骑嘛！”

“没有刹车可要同‘大眼睛’撞鼻子啊！”

“只要速度减慢一些，多注意来往的行人车辆，多撒撒铃，事故也可以避免……”

听到大家的议论，程耿两道粗浓的眉毛渐渐舒展开来，高兴地说：“嗯，这个比喻有启发。‘海狮’号断了双锚，就好比自行车刹车失灵，当然，水上比陆上情况更复杂，受风、流、潮、涌等因素影响，航行难度就更大，但是，只要我们用科学的精神认真总结航行规律，找出它的不利因素，有的放矢地采取积极措施，我们一定可以把这艘船引进港。譬如在引领时减低船速，加强了望……”

董小鹏抢过话头：“多拉汽笛！”郭润清也兴奋起来，建议道：“在‘海狮’号前面再派两只汽艇巡逻开道！”

“是啊！”程耿微笑着补充，“我们还要取得‘海狮’号上的船员的大力配合，同时我们再商量一下，制定一个详细的引领方案提交领导考虑！”

“这种船就连戴船长他们也没有引领过呐，我们有把握吗？”

“任务是艰巨的，但我就是不信引不进来。”程耿充满信心地说，“哪有人生出来就什么都懂，我们如果永远不去实践，就永远学不到东西，永远是无知的。我们工人引水员就要敢于走

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勇于闯出一条新路来。”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得正热烈，谁知郭润清冷冷地插了几句：“算了吧，算了吧，引不引‘海狮’号的决定权也不在我们手里，就是决定去引了，我们这号人也挂不上号……真是瞎起劲！”

程耿看了郭润清一眼，反问：“小郭，这怎么是瞎起劲呐？”

正在这时，调度员小孙又跑了进来，拿起一支红粉笔，在“船舶进出口预报表”的“海狮”一项里，写上了四个字：“不予引领。”

引水员们一齐围了上去。董小鹏性急，拖住小孙的胳膊问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呀？”

程耿皱了皱眉头，问：“小孙，这是站长决定的吗？”

小孙点了点头：“可不是嘛！”

一听这话，大家都不禁“啊”了一声。董小鹏将拳头往掌心狠狠一击：“嗨，太不象话了！”

这时，引水员们都自然地把目光集中到程耿身上。

程耿语气平静而又坚定地说：“我找站长去！”

郭润清拽住程耿的胳膊问：“找站长干啥？”

“要他改变决定！”

“我支持！”董小鹏嚷道。

郭润清看着程耿肩上挂着的望远镜，“啧”了一声，没有再说下去。

程耿理会郭润清的意思，对他憨厚地笑了笑，整了整望远镜的带子，转身向门外走去。

### 三

程耿踏进四楼站长办公室的门槛，只见站长蒋维和戴林坐在两把柚木的皮转椅上，面对面地抽着香烟，正在闲聊。一架精致的落地电风扇在飞旋着，把两人嘴里喷出的烟雾，一下子扫得无影无踪。

蒋维抬起头见是程耿，以为又是为了昨天的那份报告来找他哩，便不耐烦地撇了撇嘴。

程耿精神抖擞地走到蒋维面前，开口说：“站长，我们应该把‘海狮’号引进港来！”

“什么？”蒋维冷冷地瞥了程耿一眼，没有往下说。

戴林的鼻孔里轻轻地“哼”了一声，脸上显露出一副不可捉摸的表情。

程耿用坚定的目光扫了戴林一眼，字字清晰地重复了一句：“我们应该把‘海狮’号引进港来！”

蒋维头颈一扭，屁股底下的转椅“咯吱”响了一下，不耐烦地说：“这种事情用不着你们操心，我们已经定啦！”

程耿说：“定了，可以改变嘛！”

蒋维说：“这是航海章程明文规定的，世界各国港口都这样办理！你是一个引水员，这点最起码的常识应该知道！”

程耿说：“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港口呀！”

蒋维没好气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港口又怎么样？”

“社会主义国家的港口，就应该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办事。”程耿响亮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完全地、彻底地为全中国人民服务，为全世界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新

中国引水员必须遵循的原则。今天，‘海狮’号在海上断了双锚，难道因为引航章程上有这么一条，我们就把它拒之门外，甩手不管？……”

“好了，好了！”蒋维反感地甩了甩手，“光凭大道理就能把那船引进来啦？”

“这不是大道理，引领‘海狮’号，不仅是我们的本份工作，也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

戴林睨视着程耿，手指头轻轻地敲着转椅的柚木把手，阴阳怪气地说：“喂喂喂！是你说了算呐，还是站长说了算？”

正在这时，调度员小孙急匆匆地跑了进来：“站长，‘海狮’号拍来加急电报，船体严重渗水，要求立即进港！”

蒋维接过电报稿，略略一看，往旁边一撂，转过脸看着戴林，意思是说：你看呐！戴林耸了耸肩膀，摊了摊双手。

程耿看了看电报稿，心似火燎，又看了看两人漫不经心的样子，一股怒火不由从心中冒起来：“海狮”号告急，你身为引航站站长、党支部书记，为什么无动于衷，漠然置之？他又联想起为什么工人引水员一进引航站，就受到你们的歧视、排挤？为什么青年引水员提出要引万吨轮，却遭到你们百般刁难、压制？为什么港外有许多船进不来，港内有许多船出不去，你们却不闻不问？为什么……一连串的为什么象潮水般地涌进脑海。他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就加重语气对蒋维说：

“我们应该立即派人出海去引领！”

“出海引领？谈何容易！”蒋维用手指了指戴林，“在这方面当然是我们的戴船长最有发言权罗！”

“哪里，哪里！”戴林挪了挪肥胖的身子，转椅顿时“咯吱咯吱”地叫唤了起来。他清了清嗓子，慢吞吞地说：“当初，我在



挪威轮船公司当船长的時候，有一次，我駕着巨輪在穿越英吉利海峽時，海面上大霧瀰漫，視覺很差，突然，前面闖過來一艘油輪，眼看就要相撞，我急忙下令停俸拋錨。誰知偏在這關鍵時刻，錨機失靈，錨拋不下去，對方已經拋錨停住，我船還是向前滑行。”戴林說到這兒，停了片刻，斜視了一下程耿，繼續繪聲繪色地講了下去：“就在此千鈞一發之際，幸亏我當機立斷，一面下令開倒俸，一面親自把舵板向右滿舵。但是，兩船還是擦了一下，唉——”戴林嘆了口氣，接着用教訓的口吻說：“引航章程上的每一條規定，比如說：大風不引，雨天不引，霧天不引，晚上不引……那都是有過教訓的啊！”

“是啊，對這些章程都不了解怎麼好當引水員呢！”蔣維連連點頭說，“戴船長是英國皇家海軍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又當過十八年的船長，他走的舷梯加起來要比你們走的路還長，可以說是航海界的權威了吧，他講的話應該聽聽吧！”

“既然戴船長是航海界的權威，那麼這次引領‘海獅’號應該是義不容辭的職責啦！”程耿說。

戴林一聽，不禁光起火來，心想：你這小子好厲害，竟敢“將”起我的“軍”來啦！他鼻孔里“嘿嘿”地冷笑了一聲，說：“引和不引站長已經決定了嘛！”

程耿攥緊拳頭，有力地往桌上一按，說：“只要我們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海獅’號完全可以安全引進港！”

戴林嘲諷了一句：“那好嘛，你有本事你去引領！”

程耿心裡說：引航站少了你們這些“專家”，難道我們祖國的港口就堵塞癱瘓了嗎？世界上少了你們這幾個“權威”，難道地球就不轉了嗎？他用藐視的目光，掃了戴林一眼，豪邁而堅定地說：“好吧，我去！”

蒋维眯缝着眼睛，打量了一下程耿：哼，进引航站才两年时间，就想引领这艘二万五千吨级的断了双锚的外轮，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他冷冷地说：“你去？哈哈！”

戴林却说：“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敬，可敬！”

程耿望了望窗外辽阔的海空，远处，一座航标闪着红光，几只银白色的海鸥从窗际疾飞而过。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它平展展地摊在桌上，一眼看到纸上一行醒目的钢笔字：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主席的这句话，给了他极大的勇气和力量。程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站长，这就是我的决心书，我保证把‘海狮’号安全引进港！”

戴林心想：你程耿自进引航站以来，就跟我唱对台戏：我组织了一个“神仙会”<sup>①</sup>，你却组织起一个工人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小组；我办了个航海学术报告会，你却办了个引航基本知识讲座，把我的听众拉了过去；过去我在引航站说一不二，站长把我的话都作为“规矩”定下来，而你却偏偏不买帐，拆我墙脚……今天，你小子又跳出来，当着站长的面给我下不了台。嘿！你要我好看，我倒要看你的好戏，到时候叫你们这些“空心杠棒”乖乖地交出望远镜，回到码头上去……想到这儿，他话头一转，大拇指一翘，说：“年轻人敢想敢干，应该支持，应该支持，站长！”

蒋维不解地看了戴林一眼，心想：今天这艘“海狮”号，我找你商量了半天，你讲按引航章程办事。如果引出了事情，港方要负责；如果甩手不管，出了事情不属港方责任，何必自找麻烦。现在既然连你也不敢去引，在引航站其他人更是无

---

<sup>①</sup> 所谓“神仙会”，就是几个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定期聚集在一起吃喝玩乐的碰头会。

能为力；即使能引，叫他们去，也使你面子上过不去。现在，你怎么反而赞同程耿去引呐，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不行！这简直是开玩笑，我不能同意；再说，上个月，一个航海大学毕业的引水员出海引船，还差一点出了搁浅事故，害得我挨了上面一顿批评。这次“海狮”号更是非同一般，没有高超的引航本领想也不要想。这次如果让程耿他们这些工人引水员去引，那非闯穷祸不可，到那时候我站长不光是挨上面的批评罗！想到这儿，蒋维冷笑着说：

“光凭决心就能把‘海狮’号引进来啦，嗯？”

程耿说：“刚才我们已讨论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引领方案，这方案不知是否妥当，请你们提提意见……”

“不要脑袋瓜发热，一时冲动啊！”蒋维粗暴地打断了程耿的话。

“为了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我们面前有再大的困难也要把‘海狮’号安全引进港！”

“出了事情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我要尽自己的职责……”

“哼，你尽什么责？出了事情，还不是我倒霉！”蒋维瞪着眼睛，将手一挥：“不行！我是站长，我得对引航站负责！”

程耿的情绪也变得激昂起来，心想：“海狮”号是一艘来自非洲国家的船只，它满载了非洲人民对我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不远万里来到我国，现在它遇到困难，你身为站长兼党支部书记为什么竟然对这艘友谊船这样冷酷无情！程耿攥开五指，用力按着那份报告，说：“我们应该对‘海狮’号负责，应该对党的事业负责，更应该对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负责！”

“算了吧！”蒋维厌烦地用手拍着办公桌，大声嚷道：“不

行,就是不行!”

戴林把手中的一只茶杯往茶几上“嘣”地用力一搥:“站长,我得走啦!”

蒋维连忙站起身来,招呼:“戴老,再坐一会吧!”

戴林用下巴指了指程耿,说:“让他坐在这儿吧,我还在这儿干什么呐!”

“哪好吧,我们俩一块走!”说着站起身,两人一前一后地朝门外走去。

“站长,就这样定啦,我马上去做准备工作!”程耿望着他俩的背影说。

蒋维猛地转过身来,恶狠狠地嚷了一句:“不行!”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 四

程耿在站长办公室刚用电话把“海狮”号的情况向航务局党委汇报完。突然,“嘣”地一声门被推开了,董小鹏一阵风似地闯了进来,紧接着后面拥进了十几个青年引水员,大家关切地问:“站长怎么表态?”

程耿“咯笃”挂上电话,转身对着大家说:“走,准备出海!”

程耿同董小鹏他们刚要跨出办公室门时,郭润清拖住了他,轻轻地说:“程耿,你等等。”

程耿对董小鹏说:“你先到拖轮队联系快艇,我马上就来!”

郭润清见其他人都走了,便轻轻地责怪程耿道:“看你,把站长惹恼了吧!”

程耿平静地笑了笑。

郭润清问：“怎么，你打算去引‘海狮’号？”

程耿点了点头。

“哎！程耿，你何必呢，同站长闹僵了有什么好处？”

程耿听了这话，看了看同自己一起进码头当装卸工，又一起进引航站当引水员的战友，心情不禁沉重起来。过去当装卸工的郭润清可不是这样的啊！那时他敢想敢干，朝气蓬勃，队里的“老码头”们都亲热地喊他“小老虎”；可进了引航站才不过两年时间，竟变成了一只“小绵羊”……程耿的耳畔又回想起两年前自己离开装卸队时，码头工人们在欢送大会上的殷切嘱咐：你们是代表我们整个阶级，去占领这块引水阵地的啊！是啊，两年来的切身经历，使他深深认识到“占领”这个字眼，包含着多么尖锐、多么复杂的斗争！

程耿深情地抚摸着一刻也不离身的望远镜，心底涌起一股强烈的阶级责任感。这时，他发现郭润清也在抚摸着自已心爱的望远镜。他觉得现在应该同郭润清好好地谈一谈。于是他便亲热地搭着郭润清的肩膀说：“走，我们一起到拖轮队去！”

在沿江的林荫大道上，程耿同郭润清肩并着肩地向前走着。

这时，程耿用手指着江心的一只航标，问郭润清：“你看，那只红颜色的航标距离我们多远？”

郭润清抬起头，顺着程耿手指的方向一看，回答说：“四百八十米！”

目测距离，对引水员来说，是一项基本功。程耿他们自从进入引航站以来，为早日掌握领航本领，苦练基本功。他们已

养成了一个习惯，总是利用走路或坐车时间，抓住固定目标或动态目标，练习目测。

“对！”程耿又指着从远处江面上徐徐开过来的一艘汽艇，问：“前面的那只汽艇离我们多远？”

“二千五百米！”

“开到我们此地要多少时间？”

郭润清无心回答，却转过脸反问道：“你到拖轮队究竟干啥去？”

“我想去找李明春师傅联系一下汽艇出海的事。”程耿把自己的想法给郭润清讲了讲。

郭润清吃惊地说：“怎么？你真的要这样干啦！”

“这还有假的！”程耿风趣地笑了笑。

“站长没有同意，你却自说自话地去引，行吗？”

“局党委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内部也有争论，但是有不少同志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他们说，对领导上只依靠少数几个‘专家’、‘权威’，不相信群众的行为，你们就要敢于顶。”

“嗯！”郭润清停了片刻说，“不过你要知道，我们的顶头上司是站长，得罪了他可没有好处嘛！”

“哈哈，在这方面你倒想得挺周到，我却根本没有考虑过呐！”

“程耿，你忘啦！李明春师傅是怎么离开引航站的？”郭润清加重语气，提醒程耿说，“他还不是同站长他们顶了一下，被他们踢了出去，这个教训我们可要记取啊！”

“这个教训要记取的不是我们，而是站长他本人。他把李师傅踢出引航站这件事，曾有人批评过他，可是他并没有记取这个教训，相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了。对这种错误的

领导，我们就要敢于顶。”接着，程耿就讲了一个“海燕的翅膀为什么这样硬”的动人故事……

那时，程耿刚进引航站不久，这天正遇上第三号台风，风力达十级以上。程耿同他的师傅李明春刚引航回来，调度室突然接到一份呼救电报，有一艘外国渔轮，在海上捕鱼时，因受到强台风袭击，船桅被风浪打断，要求立即进港避难。这天，正逢戴林值班，他认为这样恶劣的天气出海引船，不是自己送上门去喂大鲨鱼吗？于是连连摇头说：“不引，不引，按引航章程办事，六级以上大风不引！”“我去！”李明春师傅挺身而出。他不顾戴林以及站长蒋维的无理阻挠，坚决地要求出海引领。“师傅，我也去！”程耿拉着李明春手臂要求道。李明春想了想，大手往程耿肩上一按，说：“好吧，让你也去经经风浪，见见世面！”

海面上，巨大的浪头象千万匹野马在奔腾咆哮。“轰——”地一声，一个巨浪砸在船舷上，船猛烈地震动了一下。“哗——”地一响，又一个浪头从驾驶室顶上腾空卷过，海水从半空中铺天盖地扑到甲板上。渔船摆动到四十多度。桌子上的东西乒乒乓乓地倾倒在地板上。人已没法站稳，船上大部分船员都已躺倒。李明春对程耿说：“来！你来引领，我当你助手！”“师傅，我能行吗？”李明春鼓励说：“行，一定能行！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嘛！”“好吧！”程耿同师傅李明春站在驾驶室，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以后又跌倒。后来，他俩索性用绳子把自己的身子捆绑在舵盘和侷钟上，指挥船只顶着风浪前进。风越刮越大，一只只水鸟被风吹着，打在驾驶台前面的防风玻璃上死去，又被咆哮的大浪卷入海中。忽然，眼前闪过一道道白光，几只银白色海鸥，张开箭形的翅膀，搏击在惊涛骇浪之上。

程耿用手抹了一把咸涩涩的海水，好奇地问：“师傅，这海鸥的翅膀为什么这么硬？”李明春粗壮有力的大手，稳稳地操着舵盘，回答：“海鸥的翅膀是在同大风大浪的搏斗中练硬的！”就这样，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航行，渔轮终于脱离危险，安全地驶进了港口。

可是，不知为什么，时隔不久，李师傅被收掉了望远镜，叫他回到了他的老家——拖轮队。

其实，象李明春这样被排挤出去的工人引水员何止一个。大跃进以来，党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中，选拔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工人到引航站当引水员。可是，却遭到了象戴林他们那些所谓“老八仙<sup>①</sup>”的百般刁难。他们不仅用航海章程来卡人，而且还搬出了各种深奥的航海理论和冷僻的外语会话对工人引水员进行考核，搞突然袭击，使出了种种卑劣手段排挤、打击、压制工人引水员。就这样，至今留在引航站的工人引水员没有几个……

程耿想到这儿，便问郭润清：“李明春师傅当时偏偏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引船，这是为什么？这样做究竟对不对呢？”

“当然是对的，但是……”

“但是被收掉了望远镜是不是？”程耿接过郭润清的话头，语调深沉地说，“你怎么只想到个人得失，而不去想想外轮在港外遭到风浪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不去想想，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声誉会遭受什么样的损失？！”

郭润清又情不自禁地抚摸了一下挂在肩上的望远镜，喃

---

① 在过去的引航站中，有不少资产阶级的“权威”、“专家”，他们吹嘘自己有种种技术特长，什么航道专家，什么航海雷达技师，什么潮汐权威。站里的走资派就吹捧这些人是“老八仙”，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喘地说：“可是，当初刚进引航站时，你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掌好望远镜，决不辜负党的期望、阶级的委托，牢牢地占领好这块引水阵地吗？”郭润清刚领到望远镜那天，高兴得连睡觉时都要把望远镜抱在怀里抚摸着哩！

“是的！”程耿语意深长地说，“我们不仅要占领下去，还要把它改造过来，当然，这里面还得经过激烈的斗争哪！两年来，我们不是亲眼看到许多怪现象，联系前一时期报纸上对‘三家村’的批判，我总觉得引航站就是戴林那些‘老八仙’的一统天下，我们要真正在这儿站住脚，就非得同他们斗不可！”

“斗？”郭润清担心地说，“斗得过他们吗？”

“肯定斗得过他们的。”程耿充满信心地说，“整个工人阶级支持我们，毛主席支持我们！”程耿停了停，语重心长地说：“小郭，你到引航站才两年，‘小老虎’竟变成了‘小绵羊’，明明看到那些严重损害我国国际声誉的事情你也不敢站出来反对，只知道捧住自己的望远镜。这样下去，即使你在引航站站住了脚，也只能是‘老八仙’的继承人——‘小八仙’！”

“什么？”郭润清心头猛地一震。他原是跟戴林学习引航的，可是，戴林根本瞧不起他，连话都不愿跟他说，更谈不上教授引航技术了。郭润清向他请教，遭到的不是白眼，就是讽刺挖苦。好几次，郭润清想顶他几句，但转面一想，他是“老八仙”中最有权威的引水员，而自己啥也不懂，只得暗暗掉泪。他觉得，在引航站都是这些人说了算，连站长蒋维都是听他们的。他亲眼看到一个工人引水员被赶出引航站大门。为了心爱的望远镜，他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听了程耿的话，他的心象被针戳了一下：“我怎么同戴林他们一个样呢？”

程耿理解郭润清的心情，进一步说：“小郭，戴林在引航站

不是很有名望的技术权威吗？但是你想过没有？他为什么对象‘海狮’号之类的船却拒绝引领呢？我们去引，他又为什么要竭力反对呢？再说，这次你明知道‘海狮’号应该去引，为什么你也阻拦我去引领呢？当然，你是担心，可是担心什么呢？担心的不是‘海狮’号的命运，而是担心我这架望远镜被他们收去，是不是呐？”

郭润清没有作声，只是一面走，一面看着江堤外正在哗哗上涨的潮水。

程耿继续说：“我们可不要忘记自己是工人引水员，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航向，才能闯暗礁，过险滩，穿激流，勇往直前，永不迷航！”

郭润清还是担心：“站长没有同意你去引，会不会也象对待李明春那样来对待你呀？”

“我不怕！”程耿坚定地说，“现在也不是两年前的时候了！”他指了指贴在江堤上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开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大幅标语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拉开了，有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可以用‘四大’武器同他们斗！”

“嗯，”郭润清点了点头，“可是‘海狮’号载重二万五千吨，晚上风浪大，又断了双锚，你有把握吗？”

“我们不是日盼夜想要引万吨轮吗？怎么，真的去引了，你倒又怕起来啦！有困难怕什么？海鸥的翅膀不就是在大风大浪的搏斗中练硬的吗？”

郭润清笑了笑，振了振精神，两人不规则的脚步声渐渐一致起来，“嚓、嚓、嚓”地加速向拖轮队走去。

## 五

程耿同郭润清刚到拖轮队门口，董小鹏急匆匆地奔出来说：“真气人，码头边停了那么多汽艇都安排在晚上搞江上游览。”

程耿来到码头上，只见一字儿排开的一艘艘白色汽艇，都修饰得漂漂亮亮的。几个水手正拿着铅桶、拖把在洗刷甲板。程耿同他们招呼了一声，笑道：“嗨，你们正忙啊！”

一个水手发开了牢骚：“还不是站长他们搞的花样经！”另一个工人接着说：“他们把水上巡逻和接送引水员等工作都撇在一旁，去搞什么江上游览，还美其名曰丰富人民生活！我看，这样下去同苏修有什么两样！”又一个水手气愤地说：“我们拖轮队简直成了水上俱乐部！”

.....

程耿听了工人们的议论，沉思了片刻，便问：“李明春师傅在吗？”一个水手回答：“他到锚地接送外轮检查人员，快回来了。”

程耿抬头望着被午后的炎阳照得发亮的江面。天闷得连一丝风也没有。汽艇上的五彩信号旗懒洋洋地低垂着头。东南方向的天际，一块乌云象火山爆发似的升腾起来。天快变了。这时，海关大钟传来了洪亮的钟声，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董小鹏焦急地说：“程耿，我听船上的工人说，今天不出船。”

“喔？”程耿感到突然，“你问过他们为什么不出船吗？”

“他们说是站长的命令！”

“你没有向他们摊明‘海狮’号的情况吗？”

董小鹏搔搔头。

“同他们商量去，会支持我们的。”

程耿把情况向拖轮队的工人们一讲，大部分同志表示支持，有一部分同志觉得不妥，也有人在考虑能否采用两全其美的办法。

正在这时，郭润清喊了起来：“看，那不是李师傅回来啦？”大家回头一看，只见江面上一艘汽艇迎面驶来。董小鹏用双手做了个喇叭筒，大声喊：“李——师——傅——”

汽艇靠上码头，一个壮实的中年汉子，跳上岸来，在那古铜色的脸上，刻满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他一看到程耿他们，便朗声笑道：“小程，看你们这个劲头，引上万吨轮啦！”

董小鹏接着说：“嘿嘿，还是艘二万五千吨级的哪！”

李明春高兴地拍着程耿的肩膀，说：“是那艘断了双锚的‘海狮’号吧，好小子，有种！”

郭润清在一旁说：“可是站长不让引呐！”接着他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唔？”李明春的眉头打了个结，抬头看了看天色，大手往当空一劈：“走！我送你们出港！”

正在这时，忽然有人喊：“程耿——电话！”程耿“嗯”了一声，眉头一跳，朝李师傅看了看。李明春示意地点了点头。

程耿大步来到了拖轮队值班室，拿起电话，话筒里传出一个粗暴的声音：

“喂，你是程耿吗？你马上给我回来！听见没有？”

程耿捏紧话筒，问：“有什么事吗？站长。”

“你给我回来!”对方语调生硬地重复了一句。

“天气马上就要变了,我们必须立即出海引领‘海狮’号!”

话筒里传来“噤噤噤”的敲桌子的声音:“谁允许你们去的,自说自话……这样吧,叫李明春听电话!”

程耿刚想把话说清楚,已经站在程耿身旁的李明春一把接过话筒,大声地说:“什么事?我就是李明春……什么,出了事情我负责?……处分?哈哈!……”

耳机里传来了“嗡嗡嗡”的声音:“我是站长,没有我的命令,就是不准出船!”

这时,天空中响起了“隆隆”的雷声,平静的江水开始动荡起来。程耿心如火燎,他一把抓过话筒,语气激昂地说:“现在我明确告诉你,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海狮’号我们引定了!”

“什么,你说什么?”对方威胁地说,“你不要忘记你自己是什么身份!”

“我是共产党员!”程耿回答。

“你还象个共产党员吗?共产党员就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你,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我,我有权开除你的党籍!”

程耿轻蔑地笑了笑,大声回答:“正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就应该按照党的原则办事!”说完,他“砰”地挂上话筒,对李明春说:“师傅,我们立即出发!”

郭润清被程耿这种大无畏的气概深深地感动了。他鼓了鼓勇气,对程耿说:“我也和你一块去吧!”

程耿高兴地搭着他的肩膀,亲热地说:“好!”

一解缆,两艘汽艇象离弦之箭,向港外射去。程耿、郭润清和董小鹏挺立在一艘汽艇的前甲板上。他们的心早已飞向

波涛起伏的大海。一个浪头扑向汽艇，“哗——”的一声，被船头击得粉碎。飞溅的水珠洒了程耿他们一身。几只海燕“叽叽”地欢叫着、追逐着，伴送他们出航。

汽艇一驶出防波堤，天上的乌云的天渐渐地压了下来，驾驶台顶部的风速仪飞快地旋转着。大海开始不安起来。

“‘海狮’号，‘海狮’号。”程耿的心在轻轻地呼唤着。他探身望着浩瀚的大海，似乎看到“海狮”号的船员们，站在甲板上，正焦急地盼望着哪！“来了，来了！”程耿恨不得展开双臂，象那矫健的海鸥飞向前方。

突然，一只有力的大手按在程耿的肩上，他扭头一看，深情地叫了声：“师傅！”李明春笑了笑，接过程耿手中的望远镜，向前方的海面了望了一会，说了声：“还有三十海哩！”程耿接口说：“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了！”

李明春放下望远镜，用粗糙的大手，爱惜地抚摸看。程耿看着自己师傅那深思的眼神，便问：“师傅，你是不是又想起了望远镜辛酸的经历？”李明春微微地点了点头。过了片刻，他招呼郭润清和董小鹏：“你们过来。”然后对程耿说：“你把这望远镜的经历讲一讲！”

“嗯！”程耿的目光渐渐地变得深沉起来……

那是十九年前的一天傍晚，也在这波涛起伏的海面上，也在这动荡不定的小艇上。在引水员休息室外的凉棚下，一把空藤椅上放着一架望远镜。一个中年水手正在打扫满地的果皮烟蒂。他好奇地拿起望远镜一看，哟，停泊在几哩外的一艘星条舰，一下子移到了眼前。看着看着，突然，那大鲨鱼似的船体翻了过来。接着“啪”的一声，他定睛一看，原来自己跌倒在甲板上。一个外国引水员，挺着大肚子，站在他的跟前，“嘿嘿”

地狞笑着，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你，也配拿这望远镜吗？”当这个外国引水员看到望远镜已摔坏，便哇哩哇喇地嚎叫了几声，立即，从休息室里又冲出几个外国引水员，象恶狼一样蜂拥上来，一阵拳打脚踢，那水手口吐鲜血，顿时昏了过去。这时，李明春同其他几个水手闻讯赶了过来。当他醒过来时，已躺在水手舱里……

李明春心情悲愤地接着说：“这个水手就是程耿的父亲。从此以后，他一直病倒在床上，他盼啊，盼啊，盼望着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日子，盼望着咱们能自己拿起这望远镜。但他没有等到日盼夜望的这一天，却含恨地离开了人间……”

大海开始咆哮起来，浪峰一个接一个地向小艇扑来。程耿从李明春手里接过望远镜，深情地说：“望远镜代表着祖国的神圣主权。革命的先辈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才使它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今天，我们工人阶级要牢牢地掌好手中的望远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也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郭润清和董小鹏深情地抚摸着手中的望远镜，万分感慨地点了点头。

“昂——”地一声汽笛声，汽艇渐渐地靠上了“海狮”号那高大的船舷。外国海员一边欢呼着，一边放下了软梯。

“上！”程耿第一个抓住晃动着软梯，敏捷地向上爬去。郭润清和董小鹏紧紧跟上。软梯下，在两船的夹档里，激怒了的海水，互相撞击着，发出“咚！咚！咚！咚！”的巨响。

## 六

刮了一夜的大风，到第二天早晨，风力仍然没有丝毫的

减弱。

在二楼的引水员值班室里，几个工人引水员正在议论。有的说程耿他们一定能够把“海狮”号引进来的；有的担心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有的不时地看看手表，又望望窗外……

在四楼的站长办公室里，戴林把一本厚厚的深蓝色硬封面的引航章程往蒋维面前一甩，说：“还要这个干啥呢？”蒋维吃惊地抬起头：“怎么啦？”“你站长的话也不灵罗！”蒋维“嗨”地喷出一口粗气：“我们这些人干脆告老了吧，这地方还是让他们这帮子人来撑市面吧！”说完，“噔”地拍了下桌子，猛地站起身来。

.....

“成功啦！‘海狮’号引领成功啦！”正在这时候，调度员小孙激动地喊着，手里挥动着一份电报稿，闯进了引水员值班室。她到“船舶进出口预报表”跟前，在“海狮”号一项里，抹掉了“不予引领”四个字，并郑重地填上“6:15，安全进港”几个字。

引水员们一听到这消息，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几个青年引水员嚷着：“走，我们到三十四号泊位迎接他们去！”就蜂拥地出了引航大楼。

这时，在四楼的站长办公室里。戴林双手叉腰，来回走着，硬底皮鞋发出“咯、咯、咯”的声响。他原以为程耿他们去引“海狮”号肯定会出事，面一出事，就可以趁此机会把这枚眼中钉拔掉。可万万没料到，程耿他们这些半程引水员会引领成功，过去只认为这批工人引水员进引航站对自己的前途是潜在的威胁，而现在则是公开的宣战罗！这时，浮现在他眼前的是程耿那坚毅而又自豪的脸庞，以及董小鹏、郭润清等工人



引水员一张张充满着胜利喜悦的脸庞……戴林闭了闭眼，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不敢再想下去。蓦地，他停住步子，转过身来观察着蒋维的脸色，故意挑衅说：

“站长，你原来不是打算处分程耿他们吗？现在……现在他们引领成功了，可没有理由处分了吧？”

蒋维阴沉着脸，两手撑着桌子，扭着头，心里在想：这下子，程耿不就更神气啦，他这么一带头，往后我谁也指挥不动了，这样下去引航站更乱了套，我还有什么威信呢？哼！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他把皮转椅狠狠一推，皮转椅顿时“骨碌碌”地转了起来。

戴林完全轧出了苗头，步步紧逼地说：“程耿他们不是给你那张要求引领万吨轮的报告吗，现在你可没有理由阻止了，同意他们的要求算啦！”

“嘿嘿，他们想当全能引水员？”蒋维冷笑着说，“没有这么便当，权力在我手中！”

戴林看到蒋维完全同自己合拍，立即转换语调说：“这次程耿违反章程，对抗领导，擅自出海，尽管没有出事，也不过是侥幸碰额角头吧了！可是，却助长了他的风头主义，发展下去，肯定要出大纰漏！”

蒋维重重地点了点头：“嗯！”

“不仅出纰漏，如果这次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往后这些小子更不把你放在眼里啦，还要爬到你头上拉屎哩！”

蒋维把半支香烟往地上一掷，用脚狠狠地踩了踩，说：“引进来又怎么样啦，违反纪律照样处分，我说话是算数的！”

当人们簇拥着程耿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进引航大楼的底楼大厅时，蒋维和戴林正虎着脸，“蹬蹬”地从楼梯上走

下来。

热闹的大厅霎时静了下来。

程耿平静地看了看蒋维，又看了看戴林。

这时，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声：“站长，程耿他们真行啊！”

程耿笑了笑说：“多亏了党的支持，同志们的支持和拖轮队老师傅们的配合哪！”

蒋维朝程耿跟前跨了一步，把手一伸，冷冷地说：“拿来，把望远镜给我！”

“为什么？”

“把望远镜给我！”

“这是怎么回事？”大厅里的人们都惊住了。唯有戴林在一旁得意地冷笑着。

“为什么要程耿交出望远镜？”董小鹏严厉地责问。

戴林瞪了董小鹏一眼，说：“为什么？嘿，他心里明白。违反章程，对抗领导，为出风头，擅自出海……”他还想往下说，发现程耿两道犀利的目光正注视着他，就把下面的话咽住了。

郭润清忍不住地顶了他一句：“这是什么话？”

“电报，电报！”调度员小孙高兴地奔进大厅：“这是‘海狮’号船长发来的感谢电！”说着，把电报稿送到蒋维面前，蒋维连看也不看，往裤袋里一塞，厉声对程耿说：

“从今天起，你给我停职检查！”

大厅里顿时骚乱起来了：“程耿有什么错？他把断了双锚的二万五千吨的外轮都引进来了！”“引得那么出色，还叫他停职检查，简直是岂有此理！”“不理睬他！”……

程耿望着被激怒的人们，感情的波涛象大海一般汹涌澎湃。一个多月来，广大工农兵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

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猛烈开火的情景，又展现在他的眼前。看来，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大搏斗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他深深感到引航站这块重要阵地，长期来一直被蒋维、戴林这些老爷们盘踞着，成了他们的独立王国。他们利用手中的部分权力，对工人引水员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程耿想到这儿，实在忍无可忍了，两道浓眉象利剑一样竖了起来。他用手指着蒋维和戴林，义正词严地怒斥道：“要检查的是你们，是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老爷！”

“什么，你说什么？我是资产阶级老爷！”蒋维喘息了一会，声嘶力竭地喊道，“我是站长，我是党支部书记！”

程耿针锋相对地说：“可是，你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站长，也不象是我们共产党的党支部书记了！”

“你，你这简直是造反！”蒋维咆哮道。

“是的。你已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走的也不是社会主义道路……”

“快给我住口！”蒋维气得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大声宣布，“今天下午，开全站群众大会，你好好地给我作检查！”说完，气呼呼地转身同戴林走出引航大厅。

程耿响亮地回答：“好吧，总有一天我们广大群众要同你们这些人算帐！”

“轰隆隆，轰隆隆……”沉雷在半空中滚动着。层层乌云贴着江面。“呼——”一股湿润的江风，猛地推开窗户，灌满了整个大厅。程耿走到窗口前，挺着胸膛，望着翻滚不息的大江，深情地抚摸着望远镜。他真想放声大喊：“来吧，快来吧，暴风雨！”

此刻，一只强劲有力的大手，又按在他的肩上，程耿转过

身,发现李明春、董小鹏、郭润清等工人引水员都紧紧地站在自己的身旁。这是多么坚强的后盾啊!他激情满怀,热血沸腾,一句话也说不出。李明春信任地点点头,用手指着奔腾的江面,说:“你们看!——”

“忽啦啦——”一声霹雳撕开乌云密布的天空,只见几只海鸥,迎着风暴,在浪尖上象闪电一般掠过……

(插图 英 浩)



## 红霞满天

彭吉安

—\*

在通往铁路物资供应厂的专用铁路上，一台内燃机车飞速地往厂里开去。在经过一个道口的时候，只见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青人，猛地纵身向上一跳，一手拉住车边扶手，一脚立在踏脚上，他那矫健的身影好象一个粗犷的“大”字。这年青人，剑眉虎眼，上身穿着绿色军装，下面穿着蓝色工作裤，身挎一个黄色背包，眉宇间透出一股威武气概。他就是厂革命造反派负责人方大海。

他刚从市里开会回来。市里领导同志在会上指出：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权的地方，都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方大海前几天就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队委会提出建议，成立一个临时“三结合”的抓革命、促生产一线指挥部，并提出把原厂长张云山结合进来。今天队委们正在抽空讨论这件事。现在，他一方面急于把大会精神传达给同志们，另

一方面急于知道讨论的情况。正巧半路上碰见这台机车开往厂里，他跳上车以后，朝车头上的调车员笑了笑说：“借光了！”

厂里这两天正在抢装前些时候被走资派积压下来的大量物资。全厂从运务、仓库一直到机关科室，几乎每个人都投入了这场战斗。有的同志连续战斗了一天一夜，也不肯退下火线。

内燃机车不一会就到了厂里。在装车线上，方大海看见一个年纪与他相仿的彪形大汉，站在一辆棚车的门口。在这大冷天里，上身脱得只剩一件蓝条子海军汗衫，只听得他大声哇啦哇啦叫着：“力气小的闪开到一旁去，拣那最重的抬来给我扛！”有两个人抬着一只百来斤重的大木箱，刚走到跳板上，他跑了上去，接过来，往肩上一扛，“蹬蹬蹬”就跨上了跳板，压得跳板“咯吱咯吱”直响。这个人就是和方大海一起造反的吊车司机王阿虎。他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因为这是一个棚车，吊车无法把货物吊进去，他便跳下吊车用肩扛。当他把木箱放在棚车里返身出来，正要扛第二只木箱的时候，方大海一把按住他的手说：“你给我马上回去休息！”

王阿虎把头一抬，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珠一瞪，见是方大海，脑袋一歪，气呼呼地说：“你不休息是我的事，你管得着！”

方大海不禁一笑，心想好大的火气，一定是为结合张云山的事发牛脾气啦。于是说：“停下来，我有事和你谈。”

王阿虎撩起汗衫往脸上擦了一擦：“走，我正要找你！”

自方大海向造反队提出把张云山结合到抓革命、促生产一线指挥部以后，王阿虎就竭力反对。他认为张云山过去在厂里长期推行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大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同时对工人进行管、卡、压。这方面王阿虎是吃过苦头的。

别的不说，拿他学这吊车司机来说，就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王阿虎本来是吊车司索工，但他想，既然在吊车上工作，不但要学习司索，而且也应该学会驾驶吊车，这样吊车司机如果不在，司索工也能顶上来。于是他一有空就学开吊车。但是，张云山却认为王阿虎毛手毛脚，容易闯祸，就是不让他学，并在他订出的五十条企业管理章程里，明文写着：“非吊车司机擅自开动吊车者，罚款五元。”他想，这样王阿虎就不会私自学开吊车了。但是王阿虎不理他这一套，照样开着吊车在厂里跑。一个下雨天，吊车司机生了病，吊车没人开。王阿虎拍拍胸脯说：“不要紧，我来顶！”其实，王阿虎已经开得很好了。当他吊着一勾盘元，正开上月台的时候，看见一个穿雨衣的人在前面走着。他连撇了几声喇叭，那人还没有让开，王阿虎探出头来，没好气地叫道：“你的耳朵聋啦！”那人猛一回头，王阿虎一下子傻了眼，真是冤家路狭，原来这人就是张云山。张云山看见王阿虎竟然在开吊车，便大声叫道：“下来！你是个司索工，谁让你开车的？”王阿虎只好跳下车来，心里真是又气又恨，把脸别了过去，一声不响。张云山两眼盯着他问道：“规章制度你学过没有？”

“什么规章制度，都是你搞出来卡我们工人的！”王阿虎粗声粗气地说。

“好哇，我耐心劝告你还不听！条文里规定：非吊车司机开吊车者，罚款五元。今天就要罚你的钱。”张云山气冲冲地说。

“罚就罚，有什么了不起！”王阿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一看却是一张十元的，他往张云山手里一塞：“你也不用找了，反正吊车我还是要开的，省得你再来罚钱。”说着他跳上吊

车，一溜烟开跑了。张云山拿着这张纸币，真是哭笑不得，只好眼看他把吊车开走。

后来经过多次斗争，王阿虎终于正式当上了吊车司机，并且他还带了徒弟。虽然如此，他对张云山执行的那套管、卡、压制度，依然十分痛恨。通过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走资派的权，连张云山都靠边了，生产上再也没有人搞管、卡、压了，想不到方大海竟然提出要把张云山结合到领导班子中来。他想：这不是把领导权又交给他张云山吗？

到了造反派办公室，王阿虎对方大海大声叫道：“你凭什么要把张云山拉进一线指挥部？”

方大海从保暖桶里倒了一杯温开水，一仰脖子，“咕噜噜”一口气喝光了，又倒了一杯递给王阿虎，笑着说：“来，我们现在学习《红旗》杂志上这篇关于‘三结合’的社论，好不好？”

王阿虎不容分说地推开了他的手，说：“我是问你凭什么要把张云山结合进来？”

“凭什么？”方大海哈哈地笑了起来，“我们凭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办事。”

“你呀，当了几天头头，就忘了当初张云山是怎么对你管、卡、压的？别的你忘了，难道连你和我造土把杆的事你也忘记了？现在好容易夺了权，你却来和稀泥，办不到！”

“土把杆的事我怎么会忘记？土把杆也总有一天要翻身的。但结合张云山不是和稀泥。”方大海拉了一条长凳，拉着王阿虎坐了下来，亲切地说：“阿虎，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张云山过去对我们工人搞管、卡、压，那是因为他执行了刘少奇的反革命



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全厂革命群众对他的批判和帮助，他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积极表示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对犯错误的干部，应该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现在我们建立抓革命、促生产一线指挥部，就是要有革命的老干部参加进来，为的是掌好权，用好权。革命的老干部，他们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这些我们还是比较缺乏的。”

“他有什么经验？还不是对我们工人搞管、卡、压。再要他掌权，谁放得了心！”

正在这当儿，王阿虎的徒弟戴裕大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叫道：“大海同志，向阳水泥加工厂在我们厂里买了一卡车扁钢，给张云山在门口挡住了，说这样做不符合政策。有人说这件事是经过造反派批准的，张云山没有权管。现在正闹着哩！”

原来，业务主任金大发上午在物资采购供应站听说向阳水泥加工厂要搞一项技术革新，需要几吨扁钢，有关公司认为这是计划以外的材料，要在二季度末才能给他们。金大发动了一个脑筋，对向阳水泥加工厂的材料员说：“这几吨扁钢我们给你。”对方听说能够帮他解决，非常高兴，但又有点犹豫地说：“这样行吗？钢材是国家统一调拨物资，你们能卖给我们吗？”金大发拍拍胸脯说：“这你不要担心，都包在我身上了。不过，要互相支援才行。我们厂今年要搞基建，你要调拨几吨水泥给我们，我回去才好交代。”向阳水泥加工厂的材料员想到厂里技术革新急需钢材，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并讲好下午就派汽车来提料。但售料单需要盖造反队的图章，也就是要经过造反队的批准。金大发找着造反派管图章的一个队委说：“这件事没问题，你盖个图章好了。”那个队委认为这是业务上

的事情，只要没问题就行了，于是就在上面盖了个章。

现在王阿虎一听张云山又在管造反队办的事，一腔怒火又升了起来：“你看，现在他还是靠边站，就这么厉害，要是再把他结合进领导班子，那不卡我们的脖子才怪哩！”说着，他一转身就朝门外走去。

方大海严厉地叫了一声：“站住！”说也奇怪，王阿虎果真听话地回转身来。方大海问道：“你去干什么！”

“我要去问张云山，他有什么权力来管这件事？”

方大海说：“你这炮筒子真是一点就响，现在情况还未弄清楚，就瞎来一气。”他对戴裕大说：“阿大，我们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又对王阿虎说：“你呀，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有意见明天再提。”

王阿虎把脖子一扭，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

## 二

厂门口果然停着一辆解放牌卡车。车上装有四、五吨乌光闪闪的扁钢。有一个人侧身站着，挡住汽车不许开动。这个人五十岁年纪，四方面孔，留着一个平顶头，粗硬的头发有些花白了。这就是原厂长张云山。这时有几个人围着他，形成一种对立的场面，闹哄哄地正在辩论。

一个说：“你张云山当厂长时，未经上级批准不也是把材料卖给人家吗？今天卖几吨扁钢给向阳水泥加工厂有什么不可以？这明明是鸡蛋里挑骨头，存心和造反队作对。”

一个说：“钢材是国家统一掌握物资，用钢材换人家的水泥就是不对。”

人群里有一个人大声叫道：“向阳水泥加工厂是社办工厂。我们支援他们一些钢材，就是支援人民公社，这是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嘛。”说到这里，他把手里的售料单一扬，用食指和大拇指做成一个圆圈说：“你们看，这上面还盖有造反队的图章，这是经过造反队批准的，谁要是阻拦，这可是对待造反队的态度问题。”说话的就是业务主任金大发，约摸四十多岁，瘦长个子，梳着一个小分头。他那激昂慷慨的一席话，颇有些打动人心的。他手一挥说：“汽车司机，你开车好了！”

汽车发动机“轰隆隆”地响了。张云山伸开两手，头一昂，双眼圆睁，大声叫道：“不许开！谁开谁负责，一定要等方大海来了才能开！”

就在这时，方大海态度从容地走了过来。金大发一见，赶紧拍着手说：“欢迎大海同志讲话，大家静一静。”

方大海听到这里，眉头忽然皱了一下，心里很反感，用手朝他一摆，走到张云山面前，问道：“老张，这是怎么一回事？”

张云山说：“大海，我现在还在靠边，你们造反队同意了的事，照理我是没有权力来管的，不过这件事是违反国家物资政策的。按规定钢材不能私自出售。如果向阳水泥加工厂急需钢材，可以同有关公司进一步协商购买。我们企业之间不能搞物物交换。过去我这样做了，犯了错误，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因此我希望你们能考虑一下。”

方大海回转头问道：“老金，你说呢？”

金大发马上说：“我认为支援人民公社，这是我们的责任。政策可以灵活掌握嘛。”说到这里，他向方大海走近一步，轻声说：“大海，这可有关你们造反队的威信问题，既然是造反队同意了，现在被老当权派否定，那造反队还算掌什么权？”

方大海取下帽子，掸了掸上面的灰，笑笑说：“谢谢你的关心。我们还得照党的政策办事。”他那有神的眼睛在金大发的脸上看了一眼。他跳到一个石墩子上，亮了亮嗓子，大声说道：“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违反政策的事，我们不能做。这车钢材我们不能卖出去。”说到这里，群众中爆发出一阵响亮的鼓掌声。大家为方大海的大公无私而高兴。这时感到最激动的是张云山。他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意见得到方大海的同意才激动，而是看到方大海能从革命利益出发，坚持革命原则。从这里他看到了一个具有坚强党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金大发处于一种狼狈的境地。但他善于见风使舵，舌头有些发卷地说：“大海同志站得高，看得远，这样处理非常正确。我，我拥护！”说着两手往头上一举。

向阳水泥加工厂的同志，经过方大海的解释，也觉得这样处理是对的，很乐意地把一车扁钢开到原来存放的场地上。

方大海回到造反派办公室，笑着对王阿虎说：“阿虎，我同意了张云山的意见，这车扁钢不能卖出去。现在我们把它追回来了，你去把它吊下来好吗？”

王阿虎一听，心里顿时火冒三丈，你这不是助长老当权派对我们管、卡、压吗？于是一腔怒火全部凝聚到一句话上：“不吊！”

空气陡然变得紧张起来，办公室里静得几乎连大家的呼吸声也能听到。这时，人群里忽然发出一个响亮的声音：“大海同志，我来吊！”人们循声望去，原来是王阿虎的徒弟戴裕大。这个小家伙，圆圆的脸孔，一双机灵乌黑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今年刚满十八岁，两年前进铁路时分配在王阿虎的吊车上

做助手，他对师傅一直是非常尊重的，从来都是听师傅的话。今天突然和师傅作起对来，倒使大家感到十分意外。

方大海高兴地说：“好，阿大你去吊！”

王阿虎将袖子一捋，指着方大海说：“我要贴你的大字报！”

### 三

王阿虎憋着一肚子气，闷头在写大字报，心里却十分牵挂着戴裕大。刚才他说“不吊”，这是一时说出来的气话，现在却有些后悔了。这小鬼第一次单独操作，不知能不能掌握？车子会出故障吗？越想，心里越不安，不禁撂下笔，推开门往料场走去，只见戴裕大很熟练地把扁钢吊下来。听吊车的声音，也很正常。要不是心里还在生气，王阿虎准会跑上去抱着阿大赞扬一番。他立在远处看了一会，这才放心地回转来。

戴裕大吊完了一车钢材，心里象乐开了花，因为他是第一次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单独作业啊！在吊的时候，他看见了师傅立在远处看着他，心里更是感到高兴。一卡车扁钢吊完以后，他就急忙往造反派办公室走去。

戴裕大走进屋里，只见师傅正虎着脸在写大字报，伸过头去一看，禁不住吃惊地叫了起来：“哎呀，阿虎师傅，你真的写大海同志的大字报！”

王阿虎板着脸说：“怎么，不能写？”

“大海同志大公无私，为人忠诚积极，你凭哪一条给他写大字报？”戴裕大偏着脑袋说。

“你懂个鬼，给我站开点！”王阿虎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戴裕大看了下大字报的内容，心里很不平静，就说：“阿虎师傅，你都写些什么呀？什么不该结合张云山，什么缺乏革命造反精神。你，你，你怎么好这样评价大海同志！”说话时他的脸也涨红了。

王阿虎生气地说：“我的事不要你管！”

戴裕大毫不退让，也大声说：“我就是要管！你这样写就是不对！”小家伙象他师傅一样，也有一股倔脾气。

王阿虎冲着他说：“你说，我哪点不对？”

戴裕大心情激动地说：“你说大海同志缺乏革命造反精神，我倒要问你，当初你和大海同志起来造反的时候，受到了走资派有组织的围攻，说大海同志和你是反党分子，还开了全厂大会批斗你们。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俩一点也没有屈服。后来走资派石华还亲自来做你们的工作，要你们承认错误。大海同志说，‘为革命就是坐牢杀头我也不怕！’你能说大海同志缺乏革命造反精神吗？再说，大海同志被推上了领导岗位以后，他一天也没脱离劳动，晚上开会开得很晚，白天照样和我们一块干活；他联系群众，坚持劳动，从来也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厂上上下下，除了走资派和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哪个不尊敬他！”戴裕大说到这里，激动得热泪盈眶。

王阿虎听到这里，心里不免一动，但还是说：“不管怎样，现在结合张云山还是太早了一些，特别是今天这车钢材的处理，这是长老当权派的威风，灭造反派的志气。”

“对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老干部，我们为什么不结合！大海同志提出结合张云山，这完全是出于公心，为了革命的需要。而你却给他扣这么些大帽子，对吗？”戴裕大越

说越激动，声音也越大：“阿虎师傅，你这样写大海同志的大字报，真是太不公平了。我认为你在这件事上，有点感情用事！”

“什么，我感情用事？”王阿虎跳了起来。他本来为结合张云山的事跟方大海憋气，想不到一直跟自己走的徒弟也竟跟他顶起来，心里那股火呀，不用说有多大了。只听得“叭哒”一声，握在他手里的笔杆被折成两段。

正在这时，门口忽然传来几下“笃笃”的敲门声。这里本来是工人们经常来往的地方，从来不敲门就进来，现在听到这敲门声反而使人觉得有点怪气。外面的人见里面没回声，又“笃笃”敲了两下。戴裕大没好气地说：“谁缚着你的腿，要进来就进来，多敲点啥！”

“哟，原来是你们师徒俩在里面。”随着这声音走进一个人来，油光闪亮的小分头，这就是那个已经露过面的业务主任金大发。

王阿虎正在气头上，望了他一眼，平时他就对这个人没什么好感。金大发是个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人，很博得原副厂长石华的青睐，由一个普通的采购员被提升为业务主任。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紧跟石华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围攻，因而受到大家的批评。直到现在，他还对革命造反派耿耿于怀。

金大发看到王阿虎在写大字报，赶紧凑过去看，说：“阿虎师傅，你在写谁的大字报？”戴裕大拿了一张报纸，“哗”地一声盖在大字报上。

金大发有点狼狈地笑了笑，自我解嘲说：“大字报嘛，就是给大家看的，这还用保密！”

戴裕大说：“这张大字报我师傅是不贴出来的！”

金大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香烟，抽出一支递

给王阿虎，王阿虎摇了摇头。

金大发朝他望望，把香烟往嘴里一含，一边擦火柴，一边说：“阿虎师傅是不是还在为今天这车扁钢生气？这也难怪，象张云山过去对你们工人搞管、卡、压，到现在还来管你们造反队的事，连我们群众也有意见。现在方大海又要把他结合到抓革命、促生产一线指挥部来，以后他有了权，那还不照样来卡你们。听说阿虎师傅反对这件事，我非常支持，可是眼下你们造反队已经决定了，这倒是个难题……”

王阿虎听他这么一说，心里那股消下去的火又给煽了起来。他盯了金大发一眼，说：“那你也反对结合张云山？”

“只要受过张云山管、卡、压的人谁不反对！”

“有意见你们就提出来。”王阿虎感到自己反对结合张云山更加有理了。

金大发眨了眨那双小眼睛，说：“俗话说，人多力量大。现在我愿意与你联合起来，并肩战斗。不过，一线指挥部也总还要一个老干部呀！否则就算不了‘三结合’。”

王阿虎说：“那你说结合谁？”

金大发透过烟雾，眯着眼，斜视着王阿虎，说：“石华怎么样？”

“谁？”王阿虎象没听清楚一样。

“石华。”金大发又重复了一句。

王阿虎这时才明白，弄了半天，原来他是要把那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石华结合进来。这个石华在他当副厂长时，竭力主张专家治厂，据说他还是苏联“专家”的一个得意门生。铁路局有个走资派非常赏识他，准备把他提升为厂党委书记，金大发提升为副厂长。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升官



图”也就泡汤了。因此石华和金大发对文化大革命恨得要死，到现在还保存着一本变天帐，准备有朝一日还要同革命造反派算帐呢。前一时，方大海他们根据外单位转来的一份检举材料，准备要审查石华参加革命前的一段历史。他却以血压高为名躲在家里，不来上班。就是这样一个人，金大发却想把他塞到革命的“三结合”中来，这不明明是他俩暗中勾结，妄图重新上台！想到这里，王阿虎顿时怒火满腔，愤怒地对着金大发说：“革命的‘三结合’不是搞大杂烩，有我王阿虎在，你就不用想把石华弄进来，你想钻我的空子，没这么容易！”

站在一旁的戴裕大，高兴得拍手大声叫着：“太好了，太好了！”金大发一看苗头不对，就一溜烟跑了。

戴裕大一把抱着王阿虎的肩膀，高兴地说：“师傅，原来你也粗中有细呀，一眼就看穿了金大发的诡计！”

好久，王阿虎好象才从梦里清醒过来似的，把还未写好的大字报撕得粉碎，喃喃地说：“今天我差点做了件错事！”

戴裕大开心地笑了起来：“阿虎师傅，你大字报不写啦？”

“不能写，你看金大发多么希望我和他一起来反对大海呀，他和我们不是一条心。”

这时，方大海手里捧着许多馒头走了进来，风趣地笑着说：“阿虎呀，你看你写大字报写得连饭也忘记吃了，加点油再写怎么样？”戴裕大一见方大海送馒头来了，才感到肚子早已十分饿了，跳过去，也不顾满手油污，抓起一个馒头就往嘴里送。方大海把四个馒头放在王阿虎手里说：“快吃吧，吃了去睡一觉，光干不睡，铁打的汉子也会累垮的呀，今后的任务还很重呢！”

戴裕大拉了一把方大海，急不可待地想说话，可嘴里塞满

了馒头，只是两只眼睛骨碌碌打转，方大海笑了笑说：“看你急的那样子，吃了再说嘛。”戴裕大等馒头咽下去了，说：“大海同志，你看奇怪不，金大发为什么这样反对结合张云山呀？刚才他还在阿虎师傅的面前想把石华拉进‘三结合’班子中来呢。”

方大海微微一笑，说：“我早知道了。金大发这个人很会钻空子，那车扁钢盖章的事就是个例子。这个人值得注意。今天这个事，被你师傅顶回去了，很好，应该这样做。金大发反对我们结合张云山，这件事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我们搞革命的‘三结合’，走资派会甘心吗？”

戴裕大还想说什么，嘴巴刚刚张开，王阿虎走过来说：“你少说两句也不会把你当哑巴嘛。”说着，把一个馒头往他嘴里一塞，用手指敲着他的脑袋，说：“告诉你，你也一天一夜没睡觉了，吃完了，老老实实地去睡觉，我现在还得去检查一下吊车呢！”说完，把工作短大衣“叭哒”搭在肩上，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

戴裕大看着师傅走了，深情地说：“大海同志，我师傅是个多好的人呀！”

方大海点了点头说：“是啊，他是一个好同志，嫉恶如仇，心里容不下一粒砂子，就是脾气太急躁了。阿大，有时候，你也要做做你师傅的思想工作。比方说，他反对结合张云山，我们就不能光认为他受过张云山的管、卡、压而带有个人情绪，应当看到他不放心张云山是不是真正有决心改正错误，怕丢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来的权，而使革命遭到损失呀！”

戴裕大听了方大海的话，想起刚才自己对师傅的态度也有些简单。对呀，我天天和师傅在一起，为什么不象大海同志对他了解得那么透彻呢？想到这里，他的脸感到有些火辣辣的。

#### 四

春天的夜晚，带着一股袭人的寒意。天空飘洒着几点雨丝，湿润的空气特别清凉。站场上那红色的、黄色的和紫蓝色的标志灯，透过蒙蒙的雨雾，组成一幅瑰丽的图案。

装车场上，人来人往，一片沸腾景象。方大海在月台上，插了一面红光闪亮的革命造反队旗。风卷旗舞，发出“哗哗”的响声，象是一团熊熊烈火，把人们的心照得火红透亮。方大海又拿了一块上面写着“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布横幅标语，走到一根水泥电杆前，在手掌心里吐了两口唾沫，“唰唰”地爬了上去，把横幅标语高高地悬挂在半空中。方大海两脚跨在木横档上，看着下面这一派热气腾腾的群众场面，心里感到一阵火热，多好的群众啊！不少人白天做完了自己的工作，晚上又自愿参加装车。方大海怕影响大家的休息，一再劝说，他们还是不肯回去。他们当中虽然有的不声不响，有的也吵吵闹闹，但只要你按着毛主席的教导去做，发出一声号召，大伙便立即聚集在你的周围，朝着一个方向冲锋陷阵。想想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由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后来群众推选自己当了头头，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党的领导，没有群众的支持，自己能有多大的能耐！

正当他想到这里，只见月台上几个小青年围着一台比人还高的硅整流器，七拽八拉地想抬到旁边的小铁车上去，由于份量重，他们只抬起一只角，硅整流器失去了平衡，往月台下

面逐渐倾倒下去。眼看就要发生危险，小家伙们大声惊叫起来。方大海一看情况不妙，忙从电杆上往下滑，滑到一半，一个鸽子翻身，跳到月台上，用尽全力把肩膀顶住硅整流器，这才避免了一场事故。

小青年们一见方大海救了他们的险，都欢乐地叫了起来：“我们当是哪来的天兵天将呢！”他们都是一些刚进铁路没有多久的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方大海用指头在一个小家伙的鼻子上刮了一下说：“应该这样搬。”他拿了两根铁管塞在硅整流器下面，说：“我叫一、二、三，你们一起推。”果然，这个庞然大物就很轻快地顺着月台滑动了。

“大海同志，有人说造反派要结合石华，有这样的事吗？”一个小青年一边推，一边问。

方大海警惕地问：“谁说的？”

“我们今天刚从外面回来，听见有人这么说。”

另一个小青年接着说：“还有人说石华有才能，头子活络，抓生产有一套，上头指定要他出来抓工作。”

方大海说：“这是造谣。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如果听到这些流言蜚语，就要好好想一想，这样才不会上坏人的当。现在你们还是一群初学飞翔的雏鹰，不但要学会飞，更要紧的是要练就一双金睛火眼，象孙悟空那样，一眼就能看出妖魔鬼怪。”临走时，他又嘱咐一句：“晚上作业要注意安全，一切听从指挥。”

方大海听了小青年反映的情况，不禁深思起来：今天这一连串的事，都是同落实革命的“三结合”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又都和金大发分不开，而金大发也决不是孤立的，还应看到他后面那个不露面的人。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打击张

云山,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呵!

这时,王阿虎驾驶着吊车开了过来,方大海一纵身跳到吊车踏板上,说:“阿虎,你要阿大睡觉,你自己为什么不睡?”

王阿虎用眼扫了一下方大海说:“我说你也有点官僚主义。你怎么知道我没睡?吊车不开的时候,我早伏在方向盘上睡了好久了。不要说我了,你自己也有两个晚上没睡。再说,全厂就我这一台吊车,我怎么睡得着?”

方大海指着那矗立在月台上的土把杆说:“阿虎,我们造的这台土把杆,你说还能用吗?”

王阿虎抬头一望,高兴地说:“过去张云山不准我们用,今天我们掌了权,为什么不发挥它的作用!”

说起这个土把杆,还有一段不简单的历史:

一九六六年初,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铁路运输日益繁忙,厂里装卸货物也一天比一天多,但机械设备跟不上需要。方大海和王阿虎决定自己动手在月台上造一台土把杆。于是他们从废料堆找来废钢轨和角铁,又从要报废的马达中,挑了几台修修好。利用星期天和业余时间,终于造起了一台土把杆。这个土把杆实际就是一台固定的吊机。它是靠一个带齿轮的底盘,前后左右转动,因此工人们都叫它“土把杆”,虽然是“土”的,居然一次也能吊起五吨货物。可是,张云山根本不相信他们造的土把杆能管用。在试用这一天,张云山赶到现场观看,说来也巧,当张云山刚刚跑来,土把杆的齿轮打了一个滑,吊在半空中的几吨废钢铁,“轰隆隆”跌落下来。张云山气得暴跳如雷:“这还了得,再这么闹下去,人也要压死。”金大发就找来一把大铁锁递给张云山。张云山等方大海从操纵室走

下来，“叭哒”一下，就把操纵室的铁门给锁上了。并且还在上面加了一道封条，谁要再去动，就一律给予纪律处分。

后来，张云山根据石华关在屋里写的一份技术鉴定，全部否定了这台土把杆。他生怕他们再去开动，闹出大乱子来，锁了还不放心，趁方大海不在家，命令一些人把它砸掉。正当要动手砸的时候，方大海回到了厂里，大吼一声：“不准砸！”这一叫，犹如一声霹雳，震撼长空。他一纵身跳到土把杆脚踏上，虎目圆睁，大声说：“谁敢动一动，我就和他拚了！”他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说：“张厂长，我们造的这台土把杆是土一些，我们也不是为了省一点力气，为的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你要想想，你砸的不是一台普通的土把杆，而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砸的是我们工人的一颗心哪！”

张云山在这正气凛然的青年人面前，他终于没有下手砸掉。不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现在方大海听了王阿虎的话，深思地说：“我现在正在考虑怎么用它哩！”

王阿虎觉得蛮新鲜，就不以为然地说：“我们能造土把杆，难道不会用土把杆？还考虑个啥！”

方大海眼睛眨了眨，笑着说：“张云山不是用锁把土把杆锁上了吗？我们要他把锁打开来。”

“什么，要张云山开锁？”王阿虎觉得很好笑，“锁是张云山自己锁的，他怎么会给我们开？一把锁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自己不会开？”

“不，这把锁由我们开还是让张云山开，这里面大不一样。我现在就去找他来开锁。阿虎，我们自己首先要开的还是这一把锁。”方大海指了指王阿虎的脑袋。

王阿虎双手握着方向盘，两眼望着前方，撇了撇嘴说：“我就是这死疙瘩脑袋嘛！”

“怎么，你对结合张云山在思想上还没搞通？”

“没有！”王阿虎说。方大海望了他一眼，他很喜欢王阿虎这种坦率的性格，就问：“那你说说，你为什么不通？”

“明摆着的，他既然要改正错误，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硬要把他请进来。”

方大海笑了笑：“你要人家改正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有个转变的过程嘛。特别象张云山，受了十多年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也不能要求他一下子就转变过来；再说他对自己的错误已有一定的认识，而且也有改正的行动。今天金大发卖这一车扁钢，他能站出来制止，就是一个很好的亮相嘛。顺便告诉你，这件事完全是金大发搞的一个阴谋。如果我们真把这车扁钢卖掉了，他就会大造舆论，说我们造反派违反国家物资政策，仍然走老路。”

王阿虎非常气忿地说：“金大发这个人过去受到重用，张云山就是有责任！”

“在金大发的问题上，据我了解，张云山还是有所抵制的。上次局里的那个走资派和石华要提升他当副厂长，张云山就不同意，说金大发在当采购员时，有人揭发他有贪污行为。因此金大发对张云山一直是又恨又怕。他就希望我们打倒张云山，结合石华。因此，我们对一个人或一件事，都要作阶级的分析。对结合张云山，我们更要看到它的积极意义。”说到这里，方大海停了停，问道：“我们每次开会，都要唱国际歌，那最后一句是什么？”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这与张云山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方大海态度严肃地说,“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人家一犯错误,就把他打倒,我们还谈得上什么解放全人类。共产主义的理想,又怎么能在全世界实现呢?阿虎,你说,我们当初批判张云山就是为了要打倒他吗?不,我们批判他,就是要把他拉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呀!”

“……”王阿虎没有再做声。

这时吊车已开到月台东头,方大海又加了一句:“阿虎,你头脑里这把锁应该打开啦,还等到什么时候呢?”说着,就敏捷地跳下车去。

方大海一跳下吊车,就看见刚才那几个小青年嘁嘁喳喳地围着一个人在叫嚷什么。他以为这些小家伙在同谁吵架,急忙走了过去,只听得有的在说:“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刚才就是你造的谣!”

“我们用不着你来关心!”

.....

方大海这才看到中间被围着的那个人原来是金大发。这个金大发一看见方大海走来,面孔唰地变青,慌慌张张就想溜走。方大海忙叫住道:“金大发,你别走,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小青年说:“大海同志,我们正在这里装车,他跑来说,‘哎呀,你们年纪小,骨头嫩,这百来斤重的东西,如果压弯了腰,就要吃一辈子的苦头。’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金大发装做很冤枉的样子说:“我是关照他们要当心点,



别出工伤事故。我是好心啊！”

那个虎头虎脑的小青年说：“什么好心，你明明是在煽动我们不要装车。你还说张云山过去卡住工人不准做土把杆，做了又不准用，对这种人现在为啥还要结合他？……”

金大发不等他说完，就申辩说：“我是说老当权派过去对工人不关心，不准工人用土把杆，否则现在象这么大的家伙也不用人扛了，我是为大家着想呀。”

小青年们七嘴八舌地叫道：“你不要赖，你就是在挑拨。”

方大海看了小家伙们的行动，心里感到十分高兴。他取下头上的帽子，轻轻掸了掸上面的灰，对金大发说：“金大发，这些小青年的骨头是嫩一些，但你不必为他们操心，他们会在斗争中练硬的。至于土把杆，我们也和你一样，一直摆在心上。”说到这里，方大海联想到金大发今天一连串的表现，有必要给他敲敲警钟，因此一语双关地说：“晚上天黑地滑，你自己可要当心摔跤呀！”

方大海的话，说得轻重适中，金大发听了感到这话里面嵌着骨头，心里直发慌，一心想往外溜，没想到脚底绊了一下，打了个趔趄。

“哈哈……”小青年们看了他那丑态，都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 五

张云山吃完晚饭，把护肩戴在肩上，准备去参加装车战斗。他是解放初期由工人提拔起来的干部。在他还没当厂长以前，他和工人们相处得十分亲密，和工人们一起捏过锄头

柄，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一起共同过患难，工人们还很佩服他那一手极为漂亮的钳工活。可是自他做了厂长以后，就和工人们渐渐疏远起来，手里的老茧也没有了。特别是他在厂里推行了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对工人搞管、卡、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方大海和王阿虎带头造了走资派的反，领导全厂群众对他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通过同志们的帮助和一段时间的劳动，张云山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特别是最近，为了配合厂里装卸物资，他在车间里日夜不停地赶做了许多搬运工具。为了能够多和群众在一起，现在他又去参加装车了。

张云山来到装车现场，顿觉一股热浪迎面扑来。月台上，场地里，人们象摆开了战场一样，把那堆得象山一样的货物，装到车皮里去，处处显得紧张、热烈。特别是那面火红的造反队旗，迎风飞舞，更撩拨得他想即刻投入战斗。张云山心里想：革命造反派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只要一声号召，全体群众就纷纷响应投入战斗。面过去自己搞管、卡、压，越搞群众越不服。是什么力量使大家团结在他们的周围？文化大革命以来，通过革命造反派对自己的教育帮助，认识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大海、王阿虎，还有那个显得十分稚气的戴裕大……这些过去被自己认为调皮捣蛋、无组织无纪律的工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却显出了他们不平凡的才能。作为一个犯了路线错误的干部，只有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接受群众的教育，勇敢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张云山想到这里，全身增加了无限的力量，他扛起一箱货物，正要跨上跳板，发觉西面月台下的货物

要绕一个很大的圈子，才能装到车子里，而在那里却矗立着方大海他们造的土把杆，要是能使这台土把杆发挥起重作用，这要节省多少劳动力啊，而且可以大大加快装车速度。张云山猛然放下木箱，迅速朝土把杆走去。他想爬上去看看，只见操纵室的铁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原来还是自己锁的哪！“真是活见鬼！”他狠狠地骂了一声。他想起这把钥匙还在业务主任金大发那里，连忙回转身，急匆匆去找金大发，不想迎面碰到了方大海。

方大海问道：“老张，你去哪儿？”

“和大家一起参加装车劳动。”张云山说，“顺便来看看这土把杆。”

方大海眼睛一亮，连忙接着说：“老张，你看土把杆能用吗？”

张云山见方大海说到和自己想的一条道上了，于是就说：“我就是为这来的呢！你们现在要用吗？”

方大海反问道：“你说呢？”

张云山说：“我去给你把钥匙拿来。”

“不，”方大海热情洋溢地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把钥匙，而更重要的是看你是否拿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实际行动。”

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敲。张云山领会了方大海的意思，感动地说：“大海，我马上就来。”说完就急忙走开去。

张云山刚走到操场上，黑影里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张厂长，哎，张厂长。”张云山顺着声音一望，原来正是金大发。张云山十分厌恶地说：“什么厂长，厂长，对你说过了，不要这么叫！”

“是，是，我叫惯了，一时改不过来。”金大发恭维地说。

“那把钥匙呢？你快给我！”张云山冲着他问道。

“什么钥匙？”金大发还摸不着头脑。

“就是开西面月台上土把杆的。”

金大发吃了一惊：“你怎么想到要开这把锁？”

“你别管我，你拿来就是了。”

金大发两颗眼珠一转，醒悟过来，笑嘻嘻地说：“啊，你是要用这台土把杆装车是吗？可这把锁是你亲手锁上的，现在你再打开，那好吗？”

“有什么不好！”

金大发装做很关心地说：“当时你是怎么锁上的？你是看不起他们造的土把杆，而且差点被你砸掉。这是你过去搞管、卡、压的罪证，现在你要用它，如果真起作用，那不是你自己打自己耳光？”

张云山早就看出金大发的卑劣用心，就义正词严地说：“你要明白，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共产党员！你不用来挑拨，我就是要用这件事来狠狠批判自己。”

金大发嘿嘿地笑了笑说：“我是为你着想啊！”

“你还是为你自己着想吧。钥匙你放在哪里？我和你一起去拿。”

金大发见阴谋又遭到失败，只好磨磨蹭蹭地朝业务室走去，他装模作样地在抽屉里找了好久，做出着急的样子说：“哎呀，钥匙不知到哪儿去了。”

张云山知道他故意捣鬼，愤怒地盯了他一眼：“你以为这把钥匙掌握在你手里？不！”他拍了拍心窝，“钥匙在我这里！”说着，掉转身走了出来。

张云山走到工具室，拿了一把大榔头，来到西面月台，举起榔头对准土把杆上的铁锁，“哐！哐！哐！”三下，把铁锁砸了开来。这时，只听得身后有人喝彩道：“好，砸得好！”

张云山回转身一看，原来是方大海。

方大海欢乐地说：“老张，我知道你会自己砸开这把锁的。你砸的是修正主义的枷锁，它锁住了你多少年啊！”

张云山听方大海这一说，顿时思绪万千！内心异常激动。于是他忍不住高兴地说：“大海，这土把杆原先还不够灵活，又长期没用，现在我马上检修一下。你等着，我去拿工具箱来。”他正要走去，方大海举起手里的一个木箱笑着说：“我给你拿来了。”

张云山拉开铁门，爬上操纵室，一扳操纵杆，一点声音也没有，伸出头往后面一看，忙说：“大海，你把电源接上。”方大海插上了插头，马达便“轰隆轰隆”地响了起来，轮轴上的钢丝绳也随着放开了，可是没有多久，只听得“喀嚓”一声，钢丝绳给卡住了。张云山赶紧往回一扳，关上了电门，原来还是和他上次看见的情况一样。他跳了下来，钻进底座下面。方大海伸进一只手给他打着电筒。张云山从底座的齿轮、传动轴，一直到传动拉杆，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很快发现毛病在传动拉杆上。他回过头指给方大海看：“这根拉杆太长了，转到这里就给碰上，如果把它弄短一点就好了。”

方大海说：“想不到这一点毛病把我们卡住了。”

张云山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是这个卡住了。要是当时我和你们一块试就好了。”

方大海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你和我们还没走在一股道上呀！”

张云山激动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我的教育太深了，真正触及了我的灵魂，明天我准备再一次向广大群众检查自己的错误。”说着，他头朝里把身子平卧在把杆底下的水门汀上，两只脚伸在把杆外面。

不一会，王阿虎风风火火地跑来说：“这一边吊车开不进来，马上要装元钢了，用什么吊上去？真急死人！”

方大海说：“你看我们不是在这里检修土把杆吗？等会用土把杆吊上去。”

王阿虎往把杆下面一看，果然有人在里面修理。这才高兴地说：“机修组的同志真不简单，在这节骨眼上帮我们修土把杆，这真是雪里送炭。明天我们就用这件事来批张云山。”

方大海忍不住笑笑说：“你要批，现在也好批，用不着等到明天。”这时，里面的人伸出一只手来，用手指做了个丫字，王阿虎知道是要扳手，便连忙递给他。不一会，里面的人伸出手做成钳子的样子，王阿虎又把老虎钳放在他手里。后来里面伸出的手捏成一个拳头，这回王阿虎不知他是要什么了，搔了搔头皮说：“我的天，别做哑巴戏了，你要什么呀？开口嘛！”

方大海笑着说：“他要榔头哩！”说着，便把刚才的那把榔头递给他。张云山想把一个元肖敲到传动拉杆上的眼里去，因为悬空，吃不上力，敲了几下，都没敲进去。方大海蹲下身子，把一条腿伸进去说：“老张，我用腿挡住，你使劲敲！”

“不行，这样你吃不消。”

“行，我用铁板垫着，你敲吧！”

王阿虎这才知道里面是张云山，顿时心里激动万分。他想：张云山终究把这把锁打开了。这不是一把普通的锁啊！如果没有改正错误的决心，是没有力量打开这把锁的。这个力

量是谁给他的呢？他想起方大海那火一样的革命热情，循循善诱的工作作风，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传送到每个人的心坎里。就是这样的一位好同志，几个小时以前，自己还要写他的大字报呢。王阿虎呀王阿虎，难道你头脑里的这把锁还打不开吗？他心里一阵激动，忍不住说：“大海，你站开，我来挡！”

方大海大声说：“不，我能顶住，老张你敲呀！”

张云山心里也非常激动，为了快点使土把杆发挥作用，拿着榔头看准元肖敲去。一下，两下，三下，方大海头上冒着汗珠，终于把元肖敲到传动杆的眼子里去了。

金大发偷眼看见方大海和张云山就要把土把杆修好了，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想起今天他千方百计地阻挠张云山结合到领导班子中去的一系列活动都失败了，心里感到又恨又急。这时他又忽然想起石华当初给这台土把杆作的技术鉴定书。就是这份鉴定书，当时宣判了这台土把杆的死刑，说它根本不可能吊起任何东西。金大发象是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转身匆匆往自己办公室走去。

## 六

装车战斗到了最紧张的关键时刻，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但是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群众，斗志更加高昂。土把杆也在一上一下充分地发挥着它的作用。这时金大发气急败坏地拿着石华的技术鉴定书跑来，举在头顶摇晃着说：“不能吊！这是当年作的技术鉴定书，你们要相信这个鉴定呀！”

方大海接过那份技术鉴定书一看，用那洪亮的声音说道：

“金大发，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谁作的鉴定？这是走资派石华扼杀工人创造的罪证书。现在你要的这一套把戏，连同这份鉴定书，统统见鬼去吧！这土把杆我们是用定了。”

在一阵响亮的马达声中，土把杆象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把那儿吨重的货物，轻轻地一抓，提在半空中，转了一个圈，安安稳稳地放在车皮里。

张云山今天显得特别精神，经过这场斗争的考验，使得他更有朝气，更加坚强。他把钢丝绳套在钢材上，将哨子一吹，两手在空中一摆，把杆“哗啦啦”提了起来。

在把杆上操纵的方大海，把头伸出操纵室外，叫道：“老张，你上来避避雨吧，我来套绳子好吗？”

张云山摇摇头，豪迈地说：“这点雨算得了啥，作一个革命者，就是要经得起风雨的考验！”

这时，王阿虎开着吊车过来，看着张云山虽然年已五十，头发斑白，但干劲十足，心里十分感动，不禁将穿在身上的工作短大衣脱了下来，披在张云山的身上。然后他又朝车厢里解钢丝绳的戴裕大叫道：“阿大，你在里面冷吗？”

“不冷！毛主席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戴裕大大声说。

雨渐渐地停了。风也慢慢地小了。黑沉沉的天空，一朵朵的乌云，迅速地向天角边散去。东边天际开始发白了。先是渗出一点淡淡的绯红，渐渐扩大，变成一缕缕粉红，由粉红变成深红，深红逐渐地闪着金光。在那东边天上，就象有谁把一根巨大的调色棒，在红色的染缸中迅速搅动，并且不住地把那灼热的金液，倾倒在染缸中，把天空染得金红、金红。就在这时，一轮火红的太阳喷薄而出，刹那间，红霞满天，金光



灿烂。

方大海立在土把杆上,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看着这动人的景色,心里无比激动。他想,不管走资派和那些别有用心家伙怎样干扰和破坏,革命的“三结合”,将使得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江山,象这满天的红霞一样光辉、灿烂。

(插图 英 浩)



## 冲不垮的防波堤

刘沪生

### 一

俗话说：“廿一、二、三，潮水不上滩；廿八、九、卅，大潮漫过山。”这话不假，离月底还有三天，汹涌的潮水就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迅猛地上涨着，冲击着花岗岩砌起来的防波堤，并且向整个码头悄悄地探出它的前锋浪尖来。

在满载着散盐的“江海”轮的舷梯边，装卸五队队长王海林正挥着手跟几个装卸组长讲着话。看上去，他约摸四十来岁的样子，宽肩粗眉，紫脸膛，厚嘴唇。他说着话，又用手指着船上的各只舱口：“这条船就靠你们几个组干啦，任务定额刚才调度室也已经说了，我这里再提醒提醒你们。”说罢，他返身从旁边一节平板车上拎起一块小黑板，又大声读道：

“四组七百吨，五组六百吨，六组八百吨……”

报完定额数字，他又把小黑板挂在舷梯口的栏杆上，浓眉下的一双眼睛扫视了一下站在面前的几个组长，似乎是询问：“有什么困难现在提出来！”当他从每个人的眼睛里获得了肯定的回答后，他才满意地点了下头，并朝站在他后面的局党委委员兼生产组副组长李明东瞥了一眼。李明东没有感觉到对

方那兴奋而炽热的目光，因为他的视线正落在那块写着吨位的小黑板上。正在这时候，有人悄声问了一句：

“二层舱的玻璃怎么办？吊多了危险，吊少了太慢。”

王海林微微皱起了眉心，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把这些碍手碍脚的杂货尽快卸掉，要记住，今天这条船的重点是抢散盐。二组的赵小兰她们在上班前就替你们把抓斗都准备好啦！你们一定要争分夺秒，哪怕多抓它三、五十吨也好。”

说到这里，他刹住了话尾，“好了，我就说这些，任务完成得好坏，小黑板上看！”王海林把脸转向一直站在身后的李明东，说：“来，你给大伙说几句。”人群中，立即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不由自主地朝前围拢过来。

李明东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一月革命风暴的斗争浪涛把他推上了领导岗位。为了对码头装卸工作搞些调查研究，他回到装卸五队来劳动已经好几天了。从外形看，李明东干练、沉静，身材虽然瘦小了些，但显得结实，举止稳重，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听到王海林叫他说几句话，他的视线从小黑板上收了回来，温和地朝大伙笑着点了点头，说：“刚来没几天，情况也不熟悉，没有什么好说的。”又向王海林点了点头，表示不准备说什么了。

王海林看李明东没什么说的，于是最后又叮嘱了大家一句：“我再说一遍，”他指了指小黑板，“任务都在上面写着，大家都要……”

他话音未落，突然从大船上传来一声大喊：“三卡！三卡！司机耳朵聋啦！”

这声沙哑的喊声打破了刚才的宁静。李明东抬头一看，大船甲板的舷墙边出现了一个粗壮的小伙子，一顶藤帽扣在

后脑勺上，露出乌黑的一蓬硬发。此刻，他正满头大汗地吆喝着停在浮桥上的几部三卡。

“哈，原来是吴大桅！”大家不禁叫起来。

“这个小家伙，想不到先干起来啦……”王海林脸上泛起了一阵赞赏的神色，对李明东介绍道，“吴大桅，就是……”

“吨位最高的六组组长。”李明东因为听过王海林重点介绍过他，所以马上接过话头说。听话音，不象表扬，因为语气不热烈；又不象责备，因为话里并没带讥笑的味。那酸不咸，淡不甜的语调，使王海林心里暗暗掠过了一丝不快。王海林知道李明东不喜欢无组织无纪律的人。他想对吴大桅没有按时参加配工会批评几句，但又想起吴大桅临时调到“江海”轮上抓散盐是自己同意的，所以等到吴大桅来到面前的时候，便口不心地问了一句：“怎么这样早就干上啦？”

吴大桅得意地说：“早来三光，晚来三慌嘛！二层舱底下的散盐，白花花的，看了真叫人舒服透了。”说着，冲着李明东点了点头。突然，他又象想起什么事，便问道：“队长，再抽三个人行不行？”

王海林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口水，点了点头，脸上虽然没有笑，但表示出一种十分满意的表情。

吴大桅返身朝舷梯上三脚并作两步地窜了上去。

这时，一阵风吹过来，差一点把王海林的帽子吹掉。李明东用手在空中测了测风向，不安地对王海林说：“这阵东北风对三号码头装药品的‘友谊’号可是个威胁呀！”王海林停了半晌，说道：“问题不大，估计在一点钟涨潮之前能完成。”

“如果这阵风持续刮下去，潮水很可能提前上来。”李明东沉思了一下说，“叫副队长先作好防汛准备，以防万一！”

“好。”王海林把藤帽用搭扣扣在脖子上，登上了“江海”轮。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上午十点多钟，两人正在分析情况，突然从身后远处传来了一个年轻姑娘的呼喊：“队长，三号码头潮水上来啦！”李明东一看，正是负责装运药品的女装卸组组长赵小兰。她气喘吁吁地跑到跟前，面孔绯红。

李明东问：“还有多少药箱？”

赵小兰用手轻轻地撩拨着前额的一绺短发，伸出一个手指头说：“还有一百吨样子，可是船下午两点钟要开航的呀！”

“马上把装卸线停下来，首先采取措施不让潮水进仓库，保护好药品，”王海林看了看李明东，果断地说，“等潮水退了再继续干！”

李明东摇了摇头：“不，不能等潮水退，这条船还要趁涨潮的时候起航呢。”沉思了片刻，李明东用力紧了紧腰间的搭肩布，对王海林说道：“你还是留在这里，我过去看看。”说罢，和赵小兰一起箭一般地朝三号码头奔去。

## 二

三号码头停泊的是一条“友谊”号远洋货轮，这次装运的是一批运往中东友好国家的紧急救灾物资。在上班前的调度室配工会上，调度员预报过今天可能会有大潮，而且潮峰很高。而船也正需涨大潮时出海，从开航的角度看，非常有利。但是从装运方面看，时间却十分紧迫。也就是说，必须在一点钟之前全部装运结束，现在潮水被东北风一刮，顺风助流，突然提早冲上来，事情就变得严重了。“友谊”号如果不能赶在

南方十九号台风之前驶过马六甲海峡，货轮就将在中途耽搁半个月。所以，按时让“友谊”号离泊起航的问题越来越重要。“不，决不能等潮水退走再干！”李明东一想起船上的物资，眼前就浮现出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救灾场面，脚步不由地加快了。

两人来到现场一看，潮水已经在地势低处没过脚踝。司机怕车子引擎受潮，都将车辆退到地势稍高的水泥坪上。现场上，一群工人已经开始往仓库防汛墙里填泥土，防止潮水灌进药品仓库，看见李明东和赵小兰奔过来，大家都急着问：“还有一百多吨药在仓库里，怎么办？”

李明东果断地回答：“先保护好药品，马上关闭水闸门。小赵，你去把船上所有的工人集中起来，封闭整个码头！”只有几分钟工夫，一场与潮水搏斗的战斗就打响了。仓库边的积水也通过水泵朝外排着水，一会儿，积水就全部清除干净。工人们相互嬉笑着，擦着溅上脸的泥渍。李明东被这种昂扬乐观的情绪所激动，那张棱角分明的脸盘上也洋溢着笑容。他带着大伙登上防波堤的高处，朝码头上停着的“友谊”号远洋货轮巡视了一遍，突然问道：“同志们，由于潮水的关系，码头封闭了，而药品还有一百多吨没装上去，怎么办？”赵小兰尖着嗓子说：“时间不等人，不能等潮水退了再装。我看，就是一个人扛一箱也要及时把药品装上去。”

人群中立即议论开了。有的主张排着队一箱箱传上去，但是速度太慢，而且人数不够。有的建议用小船从其它码头绕到“友谊”号的外档，再用船上的起货机吊运上去。这个办法也被否定了，因为往返工作量太大，无法使“友谊”号准时开航。

李明东仔细地倾听着各种意见，他一面继续启发大家的

思路，一面将其中可取的地方综合起来，立即得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战斗方案。李明东说：“根据大伙的意见，在原则上不能离开三号码头，能不能采用这个办法，仓库里仍然按原办法装三卡，在水闸门旁边放两台吊车，预先把几辆平板车吊到码头上，后面运来的药品箱，就由吊车吊到码头上的平板车上，然后我们就用人把平板车推到大船起货机下面……”

李明东的话还没讲完，人群中立刻响起了一片欢腾的热浪。工人们都说这个办法好，既不耽误时间又简便，有人马上就要散开。李明东又挥着手，高声说：“码头上的水位很高，要想尽办法不让堆在平板车上的药箱沾着一滴水……”

赵小兰高兴地嚷起来：“我们去借几块油布垫在车上，药品一放上就把它包起来！”

人群哗地一声散开了。负责仓库装车的工人奔向仓库，准备进码头封闭区推平板车的工人连忙将平板车拉了过来。等吊车开到水闸门旁的时候，一群工人早已脱掉了鞋袜，“扑哧扑哧”跳进了齐腿肚子的水中，焦急地呼唤着“快，快！”

李明东心头热呼呼的，刚想脱掉工作鞋，赵小兰和几个女装卸工抱着油布奔过来，气喘吁吁地说：“吴大桅到仓库里去，硬要把他小组里的三个工人抽走。”

“噢？”李明东那双眼睛一下变得严肃起来。问：“六组工人不是在‘江海’轮上吗？怎么又到这儿来抽人？”

赵小兰尖声叫道：“调度会议上六组是分工装药品的，可是上班前队长跟吴大桅上船一看，说剩下的吨位不多了，便同意吴大桅带两个人去抓散盐了，六组大部分工人还留在仓库里。”赵小兰不满地又加了一句：“吴大桅还说，装药箱是轻泡货，做死不显眼……”

李明东脑子里马上浮现出吴大桅那张满头大汗，蓬着一团硬发的脸……李明东叫赵小兰把油布送上平板车，立即转身朝药品仓库走去。

吴大桅在仓库叫自己组的工人，不料三个工人不肯走，他顿时来了火。这时，他狠狠地用藤帽搥着汗，一面大声嚷：“还剩下一百米吨了还瞎忙啥？你们还服从不服从我的指挥？快，马上到——”

“到什么地方去？”

吴大桅猛一回头，发现站在面前的是李明东，顿时窘困起来，刚想回答，又被对方说了出来：“把人抽去抓散盐，是吗？”

李明东的语调象包着棉花的铁棍，朝吴大桅直捅过来，特别是那犀利的眼光，看得他象针刺。他突然想到，反正这件事队长是同意的，于是他干脆说：“那边船上还有一只舱口空着，我想再抽三个人……”

李明东的心象被什么东西挫了一下。“还想抽人走？”他心里默想着。须臾，李明东一字一顿地说道：“小吴，难道你不知道这条‘友谊’号上装的是什么东西？”他吐出这句话的时候，是费了最大的努力克制了自己的冲动。他现在感到，在这个时候是无论如何不能抽人的，于是便斩钉截铁地说：“人，一个不准抽！”

吴大桅一听不准抽人，急得直跺脚：“抽人是经过队长同意的嘛！”

“不行！”李明东黑亮而深邃的眼睛里含着愠怒，坚决地说，“你就对队长说，为了保证援外物资的正常装运，‘友谊’号上的工人一个也不许动！”说罢，返身跳上一辆装满药箱的三卡，朝码头驶去。



码头上，潮水淹没了平板车大半个轮子，吊车将水闸门里面的药箱吊了进去，稳稳地放在平板车油布上，立即被工人兜着四周严密地包起来，五六个人推一辆，马上就被推走了。李明东也跳进水里，用手拉着油布角，推了起来。

就在李明东在三号码头推平板车的时候，在“江海”轮上急于想抓散盐的六组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货损事故。

原来，当吴大桅从仓库里回来后，嫌玻璃卸得太慢，竟下令用小络绳超重卸玻璃，结果吊运的络绳在起吊时崩断，整整两箱玻璃摔在舱底砸得粉碎。等李明东赶到的时候，只见船上围着一群人，纷纷批评吴大桅坚持超负荷吊运。吴大桅脸红脖子粗地大声斥责道：“快，赶快把碎玻璃清除掉……”

李明东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对吴大桅说：“马上停下来开会，分析事故。”

“下了班再说，幸亏才两箱。”吴大桅庆幸地说。

李明东一听“幸亏才两箱”这句话，浑身不禁一震。旁边几位老工人心疼地说道：“大桅呵，咱们可不能让吨位给迷住了眼。常言道：烂船能拾三斤钉。国家的财产，哪怕是一斤一两，也是咱们自己的血汗呵！”

李明东痛惜地朝碎玻璃望着，回头一看，见王海林正一个人在拖一节平板车，并亲自将散盐抓斗吊上了大船。这一情景，在李明东的眼里，渐渐化成王海林布满血丝的双眼和渗着汗珠的方脸，一瞬间，似乎又化成王海林拎着小黑板的背影，正大声说着：“……要争分夺秒，哪怕多抓它三、五十吨也好。”

### 三

如果说，李明东对于王海林和吴大桅的某些言行起初只是感觉上的不对，那末通过“友谊”号的问题之后，他已经敏锐而准确地抓住了这些问题的本质，而且基本上摸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王海林明明知道“友谊”号的情况，却做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这些错误如此清晰地摆在面前，联系起来一看，李明东不由得浑身一震，紧跟着，便是一股深深的内疚象盆火似的烤着他。走在路上，一连串的回亿涌进了他的脑际……

记得刚回来劳动的那天，李明东看见王海林又把自己领到了紧靠码头边的临时办公室门前，不由高兴地问：“怎么，还没搬回去？”王海林风趣地说：“咱们还是老规矩，久住的兔子不挪窝罗！”李明东望着这间简陋的用吸烟亭改装的办公室，激动的感情就象浪涛一样冲击着他的心扉。那还是一月革命夺权之后，王海林第一个提议，把抓革命、促生产一线指挥部从走资派的小洋楼里搬到这间工人喜欢聊天的吸烟亭里。风猛雪紧，钉上几块旧铁皮；雨大屋漏，披上几层破草席。棚顶上的几大张牛皮纸，都还是李明东和王海林一块糊上去的，如今却依然如故，只是变了点颜色。屋子里简简单单的陈设，当年曾挑起多么沉重的担子呵！李明东还记得，革命造反派夺了权之后，走资派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曾经在暗中冷笑说：“哼！夯大包的粗杠子还能顶大梁？”可是，王海林代表全区二千多名革命造反派战士在批判走资派大会上发出钢铁誓言：“咱们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粗杠子别说顶大梁，还要当无产阶级江山的擎天柱呢！”

这次回到五队劳动，李明东觉得王海林风风火火、敢说敢闯的作风没有变。可是，几天下来，李明东却嗅出了股异样的味道。就拿那块小黑板来说，文化大革命前是走资派用来计算奖金的，文化大革命被革命造反派夺了过来，在反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关键时刻，在大造二十万吨积压物资反的战斗日子里，王海林将它揩擦干净，端端正正地写着毛主席语录。他们就带着毛主席的指示日夜战斗在码头上。那个时候，李明东总喜欢把它挂在舷梯口的栏杆上。每个工人在登上舷梯时看到毛主席的教导，浑身增添多么巨大的力量呵……如今，同样是这块小黑板，可是却记载着空洞的吨位数字，那白字的号码，简直象烙铁一样烫着他的心房。李明东还记得，有一次谈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问题，王海林曾经说道：“当个队长也真不容易，六只码头四个浮筒，哪里不用费心思？虽说整天象八脚马似的东跑西颠，可心里却象涂上层蜜，谁看见这派大好形势都恨不得蹦上船去夸它几包……”李明东笑呵呵地说：“当队长也不能光顾夸它几包噢！”王海林漫不经心地接口道：“如今区里又开展红旗竞赛，说实话，没有一个不心烫手热的，恨不得让红旗在自己队里扎下根呢。”王海林在工作上确实是拚命干，一心想抓出个红旗队来。其余他是什么也不管不顾了。直到今天发生的这一起事故，使李明东感到事态发展已经十分严重了。

“必须好好找王海林谈一谈！”李明东思忖道。他一路想着来到办公室，一只脚刚刚跨进去，在屋里早就等得不耐烦的王海林劈头就冲着他喝道：“装药品的六组为什么不能动？我这个当队长的说话不算话？”王海林额角的青筋暴凸着，看来这股火气已经憋了好一会了。

李明东一听是为“友谊”号抽人的事，便耐心解释道：“‘友谊’号装的货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好随便同意吴大桅再抽人呢？”

“紧急物资我又没有不装。可是我的吨位要完成呀！你不同意抽人，一工班的吨位就白白丢掉了，叫我这个家怎么当？”

在王海林眼里，他觉得李明东也有点变，大概是当了局一级领导的关系吧，处理事情总是既谨慎又呆板。一想到眼前的李明东竟然成了他前进的障碍，心里急得象猫爪子抓心。

李明东知道王海林的脾气，思想通了，几天几夜连着干不嫌累，要是转不过弯来，就是用十头牛拉也不回头。但是，问题已经是如此明晰地放在他的面前，他不由地凝视着双眼冒火的王海林，略微提高了嗓门，严肃地说：“吨位怎么能说成是你的呢？你有什么吨位？你是装卸五队的当家人，又是共产党员。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就不能只当一个装卸队的家，而是要当好社会主义码头的家，还要当好社会主义祖国的这个大‘家’。要当好这么一个大‘家’，就非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不可！”

王海林气呼呼地朝凳子上一坐：“我是什么思想指导？”

“我看是吨位第一的思想在作怪。现在不仅你这样做，连个别组长都给你带上了一条错误道路！”李明东虽然嗓音不高，但语气深沉，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

王海林再也坐不住了，猛地跳起来，声音由于激动而显得有些颤抖：“你说，哪个组长给我带坏了？”

“吴大桅就是一个。他为了抢抓舱底的散盐，竟用小络绳超重卸玻璃！”李明东尽量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把刚才吴大桅出的事故告诉了王海林，接着说，“为了抢吨位，在你的同意和

支持下，他可以不顾援外物资的国际影响，大叫大嚷地抽人；为了抢吨位，他以下命令叫工人超负荷吊运玻璃，使国家财产受到损害……而所有这一切，又全是在你的眼皮底下发生的，而你却熟视无睹！象这样一个由你一手培养起来的组长，你难道看不到他由于吨位第一的错误思想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吗？”

“多完成任务就是吨位第一？”王海林粗着嗓门问。

“完成任务本身就有不同的含义，用小集体，或者个人的荣誉去刺激吨位，就是吨位第一！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吨位！”

王海林嘴唇嚅动着，只进出一个：“我……”就一句话也说不出。结果，他“哗”地推开房门冲了出去。身后，由于门框震动，整个工棚都微微颤动了一下。

李明东望着王海林远去的背影，脸上交织着痛楚和自责的表情……

#### 四

王海林从办公室里冲出来，脑子里象塞了团乱棉花。刚才李明东的话还断断续续地在耳畔回响着。在他眼里，吴大桅还根本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虽说平时抓工作有些过火，可怎么能说是吨位第一呢？”他一路想一路朝前走。绕过一个货垛又一个货垛，眼前突然灯光雪亮，在白花花的象座小山似的盐堆前，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他一看，见吴大桅手里挥舞着一块搭肩布，正冲着位姑娘吼着：“不行！怎么才算一万吨，起码一千一百吨……”旁边几个工人，有的在批评

吴大桅公开争吨位，也有的在那位小姑娘面前说道：“算了，何必这么认真，毛估估嘛。”那位短发姑娘拿着理货夹，面孔涨得通红，着急地说：“原来场地上就有六百多吨，咱们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弄虚作假。”

“话要说清楚一点，谁在弄虚作假？”吴大桅一个箭步窜过来，“我们六组抓散盐从来就没有干过一千吨，今天要你多写百把吨还是客气的。”说罢，伸手就想拿小姑娘手上那块理货夹。

王海林亲眼目睹吴大桅这股蛮劲，脸上立时感到火辣辣的，不知是刚才和李明东的争论起的作用，还是觉得吴大桅简直在替他脸上抹黑，一股怒火不由地直冲脑门，猛地一声大喊：“你想干什么？理货员说几吨就是几吨，争能争到什么！”

吴大桅看见队长来了，仍然气鼓鼓地回答：“今天堆的盐明明是从这儿开始的，没有一千一百吨我就不下班！”

王海林一听更加发火，劈头就是一杠子：“你上班就是为了吨位？”

“啊？”吴大桅楞了一刹那，脑子还没转过弯来，竟脱口而出，“上班不为吨位干什么？……”

王海林这时简直象站在块烧红的铁板上，脑袋“嗡”的一声。难怪刚才李明东的话说得这么重，全给李明东说上了，一气之下，一股怨气稀哩哗啦的就象一盆水似的兜头朝对方泼去：“上班为什么？上班是为革命！吨位管什么，能当饭吃？能当汤喝？下了班能带回去当枕头垫？你这种满脑子吨位第一的思想就是要好好批判批判！”王海林说得性起，连额角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

吴大桅从没碰到队长对他发这么大的火，心里既委屈又

不服气，当着场地上这么多人，情不自禁冲出这么一句话来：“我可是照你的布置干的，你不是说‘那怕多抓它三、五十吨也好’吗？我是多抓了一百吨，怎么能白白送人？”

王海林万万想不到吴大桅会捅过来这么一句话，就象刚刚烧起来的火突然被压上了一筐黄沙，一下子给闷住了。他眼睛直楞楞地扫了吴大桅一眼，嘴唇蠕动了几下，想说句什么话，可是，又找不出恰当的词来，只好悻悻地一跺脚，扭头就走。

一会儿工夫连碰两个钉子，而且都是硬梆梆的，使王海林再也没有心思去其它装卸线上查看情况了。他脚上象灌满了铅，喉咙象哽着鱼骨头。先前，李明东的批评已经使他恼火，现在又被吴大桅顶了一家伙，脑子里更乱了。他一直走到黄浦江边，拣了个大缆桩，屁股坐了下来。

四周静悄悄的，浮桥旁的电灯也关了，显得一片漆黑，只有潮水冲着堤岸的哗哗声和小船驶过的潺潺声。王海林这个时候的思想，就象倒映在水波上的各式灯影，杂乱无章，在浪平风静的时候，似乎是一幅万条金丝银线织成的莫名其妙的图画，但一个浪头涌来，马上又支离破碎了。

“难道……”王海林脑子里又回忆起李明东的谈话。

他呆呆地凝视着黄浦江，静静地坐着。黄浦江上带着凉意的风吹拂着他的肌肤，不禁打了个冷战。

正当这时，一件夹衣披上了他的肩头。王海林回头一看，李明东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的身后，正轻轻地说道：“快披上。”

王海林立即感到了一阵温暖，一句话未说，但身子不由自主地朝旁边挪了挪。

“我刚才的话沾上了点钙粉，说出来呛人，你可别介意。可是，我说的的问题却不假。刚才吴大桅和理货员争吵吨位的事不又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吗？”李明东语气平和，但句句有力，“咱们不能以为自己是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干部，在工作中不会犯路线错误。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只要我们不加强党的基本路线的学习，就会在实际工作中迷失正确的政治方向，甚至会重犯过去走资派所犯过的错误。”

王海林把衣服朝胸前拉了拉，深深地吸了口气。李明东接着说：“我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刺激你。你应该记得，六五年底，你的那条腿怎么会被钢丝盘元压断的？”

犹如一道撕帛裂云的电闪，王海林浑身猛地一震，一双青筋累累的大手慢慢地朝左腿滑去……

文化大革命前，李明东和王海林都在一个装卸组工作。有一次，也是在离月底还有一天多的时间，装卸组忽然接到去卸大型厚钢板的任务。李明东来到货舱一看，钢板虽然整整齐齐地堆在船舱中央，可是四周却堆满着大捆大捆的钢丝盘元。大伙商量下来，决定先卸四周的盘元，等盘元卸空后再卸钢板。不料才卸了两个多小时，当时的走资派气势汹汹地跑到船上大声责问道：“叫你们卸钢板为什么自说自话卸盘元？”王海林回答说：“盘元在四周，按规定先要卸掉盘元才能卸钢板，不然的话，盘元堆得高，容易滚下来造成危险。”可是这个家伙根本不听他们的解释，转过脸对调度主任道：“马上卸钢板，离月底还有三十个小时，我还有八千吨任务没有上帐呢，完不成谁负得了责？告诉每一个工人，不执行命令的停职，一律按旷工处理！”就在走资派走掉不满半小时，有三捆盘元被钢板起吊时碰撞滚落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站在王海林不远处的



李明东一看盘元晃了几晃，一瞬间就要翻下来，一个箭步冲上去将王海林推开，用自己的双肩顶住了两捆。还有一捆仍然朝王海林滚去，王海林躲避不及，结果被盘元当场压断了腿……这段令人痛心的往事，王海林还在揭发批判走资派大搞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的大会上发过言……

“嗨！”王海林拳头落在左腿上。

李明东缓慢而又庄重地说道：“周总理在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警惕这种倾向’。这段话，对于咱们两个担负着一定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呵！”

王海林把头渐渐地抬起来。借着江面上灯影的映照，李明东看见王海林的嘴唇在微微颤动着。

“过去，我总以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自己又是从工人中被推上领导岗位的新干部，不会犯路线上的错误。”王海林一字一句地沉重地说道，“为了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我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来抓生产，起早摸黑我不嫌苦，可是眼睛只盯在任务上，千抓万抓就是没抓方向，没抓路线……”

李明东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使劲地攥着。王海林似乎从这双坚实的手掌里感受到一种战友的勉励。他也紧紧地攥着对方的手，轻轻地摇晃着，似乎要把李明东身上的所有热力，通过这双手都汲取过来。

停了好半晌，王海林才低声问道：“你看怎么办？”

“把情况向党委作汇报，建议队里办个学习班，从我们领导身上揭矛盾，通过揭矛盾，促转化，向全队群众进行一次思

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李明东从容不迫地说道。

“那这个月的计划……”王海林又犹豫了。

李明东哈哈地笑起来，拍着他的肩，说道：“这次学习班你去参加，码头上的事情，你就放心吧。上有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有全队工人群众的支持，这点任务是决不会象裂了缝的破杠棒抬不上肩的！”

## 五

第二天，装卸五队上早班。通常，王海林不管是什么班，都是跟着大伙一起干。工人们早班六点钟接班，他早在五点钟就开始在码头上转悠开了，盘算当天的任务怎样分配，如何完成。今天头一次睡到早晨八点钟上长日班，不知道是不习惯干这类事情呢，还是对新当家的副队长放心不下，吃完早饭，王海林勉强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儿，便拎起电话耳机叫通了调度室。

电话耳机里传来了一阵爽朗的大笑：“嗨，王老兄今天怎么躲在办公室不露面呵！喂，我说呵，你们那个副队长真是个好内行哟！从任务安排到各道工序的衔接，就象船上的盖舱板，一点儿纰漏也没有哇！”

放下耳机，王海林心里喜滋滋的，更想上码头亲自去看一看。

王海林来到三号码头，远远地就看见船员们在整理甲板上的各种装卸机械，有好几个舱的起货机吊臂已经放下来固定好了，这说明，马上就要开航。码头上，李明东正和副队长等几个工人围着一台有铁皮罩壳的机器在谈论着什么。王海

林在浮桥边站定了，只听见李明东在大声说着：“大家说得对，用绳索吊装容易出事故，还是用钢缆吊。不过，吊钩一提，钢缆会把机器表面磨坏。”因为起吊运用的钢缆，发现上面的钢丝从四处戳出头来。

赵小兰跑到李明东面前，说：“老李，咱们不能让新机器在我们手里弄得破破烂烂地出去啊。”

李明东突然把衣服脱了下来，说：“来，把钢丝接触到的地方，咱们用衣服把它垫住！”一刹那间，工人们一个个把衣服脱下来迅速垫好了吊运钢丝绳的八个角。一声吆喝，最后一台簇新的机器开始缓缓地离开了地面。

王海林心里象刮过了阵台风。一台机器连一吨重都不到，可在它身上，凝聚着码头工人支援亚非拉第三世界人民的深情厚谊，却胜似千吨，远超万吨！

王海林急步回到办公室，迎面看见办公室外面用铁皮敲起来的墙上贴着一张简短的大字报，署名是女子装卸组赵小兰等几个青年工人。王海林心里猛地一震，抬头一看，大字报的题目是：“潮水是怎么上岸的？”王海林一行一行地朝底下看去，额角上的那根紫血管不安生地微微跳动起来。大字报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七年过去了，但这不等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已经结束。我们装卸五队为了抢吨位而不顾国际影响，就是一个极其典型的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突出事件。这件事，正说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臭了的‘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又在某些领导的头脑里作祟。现在，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路线余毒的‘潮水’已经涨上了我们社会主义的码头，危及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过来的胜利成

果，严重地影响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执行。我们要向队长背上猛击一掌，大喝一声：海林同志！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路线余毒的‘潮水’已经沾湿了你的脚，你却还穿着那湿鞋到处奔波；队长的干劲是足的，但是路线不对呵……”

王海林那双张得滚圆的眼睛久久盯着“队长的干劲是足的，但是路线不对呵”那一句，看了足足十来遍。突然一个箭步冲进了办公室，一眼看见一个组长正在朝小黑板上登记吨位数字，冲着他就是一声大喊：“快！把小黑板给我摔出去！”那个组长瞪着惊愕的眼睛看着队长，不知他没听清他的话还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你说什么？”

“把小黑板给我摔出去！”王海林又吼了一声。在他眼睛里，小黑板简直成了一颗炸弹。他看着对方迷惑不解的眼神和迟缓的动作，不由得一时性起，拿起小黑板就朝门外走。一转身，李明东却笑吟吟地出现在他跟前，打趣地问道：“怎么又对小黑板发脾气啦？可别忘了，当年小黑板还替咱们立了不少战功哪！”

“叭”地一声，小黑板被王海林沉重地放到了桌子上，在他的脸上交织着悔恨和自责的表情。

“小黑板本身是没有过错的。今后，我们不是不要吨位，吨位还是要的。但是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吨位，而不是那修正主义的吨位。正象你过去对大伙说的：‘建设社会主义不是句空话’。咱们只要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路去夺取胜利，就能保证码头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王海林使劲地搓着手，羞涩地憨笑着。

李明东兴奋地告诉他：“‘友谊’号已经驶入太平洋区域，估计，完全可以抢在台风前面绕过马六甲海峡，远洋公司党委

打电话来特地感谢我们的支援。”顿了顿，又说道：“今天二组赵小兰抽了八个工人支援六组做‘江海’轮扫舱铲散盐，大伙汗流浃背地干了半工班，报账单上反而倒欠了四十吨……”

“啊？”王海林不解地睁大了眼睛。正待李明东解释，房门“哗”地一声被推开了，吴大桅裹着一股江风冲了进来，劈头就说：“我错了，老李，队长，你们狠狠地批评吧！”

王海林一下子蒙住了，朝李明东看看，又向吴大桅望望。

李明东按着吴大桅的肩让他坐下，说道：“今天二组主动支援六组，铲他们剩余下来的散盐，大家估计，大概做了有三百多吨的样子，结果空舱结束后理货员发现多出了四十吨数字。”李明东说到这里，意味深长地朝吴大桅看了一眼，“一问，原来是六组上两班的吨位多估报了三百六十吨，结果全舱通算下来，尾数不但报不上去，还要从二组的数字上扣掉四十吨。”

吴大桅的脸一直红到脖子根。这时，他站起来，十分惭愧地说：“我错了，这是我们一心抓吨位，只顾自己不顾全局的结果，我对不起二组……”

王海林一点没发火，他感到的只是内心深深的自责和悔恨。从吴大桅的身上，他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他平静地望着吴大桅，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首先是我错了！要检查的首先是我。”王海林那粗壮的拳头渐渐捏起来，“修正主义的潮水涨上了社会主义的码头，是由于我脑子里的防波堤有了缺口，前一阶段，我们是走了段弯路。在这次学习班上，我要很好地清理清理……”

李明东提高了声音说：“好！这道防波堤经过加固的战斗，将会更加牢固。但是，今后的战斗更深入，更复杂，我要牢牢

记住这个教训。要使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路线余毒的‘潮水’永远涨不上社会主义的码头，就要在咱们每个人的头脑里都筑起一座冲不垮，打不烂的防波堤！”

吴大桅一听，“呼”地一声站起来：“队长，我们组刚刚经过研究，准备抽几个有经验的同志支援赵小兰他们那个女子装卸组，提早打响大战十月的第一炮；今后，你就带着我们继续干，我们要为中国革命和支援世界革命争光！”

房门“哗”地推开了，拥进来一群头戴藤帽的小伙子，急不可待地对吴大桅说道：“赵小兰她们又在替我们做准备工作了，还说要和我们竞赛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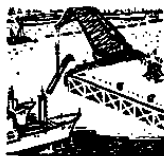
“走！”吴大桅把藤帽往头上一扣。

“慢着。”王海林脸上露出庄重的表情，用抹布把小黑板擦了个明光铮亮，然后端端正正地写下九个大字：“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举到吴大桅面前。

李明东脸上充满了欢愉的表情，只吐了一个“走”字，便和王海林带着队伍向码头走去。

金色的阳光照射着码头，坚固厚实的防波堤上，一个个威严而粗壮的缆桩就象钢铸铁打的卫士。那威武的形象，把汹涌的大潮吓得直退，发出呜呜的声响，更显得海港码头坚如磐石，强似钢墩。

（插图 姚 军）



## 烈火熊熊

徐魁众

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下午，骄阳似火。

蜿蜒曲折的黄浦江两岸，泊满了一艘艘远洋巨轮；没能靠上泊位的巨轮，一艘接一艘地排列在宽阔的江面上。码头上，高耸入云的龙门吊、塔吊正在紧张而有节奏地挥舞钢臂；数不清的人群车流正在奔忙，装卸着各种物资。

令人奇怪的是，港建局五队工地——三泊位上却冷冷清清，和四周一片繁忙的景象极不协调。装了一半的两架塔吊零件撒了一地，新搭在仓库后面的两排芦席房子，屋顶也只上了一半。宽阔的码头上而只有几个人在走动；仓库大门前，有几幅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开火的大幅标语，几经风雨，开始脱落，在江风中抖动着，发出“噼啪噼啪”的声响。

这是怎么回事呢？五队的工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噢！他们全在仓库里开会哪！

工人们正在听局里的主管工程师王辉礼讲话。一张张紧绷的脸使会场显得更加沉闷。

“大家知道，三泊位竣工后，在使用中出了毛病，原先打算让你们五队再检修一下，可现在查下来，”王辉礼用手托了托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瞅了瞅人们的脸色，继续说：“查下来，发现泊位已经整个倾斜，因此，只好……只好报废。”

“啊?!”几百个人几乎同声惊叫起来，接着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什么？报废？不！不可能！”一位青年工人大声喊道。

“好好的码头，会整个倾斜？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位老工人摇着头喃喃地说。

“那……那我们几个月的汗水白流了？”一位女工用毛巾擦了擦布满汗珠的脸颊，说话时声音有些颤抖。

“同志们！请静一下，请静一下！”王辉礼使劲地搓着双手，“我知道同志们此刻的心情……我心里也难受得很哪！唉！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儿地质差，不宜造码头嘛！因此浦局长决定马上撤……”

他后面的话立即被工人们愤怒的喊声打断了：

“怎么，他浦容海说撤就撤啦？”

“见鬼！左右都能造码头，为什么单这一段不能造？”

“我们不撤！不明不白的，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

“不撤！不撤！要撤也要查清原因再说！”

王辉礼面对被激怒了的人们，手足无措，豆大的汗珠从额角上滚落下来。他楞了好一会儿，才提高嗓音说：“这，这可是浦局长的决定呀！”

工人们稍稍静了一下，只听人群中有个声音喊道：“队里



怎么说啦？我们听听卢队长的意见！”这声音刚落，几百双眼睛一下子“唰”地转向站在王辉礼身旁的卢伟平。

卢伟平是五队的党支部书记兼队长。他望着人们火辣辣的目光，紧皱着眉头，“唉”地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

“既然局里决定撤，我们就撤吧。”

“队长也同意撤？”工人们又喧哗起来。是呀，连大家一向尊敬的队长也同意撤了，看来大局已定，不撤也只得撤了。有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有人摇头叹气，开始泄气了。

“不能撤！”只听得一声喊，一个青年工人，用双手分开人群，“噔噔噔”地大步走到台前，“笃”地一下跃上一条长凳，由于激动，他脸涨得绯红，只听他说：

“我不同意撤！刚才我同几个老师傅交换了意见，我们都不同意撤！”

会场里“轰”地一声又炸了开来。有人拍手，有人喊好，有人挥着拳头表示支持，有人晃着脑袋表示怀疑。

卢伟平悄悄地拉了拉站在凳上的人说：“小柳！你，你怎么啦？”

这人名叫柳建军，是五队的副队长，不过二十五、六岁模样，已经有了四年党龄。他懂得卢队长的意思，只是恳切地望了他一眼，继续对工人们说：

“同志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码头，三大洋的无数巨轮正等着靠我们的码头！造不出码头，造不好码头，这是我们航务工人的耻辱！现在，三泊位垮了，我们就这样平白无故地一撤了事吗？不，不能撤！一定要查清原因！我们造码头，是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是为支援世界革命，狠狠打击帝修反贡献力量。一小撮阶级敌人会不恨吗？老师傅说得

好：左右都能造码头，这儿为什么不能造？好好的码头，怎么一下垮了，这里面一定有鬼！”

工人们齐声喊起来：“说得对呀，谁说这儿不能造码头？”

“一定要把原因追查清楚！”

“我们不能撤！”

.....

王辉礼急了，头上直冒油汗，连连摆手：“这是浦局长的命令！这是浦局长……”不知是天热喉咙干了，还是别有缘故，他有点声嘶力竭了。他边喊着，边用眼睛瞟了瞟卢伟平。可是，卢伟平没理他。此刻，卢伟平的心情比谁都乱，他见大家嚷着不撤，心里嘀咕道：局长说了要撤，你们嚷嚷有什么用。还说有人在码头上搞鬼，真是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三泊位从头到尾都是我抓的，阶级敌人搞破坏，难道我不察觉，就那么糊涂！？他心里这样想，但面对大伙激动的心情<sup>1</sup>，也感到束手无策，管自大口大口地喝着清凉水。他在借清凉水压制心头的烦恼哩！

工人们不睬王辉礼：“浦局长怎么啦？他对三泊位就这样不负责？”

柳建军跳下凳子，大声说：“他不负责，我们航务工人可得担起这个责任！走，我们回码头去！”

“走！走！回码头去！”工人们“呼”地一下冲出了仓库大门。

“哎呀，你们连局长的话也不听吗？真不象话……”王辉礼恼怒的喊声，早已被工人們的喧闹声脚步声淹没了。

## 二

晚上，在靠仓库的一间工具房里，十几个工人正围在一起，气呼呼地谈论着下午那个会。

一个年纪五十开外的名叫陆清的老工人忿忿地说：“我看这里面一定有问题，码头一垮台就想撤，这不是存心拆社会主义的台吗！”

一个工人接着说：“王辉礼一口咬定这里是流沙层，根本不能造码头。还说我们当初不听他的话，才造成码头报废的。”

青年工人张小虎霍地蹦了起来，怒不可遏地挥了挥拳头，喊道：“哼！王辉礼这种人，他把外国人留下的资料当宝贝，外国人说这里不能造码头，他便作为依据，千方百计阻止我们造码头。如今码头报废了，他还幸灾乐祸地说怪话，我就不信，码头报废是因为什么流沙层！”

“对！”青年技术员余文龙气愤地说，“这儿又不是金浦港。勘探部门反复勘测过，证明这儿完全可以造码头！”

一个工人接着说：“金浦港不也是王辉礼设计的吗？完工那天，我帮小余背着仪器上码头测量，谁知刚放好仪器，码头底下就传来一阵‘咯咯’的声响，摇着码头摇晃起来，我一看苗头不对，赶紧一手抓着仪器，一手拖着小余就跑，刚离开码头，背后就传来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我回头一看，只见刚建好的码头整个儿栽进了滚滚的急流，连一根钢筋、一块混凝土都没剩下。事后，我想王辉礼这个主管工程师不受处分才怪呐，谁知他连毫毛也没掉一根，平安无事地过来了。”

“哼！出了这样的大事故，局里不追究责任，还继续让他

掌管技术大权，搞什么鬼名堂？”张小虎一听更气了。

“还不是那位浦局长护着他嘛。”陆清说，“他是喝过洋墨水的，他放个屁浦容海都说是香的！那次事故以后，浦容海也派人下水摸了摸，说码头造在流沙层上是因为勘探不细，与王辉礼无关，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次三泊位出问题，浦容海连原因都不检查，就下令要我们撤，这又是搞什么名堂？”

“浦容海搞的名堂多啦，什么‘奖金制’、‘包干制’，什么码头‘三不造’：小的不造，费工费时的不造，路远的也不造。全是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搞修正主义那一套。”

大家议论纷纷，情绪越来越激昂。柳建军听着听着，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他大声地说：“好哇，大家揭得好！浦容海头脑里只有留洋的专家权威，根本没有我们工人群众，他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引到什么地方去？”

张小虎抢着说：“哼，引到什么地方去，还不是往资本主义死胡同里拖嘛！”

“说得对！”柳建军肯定地点点头：“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浦容海却走的是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因此，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同他斗。我建议再写张大字报，轰一轰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对！”“对！”大家一致表示赞同。张小虎的嗓门最响，狠狠一拳头捶在桌子上，把门窗都震得晃了起来。

柳建军提起毛笔，摊开白纸，“唰唰”地写了起来。陆清在一旁叮嘱：“小柳，把刚才大伙揭的问题全写上去，让全体职工都来辨一辨，浦容海他究竟是哪一家的局长？”

“再告诉浦容海，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工人坚决不答

应！”张小虎又粗声粗气地吼了一声，仿佛浦容海就在面前似的。

“一定要他收回撤出的命令，查清原因，重建三泊位！”余文龙想了想补充说。

同志们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感情，深深地注入了柳建军的心扉，使他心潮澎湃，精神振奋。他想起了不久前贴局党委的那张大字报。

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揭露“三家村”，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全国亿万军民同仇敌忾，愤怒声讨，唯独港建局按部就班，不接触本单位的问题，把整个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当时大家向浦容海提出，要把港建局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来，浦容海却借口什么“不要影响正常生产”、“上级没有布置”、“运动要纳入正规”等等理由，不准群众起来揭。柳建军眼看港建局的领导不搞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相信、依靠群众办企业，而是大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依靠少数“专家”、“权威”办企业，他浦容海却还不准群众起来揭发，真是岂有此理！他实在忍无可忍，写了一张责问局党委的大字报，并首先带领五队群众开批判会，声讨“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责问港建局走资派为什么卖力推行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从而一扫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其他队的广大群众也纷纷行动。谁知道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浦容海亲自出马，指责这是“越轨”，下令“煞车”，说什么这样搞下去会影响港口建设，又硬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压了下去。

柳建军从浦容海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态度，联想到今天下令叫五队从三泊位撤走，觉察到这里面有一股浓烈的火药味。好吧！他想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压下

去，不让我们工人群众揭港建局阶级斗争盖子，挖修正主义根子，我们就同他来个针锋相对，偏要揭，偏要挖！

想到这里，柳建军深深地吸了口气，手中的毛笔飞舞着，不一会，大字报写好了。工人们围上来细细地看了一遍，齐声赞道：“好！再加个醒目点的大标题！”

柳建军点点头，又思索了一番，挥笔写上了“不准浦容海拆社会主义的台！”接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陆清、张小虎等人也一齐签了名。等大家签完名，张小虎一把夺过大字报，又顺手拎起一只浆糊桶，说：“走，把它贴出去！”说着就往外走，一推开门，卢伟平却站在门口。

卢伟平紧锁着眉头，看得出内心正矛盾得厉害哪。说实话，码头报废，他心里比谁都难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真是因为流沙层的关系吗？难道几年前金浦港发生的事故，今天又在三泊位重演了吗？……他在苦苦地思索着。浦容海下令五队撤出三泊位，他打从心眼里反感，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局长下命令了，我做队长的不撤也得撤呀！当柳建军在下午的会上站出来反对浦容海的决定时，他觉得这怎么行呐，就决定找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伙伴谈谈心。当他走到工具间门口，听到大家的议论，又觉得不无道理；但听到要写浦容海的大字报时，他又担心起来。上次柳建军写了大字报，不是惹得浦容海大发脾气吗？这回……

卢伟平想到这里，一把拉住张小虎，婉言劝道：“哎，有意见逐级反映嘛，作啥动不动就写大字报？”

张小虎急了，使劲掰开卢伟平的手：“哎，你又来碍手碍脚了！”说着，飞一般地跑了出去。

卢伟平还想去追，柳建军一把拉住了他，恳切地说：“卢队

长，写大字报是毛主席给咱们的权利，你怕什么呢？”

卢伟平望着张小虎的背影，跺了跺脚：“嗨，真是……”

### 三

柳建军他们的大字报一贴出来，三泊位工地上顿时沸腾了起来。工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大字报，边看边议论。许多班组的工人也纷纷行动起来，写大字报响应。到第二天上班前，一张张大字报已经糊满了库房和工棚的墙壁。

柳建军、陆清他们和班组的老师傅们一商量，决定先打开码头面，从检查纵梁着手。张小虎听了，马上喊了几个青年工人，取来了风镐，开动了空气压缩机。一会儿，三泊位工地上响起风镐的“哒哒”声，它同江面上南来北往的汽笛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支雄壮的战斗乐曲。

柳建军使劲按着一把风镐，身板和那风镐一起有节奏地抖动着。汗水象雨一般从他的额上、胸前、后背流下来。他望着那坚硬的钢筋混凝土被锋利的钢凿凿开、粉碎，紧抿着的嘴唇仿佛在说：“你硬，我更强！”

忽然，传来一声喊：“柳建军，老陆师傅——”柳建军闻声直起腰来，只见小余正从仓库方向奔来，忙问：“什么事？小余。”

“浦容海来了！在队部办公室。他脸板得象水门汀似的，正在教训卢伟平哪！”余文龙气喘喘地报告。

柳建军扶着风镐笑道：“哈哈，我们的大字报总算把他请下来了！”

陆清气愤地“哼”了一声：“又是镇压来的！”

柳建军把风镐交给小余，对陆师傅说：“他来得正好，师傅，我这就去找他！”

陆清用手拍了拍风镐，语重心长地说：“去吧，要象这风镐一样敢打敢钻。”他了解自己的徒弟，信任地点了点头。接着对小虎小余说：“来，我们把风镐打得响响的！”

柳建军会意地朝师傅笑了笑，快步走出护坡，双手一搭防汛墙，“嗖”地跳了过去，落在平地上，大步流星地朝队部办公室走去。

五队队部设在一座空仓库里。空仓库被芦席隔成大小十几个房间。柳建军走到一个房间门前，正想推门，里面飞出一个严厉的声音：

“谁叫你们这么搞的！嗯？真不象话，越闹越不象话！……你这个队长怎么当的？尽给我捅漏子！不撤？不撤在这几千什么？嗯？”这显然是浦容海的腔调。

“局长，这倒不能怪卢伟平。是柳建军他们不听话。老卢劝过他好几次呐。”这是王辉礼的声音。

“造好的码头报废了，群众有疑问，要查原因也是正常的嘛。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写大字报又有什么不可以……”卢伟平的语气有点委屈。

“什么‘正常’、‘可以’？违反命令，自作主张，还说‘可以’，可以个啥？不要领导，乱轰乱喻，还说‘正常’？正常个屁！——好了，我没工夫跟你们磨嘴皮，你们给我快些撤走，别在这几胡闹。”

“胡闹？”柳建军听了，双眉一竖，写大字报，查原因，揭矛盾是胡闹？好哇，浦容海，你越是怕乱，我越要乱一乱！想到这儿，他猛然推开门，厉声问道：“浦局长，你说我们胡闹，我们



什么地方胡闹了？”

柳建军突然出现，使办公室里的三个人都吃了一惊。柳建军也不等回答，竟自往一张空椅上一坐，神情泰然地注视着对面站着的浦容海。

浦容海穿着一件纺绸短袖衬衫，露出两只白皙的手臂，不知这发胖的身体吃不住八月的炎热天还是怎么的，虽然摇头风扇直对着他吹，手里还拿着一把折扇“呼哧呼哧”拚命地搧，尽管这样，头上的汗还是往下直滴。浦容海太激动了，刚才，他看了那些大字报，不禁两眼喷火，真想不到柳建军这个小工程队副队长竟敢煽动群众把炮口对准他，这不是造反吗？最近几个月来，正由于他到处“灭火”，才使港建局太平无事。不想柳建军借三泊位问题又在他脚下点起了火。他真是又气又急，又恨又怕。浦容海知道，只要这把火一烧开，整个港建局都不可收拾了，到那时，他这个局长的宝座就靠不牢了。怎么办呢？浦容海打定主意：不能让柳建军在三泊位上打开缺口，一定得把五队从三泊位上撤出来。再给他们压上新任务，就闹不起来了。只要三泊位一撤，就让大字报去日晒雨淋吧。主意打定，他正逼令卢伟平撤，没想到柳建军又一头闯了进来。浦容海摆了摆肥大的脑袋，心想：他是来者不善呀，于是冷冷地说：

“年轻人，火气不小哇！”

柳建军并不理会他，单刀直入地说：“大字报你也看了，你应该听听群众的呼声，撤销那个错误的决定！”

浦容海的脸色一下变得阴沉起来，没好气地说：“错误决定？事实证明这里不能造码头，叫你们撤，错在哪里？已经给国家造成损失了，再让你们几百个人呆在这里白吃饭？你别

忘了，你是个党员，又是个副队长，得……”

柳建军一听火了，忍不住打断对方的话：“什么？原因没查，就一口咬定这儿不能造码头，这是什么逻辑？”

“王工程师早就讲过这里不能造码头，如今码头沉裂，这不是有力的证明吗？”

“工程师，工程师，你头脑里只有工程师，就是没有广大工人群众。正因为你迷信象王辉礼这样的专家、权威，所以港建局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什么！柳建军，你……你太不象话了。”浦容海气得语无伦次了。

坐在壁角落里的王辉礼听了，不由得牙齿咬得咯咯响。看到把局长惹火了，心中一阵高兴，便在一旁说：

“柳建军呀，别忘了坐在你面前的是局长，又是局党委副书记，你怎么能用这个态度对待党的领导呢？”

浦容海一听，便来了劲，声色俱厉地问：“造码头不依靠工程师靠谁？”

“不！革命的工程师我们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依靠广大工人群众！”柳建军理直气壮地说，“制定三泊位建造方案时，勘探人员明明证实，地层中只有一层是流沙，根本不影响造码头，为什么你把三泊位的垮台口口声声归结为流沙层呢？为什么你连原因都不让查，就一个劲地要撤，这是为什么？”

柳建军这一连几个“为什么”，把浦容海的威风打下去了。他无可奈何地反问道：“那你们准备怎么办？”

柳建军霍地站起来，拉开办公室的门，一阵“突突”的风镐声从工地上传了进来。伴着战斗的声响，柳建军严肃地宣布：“查清原因，重建三泊位！”

听着清脆的风镐声，望着毫不退缩的柳建军，浦容海心想：查吧，看你能查出什么名堂来，象王辉礼这样的专家还会错？我就限你几天时间，到时候查来查去还是这个流沙层，看我不重重办你！于是他转了口气：“那好，限你们三天时间。”

一听浦容海答应查原因，柳建军一个转身，从容不迫地走出办公室，随手“砰”地一声带上了门。

这时，浦容海有气无力地瘫在椅子上擦汗，卢伟平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唯独王辉礼的脸色却变了样。

#### 四

码头底下，一只颠簸不停的小舢板，在林立的桩柱间淌动，那是柳建军和陆清他们在寻找码头沉裂的原因。卢伟平也在舢板上，随着舢板的晃动，他的思路也在掀上翻下。过去，他同柳建军总是有商有量，工作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远的不讲，就拿建造三泊位来说，他们一起破险情，攻难关，白天黑夜顶在工地上，一连六个月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然而从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他们之间产生了分歧。是柳建军做对了，还是我自己跟不上形势？执行浦容海的命令对不对？能不能写局长的大字报？浦容海走的是什么道路？一连串的问题在他的脑海中盘旋着。

舢板从一排桩淌到另一排桩。柳建军站在翘起的船头上，掂着脚仔细察看每一排横梁。突然，他看到一根横梁中间有道裂缝，惊叫一声：“横梁断了！”

“横梁断了？”卢伟平不禁大吃一惊。

经过检查，发现横梁整整断了二十七根。

横梁为什么会断裂呢？大家从施工、地质，一直分析到设计，反复琢磨着。

“设计上恐怕不会出毛病吧，那是王辉礼搞的，浦容海点头批准的嘛！”卢伟平说。

“哦，这就能保证不会出问题啦？”柳建军问。

卢伟平解释说：“王辉礼这人技术上有一套，再说浦容海又那么器重他，我想设计不会……”

柳建军说：“我们先别忙下结论，还是发动群众议一议再说。”

卢伟平和陆清点点头。

柳建军和卢伟平分头召开了几个群众座谈会。经过议论，大家认为横梁断裂是由于桩下沉引起的。但是桩为什么下沉呢？

王辉礼见大家追查到桩为什么下沉，不由眉心一跳，想了想，理由十足地说：“大家分析得很对。因为桩的下沉造成了横梁断裂；而桩下沉无疑是流沙层引起的，我早就说过，这儿土质不好……”

难道这儿真的全是流沙层，不适宜造码头吗？对，到周围几个码头和勘探工人中去调查调查。柳建军打定了主意，便不顾炎热，不怕路远，经过反复调查，证实这儿只有一层流沙层，王辉礼的结论是错的。那末，究竟什么原因使桩下沉呢？

深夜，队部办公室里灯火通明。柳建军他们在紧张地翻阅着勘探设计图纸资料。王辉礼也闻讯赶来主动帮忙。直到天放亮的时候，余文龙忽然放下计算尺问：

“卢队长，当初三泊位用的桩最短是几米？”

“大概……是三十二米长吧。”卢伟平回答。

“那末，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屋里的人一听，一齐围了上来。

余文龙指着一张波浪形的地层断面图，肯定地说：“按勘探要求，这两排打到硬土层的桩，最短要三十三米长。如果只有三十二米的话，那末桩就打不到硬土层，只停留在上面的流沙层上，码头一受力，这几排桩就会下沉，由于中间一排桩没有下沉，受力不匀，横梁当然就得折断。

“啊？桩短一米？可当初这些桩是按图纸制造的呀。”卢伟平失声叫了起来。

王辉礼从施工图中抽出一张图纸来，往众人面前一摊，冷笑着说：“设计图上是对的嘛。”

“这……”卢伟平由于紧张，额角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

王辉礼马上说：“卢队长，会不会……是你交底交错了。”

“啊……我……”卢伟平仿佛被人重重打了一下，这么说这事故是我造成的？那……不！这不可能！卢伟平竭力克制自己的冲动，努力地追忆着。

人们吃惊了，卢伟平对工作一贯是认真负责的，难道真会偶然疏忽，看错了一个数字吗？陆清想了一会说：“不，我记得那时图纸上标的是三十二米长。”张小虎也记起来了：“对呀，是三十二米长！”突然，只见卢伟平飞快地拉开抽屉，取出一叠工作手册，挑出一本，一页一页飞快地翻着，翻到其中一页，上面清楚地记载着桩的长短尺寸，最短的确是三十二米。卢伟平的双眉稍稍舒展了一下，但马上又紧紧地绞在一起了，半晌，他朝王辉礼怀疑地瞥了一眼。

王辉礼不自然地低着头，继续翻着图纸。

柳建军从卢伟平和王辉礼的神态变化中觉察到了什么，

便取过卢伟平手中的工作手册看了看，说：“老卢，陆师傅，咱们再到码头上去看看吧。”说着又走近余文龙，捏了捏他的臂膀，意味深长地叮嘱了一句：

“小余，问题很复杂，还得进一步追查呀。”

余文龙会意地点了点头。

码头上沐浴着一片金色的阳光。上海港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柳建军从王辉礼在查图纸中鬼鬼祟祟的神态，以及他把责任往卢伟平身上推的恶劣手段中，觉得这一米之差，很可能是他搞的鬼。

卢伟平本来对王辉礼就没有好感，觉得这个人有点装模作样，不正派。只是因为浦容海很看重他，又是主管工程师，才比较尊重他。现在，图纸上的一米之差，使他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尽管王辉礼篡改图纸的罪证还没抓到手，但总感到是个问题。卢伟平有一点想不通的是：浦容海为什么这么看重王辉礼？对王辉礼的话又为什么那么言听计从？

柳建军觉察了卢伟平的矛盾心理，问道：“老卢，你说说，象王辉礼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得到重用？”

卢伟平想了想说：“说王辉礼有技术，那是天晓得；说他对上奉承拍马，那倒是有一套。至于领导上为什么喜欢这种人？恐怕对他的底细还不了解吧！”

柳建军说：“王辉礼善于耍手腕，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看最主要还是港建局党内有他的代理人！”

“代理人？”卢伟平有点不解。

“是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今天，有人要同我们无产阶级较量，明枪实弹地干是不大可能了，他

们就变换手法，千方百计地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通过这些代理人所推行的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来搞复辟变天。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

“唔？”卢伟平心里一跳。

“对，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就拿浦容海来说，挂的是共产党员的招牌，走的却是资本主义道路！”

“局长走资本主义道路？”卢伟平皱起双眉。

“浦容海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港建局党内的代理人。他在我们港建局不仅执行修正主义的专家路线，重用王辉礼这样的人，还大力推行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他还明目张胆地推行‘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把我们港建局往资本主义道路上引！”

卢伟平低着头沉思起来。

“老卢，如果我们光管干，不看线，让资本主义复辟，那就有可能造了码头，丢了人头。到那时候我们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陆清语气深沉地说。

柳建军感到卢伟平有所触动，心想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他深信卢伟平会在今后的斗争中进一步提高认识的，便说：

“老卢，现在三泊位沉裂的原因已经清楚了，我们一方面监视王辉礼的行动，搞清图纸上的一米之差，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同浦容海斗，三泊位必须马上开始重建！”

卢伟平和陆清点头表示赞同。卢伟平马上转身大步朝队部办公室走去。

## 五

卢伟平抓起了电话耳机，还没等他找着浦容海，突然，“嘟嘟……”传来一阵刺耳的喇叭声，一辆又一辆卡车驶进了三泊位工地。他心里猛地一沉：不好，浦容海强行撤退了！卢伟平“啪”地一声撂下电话耳机，冲出了办公室，迎面碰上了柳建军和陆清等一行人。

“卢队长，浦容海豁出来干啦！”张小虎攥紧了拳头说。

卢伟平沉吟了片刻，用征询的目光看了柳建军一眼，然后，沉着地招呼大家：“走，咱们去看看。”

仓库后面的停车场上，十辆卡车一字儿摆开。一支驾驶员和装卸工打扮的队伍，约摸五、六十人正在听王辉礼布置任务。王辉礼指手划脚一阵后，就响起一阵乒乒乓乓卸车厢板的声音。卢伟平和柳建军一看，感到了形势的严重性，于是加快了脚步。

浦容海派汽车来强行撤退的消息一传开，三泊位工地顿时炸了开来。十辆卡车一停，五队工人从各个角落一齐奔向停车场。

这时，柳建军发觉王辉礼不见了，顿时警觉起来。他马上拉过余文龙耳语了几句，余文龙立即敏捷地飞奔而去。就在他与余文龙说话的当儿，五队的工人“呼”地一下，把十辆卡车和那支队伍象铁桶似地围了起来。性子火爆的张小虎冲在最前面，他忿忿地把手中的那把铁锹深深地插进了泥地。

起先，那些司机和装卸工人一见这情势感到莫名其妙。后来，当看到围着他们的这些人个个怒目而视，而且有的还手握



铁锹、棍棒，他们也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拳头，有的还顺手抄起车上带来的杠棒，摆出应战的架势。

瞬间，停车场上，两军对阵，壁垒分明，一边吹胡子瞪眼睛，另一边摩拳擦掌，真有一触即发之势。

柳建军眼看一场冲突就在眼前，马上挤进人群，冲到自己队伍前面，横起双臂拦住众人，大声说道：“同志们，我们不能这样做。他们来这里是不明真相，受人挑动。我们要把炮口对准浦容海，不能转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干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我们千万不能上别人的当啊！”他这一说，大伙觉得在理，立刻收敛怒容，丢掉铁锹棍棒，向两边退去。柳建军接着热情地同对方一个司机模样的中年人打招呼：“同志，你们是来帮助我们搬家的吧？”

那中年人一见情势缓和了，这才点头回答：“对呀，我们是运输局的，是你们局长要我们来帮你们搬家呀。”

柳建军把手往仓库墙上一指：“同志们，你们看——”顺着柳建军的手望去，装卸工人看到的是一张又一张反对撤出三泊位的大字报。柳建军又指向黄浦江激动地说：

“同志们，黄浦江上有多少船只在等候靠泊呀！可是，有人拚命想破坏，我们局的浦局长也一心想砍掉三泊位，我们航务工人坚决反对。我想你们运输工人也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的……”

柳建军的话还没说完，那些司机和装卸工人便嚷了起来：“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刚才那个姓王的还说，你们另有‘重要任务’，真是胡扯淡！”那位司机抓住柳建军的手抱歉地说：“我们险些上当受骗，真对不起呀！你说得对，我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应该互相支持。”说着，他回头对自己的同伴们

喊道：“走，我们回去，找走资派算账去！”话音一落，他敏捷地跳上卡车，一踩油门，“呼”地把车开走了。接着其他卡车也一辆接一辆开了出去。

还没等汽车的喇叭声消失，余文龙和几个工人忽然把工程师王辉礼押了过来。

再说王辉礼趁着人们混乱的当儿，他一个人偷偷地溜进了队部办公室。

原来，王辉礼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解放时就隐蔽了下来。由于他打着留洋技术人员的招牌，受到了浦容海的青睐，窃踞了主管工程师要职。五年前，他利用设计大权，要勘测部门只勘探码头部份的河床地层，不勘探码头周围的河床地层，把金浦港码头造在断层上，使整个码头栽进了滚滚的急流。这次他又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桩短一米的设计图交付施工，破坏了三泊位。他原以为自己搞得很隐蔽，而且有浦容海这顶保护伞，不会出问题。不想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铺天盖地向他扑来，柳建军他们坚持要追查原因，眼看他的破坏活动即将暴露，于是他就趁机把那张桩短一米的图纸偷换了下来。刚才，他趁双方发生争执的混乱时机，就窜回队部办公室，关上门，急忙拉开办公桌的抽斗，取出一张图纸，正当他掀亮打火机，一簇绿油油的火苗向图纸舔去的当儿，突然“砰”的一声门响，几个人影猛扑过来，夺过王辉礼手中那张燃着了一角的图纸，迅速地把火捻灭。王辉礼就这样被逮住了。

柳建军拿过那张烧掉一角的图纸一看，果然是原先施工用的那张“桩位设计图”，上面最短的桩标正是三十二米。于是他又把它递给卢伟平。卢伟平一看，不禁怒火冲天，两道锐利的目光逼视着王辉礼，骂了声：“你这个坏蛋！”工人们也气

愤极了，齐声吼道：“又是这小子搞的鬼，不能轻饶他！”

柳建军严厉地说：“王辉礼，你必须老实交代自己的一切罪行！”

王辉礼的白脸变得蜡黄，豆大的汗珠子直往下淌，两腿一软，身不由己地瘫了下来。

## 六

柳建军、卢伟平他们正在队部办公室研究如何召开会议批斗王辉礼，重建三泊位的亭。浦容海铁青着脸，一头闯了进来。他从卢伟平手里拿过那张烧掉一角的图纸，看了一眼，不禁心想：“这事早不出，晚不出，偏偏出在这文化大革命的要紧关头！这……这不是存心要我浦容海的好看吗？”他不去恨王辉礼存心捣乱破坏，反而怪柳建军他们存心和他过不去。浦容海眼珠子一转，决心以攻为守，便板着脸怪声训斥道：“怎么搞的？王辉礼就在你们身边搞破坏，你们竟一点不觉察。啊？王辉礼是得好好地批斗；不过，我看呀，你这个当队长的，也得好好地给我检查！”

“什么，要我检查？”卢伟平的眉头不由皱成一团。

“检查还轻的呐，”浦容海朝柳建军瞥了一眼。

柳建军见浦容海把责任往下推，便严正地说：“浦局长，三泊位垮掉明明是你迷信专家权威、推行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的恶果，怎么能把责任推给卢伟平呢？”

“你——”浦容海两眼冒火地瞪着柳建军，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心里恨呀，柳建军呀柳建军，你和我过不去，我也和你势不两立，倒要瞧瞧，究竟谁厉害！他定了定神，显出一副

不屑置辩的神态说：“哼，你这个副队长就没责任啦？我看，出了这件事，大家都有责任。算啦，算啦！卢伟平，我现在安排你们五队去搞基地宿舍，明天就搬吧，啊？”

卢伟平问：“那，那这三泊位呢？”

浦容海一声冷笑：“这就不用你们操心罗！”

卢伟平气愤地说：“基地宿舍有什么要紧，三泊位可一天也拖不得呀！”

浦容海冷冷地说：“这我会安排的。”

柳建军忍不住大声责问浦容海：“你安的什么心，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五队撤出三泊位？”

“为什么？”浦容海心里说：眼下搞文化大革命，难道让你们呆在三泊位，在运动中借这件事闹起来不成？接着，便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子，慢吞吞地说：“为什么？因为我是局长！我有权安排，有权调动。怎么的，你们不服从吗？”

浦容海的这一招，激怒了在场所有的人。

柳建军见浦容海以势压人，便义正词严地驳斥：“什么安排、调动，都不过是你掩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压制群众起来革命的手段罢了！你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就把你甩在一边，继续干我们的社会主义！”说着，他就转身对卢伟平和陆清等人说：“走，我们找工人去，继续研究重建三泊位。”

浦容海气得浑身颤抖起来。他没想到柳建军会当场揭他的底，不禁恨得咬牙切齿：好哇，你要把我甩在一边，我就非叫你撤不可；你不听，我就重重地办你！他声嘶力竭地喊叫：“回来，都给我回来！你们究竟听谁的？”接着又恶狠狠地对柳建军说：“柳建军哇，你要把我甩在一边？你想干什么？想夺我

的权吗？”

柳建军镇静地说：“如果你顺着那条资本主义道路走下去，那末，我们总有一天要把你手中的权夺过来！”

“好哇，好哇。”浦容海冷笑着，“你想夺我的权，野心不小哇！怪不得你处处和我作梗！今天，你算自己跳出来啦。你得给我好好检查，要不，我就撤你副队长的职！”

柳建军针锋相对地说：“要检查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

“你，你，简直是无法无天！”浦容海一边说，一边拚命用手帕擦额角上的汗，威胁道，“一定要作深刻的检查，否则就开除你的党籍！”

柳建军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你要开除我的党籍，哼！没那么容易。”说完头也不回地同卢伟平他们一起向工棚走去。

路上，卢伟平心潮起伏，思绪翻滚。这几天的斗争，终于使他看清了浦容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真面目。他感到自己以前的想法错了，应该象柳建军那样，坚决顶住错误的领导，和浦容海斗争到底。

卢伟平和柳建军一走进工棚，工人们就围上来询问。

卢伟平讲了浦容海如何不择手段，反对重建三泊位的情况之后，最后说：“大家说说，咱们该怎么办？”

张小虎握着一把十字镐，气愤地说：“哼，谁想把我们三泊位撵走，我就和他拚！”

陆清望着前面的一张毛主席画像，激动地说：“有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们一定能够重建三泊位。”

柳建军紧握拳头，充满信心说：“大家说得对，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群众的支持，我们一定能挫败浦容海的阴谋，重建三泊位。”

正在这时，广播里突然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接着，就播送了《十六条》的全文。

《十六条》象春风吹暖了人们的心。群众顿时欢呼起来，柳建军更有说不出的高兴。党中央、毛主席多么英明啊！柳建军侧耳聆听着：“……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柳建军听到这里，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滴了下来。

柳建军听完广播，兴奋地跨出工棚，放眼向黄浦江望去，只见浦江两岸，锣鼓喧天，红旗飞舞，人如潮涌。一队队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革命小将冲杀在街头巷尾；一辆辆满载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卡车敲锣打鼓驶向工厂；一杆杆红旗飘扬在工厂、学校的上空；一张张革命的传单飞向城市的每个角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

当柳建军的目光回到三泊位和周围斗志高昂的战友时，便情绪激昂地对大伙说：“同志们，《十六条》公布了，党中央、毛主席在支持我们。我们决不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工人阶级的期望，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斗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到这里，他大手一挥，喊道：“走，找浦容海去！”喊声刚落，陆清、卢伟平、张小虎和工人们一齐汇成一股革命的洪流，奔腾而去。



## 盛大的节日

赵乃新

—

“想不到‘港纵’会来这一手！”

“李斌在下午的会上还讲得好好的，傍晚就变了卦，真是……”

“可惜，我们队长的努力全白费了。”

聚集在造反大队部的造反队队员们，听到港区“造反纵队”违背联席会议的决议，一派抢先夺权的消息，都气愤得嚷了起来。

“哼，我早就看出李斌这小子没诚意……”嗓门最响的要数造反大队队委丁大龙。

“嗯，真是恶劣透顶，恶劣透顶！”绰号叫“温吞水”的王士坤也显得有点忿忿然了。

“我看，这事发生得很突然，里面一定有文章……偏偏又出在张全凤到市里去开会的时候。”老干部、原装卸区副主任

老项紧蹙着双肩说。

“破坏我区大联合的罪责，他逃不了！”大龙猛一下拉开一只抽屉，“嗖”地抽出一张纸来；接着，“托”地一下，跳到一条长凳上，“哗哗”地抖着那张纸，对屋子里的人大声说：“看！请看看吧！联合夺权声明上签字的墨迹还没干，李斌就背信弃义，一手撕了它！”说着，他将纸揉成一团，气愤地往脚下用力一掷，仿佛“港纵”的头头李斌就站在他面前似的。

“大龙！队长不在家，你说吧，怎么办？”

大龙跳下凳子，挥了挥手说：“走！找李斌辩论去！”

“是呀，这可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不能含糊！”王士坤也从屋角落里蹦了起来。

几个虎彪彪的小伙子齐声嚷道：“走！走！”

“哎哎哎，也得等张全凤回来，研究一下呀……”老项急忙阻拦。回答他的是“砰”的一声门响，大龙象一团烈火似的领着几个青年队员冲了出去。

“呼——”一股凛冽的江风从码头上向屋里直窜进来，电灯罩子洒落的光圈，急剧地晃动起来。

“我去追他们回来！”一个老工人掀掉披在身上的棉大衣，也紧跟着出了门。

屋子里的人都站了起来，好些人也准备往外走。

“大家别出去了！”老项大声地说，“张全凤快回来啦，说不定有什么新任务哪，我去把大龙拖回来！”他转身一拉门，急步追去。

“呼——”又一股江风抢入屋子。

人们沉默了片刻，立即又议论开来：

“真是，队长做了多少工作，好不容易使大龙转过弯来。



这下，看，他这火爆性子，去了准得崩！”一个造反队员说。

“这都怪李斌耍两面派，耍两面派！”王士坤又坐到屋角落里去了。

“我看这里面一定有鬼！”

“这回要再把两个组织拉到一起，就更难了……”

“看吧，我们队长有这个能耐！”

这时，海关大钟“当、当、当”地敲了八下。

一个造反队员跑到窗前，望着窗外被水银灯照得雪亮的码头，焦急地说：“队长怎么还不回来呢？嗨，真急人……”

## 二

大家正焦急着，门外传来了一个清脆的嗓音：“来，来，统统进屋去！”

“队长回来了！”一个造反队员高声嚷道。

“嗨！”门被撞开了。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青女将，夹着一股呼啸的江风卷了进来。她朝屋子里的人点头一笑，将肩上的挎包朝会议桌上一放，又回过头去朝门外喊道：

“进来，进来呀！还在外面磨蹭什么？”

大龙，还有老项等六七个人，这才呼隆隆地一齐进了屋。

几个造反队员一齐围住她问：“我们的女司令，你说说，究竟该怎么办？”

这位“女司令”，就是造反大队的大队长张全凤。她中等身材，在那红润而带棱角的脸盘上，嵌着一双乌黑的眼睛。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姑娘，成了全港区赫赫有名的女闯将！造反队员们只要一提起她，都神气地翘起大拇指

指说：“嚇！我们那位女司令，能文能武，哪一个朝代的女英雄比得过她！”

张全凤见大家热切地等待着自己的回答，想了想，语气坚定地说：“一句话，联合。我们必须继续和‘港纵’的战友们联合起来！”

“砰！”大龙往桌子上狠狠地捶了一拳，闷声闷气地往一条长凳上一坐。

王士坤瞥了丁大龙一眼，不解地站起来说：“还跟他们联合呀？真是……太窝囊了，太窝囊了……”

张全凤看了看王士坤，笑道：“喲，怎么回事呀？连‘温吞水’也沉不住气了？”

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转向王士坤。他不自然地“嘿嘿”笑了两声，轻轻咕噜着：“实在是太气人，太气人啦……”边咕噜边坐到屋角落里去了。

张全凤忽然发现地上的那团纸，便弯腰拾起一看，原来是两个革命群众组织签订的联合夺权声明书。她赶紧平摊在桌子上，轻轻地用手撸着。

一个老工人说：“小张，这事出得太奇怪啦。”

张全凤点了点头，用手指了指联合声明，问大龙：“喂，我问你，我们为什么要夺周佑忠的权呀？”

“为什么？过去，他在我们港区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往修正主义的邪道上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起来造他的反，贴他的大字报，他却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最近，他又乱签字，乱发钱，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以致造成港口物资大量积压。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手里有权！所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非要把他窃取的那一部

分权力夺回来不可!”大龙气呼呼地说。

“好!我再问你,我们又为什么要联合‘港纵’一起夺权呢?”

“算了吧,这大印,我们就不能自己去夺?为什么一定要同他们联合?这一下,大印倒让他们给夺去了!”

“你说什么?”张全风喊道,“光夺一颗大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挑起全装卸区抓革命促生产这副重担,就非得两派革命群众联合起来不可!”

“少了他们那伙人,我看也不见得……”大龙自知这话说不上,后面的话只在喉咙口打转。

“不!”张全风毫不放松,“只要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哪怕只有几个人,我们也要搞联合!”说到这里,她稍停了停,又转向大家说,“刚才,市里开了个紧急会议,动员各条战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援我们海港,大造二十万吨积压物资的反。我们装卸区也要停靠外轮。今晚午夜十二点,一艘满载一万二千吨橡胶的外轮,即将停靠在我区四号码头。局里要我们立即组织力量抢卸!”

屋子里的人轰动起来。

大龙站起来说:“大联合这个道理谁都懂,不过这也不能一厢情愿呀,我们想联合,可他们不干!”

“这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到家。”张全风认真地说。

“怎么?我们做的工作还少吗?光你一个人就找李斌谈了四、五次!”

老项接过大龙的话:“跟你也谈过不下四、五次,哈哈!”

屋里响起一片笑声。

大龙不由搔了搔后脑勺。

张全凤严肃地对大家说：“市里的造反派负责人再三强调，要我们警惕一小撮走资派的阴谋破坏活动。我们区的两个群众组织在大联合问题上出现的反复，会不会同周佑忠有关系呢？我们要擦亮眼睛啊！”

大龙听了张全凤这一番话，锁着浓黑的双眉沉思起来。

张全凤挥了挥手，高声说：“同志们，大家一起议一议，怎样团结‘港纵’的战友们，共同打好这一仗。”

屋子里的人，立即七嘴八舌地大声议论起来。

张全凤抿着嘴唇，仔细地听着大家的议论，听着听着，她的眼睛渐渐射出了熠熠的光采，嘴角渐渐溢出了微微的笑容。大家期待地看着她，只见她大声地说道：

“好！就这样定了，不管出现什么风浪，我们都要和‘港纵’的阶级弟兄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说到这里，她把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高举过头：“只有这样，才能胜利在一起！”

大家都会意地点了点头。

大龙却仍然紧锁着双眉。

张全凤知道大龙还没通，就用手搥了搥他，说：“大家立即着手做抢卸前的准备工作。我去和‘港纵’的战友联系一下。”她说完解开挎包，掏出一大卷传单、战报，往桌子上一摊；再一摸，掏出一块东西就往嘴里大口大口地咬起来。

大家一看，原来是一个冻得梆梆硬的冷馒头。

“哈哈，差点忘了。”张全凤见满屋子的人都在看她大嚼馒头，不禁脸红了一下。她看了看表，赶紧大声说：“快，时间不早了，大家快去准备吧！大龙，听见没有？”

大家正待分头去干，一个造反队员跑来报告：“‘港纵’在

大礼堂前刷出了打内战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

大龙不禁跺了跺脚：“看，你要同他们联合，可人家……才不睬你哩！”

张全凤皱了皱眉头，对大龙说：

“嗯，我们也得去刷几条大标语。”

“对，对，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必犯人！”王士坤嚷道。

张全凤严肃地扫了他一眼：“不对！‘港纵’不是敌人。请你不要滥用这种字眼！”她觉得这个“温吞水”有点反常。

大龙的双眉锁得更紧了。嗨，疏运积压物资的任务这么紧，李斌这人又尽打横炮，真是越忙越打岔！他一时不明白张全凤的意图，楞着出神。

张全凤却已挟起一摞旧报纸，对大家说了声：“一切按原订计划行事！”就奔出门去。

大龙犹豫了一下，拎起一只墨汁桶，追了上去。

### 三

半路上，大龙突然听到一个被风刮得断断续续的声音在背后喊他。他停住步子，回身一看，见是原区党委书记周佑忠，一颠一颠地朝他奔来。

大龙反感地皱了皱眉头，喝道：“干什么！”

“哎……哎，我想找你汇报一个情况……”周佑忠上气不接下气地边说着，边小心地瞄着对方的神色。

“唔，什么情况？”大龙警惕的目光，紧紧地注视着周佑忠略微有点浮肿的脸。他正想一顿“排炮”轰过去，忽然记起了张全凤的话，“要警惕一小撮走资派的阴谋破坏活动。”便暗暗

告诫自己：“沉住气，看他玩什么花样！”

周佑忠避开了丁大龙咄咄逼人的目光，嗫嚅地说：“你们造反派罢我的官，应该，应该……我犯了严重错误，你们革命小将年青有为，替而代，理所当然，理所当然……”

“嘿！”大龙粗声粗气地打断他的话：“别噜嗦！有话痛快些说。”

周佑忠心里想：哼！夺我的权，没那么容易。今天，我把大印主动交给李斌他们这一派，那是编一出好戏给你们看看的。他换了一副不乎的样子说：“咳，李斌那做法，我觉得有点……有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看了看大龙的神色，接着说：“说心里话，让李斌来掌这个权，我觉得不如……”

“那你怎么把大印交给他了呢？”大龙不耐烦地挥挥手。

“啊哟，他带了一批人冲进来抢，我哪抵得住呢？噢！”

大龙“哼”了一声。

周佑忠觉察到了大龙恼怒的样子，不禁暗暗高兴。他觉得面前这楞小子不象张全凤那样难对付，便赶紧说：“你们‘造反大队’不比他们‘港纵’人多吗，可以……”周佑忠没有再說下去，只是用试探的目光打量着大龙的神色。

“可以把大印夺过来，是不是？”突然，周佑忠身后响起一个清脆有力的声音。

周佑忠回头一看，正遇上张全凤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不禁打了个寒颤。

“说下去呀！怎么不说啦？”张全凤又问。

“呃……呃……”周佑忠懊丧地想，“言多必失，言多必失呀！”

张全凤笑了笑说：“这几天，我们造反派战士日夜奋战，紧

张得很；你周佑忠也很忙吧？”

周佑忠答非所问地说：“我汇报一个情况，汇报一个情况……”

大龙这时才警觉到周佑忠的意图，气愤地大声喝道：“呸！你是想挑动我们两个群众组织打内战！”

周佑忠张着嘴巴，惊慌失措。“滚！”一声炸雷，才使他意识到该做什么了。他赶紧缩缩脖子，一溜烟地走了。

张全凤望着周佑忠的背影，自语似的点了点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她思索了片刻，拉拉大龙说：“走！”

老远，张全凤和丁大龙就望见食堂前面的大字报栏前围着一大群人；一幅新刷出来的大幅标语上写着：“‘造反大队’想借联合为名吞并‘港纵’决没有好下场！”白纸黑字，在灯光下显得格外醒目。走近了……看，好家伙，一长溜二、三十张大字报，墨迹还没干透哪！第一张整张都是标题：“撕下野心家、阴谋家张全凤的画皮！”后面是正文，用红笔“1、2、3、4……”地圈着，第二十四张的末尾还有个括号，用黑体字注明“待续”两个字。

大龙见了，不由连连跺脚：“嗨，糟糕，真糟糕！”

张全凤却和几个围着大字报的“港纵”队员交谈起来。

“来，刷上去！”大龙一手挟过张全凤拿来的旧报纸，一手拎着只墨汁桶，朝几个造反队员喊道。

一个造反队员挥起蘸着浆糊的扫帚，刚要往大字报上刷去，冷不防被张全凤猛地夺了去。

大龙不解地望着张全凤神色严峻的脸，说：“不就是这些打内战的大字报，把我区的大好形势给搅乱了？”

张全凤拉了拉大龙，指着大字报上“红旗不倒，‘港纵’永

存!”一行字说：“周佑忠想利用的不就是我们有些同志头脑中的山头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嘛。”

一个“港纵”队员说：“是啊，我们有责任促促头头，别让走资派钻空子！”

大龙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张全凤告诉大龙，“港纵”的大多数队员也反对李斌这种做法。

那个“港纵”队员又说：“刚才，阿全师傅狠狠批评了李斌一顿，李斌不服气，赌气跑了。阿全师傅说，非把他扭过来不可，现在又找他去了。”

张全凤想了想说：“嗯，我也要找他，再跟他斗一斗！”

“什么？”大龙没听清楚。

“再找李斌，一起狠狠地斗一斗！”张全凤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坚定地说。

大龙摇了摇头：“唉！越斗越僵……”

张全凤信心百倍地说：“只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我相信，经过斗争一定能团结他！”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使大龙振奋起来。

张全凤对几个“港纵”队员说：“来，我们一起刷几条标语吧。”她拎起一旁的浆糊桶，跑到食堂对面的砖墙前放下，把手里的扫帚伸进桶内，蘸足了浆糊，“唰、唰、唰”地刷到砖墙上。尔后，命令大龙：“过来，把纸往这里贴！”

这回大龙明白了，他拿起报纸“啪、啪、啪”地贴了起来，不一会，报纸糊好了。



大龙将笔一提，往白纸前一站，侧着头问：“写什么？你说吧！”

“来，我来写！”张全凤夺过大龙手里的笔。

“好！”大龙劲头更足了。他记得刚造反时，刷在党委办公大楼走廊上的那条“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标语，就是张全凤亲自写的！

张全凤提着笔，一口气写上：“‘港纵’和‘造反大队’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

写完，张全凤说：“你们再去刷几条，多刷几条，把大联合的气氛造得更浓些。我去找李斌谈谈。”

#### 四

张全凤听说李斌回家去了，就决定到他家里去。

轮渡上热闹极了。戴着袖章的工人造反队员、红卫兵战士和郊区送蔬菜的贫下中农，尽管他们的单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大家聚集在这轮渡上，操着不同的口音，在热烈地谈论着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儿，可以听到工厂的、学校的、农村的各条战线的斗争动向。看吧——东边一簇工人，正在大声议论全市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签署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西边一群红卫兵，正在激烈地争论要不要联合一个只有三十几个人的群众组织；靠船首那地方，一伙人围着一只大鼓，正在起劲地说笑着。他们准是去报喜的吧？看那手拿鼓槌的小伙子，不时敲一下鼓，又连忙用手按住鼓皮，撩拨得全船的人，心里也痒痒起来。

要在平时，张全凤上了渡船，总是哪里人多，哪里最热闹，

她就挤向哪里。可今天，她恨不得一步就能跨过黄浦江！她跑到船头，伏在栏杆上，望着滔滔的江水，心潮起伏……

啊！张全凤为自己的斗争生活，一下子变得如此紧张、如此丰富多采而感到高兴！

文化大革命前，她参加过港区青年学哲学自学小组，也学过《国家与革命》，讲“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断革命”；现在呢，这些字眼在她脑子里，已经变成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幕幕活生生的战斗了！因为她作为一个普通的革命造反派战士，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参加了这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践！

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呵。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张全凤学到了比过去十几年还多得多的东西！她觉得自己比过去站得高多了，想得深多了，看得远多了……也忙得多了。可不，几个月来，没睡过一天安稳觉，但她一点也不觉得累，精神永远象开足蒸汽的船吊那样充沛。

渡船穿过夜幕，向对岸飞驶。船首压碎迎面扑来的一排又一排浪头，腾起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水花。

.....

此刻，李斌呢？他赌气回到家里，一句话也不说，就往床上一倒。母亲以为儿子病了，手忙脚乱地到楼下厨房里去烧水泡鸡蛋。儿子却眼盯着天花板怔怔地出神。

想当初，李斌也是港区最早冲杀出来的造反派战士。他为了扩大自己组织的影响，经常借外单位的宣传车上街宣传，还逼着周佑忠签字买了一架崭新的油印机。为此，队里好些同志都很有意见。后来，周佑忠主动让出楼上的会客室给“港纵”做队部；李斌认为这是我们“港纵”的胜利。搬进去后，了

大龙就到处造舆论：“看吧，周佑忠对‘港纵’多体贴呀，可对我们‘造反大队’呢，连写大字报的白纸也不给！哼，我看‘港纵’这回总得承认是‘保’字号了吧？”两派为此辩论过好几次。有些原来参加“港纵”的队员也给了大龙拉了过去。李斌气得差点和丁大龙干仗。幸亏张全凤全力调解，并一再提醒大家要警惕走资派从中挑拨，这才平息下来。

对搞大联合，李斌的顾虑可多啦。张全凤经过多次做工作，好不容易才把他和丁大龙两人拉到一条板凳上坐下来。谁知王士坤背地里跟他透露了“造反大队”的“内幕”活动。李斌真是大吃一惊！虽说王士坤和他是两派的，但毕竟是过去常在俱乐部里下棋的棋友，有点儿交情；再说当时和大龙对阵那会儿，他暗地帮过李斌不少忙。人家是为我们这面大旗着想啊。他也谅解王士坤，没有当场在联席会议上提出来。是呀，要不人家不拿他当“叛徒”了吗？而且，他那“温吞水”的性格也没魄力那么做嘛。好哇，他们“造反大队”借联合为名，行吞并之实，可恶！可恶！

怎么办？王士坤说：“夺走资派的权，这是当前的大方向。你们先夺了周佑忠的权，大方向不能说不对吧，看张旋风怎么办？看张旋风怎么办？”王士坤一直叫张全凤做“张旋风”的。

“可是，才签订了联合夺权声明呀。”

“那是个阴谋，你们可以当众揭穿它，当众揭穿它！”王士坤的话不多，但说到最后，总喜欢反复强调一下。

李斌起先觉得不妥，犹豫不决。王士坤又说：“我是为你们‘港纵’着想哇，主意由你定，不过，干革命没有魄力可不行，没有魄力可不行！”

对！李斌决心拿点魄力出来。

谁知他的“魄力”，却遭到了大多数“港纵”队员的反对。特别是他的师傅诸阿全，更是狠狠地批了他一顿。他渐渐感到自己错了，可是思想上一时还扭不过来……

李斌正想得入神，门被推开了。进来的却是阿全师傅。李斌没有招呼，只是坐起了身子。阿全师傅自己拉了把椅子坐下，正待开口，忽听楼下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伯母，您老人家身体好哇！李斌在家吗？”

接着是一阵嘁嘁喳喳的耳语和爽朗的笑声。

李斌一骨碌从床上跃起，往虚掩着的门口张了一眼，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看，人家又主动找上门来了！”阿全师傅听见一阵“咣咣”的楼梯响，忙站起身来，向门口迎去。

“喔唷，这姑娘，上楼梯也象一阵风！”这是李斌母亲嗔怪的声音。

“哈哈！”紧接着笑声，门被撞开了，张全风双手端着一碗鸡蛋，差点和阿全师傅撞了个满怀。她灵活地往旁边一闪，高兴地喊道：“喔唷，阿全师傅也在，好极了！”

张全风将碗朝李斌面前一送，说：“哟，趁热吃吧！”

李斌尴尬地接过碗，往桌上一放。

张全风笑了笑，从袋里掏出一张满是皱折的纸，展开了递到李斌面前，语气郑重地说：“‘造反大队’全体队员委托我，把这份联合夺权声明交给你！”

李斌看见纸上的皱折，不由皱起眉头，心中迟疑起来，一个声音又在他耳边响起：“‘造反大队’搞联合是想吞并你们‘港纵’，吞并你们‘港纵’啊……”

阿全师傅见李斌不接那张声明，光火了：“你不接，我接！”

说着，郑重地用双手接过那份声明书。

“李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派的权，这可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啊！”张全凤的语气既严肃又诚恳。

李斌憋了半晌，才说：“你们口口声声讲团结，喊联合，可背后又说了些什么呢？”

“李斌，我们工人造反派的脾气就是旗帜鲜明，光明正大！”

“可是，你们有些人是不是想借联合为名，把我们‘港纵’一口吃了？”

“你们’、‘我们’，真是阵线分明呀。别忘了，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那……”李斌欲言又止，半晌，才呐呐地说，“我总觉得背后有人在耍阴谋……”

“对！”张全凤肯定地点了点头，“刚才我和一些‘造反大队’和‘港纵’的同志们议了议。有人看见周佑忠中午在整理办公桌，好象要移交似的。他怎么会知道造反派要夺他的权了呢？不久前，他不是还叫嚷要‘走着瞧’吗？”

李斌注意地听着。他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也静静地听着张全凤说话。

张全凤顿了顿又说：“另外，据同志们反映，最近有人和周佑忠秘密往来，而且特别活跃。我们要提高警惕哪！”

李斌暗暗吃了一惊。

张全凤继续说：“李斌同志，我要不客气地批评你，由于山头主义思想在作怪，你干了一件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什么你的眼睛老是盯着‘我们’那个小山头呢？抬起头来看看吧，我们投身的这场斗争，是无数革命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

血的斗争的继续啊！想想那些革命先烈，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小团体的利益舍不得丢掉的呢！”由于激动，张全凤的声音有些发颤。是的，此刻，她的脑海里，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这些光辉的英雄形象，就象电影的快速镜头一般闪过。

李斌转入了沉思。

母亲不满地摇摇头说：“我还以为他身体不好，谁知他是思想有毛病。早知道，我才不做鸡蛋给他吃哪！”

张全凤传达了市里召开的紧急会议的基本精神之后，又说：“要挑起海港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光‘造反大队’不行，光‘港纵’也不行，必须联合起来，靠大家，靠全区广大革命造反派才行！”接着，讲了抢卸外轮的初步方案，征求李斌的意见。

“小李，你说说，该怎么办？”阿全师傅有点生气了。

李斌仍然低着头。

母亲在一旁着急：“你开口呀，阿斌！……他还是不通呀！看，高低不作声！”

“他会通的！”张全凤肯定地点了点头。

## 五

码头上，工人们正在水银灯下来回奔忙着，紧张地进行着外轮停泊前的准备工作。一杆蓝白方格的停泊信号旗在寒风中猎猎飞舞，在召唤着战斗；连那江水也激动得闪烁着水银般的光波。码头对面，高大的仓库墙壁上刷着一幅大字标语：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

张全凤和工人们一起边说笑边整理成堆成捆的网络和绳索。为了让李斌在思想上自己再清理清理，她先回码头来了。

但她老是象寻人似的东张西望着。

“呜——”一声低沉的汽笛震撼了浦江两岸。

“船来啦！”工人们欢呼起来。

张全凤突然发现远处急匆匆跑来两个人。她一下认出了这是李斌和阿全师傅，不由高兴得跳了起来。她高声招呼着：“喂——李斌，阿全师傅，外轮快靠岸啦——”

她拉了拉人群中的丁大龙，大步迎上前去，焦急地说：“李斌，我们讨论的那个抢卸方案，你究竟有没有意见呀？”

李斌喘着气，看了阿全师傅一眼，面带惭愧地摇了摇头：“没有……”阿全师傅抢上前说：“小张，我们一起再讨论一下。”

大龙一见李斌，忍不住瞪了他一眼。阿全师傅赶忙走上前来，伸出大手，搭在大龙肩上，亲热地说：“大龙，我们一块干！”

外轮一靠码头，舷梯一放，“上！”一声令下，张全凤、丁大龙和阿全师傅带着两个群众组织的造反队员们一齐登上了外轮。李斌和老项负责码头上的抢卸线路。

李斌是卡车司机，他和老项商量了一下，便跳上了一辆卡车。他看了一眼仓库墙上的大标语，按了按喇叭，猛一踩油门，车子“呼”地飞了起来。

一场抢卸外轮物资、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战斗打响了！

起货机大声地吼叫着，把一网络一网络的橡胶，轻轻地抓出舱口，低低地掠过甲板，然后稳稳地落到平车上。码头上，顿时，喇叭共鸣，车轮齐飞。战斗的喧闹驱散了三九的严寒。

船舱里，另是一番战斗景象。

工人们头戴安全帽，用手钩把重达二百多斤的橡胶，一块

块从舱底钩起来，翻到网络上去。由于橡胶外面裹着白石粉，他们的手上、身上、脸上全沾上了白粉。

“干呀！同志们，加油干哪！”张全凤不顾扬起的白粉直呛喉咙，脱下口罩，一边喊着，一边猛干。

她用钩子钩住一块被压得变了形的嵌在缝隙里的橡胶，用力拉了几次，都拉不动，她换了个方向拉，还是纹丝不动。她正琢磨着，站在一旁的阿全师傅见了，忙抢步上前。张全凤一抬头，见大龙闷着头一个人在干，灵机一动，用手朝阿全师傅摆了摆，喊道：“大龙，快来！这块橡胶睡扁头了，还推不醒哩！”

大龙跳过来一看，便道：“你们让开，看我一个人来！”

他一捋袖子，把手钩深深扎进那块橡胶，使劲拉起来，“嗨、嗨、嗨！”那块橡胶动也不动。

“吐！”大龙往手心吐了一口唾沫，换了一个方位，又死劲拉。哪知用力太猛，橡胶钩破，钩头一脱出，身子往后一仰，差点摔倒，被阿全师傅一把扶住。

“哈哈！”舱里的人一齐笑了起来。

“呸，我倒不信，搬不动你这块死疙瘩！”大龙捋捋袖子又跳上来。

“哈哈，别逞能啦！看我们的。阿全师傅，你钩那儿，我钩这儿，‘一、二、三——’”张全凤和阿全师傅两人同时一使劲，“啪”的一声，橡胶翻了身。

“哼，你光知道一个人蛮干！”张全凤瞪了大龙一眼，“人多力量大，别说一块，就是一船橡胶，还不服服贴贴吗？”

大龙这才领悟到张全凤的意思，不由得看了看阿全师傅，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后脑勺。



“温吞水”王士坤也在舱下劳动。他见张全凤、丁大龙和阿全师傅他们这么亲热，干得这么欢，恨得直咬牙。他拣了一个昏暗的角落，心不在焉地磨着洋工。

王士坤一边慢吞吞地干着活，一边却在心里下着一盘“棋”。他是全区象棋一只“鼎”，可眼下这盘“棋”，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王士坤出生在一个纱厂经理的家庭里。他从十几岁开始，满脑子装的就是老子对新社会的长叹短吁和老娘对旧社会的日叨夜念。五七年整风时，他正要跳出来发泄那郁积心底的愤恨，反右斗争开始了。他一面庆幸“温吞水”性格保全了自己，一面更懂得了“权”的意义。他变得更加温和“中庸”了。并且，居然还打了入党报告！他观察着每个领导，希望能找个理想的保护人，然后设法爬上去。周佑忠因犯有右派言论错误，降职调到港区，两人一拍即合。正当周佑忠想提拔他当工会副主席时，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打断了他的美梦。王士坤预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出头的日子了，他又恨又怕又不甘心。为了把水搅浑，挑动群众组织之间打内战，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周佑忠过关，他摇身一变，混入了造反大队。如今，眼看老周手里的权也要被造反派夺去了，他再也沉不住气了，真想豁出去和张全凤他们拚啊！

毕竟是老弟兄沉得住气。周佑忠跟他说：“眼下大势已去，硬拚怎么行？呃，得这个……”周佑忠竖起一只手指头，屈伸了一下，“懂吗？‘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只要我们能挑起他们两派的对立，我们就有生路！李斌是个薄弱环节，……你照我的意思去干，错不了！……到时候，那大印还不又是我们的？哼！我就不相信，我老周斗不过这些小子女娃……”

可是，周佑忠的法术并不灵验。他煽起的两把火，都被“张旋风”灭了！这丫头，真厉害呀……

王士坤想到这里，不由得咬了咬牙，暗暗地说：“哼！老周还有一着绝招呢！”

他睨视了张全凤他们一眼，平时老笑眯眯着的老鼠眼里，突然射出两股凶光。“呸！”他往手心里狠狠吐了一口唾沫，用手钩钩住一块橡胶，不知从哪来了股劲儿，拚命地干了起来。

## 六

吃半夜饭了。

码头工人吃饭，用不了几分钟时间，三口两口地扒完了，一起拥出食堂，说笑着向仓库和码头走去。

下半夜，西北风刮得更加猛烈。它在江面上，货场上到处乱窜着，发出呜呜的嘶叫声；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七、八度，地面上的积水结成了薄冰，脚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破裂声。可是，黄浦江两岸千万盏灯火仍在顽强地闪烁着！

张全凤一边咬着馒头，一边欣赏着。她知道，每一盏灯下，都有自己的战友在彻夜战斗！是呀，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的人都有这种感受：斗争越是火热，人们的精神就越是充沛。

吃完馒头，张全凤向仓库后边的水池走去。她有个饭后洗冷水脸的习惯。仓库后墙没装灯，黑古隆冬的。张全凤大步跨到水池边，拧开水龙头。水冰凉冰凉的，她用双手捧着凉水，泼到灼热的脸蛋上……

突然，张全凤听到一丝轻微的响动。“谁？”她警觉地问了

一声，随即用手掙掉脸上的水珠。只见一个黑影，安全帽扣着半个脸，下面还戴了个大口罩，手里抡着一根三角铁，直向她扑来。她大喝一声：“干什么！”躲过劈来的三角铁，勇敢地向来人冲去。两个人紧紧地扭在一起。三角铁被打掉在地上。张全凤越战越勇，奋力搏斗着。

这时，前边传来了人声。那人发了急，死命挣出手来，举拳向张全凤头上猛地击去。张全凤只感到脑子里“嗡”的一声，她意识到自己要倒下去了，便赶紧一手扶住水池的边沿，顽强地支撑住身子，一手牢牢揪住那人的衣服。那人用力想挣脱，只听“喀喇”一声，衣服被撕下了一大块。张全凤见那人拔脚逃了，便高喊一声：“往哪儿逃？抓住他！”

闻声赶来的人正是李斌。他听张全凤喊抓坏人，也顾不得问是怎么回事，喊了声：“他逃不了！”飞步追去。

大龙、老项和好多工人也赶了过来。人们在地上捡到一根三角铁和一只“港纵”的袖章。

阿全师傅焦急地抢上前问：“全凤，伤着哪里了？”

张全凤摇了摇头，说：“没有。不要紧。阿全师傅！”

“走！”大龙一把抓过三角铁和袖章，领着几个造反队员就走。

“到哪去？”张全凤问。

“找‘港纵’算帐去！”大龙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炸雷一般地吼道。

“回来！”张全凤的语气斩钉截铁。

“他们都下毒手了，你还……”大龙跺着脚喊。

张全凤平静地问道：“谁下毒手？他们是谁？”

“你，你太没有原则了！”大龙急得双眼迸出了泪水。

“大龙同志！”张全凤恳切地喊了一声，激动得喉咙有些哽咽了。

“那……这口气又得咽下了？”大龙一脸冤屈的神情，偏着头，慢慢地回到张全凤面前。

“不！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张全凤坚决地回答。她沉思了一会，问大龙：“怎么？你以为是‘港纵’的阶级弟兄干的？”

大龙指着袖章说：“不是他们，是谁？”

张全凤脑子里清理着区里最近出现的种种迹象：被揉成一团扔在地下的联合夺权声明；突然出现在食堂门口的打内战大字报；王士坤的反常表现，以及周佑忠阴险叵测的试探和挑拨……此刻，市里负责同志的声音又在她耳边响起：“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特别要警惕一小撮走资派的阴谋破坏活动！”一个结论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张全凤肯定地说：“这种事，只有周佑忠才干得出来！”

“啊？！”大龙圆睁双眼。

四周的人也都吃了一惊。

“这不奇怪，夺权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一定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团结的时候，就是他们失败、灭亡的时刻。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想分裂我们。”

老项插话道：“我看王士坤这人很可疑。周佑忠会不会利用他……”人们一下子议论开了。

张全凤拿过大龙手里的袖章，沉思地说：“‘团结’充满着斗争呵！它要和我们头脑里的敌人斗，还得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斗……可是，团结，又意味着力量，象征着胜利呵！”

“……”大龙侧着头，浓眉下的大眼忽闪着。

工人们听了张全凤的一番话，也都深思起来。

东方，天空上渐渐泛起一片曙光，仓库、吊车那高耸的轮廓，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清晰起来。

张全凤把袖章递给老项，说：“老项，委托你处理这件事。”转身又对大龙说，“你和老项一起去找找李斌，是他去追赶凶手的。我相信他一定会抓到。”

大龙点点头。

“走！其余的同志一起去抢卸橡胶！”

“啊哟哟！小张，你头上的血？”阿全师傅慌了手脚。

“没关系！”张全凤一甩小辫，倔强地昂了昂头，“走，到码头上去！到船舱里去！”

## 七

“当、当、当……”海关大钟敲了八下。

太阳渐渐从仓库高大的屋脊上探出头来。风小了，天仍很冷。可它那金灿灿的圆脸上，已经闪烁着初春的异彩。

顿时，浦江铺上一匹金色的缎子，码头披上一件金色的外套，显得分外的美丽。

最光辉夺目的，是外轮主桅上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背衬着万里蓝天，显得格外庄严。

张全凤和她的战友们，在船舱里干得正欢哪！

“小张！”张全凤扭头一看，见是大龙、李斌和老项下到船舱里来了。

“小张，”李斌一步抢到张全凤面前，“我，我上周佑忠和王士坤的当了！”

张全凤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点头微笑着。

李斌看见张全凤帽檐下裹着白色的纱布，嗓子有点嘶哑地说：“让你受痛苦了……”

张全凤摆了摆头，说：“脑袋受点考验，会更清醒哩！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一切反动派一样，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周佑忠把大印交给你，就是个阴谋，表明他要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作拚死的斗争！我们要牢牢记取这个血的教训啊！”

李斌沉痛地点了点头。大龙插上来说：“凶手果真是‘温吞水’王士坤，他交代这场阴谋破坏活动，完全是周佑忠一手策划的！”大龙说完，“呼”地出了口粗气。

张全凤轻蔑地笑了笑：“一切搞阴谋诡计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忽然，听见谁在舱口喊：“快上来看呀，兄弟单位的战友们前来支援我们啦！”

张全凤和她的战友们登上甲板一看，啊！在一片金色的阳光下，浦江两岸，无数杆红旗在翻卷，无数面金鼓在喧闹……兄弟单位的战友们开着卡车前来支援了；红卫兵小将们推着黄鱼车前来支援了。各路人马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向码头开来了！

多么宏伟壮阔的气势，多么激动人心的情景！这使张全凤不由联想起巴黎公社，联想起十月革命，联想起新中国的诞生。是呀，我们亲身参加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永载史册的嘛！今天，浦江两岸这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也可以称为伟大的一月革命呵！张全凤最爱听巴黎公社的故事，最爱看《列宁在十月》这个影片，她觉得今天，和这

些无产阶级的盛大的节日一样，充满着战斗的激情，胜利的喜悦！

“好哇！”张全凤忘了伤痛，忘了疲劳，欢呼着，跳跃着。她拉了拉大龙和李斌，感慨地说：“看！这是洪流，革命的洪流！它克服内部的阻力，冲破外界的障碍，势不可挡，滚滚向前！”

大龙激动地看了看张全凤。呵，她那圆脸，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彩。他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着：“洪流，革命的洪流……”

张全凤他们一阵风似的下了轮船的舷梯，向战友们迎去。

兄弟单位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一齐围了上来。人们欢呼着，跳跃着，欢呼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欢呼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盛大节日！

李斌在这革命的洪流中，和战友们一起欢呼、跳跃。蓦地他想起了什么，从怀里掏出一张满是皱折的纸，双手递到张全凤面前，说：“小张，我们算是重新签了字。”纸在他手中索索地抖动。是啊，这纸上的皱折不正象征着斗争和曲折吗！

张全凤接过这张联合声明，爽朗地笑着说：“好！等会把它抄一抄，贴到食堂门前的大字报栏上去！”

大龙点点头说：“周佑忠眼看阴谋败露，却还在穷凶极恶地叫嚷：等着瞧吧，还说不定是谁胜谁负呢！”

张全凤坚定地说：“那好吧。他不投降，我们就斗下去，斗它几个世纪！”

李斌气愤地说：“下午，我们召开一个全区群众大会，正式宣布‘造反大队’和‘港区造反纵队’联合夺权，并且批斗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周佑忠！小张，你看怎么样？”

“好！”张全凤回头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看老项。老项赞同

地点了点头。她又看了看大龙，故意说：“大龙，那末，还要不要和‘港纵’算帐呢？”说着，朝李斌快乐地眨了眨眼睛。

大龙搔了搔后脑勺，随即“嗨”地捶了李斌一拳，嚷道：“哈哈，那会儿，还真想找你干一仗哪！”

锣鼓声响得更欢了。“咚咚锵！咚咚锵！”震撼着祖国辽阔的大地，插着人们火热的胸脯……

(插图 张培础)





## 列车在前进

蒋崇仁

### 一

“呜——”，一列满载旅客的绿色火车，碾碎路基下的冰雪，缓缓地停在岔河车站上。下车的旅客，提着行李，匆匆地走下车厢，熙熙攘攘地往站外走去。

在这下车的人群中，有一个人，他没有朝车站出口处走去，而是沿着铁道旁那一长溜通讯电杆走着。这是一个紫红脸膛的中年汉子，在浓黑浓黑的眉毛下，闪烁着一双奕奕有神的眼睛，显得温厚而淳朴，眉宇间有两道隐约可见的细细皱纹，使人感到刚毅老练。他手里攥着一顶蓝布棉帽子，头上冒着热汗。他每走到一根电杆下，就侧着耳朵贴着电杆仔细地听着，有时又用手刨开积雪看一会，然后，在电杆上划上一个记号。

他名叫杨振青，铁路电务工程段的革委会主任。最近，他参加了铁路局举办的新干部学习班。今天学习班一结束，他就跳上一趟北上的火车。因为他是通讯工出身，对车窗外那

一排排的电杆有着特殊的感情。一路上，他把头凑在窗上不停地看着。列车一靠岔河站，他唰地跳了下来，因为前面就是自己段的管辖范围了。

由于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到了清晨，风停雪止，大地是一片晶莹的琉璃世界，连电线上也结起了一根根冰凌，沉甸甸地往下挂着。根据发布的天气预报，最近一两天内，还有一场更大的暴风雪。而风雪是电务通讯的一个大敌。杨振青日夜惦念的就是这些他亲自参加架设的线路，尤其使他放心不下的是张店站这个区段。前一时段，他到张店站检查线路，发现这里有不少电杆已经超过年限，有的已经腐烂。他告诉抓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郭兆华，要技术室赶快向材料厂申请一部分水泥电杆，把腐烂的电杆全部换掉。就在这时，局里来了通知，要他参加学习班。一个月过去了，不知这项工作有没有进行？因此他决定中午前赶到张店站，再看一看这里的情况。

飞架在高空中的电线，在寒风中发出“呜——”的尖叫声。杨振青走走停停，不觉已走出十来里路，前面已隐隐约约看到张店站灰蒙蒙的轮廓。

杨振青赶到张店站，已是中午时分。他默默环视四周，陡然两条剑眉一下蹙紧了。树旁孤零零地躺着一根水泥电杆，上面盖着一层雪。他的目光再向四下里扫了一下，想从别的地方找出更多的水泥电杆，然而没有。这时他轻轻地吁了口气，感到两手冻得有些麻木了，便走到电杆前，把上面的积雪往两边一拨拉，准备坐下来抽一支香烟，休息一下。

杨振青刚划着一支火柴，忽然“噗”的一声，头顶上一团雪块不偏不倚地把他的火柴打落在地上。他抬头一望，只见从

他身后的电杆上溜下一个人来，原来是张店电务工区新提升的工长周小龙。只见他笑嘻嘻地说：“杨工长，我这一雪球可打得准吧！”

“你这调皮鬼，什么时候改得了这淘气劲儿，这么大冷的天，你爬在电杆上喝西北风呀？”说着，杨振青亲热地在他胸前捶了一下。

“我再傻也不会爬在这半空里喝西北风啊！我是在等你这位杨工长哩！”文化大革命前，杨振青曾在这里担任过工长，周小龙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骨干。尽管杨振青现在当上了段革委会一把手，可工区的同志们还是习惯地称他为杨工长。

杨振青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我要来这里？”

周小龙取下头上的帽子，拍打着上面的雪说：“昨天下了这么一场大雪，你还能不来看看吗？今早上，我一睁开眼，树上的喜鹊就喳喳地叫着，我就知道有贵人来了！”周小龙说着，又哈哈地笑了起来。

杨振青看见他手里还拿着一根长竹竿，明白了这小鬼是在敲落电线上的积雪和冰凌，以防电线被冰雪压断，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周小龙拉着杨振青说：“杨工长，到工区里去歇一会儿，暖暖和和手脚。”

杨振青摇了摇头说：“不进去了。我问你，上次革委会布置你们工区把腐烂的电杆全部换掉，怎么到现在没有一点动静？”

“我正为这事要来找你哪！听说你学习去了，我就找郭兆华，对他说我们这里电杆腐烂情况很厉害，严重威胁行车安全，分局安全监察室也多次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请段里赶快

把材料拨下来。可郭兆华却说材料拨给谁还没定呢！直到今天，犹如石沉大海，一点消息也没有。不知怎的，前几天有好几车材料却运到洛田工区去了。”

“怎么，运到洛田去了？”

“可不，我亲眼看见的。轨道车是从我们这里经过的嘛！”周小龙气愤地说：“真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洛田工区的电杆换过没有多少年，根本没有腐烂情况。可咱们的郭副主任是一心要培养洛田工区这面红旗，无非是要锦上添花。还通知我们明天派人到洛田工区去开现场会议哩。”

杨振青听到这里，知道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郭兆华擅自改变革委会的决议，绝非偶然。余庆怀也明知张店站急需调换电杆，为什么却把材料运到洛田工区？更严重的是，眼看又一场暴风雪就要来了。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候，明天却把人抽到洛田工区去开现场会议，万一这里发生电杆倒伏怎么办？杨振青想到这里，心里急得象火燎一样。他拿起背包往肩上一挎，站起来说：“小周，天气预报说这一两天内还有更大的暴风雪，你们要立刻作好准备，防止电杆倒伏，我现在就回段里去！”

周小龙睁大着一双眼睛望着他，说：“现在车子没有了，你怎么回去？”

杨振青掏出怀表看了看说：“不要紧，时间还早，我走回去！”说着回转身，沿着铁路大步走去。

## 二

傍晚，在电务工程段革委会的办公室里，在那只皮转椅上，端坐着一个中年汉子。他就是革委会副主任郭兆华。

郭兆华原来是个工人提拔起来的技术员。文化大革命初期，杨振青首先起来造了走资派刘荫三的反，并串联了一部分革命群众成立了第一个革命造反组织。不久，郭兆华也成立了机关造反队。后来，他们联合起来夺了权。革委会建立后，由郭兆华负责抓生产工作。

这时，他倒了一杯开水，喝了一口，眼睛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四周。突然，他的目光停在对面墙上的一张图上。这是全段生产情况示意图。在这上面，特别惹人注目的是洛田电务工区的各项生产指标远远走在各个工区的前面。在安全栏里，从造反派夺权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天没有出过一件事故，这在电务部门是非常突出的；其它如通讯设备的维修、中修质量都是良好。郭兆华认为这是一个先进苗子，如果再加以好好总结、培养，是可以成为全局电务部门的一面红旗的。想到这里，他心里感到一阵高兴。

“郭副主任！”突然，郭兆华耳畔传来一声熟稔的声音，不用看，听声音就知道来人是余庆怀。

余庆怀见郭兆华正看着墙上的生产图表出神，脸上堆起几分谄笑：“嘿，郭副主任哪，自革委会成立以来，全段的生产马上就上去了。别的不说，你亲自抓的洛田工区，不到三个月就成了全段的一面红旗，这都是和你的领导分不开的呀！”

郭兆华得意地笑了笑说：“这也不能归功我一个人，你老兄也出了不少力嘛。”

余庆怀装作很认真地说：“可不能这么说，要不是你郭副主任亲自到洛田工区去蹲点，把全副精力扑在生产上，哪有今天这样突出的成绩。俗话说：鞋子看主人，小孩看大人。一个单位生产的好坏，就全看领头人。过去，刘荫三在岔河工区

搞了个典型，到处介绍到处吹。现在你郭副主任也抓出了一个先进工区，苗头比他的还足哩！”说到这里，他把头伸向郭兆华手里的杯子一看，故作惊讶地叫了起来：“哎呀，你怎么在喝白开水！”说着，接过郭兆华的茶杯，“豁啦”往地上一倒，掏出一小包东西放到郭兆华的桌子上，一面打开，一面用手撮了一点放在郭兆华的茶杯里：“我知道你爱喝茶，这是上等的龙井，顺便从杭州托人捎来的。”他从炉子上提起铜壶，给郭兆华满满地冲了一杯。

“哎呀，你怎么老给我送茶叶来？”

“瞧你说的，现在你当领导了，没日没夜地工作，喝喝茶可以提提精神嘛，嘿嘿。”

郭兆华从口袋里掏出了皮夹子。余庆怀一看，赶紧用手按住说：“哎，看你这个人，这包茶叶是朋友送我的，怎么能收钱呢，你喝着就是。”

“这……”

余庆怀连忙岔开了话题：“郭副主任，既然我们段的生产上去了，洛田工区的成绩又这么突出，现在可得趁热打铁，原来准备召开的洛田现场会议，是不是提前在明天开？”

“明天，……不行！明天下午不是机关里要召开批判走资派刘荫三的大会吗？”

“郭副主任，你真是，当今无产阶级革命派坐了天下，我就不信走资派刘荫三能咋的！再说，我们不拿出一个好的典型来，你光嘴上批，刘荫三他会服贴？现在主要的是我们要在生产上拿出一点名堂来。”余庆怀听了天气预报，听说在一两天内有暴风雪来，心里想了一条毒计：在这节骨眼上，把各个工区的主要人员都抽到洛田工区去开现场会议，根据过去的

经验，暴风雪经常要摧毁一些通讯线路，现在给你来个调虎离山。到时候，张店站出了险情，通讯停断，调度失灵，整个铁路运输都停下来，看你们造反派怎么交账？为了实现这个毒计，今天他已私自假借郭兆华的名义，通知各工区明天到洛田工区开现场会议。

郭兆华想了想，认为余庆怀生产上有一套，现在我们要在生产上搞出名堂，他的话可不能不听，于是就说：“明天开现场会，现在通知来得及吗？”

余庆怀连连点头说：“来得及，来得及，等会我分头打个电话就解决问题了。”他心里暗说：还等现在呢，我早就通知了。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一叠复写好的报告纸说：“你的讲话稿我也准备好了。你再看看，这里我主要讲一下如何抓洛田这个典型。革委会成立以前，洛田工区的生产所以上不去，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人蓄意攻击这个典型，现在我们狠抓一下，各项指标就统统上去了。”

郭兆华看了看，忽然想起什么，问道：“我们向材料厂申请的一些材料，都来了吗？张店站的电杆什么时候换？”

“来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和材料厂磨破了嘴唇皮才搞到手的，还打了个七折。不过我问你，你要典型还是要一般？”

“这话怎么讲？”郭兆华不解地问。

余庆怀摇头晃脑说：“事情明摆着，下个月路局检查组就要到线路上来检查通讯设备。洛田工区既然你要把它树为红旗，它的那些电杆你不换成水泥电杆，就不能保证得到‘良好’。张店站的电杆暂时搁一搁，把领来的材料先给洛田工区，等检查过后张店站再换也不为迟。这就叫抓重点，保典型。”

“这不大好吧？这批料本来是给张店站的，现在抽给洛田工区，那不是张冠李戴？再说，张店站的电杆腐烂很严重，不能再拖了。”

“风险是有一点。不过，这样你培养的红旗才不会落空。这就要看你郭副主任有没有这副肩膀。”老奸巨猾的余庆怀见郭兆华犹豫不决，就结结实实地将了他一军。

郭兆华默想了一下，最后下了个决心说：“好吧，这批料先给洛田工区，你马上再给张店站追加一批材料，事不宜迟。”

“知道了。”余庆怀见目的达到了，心里十分得意，忙说：“我就去！”说着，嘿嘿一笑，退出了屋。

他出了办公室，刚走到楼梯口，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抬头一看，竟是杨振青。他慌忙堆起满脸笑，一迭连声地说：“杨主任，喔……老杨，学习班结束了？这么晚还赶来段里……”

杨振青打断他的话，开门见山地问：“张店站工程用的材料你弄到哪儿去了？”

“啊，你是说张店站的材料？这……这……”余庆怀眼睛骨碌碌一转，“老郭说先要统筹安排，我已经催过材料厂了，马，马上就到。”他就是不敢直说材料已经运到洛田工区去了。

“好一个统筹安排！”杨振青扫了他一眼就走了。余庆怀心里不禁透过一阵寒气，好厉害的目光啊！就心急慌忙地直往楼下走去。

杨振青来到办公室，见郭兆华一手托着茶杯呷着茶，一手拿着一叠纸低着头看着。他正要叫他，郭兆华抬起头已看见了他，高兴地叫道：“振青你回来啦，外面可冷吧？先喝杯茶暖暖身子。”说着，他站起来，拿过一个茶杯，打开那包龙井，用指头撮了一点放在茶杯里，提起铜壶“哗哗”地给杨振青泡了



一杯。

杨振青坐了下来，端起热腾腾的茶，溢出一股清香。他噓噓地吹着气，随口问道：“哪来的好茶？”

“是老余捎来的。”

杨振青想起刚才在楼梯口碰到过余庆怀，就问：“余庆怀刚来过吧？”

“嗯！”

“他又给你说了些什么？”

“还不是商量生产上的事。”

“兆华啊，你对余庆怀这个人怎么……”

“怎么？对这个人我很了解，留用人员嘛，总免不了还有些旧的思想意识，可在生产上他还是积极肯干的。”

“不，我们看人不能光看表面，还要看实质。余庆怀这个人不光是有些旧的思想意识，群众反映，他历史上有些问题还没完全搞清楚。”

郭兆华不以为然地说：“知道罗，就是不要我依靠他罗。你不同意他当生产组副组长，可不能要我不用他啊。同志，你这样用老眼光看人可不一定对吧！”早在一个月前，郭兆华就提出要余庆怀当生产组副组长。他的理由是余庆怀技术上有一手，是个“线路通”，生产上抓得起来。过去他虽跟着刘荫三的屁股转，但现在却很主动靠拢造反派。然而杨振青不同意，说在提拔干部问题上一定要慎重，特别是象余庆怀这样一个人。郭兆华认为余庆怀从造反到今天，一直是自己的得力助手，杨振青不同意他当生产组副组长，分明是想砍掉我这只臂膀，因此肚子里一直憋着一股气。现在听杨振青这么说，心里那股气又升了起来，他那白皙的脸上立刻泛起两片红晕。

现在，杨振青见他这副模样，知道他憋的那股气还未消，于是把挎在身上的背包取下来，放在桌子上，又拉了把椅子往郭兆华身旁坐了下来，心平气和地说：“兆华，这次我参加学习，收获真不小。在学习班上，局领导分析了我们铁路系统成立革委会以来的阶级斗争形势。总的形势是大好，可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有的单位走资派还在走，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我们掌权后不能埋头抓生产，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头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能松。”

郭兆华气呼呼地说：“别的单位我不知道，我们段的刘荫三，他现在在工区里服服贴贴地劳动，连大气也不敢吭一声，你能说他还在走？依我看，咱们已经掌了权，要是在生产上不拿出一点名堂来，那倒要让走资派看我们的笑话哩！”

杨振青听到这里，心里怔了一下，“拿出一点名堂来”这句话好熟啊。这不是余庆怀过去常在刘荫三面前讲的一句话吗？结果刘荫三拿出什么名堂来了呢？结果他拿出的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那套破烂货。于是他耐心地说：“同志，你不能给人家牵着鼻子往刘荫三那条路上走呀！”

“什么，我给人家牵着鼻子走？说话要有根据！”郭兆华粗着嗓子说。

杨振青见他这么说，索性给他把问题摊开来，于是把椅子又拉了一下说：“好，我给你拿根据。你把张店站工程的材料运到哪里去了？”

“洛田工区。”

“为什么？”

“为什么，洛田工区是我们掌权后新出现的先进工区。我们不培养，谁培养？我就是要拿出一点名堂来给刘荫三看看。”

杨振青两眼盯着他说：“啊，你就是这样来培养典型？把张店站急需的材料扣下来给先进工区，那张店站就不是我们党领导的工区？你采取这种‘水落石出’的方法培养先进工区能算先进吗？同志，你这明明是给余庆怀牵着鼻子走啊！”

“好啦，好啦，我不是三岁娃娃。”

“不！你这样做，是很错误的。”

“这也错，那也错，我这个副主任也用不着做了，赶明儿你下道命令把我这个副主任撤了算了。”郭兆华把桌子上杂七杂八的东西摆在一道，又一件件搁进抽屉里，“砰”地关上了，随即腾地跃了起来，拉开房门，“蹬蹬蹬”跑了出去。

这时，炉子里的火烧得越来越旺，铜壶里的水被烧得“咕嘟咕嘟”直冒汽儿。只听得“哗啦啦”一声响，铜壶盖子给冲了起来。杨振青望了望铜壶，笑了笑说：“好大的气呀！”

### 三

郭兆华回到宿舍，连衣服也没脱，拉了条被子盖着，上身倚在床上，双手垫着后脑，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他头脑无法静下来，只感到满脑子乱哄哄的。这时候有个老工人冲着他问道：“杨振青学习还没回来？你不在段里蹲着，怎么却跑回来啦？”这老工人是个退休的通讯工，名字叫柏亦松。大伙都尊称他为“不老松”。个子蛮高，紫红色的脸膛，虽然鬓发已经花白了，但两眼依然炯炯有神，说话象车头上的金钟，激越宏亮。

郭兆华对柏亦松一向是又敬又畏，轻声说：“他回来了。”

“小杨回来了？”柏亦松看他这神情，一定是杨振青回来批评过他什么了，于是说，“怎么，你同小杨又吵嘴了？”

“我感冒。”

“哼！感冒，我看你八成是这个！”柏亦松用指头触了触脑门。

柏亦松收过许多徒弟，连同郭兆华在内，一共是十二个。可徒弟中间，最喜爱的倒是杨振青。他觉得这年青人是个想得更多，说得少，有心计的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和兆华带着一批工人造了走资派刘荫三的反，夺了他的权。如今他俩一搭一档，革命和生产搞得这样火红，不容易啊！可是他最近从人们嘴里听到说郭兆华一味重用余庆怀这个人，连杨振青几次劝告都不听。这使柏亦松吃了一惊，这小子怎么这样糊涂，余庆怀是啥样的人？当时余庆怀参加机关造反派，你要他当“秘书”，我就提醒过你，他跟咱们工人不是一条心。文化大革命初期，你坚持凡是大小干部一律靠边，一律打倒，这坏主意不就是这个余庆怀出的吗？现在不知你又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却把咱们从走资派那里夺回的生产大权交给他，这能叫人家放心吗？想到这里，柏亦松不禁又冲着他说：“人家说你抓生产热热呼呼，抓阶级斗争粘粘糊糊。这话一点不假，我看你啊，白长个聪明脸，头脑里稀里糊涂一瓶油。”

师傅这一顿数说，使郭兆华的脸突地发起烧来。他硬着脖子嘟嘟囔囔地说：“师傅，你不在段里，不了解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什么？我不了解情况？余庆怀这个人，从头看到脚，我比你看得清楚，你现在给他牵着鼻子走，难道我还没发言权！”柏亦松把烟斗在鞋底上磕得“嘎嘎”响，恨不得将烟斗摔作八瓣

才解气。

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杨振青走了进来，高兴地说：“师傅，刚才我到你家正找你哪，想不到你在这里。”他一看，屋里两个人都虎着脸，就故意用鼻子嗅了一嗅，风趣地说：“嗯，有股火药味嘛！”

柏亦松眯起眼望着自己徒弟说：“他现在是擀面杖吹气，一点风也吹不进。”说完，气呼呼地巴答巴答地抽着烟。

郭兆华望着坐在对面的杨振青，满脸窜火，心想：好啊，你们都上我家“斗”来啦，反正今天铜面盆碰上铁刷子，跟你们干上啦！过了半晌，并未听见对方的声音。他略略抬起头，朝杨振青睥睨了一下，只见杨振青捧着杯茶，一口口慢慢呷着，脸上还带着几分温和的神色。不知怎么，这短暂而难堪的沉默，把他那股咄咄逼人的神态，一下打掉了不少。

“你生病了？”杨振青关切地问，声音是那么温和。

“头疼。”郭兆华没好气地回答。

柏亦松气怏怏地朝他瞪了一眼。

杨振青微微一笑，随即替郭兆华倒了一杯开水，一边打开了话匣子：“有时候当我工作不顺手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同走资派刘荫三反复较量的情景。一想到这些，我浑身就增添了无穷的力量，那时的斗争是多么尖锐复杂啊！”

杨振青这一席话，犹如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中，激起了一层层涟漪。柏亦松和郭兆华听杨振青这一说，就一下带到了那如火如荼的斗争的岁月……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刚刚燃烧的时候，杨振青和郭兆华先后贴出了揭发党委书记刘荫三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罪行的

大字报。刘荫三为了稳住阵脚，就气急败坏地蒙蔽了一些人，对他俩进行了围攻，给他们扣上什么“反党分子”、“野心家”、“阴谋家”等一大堆帽子。可这并没有吓倒他们，紧接着他俩又写了第二张第三张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干脆贴到了党委办公室门口。刘荫三气得暴跳如雷，又使出了第二招，把柏亦松找到办公室谈话，威胁他说：“杨振青和郭兆华都是你的徒弟，他们这种反党行为可不能再这样闹下去啊，免得到时候你也脱不了身！”他见柏亦松不吭声，又软硬兼施地说：“你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嘛，比他们有修养，应该劝劝这些年轻人嘛。”

柏亦松是有名的“汽笛”嗓门。这时他拉响了“汽笛”：“真卑鄙！他俩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造你的反，就是对！我还要给他们再加一把火，把你们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彻底烧光！”说完，他昂着头大步走出了办公室。

刘荫三见硬的软的都不行，终于下了毒手，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杨振青开除出党，郭兆华也受到留段察看的处分，并且指使人整理黑材料，准备把他俩打成反革命，置于死地。

这天，郭兆华一下病倒在床上。杨振青和几个革命群众跑到宿舍里，从口袋里摸出一本书说：“兆华，我来念一段毛主席的话给你听，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兆华，我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难道还怕刘荫三吗？”郭兆华听到这里，“噔”地一下蹬开被子，从床上跃起，拍着胸脯斩钉截铁地说：“对！有什么可怕的，为革命，顶多砍我的脑袋。”当天晚上，就在郭兆华的宿舍里，几个人商议了半夜，决定成立几个战斗队，协同作战，向刘荫三执行的那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

火……

柏亦松听到这里，手里攥着烟斗，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快，那天晚上，我也参加了你们的会议，我看着你们象火一样的斗争热情，连我也好象年轻了二十岁。说实话，你们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敢冲敢杀的革命精神，也着实教育了我。”

杨振青走近郭兆华的床边说：“你想过没有，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怕被打成‘反革命’？对走资派的斗争那样坚决？”

郭兆华瓮声瓮气地说：“那是为了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了……”

杨振青接着说：“什么不同了？是不是现在权已在我们手里了，走资派刘荫三也斗倒了，应该好好抓一抓生产了是不是？同志，这种想法真危险啊！如果我们头脑里忘记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到时候咱们从走资派手里夺来的权还会失掉的。”

“你不要讲得这么吓人。”郭兆华说。

“我不是在吓人。革委会成立到现在，这几个月里你到底忙些啥？革命的大批判不想搞，一个劲扑在生产上，你头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松掉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而你恰恰忘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刘荫三他虽然不敢出面和我们公开斗，可他能通过其它方法来同我们斗，我们得提高警惕才行啊！”

“啊？”郭兆华掀开被子，从床上跳了下来。杨振青的话象把重锤砸在他的身上，全身为之震动。

杨振青用手按了他一下，说：“你别急，听我说下去，刘荫三过去为了把岔河工区培养为一个尖子，不惜弄虚作假，出了事故也不上报。张店站的电杆有许多腐烂了，上级拨来了材料，他压下来给岔河工区。现在我们夺了权，决定在张店站马上进行这个工程，可你为了和刘荫三别苗头，要‘搞出一点名堂’，也要培养一个‘尖子’，又把张店站的工程材料拿给洛田工区，你不是同刘荫三走的是一条路子吗？”

“我当时不准备这么做的，不知道怎么余庆怀给我变了。”

“这么重要的工作你怎么交给余庆怀呢？”

郭兆华不知怎么回答好：“这……人家技术上有一套，工作上也是勤勤恳恳的嘛！”

“他这一套是什么？不就是刘荫三的那一套！你不是不知道，余庆怀是刘荫三的大红人，段里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都是刘荫三通过他往下推行的。甚至刘荫三的发言稿都是他写的。现在你抓生产，又把他作为自己的一条臂膀，于是他又原原本本地把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一套搬给你，你这不是被他牵着鼻子朝着刘荫三的道路走呀？”

柏亦松装了一斗烟，吸了口说：“真糊涂啊，真是太不象话了。”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走到杨振青身边，语气郑重地说：“振青，昨天晚上我去里委会值班，经过大饼店对过那家酒铺，看到余庆怀和刘荫三闪了进去，我看准不会干好事。”

杨振青冷笑了一下，说：“看来，刘荫三并没有在那儿睡大觉，可我们的同志却说他服服贴贴地在工区里劳动，连大气也不敢吭一声。”



郭兆华羞愧得低下了头。

杨振青对郭兆华说：“明天下午本来是段里机关开批判刘荫三的大会，怎么又突然改为到洛田工区开现场会议了呢？”

郭兆华搔了搔头说：“余庆怀说洛田工区一百多天没有出事故，其它指标也完成得很好，要趁热打铁，总结介绍他们的经验，推广到全段。”

“可你想没想过，为什么早不开，晚不开，偏偏这时候把各工区的人抽到洛田开会？”

郭兆华摇了摇头。

杨振青说：“你上他的当了。余庆怀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知道这一两天内有暴风雪来，给你来个调虎离山计，在这通讯线路最容易出故障的时候，把你们的骨干通通调到洛田工区去。更阴险的是，张店站的电杆许多都腐烂了，他把材料全部运到了洛田工区，这么大的风雪，张店站的电杆肯定要压倒，那时候，要人人没有，要材料材料没有，线路只得中断。这样，就会给党和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要真是这样，那我们急得没办法，而刘荫三却躲在阴暗角落里看笑话哩！”

郭兆华听到这里，手里握着的拳头猛地往桌上一击：“余庆怀这条毒蛇！”说着，把衣裳往身上一披，转身往外就跑。

杨振青大声叫道：“哪里去？”

“到段里去，我马上通知各工区明天不要到洛田去。”

杨振青笑了笑说：“你呀，简直象个莽张飞。我看明天这个会还是照开不误。”

郭兆华不解地睁大着一双眼睛望着他。只有柏亦松眼里闪着一丝笑意，他似乎猜出杨振青的打算。

杨振青继续说：“这也没什么奥妙。我只是来个将计就计，

顺水推舟吧了。兆华，你还是按原计划去做。”说完，他又扭转头对柏亦松说：“师傅，这次还得请您上阵呢，就是您这腰痛病……”

柏亦松拍了拍身板说：“这点病碍啥事，别看我六十多岁，身板结实着呐。你就分配任务吧！”

“好！”杨振青高兴地看了师傅一眼，然后示意郭兆华坐下来：“走资派刘荫三正等着看咱们的笑话，咱们就问他来个针锋相对。”

#### 四

早晨，各个工区的代表都陆陆续续乘着早班火车来到了洛田工区。在这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无论做什么工作，人们都是闻风而动。洛田工区现场会议按时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各工区的领工员、工长、计工员和通讯工，差不多有上百人。余庆怀见这么多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心里不免暗暗得意，如果大风雪一来，积雪上加新雪，张店站那腐朽的电杆还有不压断的吗？到时候，大伙困在这里，好戏可有得看哪！他也没觉察郭兆华对他的厌恶，却还围看郭兆华前前后后地窜来走去，一会儿和这个点点头，一会儿和那个打打招呼，俨然是个头面人物。他不时看看天空，巴不得暴风雪马上就来。果然，一块乌云从天角边移了过来，呼呼的西北风也越吹越紧。余庆怀脸上立刻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他暗暗地叫着：“暴风雪快地来吧！越快越好！”

就在余庆怀盼着暴风雪降临的时候，远远的线路上，传来一阵马达的轰鸣声，接着铁路的尽头，出现一个黑影，只见一辆

轨道车拉着三节平板车风驰电掣般飞奔而来。杨振青威风凛凛地立在车头上。当轨道车刚刚停住，杨振青向着围拢来的开会的人们说：“同志们，今天我们的现场会要开成一个战斗的会。暴风雪马上就要来了，可是张店站的线路工程由于受到走资派刘荫三的破坏，年久失修，现在又有人把张店站的材料运到洛田来了。为了战胜暴风雪，戳穿走资派的阴谋诡计，我们立刻把材料装回张店站，进行紧急抢修！”

杨振青一声号召，人们便纷纷投入抢装的战斗。余庆怀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精心策划的这个调虎离山计，却给杨振青识破了。他恨得牙齿咬得格格地响，但他为了表示自己的积极，也不得不参加装运。不到一个钟头，两节平板车就已装满了抢险的材料。杨振青带领大伙上了平板车，直往张店站飞速前进。

尖厉的西北风发出了疯狂的叫嚣，天上的乌云奔腾翻滚。暴风雪来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洒落下来。我们的抢险列车，与风雪抢速度，与时间争分秒，在这紧张的时刻，杨振青心潮翻滚：这是和大自然的战斗，也是和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作斗争，有毛主席和党的领导、有经过文化大革命风暴锻炼的革命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抢险列车一路无阻地到达了张店站。周小龙立刻带着工区的同志们迎接这支突击队的到来。这支生力军来得多么及时啊！

现在有几处电杆已经被风雪压倒了。张店站的客运值班员，在月台上急得团团转。通讯和调度电话已经中断。

杨振青在风雪中马上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布置了战斗方案，把所有抢险的人作了具体的分工。他对张店站的客运

值班员说：“我们保证在半个钟头内把线路修通。”

狂风怒吼，大雪飞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们，与风雪进行着猛烈的搏斗。人们刚要把电杆树立起来，就被大风刮倒了。经过一次一次的搏斗，电杆终于象巨人般地矗立在半空中。杨振青背起一捆电线，套上保险带，一纵身就爬上新树立的电杆上。有人大声叫道：“振青，你在下面指挥，让我们上去。”

杨振青喇喇地早已爬到一丈高了，他回转头大声说：“我是通讯工，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杨振青高高地爬在电杆上，风雪拼命地向他扑来，似乎要把他从高空掀下来。杨振青熟练地把电线架在木横档上，他的手冻得麻木了，五个指头怎么也捏不拢来，整个身子冻得象根冰棍，好象失去了知觉。但他的心是火热的，他仿佛已听见那远处火车的鸣叫声。手不听使唤，他使用牙齿咬着电线，用两只手握紧老虎钳用力钳住。忽然，一阵旋风猛地向他卷来，只见他摇晃了一下，下面的人都惊叫了起来，但杨振青用脚一勾，紧紧挟住木横档，人，安然挺立在电杆上。

这时，杨振青看见远处公路上，有一辆汽车飞速向张店站开来，上面有一杆红旗在风雪中飞舞。师傅柏亦松带领一支家属抢险队顶风冒雪赶来了。杨振青精神更加抖擞，浑身充满了力量，把最后一条线路也接通了。当他从电杆上跳下来的时候，汽车已经嘎然而停在路旁，柏亦松和家属们纷纷从汽车上搬下用箩筐装着的馒头点心。老头子笑呵呵地说：“还赶趟，没误时间吧？”

“师傅！”杨振青望着柏亦松那高大的身躯，真象一棵青松，傲然挺立在风雪中。

“振青，我还给你带来一个人。”柏亦松望车上一指，杨振青看见车子角落里，还蜷缩着一个勾头搭脑的人。原来是刘荫三。柏亦松对杨振青轻声说道：“我们都出来了，这家伙难免不老实。今天我们要在工地上狠狠批斗这个死不悔改走资派。”

杨振青高兴地说：“好啊，我们在火线上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过几天，咱们还得把余庆怀的历史问题彻底查一查。”

这时，郭兆华把电话机接上了电线，他对着话筒大声叫道：“你是路局调度所吗？我是张店站抢险工地，我是张店站抢险工地！线路接通了，线路接通了！”隔了一会，他把听筒递给杨振青说：“路局革命领导小组刘主任请你听电话。”杨振青接过话筒，大声说道：“我是杨振青，谢谢领导上的关怀。……是同志们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及时排除了线路障碍。我们一定继续战斗，直到消除所有障碍！”

柏亦松用手指触了下郭兆华的颧角说：“特别是你这里的障碍，要彻底消除！”

郭兆华笑着说：“师傅，你放心，通过这次暴风雪，我的头脑已清醒过来了。”

柏亦松满意地点了点头。

车站值班员手里拿着卷着的红绿旗，跑来问道：“前方车站问我们 321 次列车接不接？”

杨振青放下听筒，右手用力一挥：“接！”

“好，马上接进来！”郭兆华和值班员兴奋地朝值班室奔去。

不久，321 次列车象一头雄狮，顶着漫天风雪，风驰电掣地飞奔而来。杨振青右手高举着绿色信号旗，显示通过信号。当列车从人们身边擦过的时候，司机从了望窗伸出半个身子，

向着他们挥手致意。

风雪渐渐地小了，但是远处天空还飞滚着一团团乌云，大自然正在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雪。杨振青看了看天色，对站在身旁的战友郭兆华说：“最大的暴风雪，我们也顶得住。”不一会儿，又一列火车，劈风破雪，沿着毛主席铺下的革命轨道，飞奔向前。



## 坚守阵地

沈炳龙

虽说是春寒料峭，但进驻春光里委的民兵小分队队长高成钢，接待外宾回来，因为匆匆赶路，在那浓密的板刷眉梢下，挂着两滴晶莹的汗珠。他那敞开的衣领，兜着迎面扑来的春风，被吹得鼓了起来，看上去他那高大的身材，在艳丽的春光中显得格外英俊、刚毅！高成钢一边走，一边正琢磨着一个问题：根据艺徒段国栋的反映，潘洪涛这个“青少年之家”的活动分子，现在经常不去参加集体活动了。高成钢觉得自春节以来潘洪涛对自己的态度，也的确起了变化，本来见了面就会亲热地叫一声“叔叔”，可现在路上碰到了就远远地躲避开去，总是不愿直接照面。当然，对这样一个青年，用“邪不胜正”的比喻，不一定妥当。但是，一个受了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青年，见了正面人物会惧怕三分，这倒也是生活的常理，这不能不引起高成钢的注意。他觉得应该把这个变化跟洪涛的爸爸、自己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兼生产组负责人潘振新通通气。可是见了老潘又该怎么开口呢？说小涛在走下坡路吗？还没有抓到

具体的根据。而且老是挂在潘振新嘴上的一句话：“小高啊，现在形势大好，秩序正常了嘛，厂里忙得很，该回来啦！”形势好，又不是天上掉下来，地上长出来的，那是抓阶级斗争的结果嘛。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一直躲在阴暗角落里，窥测方向，伺机反扑。你要松一松，敌人准会攻一攻。

民兵小分队进驻里弄、街道，抓社会阶级斗争，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而且这个新生事物，最近又有了新的发展。党中央把平时管理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的任务交给我们工人武装，这使高成钢记起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的一段教导：“**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是对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大信任，怎么不使人热血沸腾！作为民兵小分队队长的高成钢，此时思潮滚滚，他表决心似地自语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就是赴汤蹈火，也要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想到这里，高成钢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把潘振新的思想同当前从阴沟洞里刮起的一阵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妖风联系起来看，觉得不是一般性的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应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能听之任之。高成钢决定到厂里去找老潘好好地谈一谈，那怕是进行一次激烈的思想交锋也好，因为只有经过斗争得来的团结才是真正的革命的团结。

高成钢边走边想，不知不觉地已经走到春光里委的南幢楼房。突然，有一串放荡不羁的笑声传进了高成钢的耳朵。高成钢警觉地抬起头，见传出笑声的二楼窗口，涌出一股股香烟的烟雾。对春光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熟悉的高成钢，一看就知道这是潘洪涛家。他的心不由“咯噔”猛跳了一下，暗暗



想道：事情的变化还来得真快哩！阶级斗争的“弦”整天绷得紧紧的高成钢，正想冲上去看个究竟，正好迎面碰上了里弄群众专政队负责人、退休工人陈大妈拎着一桶泔脚，朝着饲料收集缸走去。高成钢飞步上前，从陈大妈手里接过泔脚桶。陈大妈慈祥地看了看这位助人为乐的热心人，撩起饭单擦了擦手，问：“小高啊，听说你们民兵小分队要回厂了？”“大妈，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呀？”陈大妈抬起头，见高成钢不象是明知故问的样子，就把在部分群众中传说的消息告诉高成钢，说：“有人说你们厂老潘今天上午为这件事特地到里委来找过你，要你回去呐！”“要你回去”四个字象块石头投进了高成钢的脑海，激起了无数涟漪。但是他为了不使陈大妈不安，就爽朗地笑着问：“大妈，你们还要不要我们配合你们专政队工作呢？”“要！自从你们民兵小分队进驻以来，维护了革命新秩序，发展了革命的大好形势，满里弄的群众感激你们，称赞你们，正希望你们‘安家落户’呢！”听了陈大妈这热情洋溢的话，高成钢内心一阵激动，就说：“我们民兵小分队做的，比起党的要求来还相差很远呢。今后，我们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与大家在一起，把春光里改造得更好，把它建设成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打不垮、炸不烂的坚固的阵地！”听了高成钢的这番话，陈大妈紧锁着的双眉渐渐舒展了开来，但是，心中的疑团并没有完全消失。她说：“我一听说老潘要叫你们回去，我背脊上好像是寒冬腊月浇了桶冷水。你们要是真的回去了，岂不是削弱了我们里弄群众专政的支柱！”高成钢从老人感人肺腑的语言里，看到群众对民兵小分队的信任。群众需要我们；我们更舍不得离开这里的群众，因为这里的战斗正未有穷期啊！高成钢心里掂量着：潘振新来得这样突然，眼看一场尖锐的斗

争是不可避免的了。正要找他，他倒找上门来了，好吧，就斗一斗吧！想到这里，高成钢把满桶泔脚，往缸里一倒，笑着说：“大妈，你放心吧，我们民兵小分队，是不会从这阶级斗争的阵地上撤走的！”陈大妈一听这话，悬在心头的石块，一下子落了下来，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她说：“是啊！这样，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就有了可靠的保障。但是……”陈大妈突然刹住了话头，她抬头看了看潘洪涛家的窗口，舒展的眉头又紧蹙了起来，说：“阶级斗争的规律，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呵！”高成钢佩服陈大妈警惕性高，他飘了飘二楼窗口，烟雾渐消，笑声已息，说：“春光里要是真的飘来几缕乌云，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说完，话题一转，问：“小涛家来了什么客人？”陈大妈显然有点恼火地回答：“这几个客人，陌生得很，其中有个戴了大口罩的中年人，好象是在春节前才搬来的刘富堂。”高成钢“哦”了一声。陈大妈见高成钢思索了起来，便说：“要不，叫专政队的小青年多留心一些？”高成钢迅速回答：“好！但是不要打草惊蛇。”当两人又商量着安排了一下工作之后，高成钢便径直朝南幢楼走去。

南幢楼，有人称它为“红色保险箱”。因为住在这里的大多数是党员和干部家属，青少年的作风也比较正派。尽管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坏家伙，对这幢楼心里痒痒的，想拖几个意志薄弱者下水，但是因为怕暴露而不敢为非作歹。民兵小分队对这里的工作，相对来说，时间也要花得少些。可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这“红色保险箱”出现了阶级“争夺”的预兆。它说明：越冬的苍蝇要到这里来找有裂缝的鸡蛋下蛆了。来吧，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正等待着几只嗡嗡叫的苍蝇！高成钢思忖着：只要抓住了这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坏事是可以变成

好事的。

潘洪涛正在打扫地上的烟蒂和糖纸，见高成钢推门而入，心里一慌，扫帚从他宽大的手掌心里滑落到地上，他不去拾，却把弯着的身体挺一挺直，摆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架势，象是在防备着来者的进攻一样。高成钢看到以前在潘洪涛身上没有的动作，感到象揪心一样难过，觉得站在自己面前的青年，变化实在太快、太大。高成钢克制住自己，若无其事地拿起扫帚，“三下五除二”扫起地来。边扫边问：“家里来了客人啦？”潘洪涛没提防小分队队长会来这一手，便支支唔唔地回答：“是几个朋友。”

“是本里委的，还是别处的？”

“都叫你说着了！”

一见潘洪涛守口如瓶，高成钢把垃圾扫进畚箕之后，搓了搓手说：“小涛，爸爸妈妈忙，你自己得抓紧些才好。春节以来，你也不常到‘青少年之家’去活动了，在干些什么呢？”潘洪涛小心地回答：“在看书。”

“什么书？”

“……”

自进里委以来，高成钢对每一个青少年的特点，都了如指掌。现在看到潘洪涛回答问题象枪膛里卡了弹壳一样，心里想：在一个青年的思想上，肯定也有一定的好坏标准，但在碰到具体的问题时，往往会辨不清是非，划不清界限。眼前的事实正说明了：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面前，潘洪涛已经打了败仗。现在要问他交了什么朋友，看了什么书，恐怕是撬不开他的牙齿的。于是高成钢语重心长地开导说：“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很复杂，有些家伙就象蛀虫一样，无孔不入地在钻我们的

空子，特别是象你这样年龄的人，更要增强反腐蚀、防演变的能力啊！”

俗语说：忠言逆耳。“反腐蚀，防演变”的话，在潘洪涛听来，非常刺耳！你高成钢也太小看我了，已经是十六岁的人了，又不是三岁小孩，那么容易受骗上当！潘洪涛很想抢白几句，但是他没敢说出来。他心里忽然记起了一件事，便抬起头来问高成钢：“你到厂里去过去没有？”

“我刚回来。”

“没碰到我爸爸没有？”

“没有。”

“他叫我找你，给你留了张便条。”

“在哪？”

“喏，小方台玻璃板底下！”

高成钢走到台前，从玻璃板下取出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小高：

特来里委看你，你不在。回来之后，请来我处。因为厂里生产任务繁忙，各方面都在向我伸手要人，所以，我已书面请示党委，请你做好小分队工作的移交手续，至于派人接替问题，以后再议！

潘振新

高成钢看完第一遍，思想象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了起来。但是他迫使自己冷静下来，对着纸条看了又看，希望能在字里行间捕捉到能使自己拿定决心的字句。他看着看着，果

然找到了两处：

“已书面请示党委”。这并没有说清楚，党委是否已经同意了。根据高成钢对党委书记老周的了解，他是断然不会作此决定的。因为老周一贯是重视民兵工作的。记得他在一次小分队向党委汇报工作的会上讲：“民兵小分队这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既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也是落实战备的重要措施。我们要把民兵小分队进驻里弄、街道，当作厂里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认真对待。”这话声尚在高成钢的耳边缭绕，哪里就会同意潘振新把人撤回呢！

“至于派人接替问题，以后再议”。这句话的意思明明是说撤了再讲。这是地地道道的倒退行为！高成钢认为这事得马上向里委党支部汇报。他捋起袖管一看，表上一长一短两根针重迭在“1”字上，就叮嘱了潘洪涛几句之后，刚迈步要去里委，猛然记起：里委党支部书记老石今天在街道党委参加批林批孔学习班。于是两条腿便坚定地朝街道党委迈去。

高成钢来到街道党委学习班，见春光里委党支部书记老石，正在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林彪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他所鼓吹的‘克己’，实际上是搞阴谋诡计；他所宣扬的‘复礼’，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复辟、倒退到资本主义……”这铿锵有力的声音，象震撼山河的春雷，在高成钢的心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高成钢全神贯注地思索着如何联系民兵小分队实际，来批“克己复礼”。忽然被刚下“火线”的老石拉着手臂说：“你还没有吃饭吧？走！先完成一个任务去！”

高成钢被拽进了街道食堂。头发斑白的春光里委党支部书记老石，端出了一盆热腾腾的菜，一碗香喷喷的饭。高成钢

这才感到肚皮的确有点饿了。他向支书投去了感激的目光，支书啊支书，你对自己的战士是如此的了解，又是多么关心啊！

高成钢一边吃，一边与老石聊了起来，从小涛的变化，谈到潘振新的决定……

夕阳辉映着彩霞，彩霞染红了铁路工厂琳琅满目的批林批孔大字报。一张张革命的大字报，似一团团熊熊的烈火，燃烧着林彪搞复辟倒退的毒根。大道左侧的工地上，“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的口号声刚落，右边会议室传出的“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的声浪又震撼着长空。刚跨进工厂大门的高成钢，被这战斗的热烈气氛激励着，鼓舞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真是迅猛异常啊！一个问题突然飞进高成钢脑间：此时，潘振新会在哪里呢？高成钢朝前走了几步，看到墙脚边围着的一堆人在吵嚷，走近一看，见段国栋的手里挥着一团红纸，脸红脖子粗地与人争论：“为什么不能撕？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写的！”也听见有人在说：“别有用心也好，出于真心也罢，总是无风不起浪嘛！”高成钢朝墙上一看，果然看到一幅红纸标语，前面的两个字已被撕掉，余下的写着：“欢送高成钢回厂抓革命，促生产！”下面具名是春光里委群众。高成钢觉得有些奇怪，刚才和老石在一起，老石并未提到这事，厂党委也没有正式叫自己回来，哪里会冒出这幅标语来呢？他右手情不自禁地伸进口袋里，摸摸潘振新留给自己的纸条，暗暗地想：老潘啊老潘，你是迎合了怎样一股思潮呢？要我回来，也该通过一定的组织手续。而今，人还没有回厂，舆论倒已经造出来了。这“标语”意味着什么呢？这难道不就是阶级斗争的信号么？好吧，大风大浪正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

民兵小分队就是喜欢在风浪里前进！高成钢分开人群，站到段国栋面前，和颜悦色地说：“小栋，一幅标语，也可以擦亮人们的眼睛嘛！”正在激动着的段国栋，并没有理解高成钢说话的内在意思。在充满着青春朝气的圆脸上，迅速地变换了两种表情：当一开始看见高成钢时，流露出象遇见了亲人一样的喜悦。但当他的眼光又一次触到刺目的标语时，语气沉重地问高成钢：“你真的回来啦？”

高成钢笑笑说：“没！”

“那你在这时候回来干啥？”

“是老潘叫我回来谈工作的。”

听了高成钢的话，段国栋右拳擂在左掌心里，“嗨”了一声，说：“看样子，这是老潘刮的‘风’，别有用心的人掀起的‘浪’罗！”高成钢为段国栋有如此敏锐的政治嗅觉而感到高兴。这是他勤奋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的必然结果！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就盯着问段国栋：“这‘风’啊‘浪’的是怎么一回事？”段国栋回答：“高师傅，我一见这标语，心里就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一下班，澡也顾不上洗，就去搞调查，果然这标语来得蹊跷，街道和里委都不知道。可能是有人冒充了群众的名义写的，目的是想把你，甚至连整个民兵小分队‘端’走。你看，这匆匆忙忙的‘杰作’不称你为‘同志’，在具名中又不敢写‘革命’两字，这岂不是作贼心虚，露了他们的马脚！”高成钢承认段国栋的分析有道理，他接过话头说：“端走？那是白日做梦！当初林彪死党用那么粗的撬棒撬，也没动民兵小分队一分、一寸。我们在这阶级斗争的阵地上，已经在群众中扎下根啦！”段国栋指指标语问高成钢：“你说咋办？”高成钢知道小栋的意思是想把标语撕个精光。但是他不能由着小栋的性子来。为

了说服段国栋，高成钢问：“你知道这标语是谁贴的？”这一问，段国栋没词了。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珠，好象在说：我知道了，还不把他揪来呀？过了一会，段国栋余气未消地说：“不断就不断，我去找党委书记老周！”高成钢说：“找老周也没用，一来他不知道这事。”“我告诉他不就知道啦！”在段国栋打断了说话之后，高成钢又毫不在乎地继续说：“二则你也找不着，我听说他到公司参加批林批孔学习班去了。”可是段国栋还是不甘罢休地说：“老周不在，还可以找别人嘛！”说着，便一阵风似地朝党委办公室奔去。

生产办公室里的两只电话，一只正在对话，另一只在“铃铃”地响个不停。只见一个壮年人侧着脸，在那宽阔的前额上，有一条三寸来长的伤疤闪着油光。他嘴对着捏在手里的手筒说：“拉练的事，我看可以作两种考虑：一种是让刚进厂的艺徒去顶一阵，在生产上，他们现在的作用反正还不大；另一种，我去跟他们说说，估计朝后面推推问题不大。关于劳动力嘛，我自己也在拚命抓人……”大概是另一只不断响着的电话，固执得有点碍事吧，所以他对提在手里的一只说：“你等一等！”说完，空着的一只手，又去抓吵闹不休的电话。这就是一心抓生产的厂党委常委、厂革会副主任潘振新。潘振新在拿电话的时候头一别，正好与高成钢照了面。潘振新有点喜出望外地问：“来啦！”高成钢从容不迫地微笑着说：“你先打完电话再说！”事实也是如此，手里拿着两只电话耳机，怎么叫他跟第三者说话呢？他对着高成钢，用嘴朝一只椅子一啜，意思是叫高成钢坐。高成钢正思考着如何从“防御”转入“进攻”的策略，并没注意老潘的動作。

潘振新把两只电话耳机都挂好之后，舒了口气，笑着对高



成钢说：“我就这样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刻也不得安宁，要是有你这个办公室主任看家，情况就会好多罗！”高成钢用眼睛瞄了一下潘振新，停了片刻，掂着了潘振新说话的份量后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嘛，忙是正常现象，问题是看怎么个忙法。要是我真的回来了，也象你一样，只是当个足球守门员，‘冲’不到群众里头去的话，也只能落得个‘忘纲丢线’！”

潘振新听了这番话，一肚子不高兴。觉得这个从文化大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出去独挡一面抓一个时期工作以来，说话的口气大了。俗语说：大人不生小人气。回想自己刚当干部的时候，也是这样，懂得了几个新名词，就挂在嘴巴上，看到不顺眼的事，就给人扣大帽子。潘振新想到这一层，气也就消了一半，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烟，笃悠悠地点燃了以后，眯起眼睛，明知故问道：“今天又接待外宾去啦？”不等高成钢回答，他朝椅背上一靠，鼻子里喷出两股淡淡的烟来，接着，自言自语地说：“听了祝捷的鞭炮声，报喜的锣鼓声，友谊的碰杯声，真叫人心旷神怡啊！”高成钢的两道板刷眉往上一耸，问：“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形势好了，民兵小分队可以回厂了是不是？”潘振新显得无可奈何地说：“看你，一开口总是火辣辣的，形势大好这是客观事实嘛，要你回来，这也是工作的需要！”

高成钢觉得战斗的序幕已经拉开，一场激烈的交锋就在眼前。于是锋芒毕露地说：“恐怕是你个人的需要吧！因为忙，需要我这个办公室主任挡一挡是不是？”潘振新知道高成钢是一个打进攻战的好手，却没有提防一交手，就撞着自己的痛处。谁说不是呢？没有个助手，整天钻在业务堆里，怎么忙得过来呢？说是为了自己，那末我潘振新又是为了谁呢？还不是为了把生产任务完成得更好吗？潘振新很想顶撞高成钢几

句，转面一想：与新干部斤斤计较，就显得自己这个老干部没有能耐。于是缓和了口气说：“当前日新月异的生产形势，难道你不受到鼓舞吗？同志，不是我私心重，实在是摊子大，任务重啊！其他的人可以晚些回厂，你还是快回来吧！”高成钢听了这转弯抹角的一番话，断然回答：“没有党委的正式通知，我是不会回厂的！”潘振新楞了一会之后，以惋惜的口吻说：“你出去这些日子以来，我觉得你变了！”

“哦，我变得怎样了呢？”高成钢泰然地问。

潘振新一字一句地说：“一个人的耳朵里表扬声灌得多了，难免会有点骄傲的。你本来是这办公室的人，为什么我就作不了主呢？人家里弄里少了你们几个民兵，难道地球就不转啦？你高成钢也不能光用放大镜看自己嘛！”这最后一句话，是有点伤人。这在同志之间不常用的语言，往往会使听的人受不了。但是，为了团结，为了工作，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成钢认为，对方是自己的同志，话说重了又有什么要紧呢？所以高成钢还是平静地说：“关于骄傲问题，我应该引起警惕；你说的‘变化’，我想，这么些日子来，谁都会有。问题是‘变化’分前进与倒退两种，我倒觉得你是在倒退了！”潘振新深深地吸了口烟，嘴角边挂上了淡淡的微笑，说：“你不必用大话来吓我，我们厂去年的总产值，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一倍多，预计今年第一季度的产值，可以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全厂都在前进，我能倒退到哪里去？我这个人是最讲现实的，现在各方面的秩序都正常了，春光里也到处是春光了嘛！”高成钢见潘振新这一说，就回了一句：“春光里到处是春光，但是，你不要忘记，上海是一个‘海’，无风也有三尺浪啊！现在，浪花溅到了你的头上，可不能不知湿呵！”

潘振新的两只眼睛睁得老大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好吧，向你汇报，本来就是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之一！”高成钢接着就把他儿子最近的变化告诉了他。

潘振新听完高成钢的叙述，真有点火冒三丈。尽管他克制住激动，但还是提高了嗓音，表示不能同意地说：“好啊，我要你回来，你却搬出了我儿子来，阶级斗争抓到我头上来啦！我昨晚回去，小涛躺在床上还在阅读马列著作的辅导材料。他生活在我的家里，我怎么看不出他在变坏呢？退一步讲，小涛要真的不跟我争气，我会收拾他的！”从潘振新的语气里，高成钢辨出了说自己的这种操心是多余的。便以硬攻硬地说：“小涛并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他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人人有权对他负责！”

潘振新有气无力地靠在椅子上，眼睛一闭，摆出副凛然不可冒犯的样子。高成钢心里一楞：这种姿势已经多年不见了，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位原厂长兼民兵团长，要是有人顶撞和触犯了他的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就会摆出这种姿势来。记得有一次，民兵排长高成钢得知有一伙流氓阿飞分子，在厂附近进行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高成钢就马上集合了一个班民兵，朝厂门口奔去。这时民兵团长潘振新恰好在警卫室里，他拦住了一班人，认为这不仅是份外的事，而且会影响生产，说什么也不同意去。高成钢着急地说：“我们这是去抓阶级斗争啊！”潘振新却吐了一句：“民兵抓阶级斗争，人家公安局干什么？”说完，眼睛一闭，身体朝椅子上一靠，摆出一副不屑置辩的样子。但是，高成钢并没有理潘振新这一套，他面对全班战士，激昂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民兵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斗争的事，我们不管

谁管？”说完，高成钢迅速地扫视了一下全体战士，只见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潘振新眨巴着眼睛，被顶得说不出话来。高成钢大手一挥说：“同志们，出发！拉下的生产任务，我们在业余时间里搞突击抢回来！”十来个勇猛的战士，象一把锋利的钢剑，直刺夜幕。

事后，尽管高成钢发动大家按质按量地完成了生产任务，但是，一团之长的潘振新，他容不得小人物对他的“挑战”，最后竟采用高压手段，罢免了高成钢的排长职务。由于潘振新把民兵工作引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结果民兵成了单纯的生产兵。因为不参加厂内外的阶级斗争，所以，民兵这个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以致于有的群众这样说：“我们厂的民兵组织，成了‘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为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潘振新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判和斗争。在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文攻武卫的战斗中重建上海工人武装的日子里，厂里的广大革命群众，对潘振新在原来的民兵建设中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地进行了批判。就这样，七斗八斗终于把他斗醒了。再加上一段时期的下放劳动，思想感情起了变化，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在成立革委会时，被结合使用，当上了副主任，兼抓厂里的生产。今天，潘振新又摆出了那种“官架子”。高成钢认为，这动作决不是简单的重复，而说明了在潘振新的头脑中，历史的教训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地淡薄了。高成钢想：对潘振新这种思想，如果不斗一斗，事情还真会复杂起来的。

潘振新眼睛虽然闭着，但他的脑细胞却一直在活动。他觉得高成钢这个人太任性了，到如今还是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锐气逼人，弄不好要犯错误。想到这里，潘振新慢慢地

睁开眼睛，看了看手表，倏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以退为攻地说：“我要到车间去兜兜了！”高成钢最怕潘振新“临阵脱逃”、避免交锋这一手。一听潘振新要走，便固执地说：“小分队的问题还没有个结论呢！”潘振新脸上象是涂了层浆糊，呆板地说：“你是个党员，你考虑吧。什么时候想通了，就什么时候回来，我的老调子已经唱光了！”说完，就朝门口走去。

高成钢为了澄清思想，弄清是非，对同志尽心，对革命负责，认为决不能让潘振新把“门”关死。但是他知道，当潘振新的犟脾气上来了以后，要强留他，不用点策略是不行的。于是高成钢放开喉咙，激将似地叫：“老潘，你不能逃避这次思想交锋！”潘振新一怔，说：“什么？我逃避交锋？”说着，他迅速地转了个身，两手朝腰里一叉，把全身所有的“气”，都集中到喉咙口，嘴一张就直冲高成钢：“好吧，有什么锋，你就交吧！”因为太激动的关系，潘振新缓了一口气，一板一眼地补充道：“老周不在我当家，关于你先回厂的事，我已经作了决定，你还得执行，错了我检查！”

书记不在，由他行使职权。话说到这里可谓绝了！面对着这错误的决定该怎么办呢？高成钢慎重地翻开放在桌上的“十大文献”，一行大字跃在眼前：“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心里顿时象点起了一盏明灯，浑身充满了力量，慷慨激昂地说：“这事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不能由你一个人说了算数，必须由党委会决定！”

这一顶，潘振新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胸口象是压上了块石头，气闷得很。他心想：新党章自己也不知学习了多少遍了，却根本没想到高成钢从这里找到了思想武器，把自己当作错误潮流反了。想到这一层，潘振新不由得心里一颤，对自己的

正确性有了怀疑。

见潘振新无言对答，高成钢义正词严地指出：“从你对拉练的态度和对民兵小分队的打算看，我认为，你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已经在走回头路了！”潘振新吃了一惊：“回头路？”高成钢斩钉截铁地说：“是的！你把民兵落实战备，抓社会阶级斗争，与你抓生产对立了起来，由此而想把民兵的活动限制在生产的范围内，这不是在走回头路是什么？”潘振新愕然了。他开始扪心自问：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吗？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群众及时地帮助和挽救了自己，这几年来，自己的思想虽然谈不上“幡然一新”，但的确是在小心谨慎地抓工作，而且经常告诫自己，不要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唯生产力论”的东西，已经批臭了嘛，怎么还会在自己的头脑里反映出来呢？因为要调你回来，你高成钢是不是在跟我无限上纲呢？想到这里，他有点委屈地说：“你说我不重视民兵抓阶级斗争，当年送你去里委的，难道不正是我吗？”高成钢见潘振新态度软下来了，对自己的进攻战也就有了更大的信心，便说：“是的，在民兵小分队工作最艰苦的日子里，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你执行了党委的决议，把我派了出去，而且一再告诫我，厂里的事情，叫我不操心；当我的小孩被打伤住院治疗期间，你还选派了工人同志日夜三班地去护理，你跟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坚持斗争哲学，要我排除一切困难，坚守住里弄这阶级斗争的前哨阵地！可是，只有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你就把这一切都忘了！”

潘振新事情再多，工作再忙，也不会把自己做过的事，统统忘个一干二净啊！他承认高成钢讲的是事实，但情况已经变了嘛。当时的春光里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挑唆，少数几

个青少年违法乱纪的行为严重地影响了住在那里的铁路工厂职工抓革命，促生产。直接的利害关系，使潘振新不惜派出一员大将去压邪气。高成钢一到里委，阶级敌人就来了个“下马威”，以小孩纠纷为掩护，把高成钢的一个五岁的孩子，用石块差点砸成脑震荡。高成钢并没有因为阶级敌人的嚣张而退缩半步，他在党组织的支持下，日夜战斗在阶级斗争的阵地上，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对敌斗争的胜利。可是现在秩序正常，天下太平了，民兵小分队还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当潘振新还在设想着自己决定的理由时，背后突然传来了一个清脆的声音：“老潘，你可不能拆台啊！”潘振新回头一看，是艺徒段国栋，心里老大的不自在，两道目光盯着胖笃笃的圆脸，粗声大气地反问：“我拆了什么台？”段国栋胸脯一挺，说：“民兵小分队！”潘振新心里想：本来想先把高成钢要回来顶一阵子工作，关于整个小分队的撤回问题，待党委决定后再说，没想到羊肉没吃到，却沾了个一身膻，连这个乳毛没干的小鬼也来抬杠了，于是光火地说：“我要一个高成钢，算拆了民兵小分队的台啦？好大的帽子，你干脆说我是破坏好啦！”段国栋寸步不让地说：“你沒想一想，你要的高师傅是民兵小分队的 backbone 啊！你说没破坏，可已经搞出了供坏人钻的空子！”

不知为什么，潘振新听了这话，心里很不舒服，今天莫不是段国栋吃了豹胆虎心，竟然跑到办公室来“炮轰”了。他很想剋段国栋几下，但无奈高成钢在一旁，所以，头一偏，两眼从斜里盯住段国栋，问：“什么空子？”段国栋爽里爽气地回答：“你上午到春光里委去要高师傅回来，下午，就有人到厂里来贴欢送高师傅的标语啦！”潘振新追问：“标语写的是什麼内

容？”段国栋回答说：“是欢送高师傅回厂的！”这使潘振新感到意外，这不可能吧！上午到春光里委，干部们都到街道参加学习班去了，没碰着头。下午怎么会来贴欢送标语呢？他觉得不可思议，同时也感到这与自己无关。便硬撑着说：“又不是我叫他们贴的！”段国栋毫不放松地说：“可是，有人日日夜夜想着要把小分队撵走，苦的是由不得他们作主。现在你去要，跟人家的‘撵’，不是不谋而合了吗？”潘振新心里打起了小鼓，他觉得跟自己“顶”着的小伙子太咄咄逼人了，可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只好强辩着说：“即使象你所说的那样，这也只能是巧合！”段国栋的嘴皮子动了动，但没出声。在一旁静听的高成钢，顺着潘振新的话头说：“偶然的巧合，世界上不是没有，但我们想问题，首先要从阶级斗争这个‘纲’着眼！”潘振新的眼睛迅速扫了一下高成钢、段国栋，心里暗暗嘀咕：真是怪事，先后闯进办公室来的两个人，怎么会谈的是一个主题呢？为了弄个明白，潘振新问段国栋：“标语贴在哪里？”段国栋脱口而出：“当然在厂门里面罗。”潘振新说：“走，去看看！”段国栋说：“看不到罗，都叫我撕了！”潘振新不解地问：“那是为什么？”段国栋胸一挺，神气地说：“是党委书记与春光里委会通气之后说，别叫他们扰乱了军心，我才一下子撕脱的！”

原来，段国栋从厂门口奔到党委办公室，只有党委书记一个人在处理事务，段国栋也不问秘书有空没空，把秘书按在坐椅上，自己坐在秘书对面，郑重其事地把情况一五一十作了汇报。秘书一边听，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两份材料，一份是春光里委会表扬民兵小分队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的表扬信的底稿；一份是潘振新昨天吃午饭时要求把高成钢等小分队人员调回厂的报告。对待同样一事物，却有二种绝然不同的态度。



党委书记连夜看了这两份东西，本想找潘振新好好谈谈，因找不到他，就在报告上写下了意见。现在根据段国栋的反映，秘书和春光里委会通电话，交换了意见，认为很可能有人在浑水摸鱼，便表示要尽快将这两份材料转交给潘振新。

段国栋撕下标语，赶到生产办公室，高成钢和潘振新已经短兵相接地“干”了起来，就马上跳进了“战壕”。“小钢炮”段国栋看到潘振新进三步退两步的样子，心里很恼火，就猛轰了一炮：“有人不但在打民兵小分队的算盘，而且还在打你家小涛的算盘哩！”这一炮轰得潘振新火辣辣的。他抬头看了看，见高成钢闪着光亮的眼睛好象在说：该相信了吧，群众也是这么说的。潘振新低头沉思起来，小涛难道真的起了变化吗？左思右想，有一个问题使他弄不懂：里弄里的四类分子都已经“管”住了，还有谁敢到自己的家里来下“蛆”呢？在潘振新表示了上述的疑问之后，高成钢胸有成竹地说：“老潘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客观存在的，这斗争为什么不可以反映在小涛，甚至是你的身上呢？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阶级斗争的事实会告诉你的。”稍顿了顿，高成钢把话题一转，问：“在民兵小分队撤与不撤的问题上，你想通了没有呢？”潘振新尴尬地笑笑说：“似通非通。”高成钢感情真挚地说：“你会想得通的。”接着又与潘振新回忆了这样一段历史：

民兵小分队初到街道、里弄的时候，林彪一伙对民兵小分队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开始想用“不表态，不支持，不介绍情况”，把这新生的萌芽摧残掉。当这一阴谋被粉碎之后，又从阴沟洞里刮起了一股阴风，胡说什么：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是“饭店门前摆粥摊”，是“搞专政的多中心”，并采用了种种恶劣的手段，千方百计地要把民兵小分队从两军对垒的阵地上撵

走。就在这个时候，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高成钢，被选派到街道、里弄，加强民兵小分队来了。虽然那时候的高成钢，还没有全部意识到这是又一次严重的路线斗争，但总觉得，反对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是一个怪现象。高成钢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深深地体会到：自古以来的专政，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专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专政，要反其道而行之，应该由广大人民群众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民兵小分队进驻街道、里弄，广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千千万万的群众起来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这正体现了毛主席的全民皆兵思想，为什么有人要反对呢？

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回答了这个问题。林彪一伙所以这样仇视和害怕民兵，因为民兵是他们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又因为民兵抓了阶级斗争，实际上是挖了林彪一伙的社会基础，对地、富、反、坏、右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怎会不如丧考妣呢！

最后，高成钢向潘振新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老潘，你想一下吧，当初林彪一伙，为了逼我们民兵小分队撤离这阶级斗争的前哨阵地，搞了那么多的阴谋诡计，花了这么大的力量，结果是以他们彻底惨败而告终。如今你借口生产忙来削弱我们民兵小分队所要全力坚守的阵地，这是在帮谁的忙呀？”说到这里，高成钢看了看手表，一来觉得时间不早了，得赶回里弄参加群众专政队的会议；二则，高成钢知道，光用大道理讲他还不够，一定得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放在他的面前，才能使他跨出继续革命的步伐。于是说：“老潘，你好好想想吧，我相信你是一定能想得通的！”见潘振新呆立在那里，没有丝毫的表情，高成钢对段国栋说：“小栋，我们走吧！”

段国栋问：“哪里去？”高成钢回答：“你先回家吃晚饭，我等会来找你。”

是夜，厂革会值班室里静悄悄的，可潘振新的心绪紊乱极了。要几个民兵小分队人员回厂，这本来是件小事，却没有料到，事情搞到这么复杂的地步，如果只是工作方法上简单、急躁了一些，这问题还不大。但是高成钢把自己的这些做法同当前社会上的一股倒退、复辟思潮联系起来，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在这里！通过冷静的思考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潘振新认识到：高成钢的进攻战之所以这样有力，因为是打着了自己的要害。晚饭后，党委秘书送来了两份材料，在自己上报的那份报告上，党委书记老周作了好些眉批，大意是：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进驻里弄、街道的民兵小分队只能加强，不可削弱，因为他们是在做着巩固后方的工作，保证了前方战士的抓革命，促生产，至于厂里人员紧张问题，当前特别有利的是，一场伟大的批林批孔群众运动正在全面掀起，这将对上层建筑的革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我们务必要抓住这个纲，带动一切工作！

潘振新回想着老周的这个眉批，闭塞的脑袋，象裂开了一条缝，光线透了进去。老周也好像看出自己头脑中存在的错误思想，所以在眉批中最后告诫说：民兵抓社会阶级斗争，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现在，在我们同志的思想上既然已流露出了对新生事物的错误观点，那就要在这次批林批孔的战斗中，勇敢地跳进战壕、积极战斗。但是，使潘振新煞费脑筋的是，这个战壕怎么个跳进法呢？

潘振新想着想着，电话铃声打破了这寂静的值班室。他拎

起电话话筒，话筒里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老潘在吗？”潘振新回答：“我就是，小高，有什么事？”“是这样的，刚在有几个小青年搞流氓阿飞活动，小涛也轧了一脚。……”高成钢的话还没有说完，潘振新握着电话的手颤抖了起来，耳朵也“嗡嗡”地响个不停。尽管他听得真切，但还是不放心地问：“什么？你再讲一遍！”高成钢在电话里复述了一遍之后，接着说：“经民兵指挥部盘问，小涛是受骗上当跟着来的；也是初次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决定教育一下。考虑到孩子犯了错误，家长不能没有责任，为此，这里的意见，请你到区指挥部来一次。”还有什么话说呢？此时的潘振新，嘴里象倒翻了五味瓶似的，辨不出什么滋味。真没想到，屋漏偏遭连日雨，不争气的儿子，把自己的台都塌足了！

潘振新气呼呼地赶到区民兵指挥部。他的两只眼睛瞪得老大，象探照灯似地猎寻着他所要捕捉的对象。当一个低着头，站在墙角边的高大结实的身躯映入潘振新的眼帘时，他浑身的热血一齐往上涌，额上的伤疤胀得微微颤动，眼睛里快要喷出火来啦！他捋了捋袖管，猛扑上去，“啪”地一巴掌，打在潘洪涛丰满的脸庞上。潘洪涛看到自己的父亲发起威来了，他忍住了火辣辣的疼痛，昂着头准备再迎受父亲的痛击。潘振新一见如此，更是火上加油，“你这小子还想示威呐！”嘴里骂着，五个手指又飞了过去，这时潘振新的耳朵里传来急促有力的四个字：“老潘住手！”举起的手就被硬拽了下来。回头一看，竟是高成钢。在这一霎那的时间里，潘振新象一只踩瘪了的皮球，头也抬不起来。高成钢严肃地说：“资产阶级的思想是打不掉的，错误已经犯了，重要的是查一查原因，可以弄清教训在哪里！”

潘振新的脸由红转白，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有什么办法呢？严峻的现实就是铁面无私的教师。自己在回答阶级斗争这一课题时，今天又得了个“零”分。他的情绪沮丧极了。

高成钢把潘家父子领到了陈大妈的家里。年迈的陈大妈正戴着老光眼镜在一字一句地读着毛主席的著作，一见来了这么些人，赶忙除下眼镜，站起来招呼大家坐。高成钢左顾右盼了一下，段国栋还没有来，就跟里弄党支部书记老石和潘振新等人讲述起事情的经过：

晚饭后，民兵小分队与里弄群众专政队在一起开会，研究里弄阶级斗争的动向。有两个专政队的小青年跑来报告，有几个外里弄的小青年在刘富堂家里喝酒。散会后，恰好这几个陌生的小青年从刘富堂家出来，与高成钢擦肩而过，高成钢闻到一股冲鼻的酒气，预感到今晚可能出事，赶忙把这个情况及时向区指挥部作了汇报，并且把中午在小涛家看到的现象，下午的标语和晚上的酗酒联系在一起，分析着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很可能与姓刘的有关。为了想摸清线索，就跟段国栋两人去查刘富堂的来历。在重新登记的户口簿上，并没有反映出什么问题来。高成钢想：好吧，咱们就来它个顺藤摸瓜！于是就象巡逻民兵一样，在容易出事地点附近，埋伏了下来。初春的夜晚显得空旷而寒冷，宁静的马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大约在一刻钟之后，从马路的东西两边出现了相对而行的两小伙人，他们一照面就动手打了起来；高成钢和段国栋看得真切，说时迟，那时快，“嗖嗖”象两支离弦的箭，从隐蔽处射向出事地点。在离出事地点二十米处，站着个高挑个子的棒小伙子，一见有人来干涉了，就高喊：“滑脚！滑……”后面一个“脚”字还没出口，被身后上来的一个人，一铁棍打在左

肩上，其他一些人，见势不妙，弃棍丢棒地一哄而散，可是能溜到哪里去呢？巡逻民兵早已将他们围住，全部被带到了区民兵指挥部。

已经证实，这些流氓阿飞，就是在刘家灌了“迷魂汤”的几个小青年。被铁棒击伤的那个就是担任望风的潘洪涛。根据其中一个对象提供的线索，段国栋和区指挥部的同志去追查刘富堂的来历了。

潘振新一听，心里一阵紧缩，问潘洪涛：“你也去吃酒了？”

潘洪涛回答：“没去。”

“那你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的？”

“是今天中午他们到我家来时，约好去白相的，谁知道他们……”

“你怎么会和刘富堂他们轧道的？”

“春节期间，我在电影院门口等退票。刘富堂见了我笑嘻嘻地跑来问：‘等退票吗？’我回答：‘是。’他叹了一口气，装作很关心的样子说：‘你爸爸对你也太不关心啦，生产组的负责人，过去就是厂长嘛，弄几张票子还不容易？我今天正好多一张票，你拿去看吧！’以后又给了我几次。我认为他够朋友，就这样接近了起来。”

这时候，段国栋兴高采烈地跑来，报告了“第一号战报”：刘富堂原来是一个抗拒改造的坏分子。这只狡猾的狐狸，为了逃避里弄群众的监督，在短短的半年里，一连搬了三次家。

这简短的战报，象画家以简练的笔触，勾划出了刘富堂的轮廓。

高成钢对段国栋又嘱咐了几句之后，段国栋会意地点点头，就跑开了。

段国栋走后，高成钢对陈大妈说：“大妈，小涛缺少的是阶级斗争这一门主课，你老人家今晚就给他补上这一课吧，也好让我们大家都受教育！”

陈大妈朝潘振新凝视了一会，感情真挚地说：“好吧，我们劳动人民要诉旧社会无权的苦，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接着她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一九四八年夏天，在一家玻璃厂的闷热得象蒸笼似的工场间里，有个瘦弱的小青年，热得昏了过去，其他的师傅用自来水浇他。正在这个时候，资本家象一条恶狗似的窜了过来，用那根他们叫做司什么克的，我们称它为“哭丧棒”，乱戳不省人事的小青年，边戳边骂：“穷鬼，真会偷懒啊！你们的命有我的自来水贵吗？”当资本家的“哭丧棒”又要戳到小青年面孔的时候，在愤怒的人群中，跳出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一把夺过“哭丧棒”，一折两段，往炉火中一甩。人们心头的怒火烧得更旺了。资本家气急败坏地大骂：“反了，反了！”顺手操起铁棍，对准打抱不平的青年头上就是一记。那血气方刚的青年，不顾额角头上直流的鲜血，象一头醒了的雄狮，把满腔的仇恨聚集在报复的铁拳上，对准资本家的心窝击去。趁资本家瘫倒在地上还没有爬起来的时候，他又跨步上前狠狠地踩上一脚！

这个敢于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青年，在工友们的帮助下，去参加了解放军。他随着南下的大军，经过上海时，已经找不到他自己的家和亲人了，房屋被资本家扒掉了，母亲也被逼得含恨而死……

“林彪步孔老二的后尘，梦想搞复辟、倒退，企图叫我们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我们千万不答应！”高成钢说。

潘振新额上的伤疤在剧烈地颤动着。

潘洪涛也被故事感动了，他噙着泪水问陈大妈：“那个青年现在在哪里？”陈大妈面对潘振新，问：“你这往事没跟他讲过？”潘振新叹了口气回答：“想起了过去的那些事，心里就难过，所以我一直把它埋藏在心底，未曾告诉过小涛。”陈大妈看了看老石和高成钢，走到潘洪涛面前说：“小涛，我和你祖母是同一辈的人，我在党的阳光下越活感到越年轻了。可是，你那祖母，旧社会剥夺了她生存的权利，你说，在旧社会里，我们劳动人民为什么要受这种苦呢？”

当潘洪涛晓得那血气方刚的青年就是潘振新，那含恨死去的便是自己从未见过面的祖母时，眼泪水象泉水般地涌了出来，什么话都讲不出来。当陈大妈一再催问潘洪涛为什么不说话的时候，潘洪涛自己也感到奇怪，胸膛里的气流升到了咽喉，就是讲不出来！但是高成钢心里十分明白：这并不是由于潘洪涛生就的性格不善言谈，而是因为他在这红旗下含着糖块长大的，头上没有皮鞭的呼啸，身上没有仇恨的伤疤，眼睛没有见过地主、资本家的狰狞面目。他以为，一生下来，天就是这样的晴朗；红旗从染缸里出来，就是这样的鲜艳。殊不知，这是遍地英雄以生命夺来的社会主义的艳阳天，是无数的先烈用鲜血浸染了革命的红旗！

这时，潘洪涛的耳畔，仍旧回响着段国栋的“第一号战报”。说刘富堂是个坏分子，真是不可思议。他对人是那么和蔼可亲，够朋友，讲义气。但是转面一想：他借给自己看的书的确是市面上没有的，还给我抽烟，是什么意思呢？莫非这就是糖衣炮弹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吗？要真是如此，我沾上了这个边可怎么办呢？高成钢的



认真，父亲的严厉，看来是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怎么办呢？先与外界一刀两断再说。主意拿定，潘洪涛突然冲出陈大妈家。潘振新着急地问：“到哪里去？”这个抚养了他十六年的父亲，并不了解此刻内因开始起了变化的儿子，他生怕儿子再被刘富堂抓过去，便跟出去，想把儿子追回来。但是，潘振新的手臂被高成钢拉住了。高成钢自信地笑着说：“实践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時候，他准是去‘挖炮弹’的，而我们的进攻目标，也正是这炮弹应该炸的对象！”

潘振新朝里弄党支部书记看了看，见老石微笑着点点头，这才算放了心，止住了脚步。不一会，潘洪涛拿来一本封面上写着“马列辅导材料”的书，往桌上用力一摔，说：“这就是刘富堂前几天借给我的。”

高成钢犀利的双眼盯住桌上的书，想：这本书好生奇怪啊，怎么会是两头白，中间黄的呢？他敏捷地拿过来看了头和尾，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检查到中间黄颜色的部分时，发现满纸都是宣扬江湖义气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荒唐言。高成钢问潘振新：“你昨夜看到的是这本吗？”坐在凳上的潘振新，睁大眼睛，张着嘴巴，点了点头，却说不出话来。他怎么说呢？单纯的业务观点，使他失去了应有的政治敏感性，被伪装欺骗了。潘振新把右手的五个手指握在一起，用掌心部分朝自己的脑袋瓜子上猛敲一下、二下……

段国栋猛地推开门，象是从战场上凯旋回来的战士，有声有色地向大家讲了“第二号战报”：

刘富堂这只丧家狗，慑于群众专政的威力，一连搬了三次家。到了春光里，看到高成钢领导的民兵小分队工作抓得这么紧，就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春光里的群众都被发动起来

了,对他来说,在这样的环境里,简直象生活在禁锢的世界里一样,他又想搬家了。今天中午他到潘振新家里来主要是拖小涛下水的,无意中看到了潘振新留给高成钢的纸条,就认为时机来到了,根据他长期积累的反革命经验,认为共产党的政策是下级服从上级,如今“厂长”下了撤退令,高成钢回厂是肯定无疑的了。这个坏分子平时恨透了高成钢,这一次听见风声已起,他就来个推波助澜,于是他蒙蔽了几个外里弄的青少年,冒充里弄群众,到厂里去贴“欢送”高成钢回厂的大标语。他以为高成钢一回厂,他好在春光里站住脚了。但恰好相反,露出了他的狐狸尾巴。今晚他策划的这次闹事,正是他放出的一个探听虚实的气球,看你们的群众专政散架了没有?打伤小涛,也是他布置的罪恶计划之一。这个积累了多年反革命经验的教唆犯认为:只有把初次临“场”的人敲伤了,才会从心头升起复仇的邪火,从而不得不依仗他刘富堂的“势力”,进一步听从他的调唆!

听完了段国栋的叙述,潘洪涛象木鸡似的呆立在那里,心里却折腾开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平时对自己总是“面带三分笑”的刘富堂,会在自己身上耍弄这样的罪恶阴谋。潘振新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梦初醒地骂道:“卑劣,卑劣!”高成钢激动地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们应该牢记‘十大’通过的新党章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四个存在’,而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

潘振新情不自禁地复诵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十一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它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潘振新的胸膛;又象是镜子,照出了潘振新的思想根子。潘振新红着脸,态度十分真挚地说:“小高,你和同志们一定要坚守住这个阵

地。我回去，也要跳进批林批孔的战壕，联系自己的思想狠狠地批！”高成钢满腔热情地说：“老潘，你这话讲得太原则了一点。”潘振新矢口否认：“不，不！我回去连夜就写引火烧身的大字报，希望你来个‘火上加油’！”说完，朝段国栋笑了笑说，“还有你！”

在场的人们，看到潘振新精神又焕发了起来，心里当然高兴，又见潘振新的两道目光从儿子潘洪涛身上，移到了段国栋胖笃笃的圆脸上，而且看得出了神，谁都心里明白：潘振新在小栋的朝气蓬勃的脸上，看到了小涛将来璀璨的青春。高成钢洞察了潘振新的心思，走上一步，紧紧地握住潘振新的手说：“老潘，放心吧！在里弄、街道这阶级斗争的前哨阵地上，有我们民兵小分队在，阶级敌人胆敢伸出魔爪，来腐蚀我们的青少年，我们民兵小分队一定把它斩断捣碎！”这铁铮铮的语言，象春雷滚过人们的心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冲出窗口，响彻了春光里的夜空！

（插图 张培础）



## 海上雄鹰

斯 剌 银

—

锣鼓捶醒了沉睡的大地，灯光映红了天际的云霞。连滔滔的浦江水也在欢呼跳跃。

沿江大道上，红旗引路，人如潮涌。那高挂在半空中的一只只扩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来自北京的声音——中共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使那川流不息的人群不时翻滚起欢呼的声浪。一队队革命造反派战士在鲜红的队旗后面意气风发地行进着，一个个佩戴红卫兵袖章的革命小将，簇拥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放声歌唱。

“嘀嘀——嘀嘀——”一辆载重卡车在这沸腾的人海中行驶，左挡右拦，把司机难住了。正在为难的当儿，有个人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向前面的人流大声打招呼。那人四方脸盘上充满了喜悦的神采，两眼闪闪发光，眉毛又粗又密，鼻梁高高的，嘴唇略厚，显得既英俊而又干练。他就是“海燕”号领导小组负

责人鲁大成。他刚才参加了局里抓革命、促生产一线指挥部的紧急会议，现在正搭这辆便车赶回去。在会上，鲁大成代表“海燕”号争取到了一个特殊任务：到海上给走错了航道而搁了浅的外轮“梅特露莎”号抢险卸货，而且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赶到和卸下二千七百吨货物。一线指挥部的负责同志在会上还特别强调这项任务的特殊意义，他说：“解决‘梅特露莎’号的抢险卸货任务，这不仅体现了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而且也是当前突击疏运积压物资的一场重要战斗。这项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但我们一定要把它完成好啊！”鲁大成当场表示：“时间越紧越能鼓干劲，任务越重越能练肩膀。为了整个疏运战斗，这副担子我们‘海燕’号挑定了。”

本来，“海燕”号明天就要进厂大修了。两小时前，当鲁大成接到这个紧急会议通知时，“海燕”号就好像在平静的海面上掀起了波涛，人们纷纷猜测着：发生了海啸呢，还是将遇上台风？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不管怎么样，革命的航船只能前进，绝不后退！临行前许多同志叮嘱鲁大成，我们掌权后就要拿出造反派的气概来，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不吃、不睡觉也要把走资派积压下来的物资全部疏运完……

“嘀嘀——”卡车已经驶过这欢腾的人海，风驰电掣地飞跑了起来。鲁大成的思想也一个又一个地从脑海里掠过。他突然眼前一亮，清晰地浮起了接到紧急会议通知时跟姚云升船长的一番谈话：

“大成，深夜通知开会，一定有重要事情呀。”

“是呀！咱们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对！船进厂检修了，人可得继续干。”

“嗬！老姚，你这几天没日没夜地干还没干够呀？”

“够？干不够！过去我在错误路线上走了七、八年，要不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不知要走到哪里呢！现在，你们总算把我拉了回来，我得好好干。你别看我这头发已经灰白了，我还要干它个二、三十年呢！”

姚云升刚讲到这儿，大副孔育礼插进来说：“船长真是老当益壮呀！”接着他又眨巴着眼睛，操着沙嗓子说：“小鲁，不是说我们的‘海燕’号零点就要进厂检修了吗？”

“可能会有变化。我们要作好出船的准备，上次我在局里听工人革命造反派负责人说，目前要突击疏运积压物资，关键的问题是船不够，要求各基层单位挖掘潜力，尽可能地把船充分利用起来。”

“对，咱们尽可能缩短修船期，早日投入这场战斗。”

显然，当时姚云升考虑过这个船的问题。而现在，他会怎么想呢？……

一阵喇叭声把鲁大成从沉思中拉了回来。原来港区就在眼前了。他打开车门，感激地向司机打了个招呼，没等车停稳便飞身下了车。鲁大成一溜小跑来到了停泊“海燕”号轮的四号码头。

码头上车来人往，一片紧张繁忙。鲁大成深情地看着这不夜的码头，贪婪地吸了口气，顿时觉得浑身清凉舒适。鲁大成爱黄浦江的风，爱大海的浪，更爱与风浪搏击、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的“海燕”号轮船。他抬头看着那熟悉的船体，神情是那样的真切、仔细。仿佛是分别了多年的老朋友又突然会面一样。鲁大成对着“海燕”号自言自语地说：“老朋友，再跟我们跑一趟吧，在突击疏运大量积压物资的日子里，解决‘梅特露莎’号的抢险卸货任务，意义是多么深远啊。今天，党中央

给我们发来了贺电，你也要为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而冲锋在前呀！”

鲁大成一上船，就在甲板上碰到了李海龙师傅，他正和同志们一起做着出航前的准备工作。李海龙，中等身材，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嵌在黑里透红的脸膛上。李海龙是鲁大成的师傅，也是“海燕”号领导小组成员。鲁大成就把“海燕”号出海抢险的任务同李师傅通了通。李海龙拍着小鲁的肩膀说：“没说的，我们要按照贺电里所说的那样，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天大的困难也要想办法克服。你看，同志们都行动起来了。”说到这里，李师傅改换了一种深沉的语气说：“大海里行船要看好风头浪势，我们出海抢险也要注意近来船上刮起的一股阴风呀！”鲁大成点了点头，想到最近有人在船上散布什么“生产乱了套”啦，“造反派有些事做得太绝”啦等等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流言蜚语。俗话说：不怕风浪大，只怕舵不稳。只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我们就无往而不胜。想到这里，鲁大成坚定地说：“师傅，一定按照中央贺电的精神去办。”

说完，鲁大成离开甲板去找姚云升了。他觉得必须跟姚云升谈谈，好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可是从舱里找到舱外，从值班室找到船长室，也没找到老姚的影子。“他到哪儿去了呢？”鲁大成心里感到纳闷。

其实，姚云升正与轮机长等人围着主机爬上钻下地忙着加油保养呢。自送鲁大成去开会以后，姚云升心里就象一锅煮沸的粥似地吹起泡来了。这是个什么任务呢？为什么在深夜召开紧急会议呢？他想到了鲁大成的估计：“要出船。”可船

明天就要进厂检修了，有的地方也确实需要好好儿维修保养了。早在前两个星期，孔育礼曾指着“船舶检验证书”上的条文对他说：“船都要进厂检修了，鲁大成还这么蛮干，如果出了事情，你可要吃不了兜着走啊。”但姚云升觉得，鲁大成是对的，形势需要“海燕”号日以继夜地干嘛。如果真出了事情，那也要具体分析。他觉得孔育礼的担心是多余的。今天晚上，当姚云升听到中央发来了贺电，又见到李海龙等在甲板上忙着准备开船时，他开始坐立不安了。考虑到最后，他觉得如果任务确实刻不容缓，那应该服从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出海去。所以他便急忙去找轮机长去保养主机，因为主机是船的主心骨呀！就这样，他边想边向机舱间走去。

鲁大成顺着扶梯下到了机舱间，只见姚云升穿着油污的工作服，正仰卧在冰冷的钢板上与轮机长一起聚精会神地在给机件擦拭和加油呢。鲁大成心里一热，一股暖流涌到了心头：“老姚！”

姚云升抬头一看是鲁大成，劈头就问：“大成，真要用船吗？”

鲁大成边把老姚扶起来，边回答说：“对！零点就要开船。”

姚云升微微一惊，他急忙看了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到十点上了：“什么任务这么紧迫？”说着，姚云升拿起油壶就要往油嘴里加油。

鲁大成抢上前去，一手夺过油壶，一手塞过去一团回丝。他边加油边简要地向姚云升介绍了情况。姚云升的脸色随着鲁大成的语音，渐渐板结了起来。他低头慢慢踱开了步子，直到鲁大成把话说完，咯吱咯吱的脚步声还在继续着。过了一会，姚云升方才开了口：



“大成，执行这样的任务，‘海燕’号还是第一次，而且又是一条正要检修的船……时间这么紧……海上的情况很复杂。你有把握吗？”姚云升断断续续地说着，显然他在考虑各种不利的因素。

“前些时候，我与李师傅、刘大个、轮机长等人交换过意见。他们认为，只要多准备一些应急的器材和配件，同时在航行中加强值班观察，问题还是不大的。”鲁大成胸有成竹地说，“这次出海抢险主要要解决两船靠拢后发生碰撞的问题，我想把废车胎扎在一起做成大靠把，在船的左舷和右舷都放上几个，就能在海上进行安全的装卸。老姚，你看呢？”

“唔，可是海上抢险谁也没有经验，心中没有底呀。”姚云升脑子里显然有个怕字，“再说，这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后第一个出海任务，我们不能不考虑得全面一点，不然，出了问题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呀！”

“但是我们更应该考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怎样进行回击。走资派刘显中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副烂摊子，他是想吓倒咱们，压垮咱们。可咱们不怕吓，不怕压，要象贺电里说的那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鲁大成激动起来了。他亲切地看着踱步的姚云升，满怀信心地说：“目前，疏运任务就象一条一环紧扣一环的链条，拆掉哪一环都会影响全局。咱们的‘海燕’是无产阶级的海燕，应该迎着风浪上，应该立即去补上这整个链条上的一环。老姚，这可关系到大局啊！”

姚云升听鲁大成这么一说，心胸顿时感到开阔了许多。

鲁大成看到姚云升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了，就进一步说：“老姚，咱们面临的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有人在攻击文化大革

命，咱们就要用给‘梅特露莎’号抢险的事实来戳穿他们的鬼话。这次任务意义深远呀！”

“那、那就试试看吧。”姚云升终于停止了踱步。他觉得道理虽然讲得通，但接触实际往往还会有意外的情况出现，因此他没有把话说死。

鲁大成理解这“试试看”所包含的意思。姚云升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并不奇怪。只要我们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有了决心，有了办法，老姚是会通的。就这样，他默默地沉思着同姚云升一起向会议室走去。

## 二

这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温暖的阳光投射在微波粼粼的海面上，使漫无边际的大海显得一片晶莹明亮。海鸥张开那狭长的翅膀，在自由自在地飞翔，一会儿拍着翅膀向天上疾驰，一会儿盘旋着滑翔下降，待到临近海面时，有的又飞了起来，也有的扑了几下翅膀就轻轻地落在海面上，然后把身子蜷缩成一团，随着海水安逸地漂浮着。忽然，一排浪头涌来，把它们从浪尖中送向了空间。原来“海燕”号犁波耕浪地闯进了这平静的海面。海上飞溅起一簇簇珍珠似的水花。

“海燕”号经过将近十个小时的航行，顺利地到达了“梅特露莎”号搁浅的海区，并且很快地靠了上去。

一场海上抢险卸货的战斗在紧张地进行着。

鲁大成这会儿才算有了点空，他刚才硬是被李海龙从船吊操纵台上调换下来的。李海龙要他去解决一项任务——给自己填饱肚子。可是鲁大成只是靠着船舷旁的栏杆大口地嚼

着早已冻得发硬的馒头。他瞧着“海燕”号那空荡荡的肚子一层层地鼓了起来，真比吃了蜜糖还甜，比喝了椰子汁还香。当他走到三舱的时候，他不禁睁大了眼睛向四面寻找。孔育礼走了，船吊也停了下来，只有刘大个在甲板上又是扫又是铲，虽说他脱了棉大衣，但还是忙得满头大汗。鲁大成探头朝舱里一看：进度却很慢。他把半个馒头往口袋里一塞，爬上操纵台，开动了船吊，说：

“刘大个，你们的船吊怎么停啦？”

“这可不能怪我，下回我可不愿跟孔育礼搭档了。”显然，刘大个对孔育礼窝了一肚子火。

“他到哪儿去了？”鲁大成问了一声。

“抽烟。哼！开工以来他不知抽了多少回烟了。这人呀，人家越忙他烟瘾越大。”刘大个“噌”地一扬铁锹，货物飞进了船舱。

“不抽烟哪来的劲头呀。来来，你也来一支。”孔育礼叼着一支香烟慢悠悠地走了过来。他只当是刘大个在自言自语地发牢骚，便摸出一支烟递了过去。

“我没那闲工夫。”刘大个连头都没抬。

孔育礼讨了没趣，“嘿嘿”地干笑着爬上了操纵台。这时才发觉鲁大成正在吊货，他不觉一愣，心里突突乱跳：糟了，差点叫他抓住尾巴了。他尴尬地掐灭了烟头：“嘿嘿，一支烟还没抽完，他就发牢骚。”

“可你也不能影响工作呀。”鲁大成看着他空了的烟盒，淡淡地顶了一句。

“发牢骚？哼，你看看这舱口吧，它也在给你提意见哪！”刘大个冲着孔育礼说：“咱俩换一换，这回你就是一口气抽光

你带的那一整条烟，我也不管你。”说完，刘大个全神贯注地操纵船吊，开得又稳又快。接着，他又对鲁大成说：“大成，这回呀，三舱包在我身上，不用你担心。”鲁大成暗暗地赞许着刘大个。再看看孔育礼那种不紧不慢的动作，他脑子里掠过一团疑云：“真是烟瘾大吗？同志们连饭都顾不得吃，而他……”在出海途中，鲁大成了解了一下，攻击革命造反派的那股阴风是从孔育礼那儿刮出来的。这个人在解放前曾经充任过伪职。因为他能说会道，很受走资派刘显中的赏识，一向很受重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在刘显中的指使下，写了不少大字报，把鲁大成等那些敢于起来造走资派反的同志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反党分子”。后来，走资派刘显中倒台了，他就来了假检讨、耍两面派手法。因而受到大家的批评帮助。他表面上接受，但骨子里对革命造反派一直耿耿于怀。有人反映，半个多月前煽动大家闹福利的那张大字报就是他写的。联系种种情况，鲁大成感到：孔育礼这个人值得注意。

忽然，一股强风把他的帽子吹落在甲板上，鲁大成弯腰拾帽，只觉得一股冷气直往脖子里钻。他举目远眺：云块飘得飞快，西北边层层乌云横卷而来。太阳躲起来了，海面上象挂了一道巨大的纱幕，灰蒙蒙的。老天爷翻脸了。鲁大成低头看了下表：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他赶紧给刘大个嘱咐了几句，就翻身下梯，径直向“梅特露莎”号值班室走去。

大风一来，姚云升的心情又紧缩了起来。这次出海他尽管有相当程度的保留，但他对待一切工作还是全力以赴的。他感到这次出海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倍谨慎，要尽最大的努力打好这夺权后的第一仗。否则就等于给鲁大成他们造反派脸上抹黑。不知怎么，每当他想到鲁大成，就会想到孔育礼。他

记得在出海途中，孔育礼又到他房间里发泄对鲁大成的不满：什么“鲁大成一伙只知道蛮干，不懂得科学”啦；什么“结合你就是要叫你扛木梢”啦。这些话同鲁大成开会时说的最近有人在船上刮出的一股妖风是多么相似呀，莫非……一股风把他那稀疏的头发吹到了一边，也把他的思路吹断了。姚云升一抬头就判定，今天准得遇上大风。西北边的海面上一排排浪头喷吐着白花，海鸥围绕在轮船的上空，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地疾飞着不肯离去。两船的夹档里水浪发出轰轰轰撞击钢板的声音，连接两船的钢缆开始吱吱作响，大风说来就来了。在这风势渐增、浪峰比高的当口，必须当机立断。姚云升在“海燕”号船尾上，用手抓着栏杆，身体微微向前倾斜着，睁大了眼睛，注视着水尺的深度。只要一达到计划中的数字——二千七百吨所代表的刻度，那就停止装卸，关闭舱口，立即返航。终于，那时隐时现的水尺线淹没在那跳跃的浪峰之中。姚云升挺起胸膛长长地吁了口气，微笑着看了看“梅特露莎”号。任务总算如愿完成了，他为自己的担心变成多余而高兴。

“船长，水尺线到了，关舱吧？”在姚云升的背后传过来孔育礼的沙哑声。姚云升从容地转过身来说：

“先别忙，这要跟大成商量一下呢！”

“还要同他商量？哼！他把我们带的肉呀鸡呀蛋呀都给了外国人，让我们出海来喝西北风呀。”说完，把酱菜连同才咬了一口的馒头都扔到了大海里。

姚云升眉头皱了皱：“这事情我也同意的。”他想到就在“海燕”号靠上“梅特露莎”号后，当鲁大成知道外轮缺少副食品时，他就提出应当支援外轮，姚云升非常赞成。因此看到孔育礼在这件事情上也要吹毛求疵，便觉得不能容忍：“谁喝西

北风了？老孔，你应该正确对待革命造反派，有意见，别背后乱捣鼓，在会上提。”

孔育礼没想到竟讨了个没趣。他眼珠子转了几转，便想借题发挥：“提？提有啥用。反正……”突然，他看到鲁大成跟李海龙从“梅特露莎”号软梯上走下来，就慌忙转身溜掉了。

姚云升也看到了，迎了上去。鲁大成刚站稳脚跟，姚云升就急切地说：“大成，关舱返航吧？”

鲁大成跟李海龙交换了一下眼色，冷静地说：“老姚，情况有了变化。”

“变化？”姚云升脸上升起了一层阴云。

“是的。刚才翻译同志跟大成联系，外轮虽然卸掉了二千七百吨，但是还没有脱险。根据水尺来看，还需要我们再抬高五吋。”李海龙一字一顿地说明了情况。

“五吋？”姚云升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心里急速地计算着卸货的数字。

“就是说，还要卸下五百吨。”鲁大成刚公布了答案，一个浪头打来，船体猛地一颠。姚云升一个趔趄，险些儿摔倒，幸亏被鲁大成一把拉住。姚云升定了定神说：

“就是说，还要把‘海燕’号往大海里压两呎。大成，今天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可不比往常呀。”

“这些我们考虑过了。向指挥部要求派船，时间不允许；眼下风大浪急，就是有，千把吨的船也出不了港。”李海龙望着北风呼啸的海空说。

“老姚，五百吨还得我们来吃。”鲁大成胸有成竹地说。

“可是‘海燕’号吃不下那么多了。”姚云升觉得拿核定装载量三千吨减去二千七百吨，答案是很明显的。

“是不是可以加载？”鲁大成直率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大跃进年代里，咱们不是也加载过吗？”

“那时候船还年轻。而现在……”姚云升觉得这件事不能草率，“大成，我同意再吃四百吨，再多了会胀死的。超过了安全线是绝对不允许的。”

“那在吃进之前先吐掉一点不行吗？”鲁大成接过姚云升的话题风趣地说。

“吐，吐什么？”姚云升不解地问。

“小曾跟我说，打掉淡水。”李海龙说。

“打掉淡水？”姚云升眼睛一亮，豁然开朗了。

“对。打掉一百吨淡水，这样装五百吨就胀不死了。老姚，你看呢？”鲁大成诚恳地说。

内行人不用细说，这当然是唯一的最好不过的办法。姚云升自己却没有想到，不由得佩服鲁大成工作细致扎实。心里在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造就了一代新人呀！但他嘴里只是平静地吐出两个字：“好吧！”

“大成，船头的靠把钢丝六股断得只剩了两股，眼看快磨断了，怎么办？”姚云升话音刚落，刘大个飞奔了过来，把那又高又响的话音撒了一路。

鲁大成真急了。如果钢丝绳一断，靠把一漂走，两条船就会碰撞。那——鲁大成直朝船头跑去。

船头上一会儿就聚集了很多人。鲁大成一看，船体钢板边缘就好象一把利刃，靠把钢丝被割划着发出“吱吱”的声音。靠把被两船的船体钢板挤压着，搓揉着。海浪一个接一个地拍打着它，发出澎湃之声，情况十分危急。同志们都在出着主意。有的说，中间垫一块木板；有的说，再扎一个小靠把，……

但这犹如飞溅在船上的水花，一落甲板就粉碎了，经不住摔打。鲁大成抓住栏杆，探出大半个身子，估摸了一下两船靠拢时最近的距离，心中打定了主意：

“刘大个，快找钢丝绳！”

“钢丝绳？”刘大个不解地问。

“走，我跟你一起去。”李海龙明白了鲁大成的用意，他与刘大个走了。

“老姚，我看危险呀，还是赶紧离开吧。”孔育礼的声音传进了鲁大成的耳膜。只听得姚云升“唔”了一声，但没有下文。

这时，李海龙、刘大个已经找来了一根很粗的钢丝绳。鲁大成接过来察看了一下，朝李海龙一瞥，同时会心地笑了。不用细说，下一步怎么办，彼此都心领神会了。

姚云升也明白了，但他不敢相信鲁大成真会那么做：“小鲁，你想干什么？”

“我下去，在靠把上再穿它一根钢丝绳。”鲁大成边解大衣扣子边回答，声音虽不高，但大家都听见了。

“不行。那太危险！”姚云升连想也没想就坚决阻拦，“大成，我看别加载了，立即返航吧。”

“不！没有胜利完成任务返航，就等于逃跑。我们绝不退却！”鲁大成把棉衣一脱，就跨上了船舷。

刘大个一把从鲁大成手里抢过钢丝绳：“大成，你，这样不能下去。”

孔育礼一直在窥视着。他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借口为鲁大成的安全而松掉几根缆绳，看你们怎么对付这缆崩船离的局面。于是他别有用心地说：“刘大个，两船靠得太近，下



去有危险。快跟我去松掉船头缆绳。”说完，拉着刘大个几步就走到了缆桩前面。

刘大个心急似焚，哪顾得细想，伸手就要解缆。

“刘大个，你放下！”鲁大成大吼一声。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鲁大成急步走到刘大个身边。刘大个倔强地把头别了过去。鲁大成抬手按着他的肩膀，十分温和地说：“现在风浪已经很大了。目前船头的几根缆绳受力平均，才抵得住风浪。你这样解缆会使其余的缆绳超过抗拉的极限而一根一根地被崩断的。你想想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刘大个楞了一下，眼睛睁得大大的眨了几眨。他明白了：“嗨！我急糊涂了。”他顺从地放下了手中的缆绳。

鲁大成转向孔育礼，射过去一道严峻的目光：“孔育礼，你难道真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吗？”

“这个——”孔育礼没料到鲁大成会这样问他，不觉心里发慌，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也急糊涂了。”

“哦！你当了这么多年大副，难道这样的大事也会糊涂吗？”鲁大成话虽不多，但字字打在孔育礼心上。

孔育礼打了个寒噤：“你这样下去太使人寒心了，我也是为了扎住靠把，我想的跟刘大个一样呀！”

“谁知道你跟谁一样？”刘大个已觉悟到刚才是受骗上当了，他狠狠地顶了孔育礼一句。

“你这样下去太使人寒心了，这句话说得很好。你自己去仔细想一想吧。”鲁大成步步紧逼。

孔育礼象做贼被拿住了赃，感到心慌意乱，再也招架不住了。

李海龙用粗麻绳在鲁大成的腰间结结实实地扎了两道。

鲁大成踏上船舷钢板说：“同志们，大风就要来了。我们一定要抢下这五百吨。大家立即行动吧。”

一听号令，同志们迅速地走上了自己的岗位。

“大成，我负责去打掉淡水。”姚云升觉得要以实际行动投入这加载的战斗。

鲁大成听着这马达呜呜轰鸣，看着这吊关的翩翩起舞，他毫不踌躇地抬腿跨进了两船夹档，趁着船一离开空隙，抓住钢丝绳向海浪拍打着的靠把攀扶直下。

李海龙与刘大个在船上直盯着鲁大成，把手中的麻绳迅速地往下直放……

### 三

风有点发狂了，它撕卷着海浪，在浩瀚的大海里掀起汹涌的波涛。但风啊浪啊已经来晚了，“海燕”号加载任务已胜利完成，“梅特露莎”号已经脱离了搁浅的险境。

鲁大成从电报房出来，他想着指挥部的指示：由于在二十四小时内，海面上风力将增强至十级，因此，一、两船立即离开，“梅特露莎”号赶在大潮中进港，“海燕”号可到大陆岛避风；二、若离不开，两船同往大陆岛避风待命。

鲁大成觉得应该迎着风浪上。当然，那将是一场抢速度的战斗，在这样的强风影响下，就是停泊在码头上的海轮要解缆起航，也会有相当的困难，何况在大海上，所要离开的又是一条随风浪摇晃的“活码头”，困难是可以想象的。鲁大成出神地瞧着“海燕”号，忽然他发觉船头上有一个人在扎靠把的地方仔细察看，冷风吹乱了他那有点灰白而稀疏的头发。鲁大

成急忙走了过去，老远就招呼了一声：

“老姚！”

姚云升瞧着鲁大成非常满意地点点头：“亏了您冒险下去穿钢丝，这一下有最大的风浪也不用担心了。”

“老姚，指挥部来了指示。”鲁大成取出电报交给了姚云升。没等姚云升看完，他就急着说：“指挥部希望我们能实现第一个方案。”

“是的。不过在这样的风浪中，两船要安全离开很不容易。”姚云升显然倾向于第二个方案。

“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而且‘海燕’号也应该赶在十级风暴之前开回去。”鲁大成已经下决心了。

“哦？”姚云升不置可否地答应了一声，但从那拖长的语调中流露出疑虑和担忧的情绪。

“走，咱们去跟大家商量商量，听听群众的意见。”鲁大成挽起姚云升的臂膀大步向船舱走去。他们一踏进走廊，就听到了同志们热烈的议论。鲁大成向姚云升递了个眼色，两个人悄悄地走进了会议室，仔细地倾听着：

“我说不管怎么讲，也要叫‘梅特露莎’号立即进港。不然，错过了大潮就要耽误大事了。”

“这么大的风，要解缆离船可不那么容易哪！”

“事在人为，想办法嘛。”

“就算离开了，咱们‘海燕’号怎么办？去避风，还是……”

“当然进港罗，这点风算什么。李师傅，那一年咱们不是还跟台风打过一个照面吗？”

“刘大个说得对。咱们‘海燕’号可是经受过大风大浪的，开回去不成问题。在海上离开倒是个新问题，咱们得好好想想

办法。可来不得半点马虎。”

.....

刘大个心急得不行，他一转头看见了鲁大成，不觉叫了起来：“大成，这事儿可就等你决定了。”

鲁大成非常高兴，他挥着手激昂地向大家说：“同志们，我们要发扬一月革命的精神，战胜十级风浪，让‘海燕’号与‘梅特露莎’号都开进港去。不过，光有热情还不行，还要根据海上的特点，研究出一个安全解缆的离船办法来。”

霎时，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过不了一会，就象一锅煮开了的水沸腾了起来，气氛比先前更热烈。

孔育礼坐在一个角落里，正为这大海的风浪而干杯。他一边喝着姜茶，一边想起在文化大革命前，刘显中对他的破格重用。可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了灾难，刘显中靠边了，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要继续向上爬更有困难。他是多么指望着刘显中能重新上台，那么他的前程还大有可为。因此，文化大革命半年多来，他无时无刻不为刘显中暗暗地使劲。就拿这半个多月前来说吧，你刘显中刮经济主义风，我孔育礼就写大字报积极响应，你刘显中积压了这么多物资，我孔育礼就极力阻挠造反派突击疏运；他想到抢险卸货中因磨洋工而几乎引起鲁大成的注意，想到在穿钢丝时自己的妙计未能实现，反而被鲁大成抓住了把柄……一切都事与愿违。孔育礼感到非常沮丧。想不到这场西北风倒给他帮了忙。风一大，两船离不开，外轮进不了港，这下……有谁料到现在又要离船而一起回港，他又感到前途渺茫了。因为在他这个胆小鬼看来，弄不好自己会变成“海鱼”，去游水晶宫呢。即使侥幸不游，对于他孔育礼来说，也没有半点好处，做了这么些手脚，鲁大成迟早总

会知道，到那时候才倒霉呢……他越想越恨，越想越怕。几次想跳出来狂喊几句，痛骂几声，但他不敢这样做。他知道这等于给自己挖掘坟墓，鲁大成一下子就会把他揪住的。他搜肠刮肚地苦思冥想，眼珠子转了几转，最后停在愁云满脸的姚云升身上。孔育礼走了过去，紧挨在姚云升身旁，心怀叵测地说：

“船长，这——你看呢？”

此时姚云升脑子里充满了同志们的议论，特别是鲁大成刚才的话又叫他吃了一惊。对于孔育礼那含混不清的问话，他没有马上答理。

“你是老经验了，这么做行吗？这么大的风可不是闹着玩的。光想着美事儿了，哎——”孔育礼欲说又止，故意长长地叹了口气，狡黠的目光注意着姚云升脸上的变化。

姚云升虽然对他怀着几分警惕性，但是听了孔育礼这貌似小心翼翼的话，倒引起了几分共鸣。他经过一番思索，终于开口了：“大成说得对。我们不能光凭热情。大家别忘记，这是在大风大浪的大海里啊，万一两船碰撞，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孔育礼叼着香烟很是得意。船长先说话了，自己发挥一下大概可免遭怀疑吧。他说：“同志们的精神很令人钦佩。不过，我同意船长的意见，请大家想一想，海上离船谁也没有个谱。就算离开了，‘海燕’号被这十级大风一吹，就会象断了线的风筝，不知会被刮到什么地方去呢？依我看，不要做梦娶媳妇——光想好事。”

“什么，做梦？”姚云升觉得自己的意思被孔育礼歪曲了。他正色地重申了一句：“我只是觉得离船时的风险太大。”

孔育礼在众目睽睽之下，自知失言，赶紧搪塞了一句：“哎，对对，风险太大！”

“做梦的不是我们，而是走资派刘显中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想夺回失去的权力，破坏疏运积压物资，破坏文化大革命，那才是做梦！”鲁大成看透了孔育礼的那副嘴脸，给以沉重的一击。

“哗——”一个浪头打来，船身猛烈倾斜了一下。孔育礼没站住，“咚”地一声，头撞到了板壁上。一松手，茶杯落在地上，砸了个粉碎。他用手捂住了头，心想：正好装病避开锋芒，必要时还可以活动活动，看你们怎么离开？便装模作样地哼了起来：“啊哟，我，我——头晕了。”

鲁大成厌恶地斜视了他一眼，语意双关地说：“孔育礼，你是应该休息休息了。”

孔育礼一听话音，惊恐万分。但是他强作镇静，抖索着走了出去。

“呸！”刘大个狠狠地朝着孔育礼的背影猛啐了一口，“这家伙尽帮倒忙，我看他没安好心。大成，别磨嘴皮子了，还是赶快解缆吧，这有什么了不起。”

“出了问题可就来不及了。”姚云升老成持重地说，“大成，还是按指挥部的第二个方案行动吧。我海上跑了几十年，什么样的风浪没碰到过？什么样的事情没经历过？我看咱们就别冒这个险了，就别赶这个大潮了。”

“你跑了几十年，文化大革命你碰到过没有？这海上卸货你碰到过没有？”刘大个等姚云升刚一讲完，就“嘣嘣”地开了两炮。

鲁大成用手势阻止了刘大个：“老姚，大潮一定要赶。千

革命就不能怕担风险，而且咱们可以化险为夷嘛。”

“我没有办法。”姚云升觉得把话都说尽了，“如果一定要解缆离船，我无能为力。”

这使大家很吃惊。鲁大成也微微一怔。不过他认为姚云升能暴露思想是好事。自己有责任说服他、帮助他。可还没等他把话想好，刘大个这门炮又放开了：“那倒好，还少碍我们的手脚。这叫踢开绊脚石，大步向前走。”

“好，我成绊脚石了？不用你们踢！”姚云升喃喃地咕嘟着，气得浑身发抖了。他站起来一转身，“咚咚咚”地走了出去，一会儿脚步声消失了。那只空转椅随着船身的颠簸在转过来回过去地转悠着。

鲁大成愠怒地看着刘大个说：“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跟孔育礼不一样嘛。”

“刘大个，你这一炮可轰偏了呀。”李海龙有点打趣地说，“不过，大成，刚才我们这儿几个老水手、老舵工仔细研究了一下，认为安全离船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也在考虑，在大风大浪的海上，按照一般的办法是很难控制的。”鲁大成稍停顿了一下，“可是，如果……”

“如果在两船同时前进中解缆离开，那就容易控制。”李海龙打断了鲁大成的话，说了下去。

“对！李师傅，我们想到一条路上去了。同时，还要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好充分的准备。来，我们大家好好研究研究。”随着鲁大成这一招呼，同志们都围了过来，细致地讨论了起来。

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不一会，前进中离船的具体措施就出来了。同志们立即分头准备。鲁大成又跟李海龙交换了

对孔育礼的看法，研究了所掌握的材料，决定对他采取必要的措施。接着，鲁大成便找姚云升去了。

姚云升坐在船尾部一个工具箱上，目光呆滞，两眉紧锁。浪花不时飞上甲板，溅湿了他的衣襟、鞋帮。鲁大成走了过去，姚云升默默地看了鲁大成一眼，身子往一边挪了挪，让鲁大成坐了下来。

“坐这儿冷吗？”鲁大成打破了沉默，关切地问。

“我心里热得发烫。”姚云升咕嘈了一句。

“怎么，还在品味刘大个的那几发炮弹的滋味呀？”鲁大成显然想使气氛活跃起来。

“说我绊脚石也好，顽固派也好，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姚云升接着换了种语调，“我刚才又细细考虑过了，这事儿实在玄得很哪！”

“老姚，文化大革命解放了大家的思想，照过去老规矩，‘海燕’号这次根本出不了海，也装不了那么多货，可现在呢？”鲁大成极力启发着姚云升，“以前你受了一长制的毒害，过分地相信了自己。而现在，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一个脑袋，经验再丰富，办法也有限；要让大家一起来想办法，那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姚云升凭近来的感受，觉得鲁大成是讲得对的。不禁发问道：“那怎么个离法呢？”

“刚才大家进行了研究，措施也已经有了。”鲁大成对姚云升讲了群众出主意的经过，姚云升越听越觉得有门儿，脑子也一点点地开窍了。当鲁大成征询他的意见时，姚云升站了起来，感叹地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呀！实践中可能还会产生一些意外的情况，不过能考虑到这样就很不错了。大成，在解



缆时你指挥，我当你的助手。”

“老姚，你……”鲁大成这回没能了解姚云升的意思。

“因为你比我更理解这个战斗步骤。另外，我觉得在事实上你早已在指挥这整个航程的战斗了。”姚云升畅笑着，他为鲁大成在大风大浪里迅速成长而感到兴奋。

“老姚，让我们并肩战斗吧！”

两只海鸥在他们头上飞过，扑打着翅膀，顶着狂风越飞越高，越飞越快，一会儿就变成了两个白点，融合在灰蒙蒙的云层中。

#### 四

解缆，离船，与风浪的搏斗开始了。

一束探照灯的强烈光柱照射在“海燕”号船员的身上。他们象高山上的青松，苍劲挺拔；他们又象是搏击暴风雨的雄鹰，在海面上展翅飞翔。

中国工人阶级这种不畏风暴、不怕危险的崇高精神，使“梅特露莎”号的海员们深深地感动了。他们开亮了所有的照明灯，为中国工人阶级高尚的品德勾划出一个奇特的镜头；他们拉响了那震撼长空的汽笛，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业绩高唱起宏伟壮丽的赞歌；他们挥动着双手，跳跃着，欢呼着……

鲁大成在驾驶室里镇定自若地指挥着这场解缆离船的战斗，姚云升站在鲁大成的身旁。

刚才在两船并肩全速前进中，船尾部的几根缆绳已顺利地解掉了。按照预定措施，鲁大成命令：“梅特露莎”号减速前进，“海燕”号继续全速前进，两船做好抛锚准备。鲁大成举起

望远镜，紧紧对着连接两个船头的缆绳。当他看到由于“海燕”号船头渐渐追上减了速的“梅特露莎”号船头，使得几根本来崩得笔直的缆绳也渐渐地松弛了下来的时候，鲁大成看见姚云升正在向自己频频点头。鲁大成立即发出了解缆的命令。

他们看到，李海龙带着水手们立即投入了一场解缆离船的紧张战斗。一个个闪动着的身影轻捷如燕，缆绳被一根根地解掉了。当开始解最后一根缆绳时，突然一个小山一样的浪头打了过来，一下把“海燕”号的船头荡了开去，使得那根没解的缆绳又被拉得象弓上的弦一样，要解它既困难又危险。也就在这一刹那，“噌噌噌”的声音消失了，主机停止了运转。一个紧急的情况立即映入鲁大成的眼帘：由于“海燕”号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很快又落在了“梅特露莎”号船头的后面，并且那根未解的缆绳，把“海燕”号的船头引向“梅特露莎”号的船体，渐渐地在加速、靠拢。照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分钟，就会发生碰撞事故。

面对着即将发生的险情，姚云升失去了镇静，大声喊道：“大成，‘海燕’号赶紧抛锚！‘梅特露莎’号应该立即倒作。”

此时鲁大成的脑子象一部电子计算机一样，有条不紊地以极高的速度权衡和比较着各种措施。他听到了姚云升那惊慌的声音，凭一个水手无数次实践的经验，感到“倒作”对于解救这迫在眉睫的险情已经来不及了。姚云升看到鲁大成紧锁双眉，一言不发，以为鲁大成毕竟初次上阵，拿不定主意了。他横跨过一步，嘴巴针对了送话器。

“慢！”鲁大成轻轻地推开姚云升，他以非常清晰的声音发出了命令：“‘梅特露莎’号注意，左满舵，前进四。”

“前进四？”姚云升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赶紧举起望远镜，焦虑地观察着两条船的运动。

鲁大成顾不得跟姚云升作解释，他继续发布命令：“李师傅，请你们注意安全，立即斩断缆绳。全船注意，抛锚！”

姚云升看到，几乎就在鲁大成发布命令的同时，船头上飞起一道白光，随即碗口粗的尼龙缆绳象一条水蛇，蹦跳了一下，就窜落到了大海里。又听得哗啦啦一连串的声音，“海燕”号船上所有的铁锚直泻海底。“海燕”号的运动大大迟缓了下来，但由于巨大的惯性，它还是朝着“梅特露莎”号撞去。幸亏“梅特露莎”号大大加快了速度，使得它的船尾在距离“海燕”号船头仅仅几呎的地方一掠而过。

姚云升宽慰地嘘了一口气。他从裤袋里取出手绢擦了一把头上的冷汗，望着鲁大成那敦实的背影，感到十分内疚，但又十分高兴。他钦佩鲁大成那种临危不惧的气魄。他真正懂得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似乎是早已明白了的真理。鲁大成转过身来要想说话，他用手势阻止了。因为事实已经作出了最好的解释。

“老姚，我到机舱间去看看。”

姚云升看到鲁大成放下望远镜迅速地向门口走去。正好刘大个闯进门来，他一见鲁大成便说开了：

“大成，孔育礼这小子到处大放厥词，说什么‘这次海上抢险成功了，鲁大成又有政治资本可以向上爬了。可别高兴得太早，造反派掌权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到头来还得由刘显中出来掌权……’我们一听可气坏了，刚才我们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通。”

鲁大成坦然地笑笑，对闻讯而来的同志们说：“同志们，孔

育礼跳出来跟我们较量是好事。它提醒我们：虽然夺了权，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乘胜前进。”

正在这时，机舱里传来一阵“噌噌噌”的运转声。轮机长跑向鲁大成、姚云升报告说：“刚才主机出了点小小的故障，现在已经排除，机器运转正常。”

望着渐渐远去的“梅特露莎”号，鲁大成的心潮就象大海的波涛一样翻滚着：

“同志们，起锚，全速前进！”

“海燕”号劈开狂风，穿过巨浪，象一支离弦的箭，向前直驶。

旭日东升，霞光万道。“海燕”号战胜了惊涛骇浪的挑衅，胜利地返航了。

此刻，“海燕”号披着金色的阳光，摆开了一个新的战场。在驾驶窗下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标语：“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它召唤着人们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英勇战斗。

红旗在晨风中飘舞，海鸥在阳光下飞翔。

红旗下，鲁大成，以及李海龙师傅，姚云升船长英姿勃勃地同大伙儿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而战斗在一起。

他们迎着朝霞，乘风破浪，全速前进。



## 主力队员

邵 华

柴竞成和柴竞春这兄弟俩，虽说年龄相差三岁，个儿却差不多，粗心的人第一次见面还会分不清哥哥和弟弟。可是你若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哥哥和弟弟还是有区别的：哥哥竞成面容纯朴，两只深思的眼睛说明他比较沉着；弟弟竞春的面容是天真而热情的，但他那机灵的眼珠又显出三分稚气来。这兄弟俩从小就兴趣一般，爱好相同，在学校时都是篮球运动员，以后进入公共交通局工作，又都成为公交局篮球队的主力队员。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兄弟俩一起参加了自己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而且都被推选为负责人，用他们球场上的忠实观众辛一清的话来说，兄弟俩都成了文化大革命主力军中的主力队员。

下面，讲的就是这两名主力队员在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前夕的一段故事。

一辆自行车在宽广的近郊马路上飞驶。骑车的是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骑在车上，身子大幅度前倾，两腿急剧地上下蹬动，那副姿态活象一个正在进行紧张比赛的自行车运动员。这位运动员一气超越了两辆正在行驶的无轨电车，转眼间，就闯进了那红旗飘舞的市区街道，直到一个地处交通要道的无轨电车站旁，才停了下来。

这里是公共交通局七〇六线路的一个大站。往日这个站头，上、下车乘客就不少，现在更是人群拥挤，看来总有一百五、六十人。原来，这条线路车辆已停止来往半个多小时了。

年轻人推着自行车走到人丛中，只听得到处在议论：

“已经又过了五分钟了，还没来！”

“我们有急事，偏偏又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厂大家都在为超额完成全年的生产计划而争分夺秒，谁想到会在这儿耽误那么多时间！”

“这公共交通局的同志怎么搞的？”一个穿蓝布工作服的青年工人忍不住说：“各条战线都在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他们倒好，连正常工作都做不好！”

“嘿嘿，小伙子，情况特殊嘛！”说话的是一位戴灰鼠皮帽的中年人，那浓重的东北口音告诉人们他是位出差来沪的同志。他说：“我看，这准是走资派搞的鬼！”

话音刚落，就听有人大声说：“说得对！这就是走资派搞的鬼！”

人们惊讶地循声看去，只见说话的是一位手扶自行车的

年轻人，他坦然地对大家说：“我就是公共交通局的工人。我们公交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会让走资派的阴谋得逞！”

人们惊讶地看着这年轻人。有个认识他的中年人说：“这不是公交局造反派负责人柴竞成吗？”人们一听，“呼”的一下围了上去，好几个声音一起响了起来：“同志，你们什么时候才恢复通车？”“同志，我们有急事，能不能想办法早点让我们走？”那位穿蓝色工作服的小伙子嗓门比谁都响，冲着柴竞成喊道：“同志，我们是发电厂的，有重要任务需要马上到厂，请你无论如何帮助解决！”

“唉唉，你们都别急嘛！”又是那位戴灰鼠皮帽的东北同志嚷道，“人家同志只有一个人，哪能一下子回答这么多问题！”

人们果然静了下来。

柴竞成说：“同志们，我们一定尽一切努力尽快恢复通车，在未通车前，有特别紧急事情的同志，请马上另外站队，我们已同港务局联系，用拖轮送你们走。”

人们听了，齐声说好。那位穿蓝布工作服的青年就自动站出来整队。不到两分钟，一支长长的乘客队伍就跟着柴竞成向附近的浦江渡口跑去。

满载乘客的拖轮破浪而去，柴竞成才轻松地吐了口气。他刚想转身蹬车，耳边响起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声。他一转身，柴竞春和辛一清就连人带车地闯到了他面前。

“报告，紧急情况！”辛一清帽檐边上冒着热气，顾不得喘口气，就说：“我刚查了七〇六车队的调度记录，停止出车的调令确实是胡少杰下的，理由是电厂已经停电。”

柴竞成点点头，对柴竞春说：“这是胡少杰有意捏造的情况。我刚联系过，电厂一切正常，根本没有什么停电事故。”

柴竟春握紧车把，气愤地说：“不用说，又是胡少杰这个走资派有意捣乱。这家伙昨天还说要认罪，今天又这样，反复无常，简直难以容忍！”

辛一清是公交工人造反队的联络员。这时，他已经比较平静了，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都告诉了柴竟成：就在七〇六线路停车前后，各个车队都传开了“造反队要在全市实行三停”的谣言，说什么发电厂要停电，自来水厂要停水，市内外还要停交通。据了解，这个谣言最早是从七〇七车队李三子那儿传出来的，现在七〇七车队也已基本停车了。听了这个情况，柴竟成不觉沉思起来。

柴竟春也是刚听到这个情况，他忍不住又气愤地说：“李三子这个贪污分子，竟敢造这种谣言，简直难以容忍！”

辛一清说：“李三子又为什么要造这种谣言？可能背后有鬼！”

柴竟春说：“不怕他捣鬼，只要我们一动手，他们的鬼花招就都得完蛋！”

柴竟成却还在沉思着。

柴竟春急不可耐地挥着手说：“不能再等了！我的意见是立即去找胡少杰，要他马上取消停车调令；还有，立即要他当众辟谣！”

柴竟成还未答言，辛一清就忍不住问：“如果胡少杰不取消那个调令呢？”

“他有那么大胆子吗？”柴竟春自信地摇了摇车把，“我带几个人去，就准叫他乖乖地低头认罪！”

辛一清说：“那么简单？”

“这有什么复杂的？”



柴竞成开口了：“竞春，眼下的问题还真不简单呢！胡少杰策划‘停交通’的阴谋，不仅直接破坏了我们公交局的革命和生产，还会严重影响全市的大好革命形势，对此，我们不能不管；如果光顾了找胡少杰算帐，那就正好上了他的当。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恢复通车，用实际行动发展全市的大好形势！”

辛一清表示同意，说：“到底是哥哥想得全面点。”

柴竞春没言语，心里却很不痛快。

这些天来，随着运动顺利发展，起来革命造反的群众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好。柴竞春终日都是精神抖擞的。唯一使他不快的是，不知什么缘故，他同哥哥竞成的几次谈话却都很不投机。他是满心高兴，欢庆胜利。竞成却老是强调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明明形势大好，走资派胡少杰都认罪了，竞成却要大家提高革命警惕，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还说要注意团结更多的群众，特别是受走资派蒙蔽的群众，才能把胡少杰彻底打倒。团结受走资派蒙蔽的群众，竞春并不反对，可是，这同彻底打倒走资派又有什么关系？靠受蒙蔽的群众能打倒走资派吗？他们所以会受蒙蔽，还不是觉悟低嘛！说只有把这样的人团结过来，才能彻底打倒走资派，竞春实在有点想不通。可是，偏偏辛一清还说：“到底是哥哥想得全面点。”似乎弟弟就一定要比哥哥差劲！

柴竞春强抑制住心中的不快，对竞成道：“七〇六车队我们力量很薄弱，给胡少杰一捣乱，要恢复通车更困难，除非从其他车队组织力量。”

柴竞成道：“就在七〇六车队组织力量不是更好吗？譬如象叶德龙这样的老工人，把他争取过来，就能带动不少人。”

“他怎么行？”柴竞春连连摇头说，“叶德龙至今对胡少杰抱有幻想，象这样的人怎么争取得过来？”

柴竞成说：“你对叶德龙的看法是片面的，他是个很好的同志嘛！为了彻底孤立胡少杰，我们连吴世昌这样的同志都应该有信心把他争取过来。”

“你这简直是开玩笑嘛！”柴竞春说，“吴世昌在昨天那个大会上的态度你没看见？连胡少杰都认罪了，他还不服气，那个顽固劲，简直使人难以容忍！你还想叫他转过来？”

辛一清忍不住说：“你呀，就只知道‘难以容忍’，‘难以容忍’，就不知道分分敌我友！”

柴竞春火了，对辛一清说：“我怎么不分敌我友啦？我又没说过吴世昌是走资派！”

柴竞成说：“竞春，小辛的话并没错，象吴世昌这样的同志，正因为他对胡少杰这个走资派认识不清，我们更不能不管！……”

柴竞春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别争了，你们去组织恢复七〇六通车好了，我还是去找胡少杰，擒贼先擒王嘛！”他边说边跨上了自行车，说最后一句时，已经蹬动了车轮。

柴竞成楞了楞，连忙大喊：“竞春！你给我站住！”

柴竞春哪里还听得见？他已经拐进另一条街道去了。

## 二

七〇六车队调度室内外挤满了人。

自从七〇六线路停车之后，车队的司机、售票员们就都纷纷的朝这儿跑。等老司机叶德龙赶到时，这里正在进行激烈

的争论。

叶德龙今年五十一岁，是公交系统出名的先进工作者。过去，柴竞成兄弟俩同其他青年工人一样，对他是很尊敬的。自从他们动员他参加造反派受到拒绝后，柴竞春对他的看法就很不好了，当面说他是“名不符实的先进工作者”。柴竞成则一直认为叶德龙虽然同自己的认识有距离，但本质还是好的，所以仍然没有改变对他的态度，有时还特意找他谈心。叶德龙呢，也并非对他们一点没有好感。今天，他本来已经交班回去休息，还未到家，就听到七〇六线路停车的消息，所以他连忙又朝车队跑。现在，他已经是第二次回到车队去了。

叶德龙刚走近调度室，就听到他徒弟吴世昌大着嗓门说话。他在人丛中一出现，他的另一个徒弟张敏首先发现了，连忙招呼他。正在说话的吴世昌，却突然咽住了底下的话，憋气闷坐一边。

叶德龙望着吴世昌问：“你怎么不把话说完呀？造反派怎么啦？”

张敏对叶德龙说：“小吴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谣言，说这次停车事件是我们造反派造成的。”

吴世昌火了，气咻咻地说：“你凭什么说是谣言？”

张敏不让步地说：“你凭什么说不是谣言？”

在场的人都静了下来。显然，张敏同吴世昌是两位代表性的人物。

叶德龙在公交系统有不少徒弟，单是七〇六车队就有十多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徒弟有的参加了造反派，有的参加了“方向盘兵团”。叶德龙虽然一个群众组织也没参加，但两个群众组织里的徒弟们却都希望他支持自己的组织。吴

世昌就是“方向盘兵团”的头头之一。张敏则是工人造反队的骨干。在场的人，不论是否参加群众组织的，也都有自己的倾向。现在叶德龙来了，谁都想听听他的意见。

叶德龙见张敏同吴世昌争执不下，就阻止张敏，问吴世昌说：“小吴，你说这次停车是造反队造成的，有根据吗？”

吴世昌楞了楞，嘴里蹦出一句：“你问他们的头头好了！”又把头扭了过去。

张敏忍不住说：“他哪来根据呢，说不定是他自己瞎判断！”

“不！”叶德龙摆手，说：“我倒也听说过这话。”

“你？”人们惊讶了。吴世昌脸上的怒气也消除了，理直气壮地瞪着张敏。

张敏可着急了。他问：“师傅，你是听谁说的？”

“胡少杰。”叶德龙又问吴世昌，“你呢？也是听胡少杰说的吧？”

吴世昌没吱声，显然是默认了。

人们先是惊讶，马上又三、五成群地议论开了：

“胡少杰？”“他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准是胡说八道！”“他是局长嘛，这样说总有点根据。”“什么局长！他是个专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走资派！”……

叶德龙听着人们的议论，陷入了深思……

前不久，叶德龙好不容易找到了胡少杰。他本来想促使胡少杰马上改变原来的调令，设法解决已经发生的严重事故的；还想问问电厂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话没说完，胡少杰又是频频摇头，又是连连摆手，告诉他说，不仅电厂停电，而且自来水厂也要停止供水，至于交通，铁路、海港都要停下来，那还顾得上几部无轨电车。叶德龙听了，不由得大吃一惊，说：那样上海

不是要大乱了吗？胡少杰摇头叹气地说，是呀，据说现在电厂、水厂挤满了造反队的人，其中也有我们公交局的，带队的就是柴竞成。那么大的事情，连市委都解决不了，我这个公交局局长又有什么办法！几句话说得叶德龙又惊又疑又着急。

叶德龙过去对柴竞成作为代表的工人造反队，一直是抱着又赞成又不赞成的态度的。他赞成柴竞成他们批判胡少杰过去推行的错误路线，可是对他们的批判方式，却又不大赞成。他认为：胡少杰是有错误的，但不管怎么说，他总还是个党的干部嘛！一下子提出要打倒胡少杰，这未免太过火了。以后，他的看法逐步有了转变，因为胡少杰实在太不象话啦，居然把柴竞成他们都说成是“反党野心家”。年轻人火气大，你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干部，应该谅解嘛！而且你又不是没有错误！同时，叶德龙对柴竞成他们的行动，也越来越担心了，担心他们这样闹下去会难以收场。果然，现在闹出了那样大的事！叶德龙并不相信是柴竞成造成电厂停电这样的事来，可是，柴竞成会不会干出其他的荒唐事呢？他听说过，柴竞成最近当了厂里工人造反队的领导，一直很忙，并且确实也有好多天没见过他了，如果柴竞成因为不了解情况，带人到电厂去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叶德龙怎么也不相信柴竞成会有意制造停电事件，特别是当他想起了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那还是在三个月之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进入高潮，广大革命群众积极组织革命活动，市内公共交通的客运量一下子增加许多，有些线路，尤其象七〇六这样的交通干线，发车情况同实际需要发生了很大矛盾，到了上、下班时间，这个矛盾就更为突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叶德龙反复考虑

后，提出了增设大站车的设想，就是说，在几条主要交通线上，每天增设公共汽车定时班车，沿途只停靠几个大站，以适应交通运送的高峰。这个设想传到胡少杰那里，却被置之不理，等到叶德龙去问他，他说是搞了大站车要降低利润，并且会添许多麻烦。后来，柴竟成了解了这件事，马上表示坚决支持，并且贴出大字报批判了胡少杰的修正主义思想，还热情地号召大家都来积极支持叶德龙的设想。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给叶德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样一个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事业着想的青年人，怎么可能做出象胡少杰说的那种事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说他到电厂去是造谣，否则，也一定是看错了人！……

一阵高亢的喇叭声把叶德龙从回忆中惊醒过来。他同人们一起转身望去，只见一辆空荡荡的公共汽车停靠在门前。司机室门开处，下来了一个身高体壮的年轻人。

张敏首先高兴地叫起来：“竟成！是你呀！”

人们也都轰动了。大家都想不到柴竟成会在这个时间出现。

叶德龙看到柴竟成，先是微微一愣，跟着连忙迎过去，一把抓住柴竟成伸过来的手问：“你也会开这个车？”

柴竟成笑着点了点头，说：“叶师傅，你提出的大站车设想，今天可以实现啦！”

“你还记着这个？”叶德龙的手都有点微微发颤了。他紧跟着又急切地问：“这么说，说你到电厂去完全是造谣？”

“不，我是到电厂去过。”

“什么？你真去过？”

叶德龙激动了。他难以置信地问：“难道电厂停电、水厂

停水，都是你们搞的？”

人们全都心情紧张地看着柴竟成。

柴竟成却平静地说：“这可全是谣言了。电厂根本没有停电，水厂也没有停过水。”

“什么？没有停电！”叶德龙没等柴竟成说完，就惊疑地喊起来：“我上车试过的，是没有电了嘛！”

柴竟成说：“这里面有鬼。”

“有鬼？”

人们都激动了，纷纷议论开来。

柴竟成从身上掏出一张油印传单，大声说：“同志们，你们看，这是我从电厂带来的喜讯！”

张敏一把抢过传单，大声念道：

### 联合宣言

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上海的大好革命形势，我们两个组织的广大革命群众即日起立即实行革命大联合，统一行动，共同搞好全厂革命和生产。让我们跟着毛主席，继续闹革命，团结一条心，奋勇向前走！

沪江发电厂工人造反队

沪江发电厂“浦江红”兵团

这份短短的宣言，震动了不少在场的人。谁都知道，电厂的这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同公交局的两个革命群众组织一样，一直是十分对立的，现在怎么会突然宣布立即实行革命大联合了呢？“方向盘兵团”的人一个个被弄得莫名其妙，疑惑地

望着柴竟成，显然还有点不大相信这个事实。只有张敏等工人造反队员早就听说过这个情况，只是没想到这么快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就联合了，所以不由得都兴奋地喊道：“好快呀！这一来，走资派就不容易钻空子，电厂的革命生产可有保障了！”

“是啊！”柴竟成兴奋地跨上一步，对人们又说：“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就在电厂两个群众组织宣布联合的同时，水厂的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已经统一成为一个工人造反队了，并且揪出了妄图分裂工人群众、策划全市范围停水的走资派！”

“揪出了走资派？”人们更加震动了，议论声四起：

“这么说，是有人在策划停水、停电？”

“幸亏电厂、水厂两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联合了，否则可太危险了！”

“既然电厂没有停电，为什么我们这儿会停车？”

听到这里，站在一旁的叶德龙再也沉不住气了。他走到柴竟成面前，急切地问：“既然没有停电，到底为什么会停车？会不会是……？”

柴竟成肯定地点着头说：“事情很清楚，这个停车事件完全是胡少杰搞的鬼！”

叶德龙激动地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

柴竟成说：“为什么胡少杰要到处散布电厂停电的谣言？为什么他又要迫不及待地下令七〇六车队全线停车？为什么电厂没有停电，七〇六线路上却会断电？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是胡少杰搞的鬼花样吗？”

柴竟成说到这里，好多人忍不住激愤地喊了起来：“胡少



杰真是太卑鄙了！”“真是个十足的走资派！”“胡少杰破坏交通，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听着这些议论，叶德龙的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胡少杰呀胡少杰，原来你竟是这样一个人啊！叶德龙过去一直对这个虽有错误、却挂着“革命干部”招牌的局长抱有一点希望，希望他有一天能彻底改正错误，把局里的工作抓起来。现在，他的希望全部破灭了！胡少杰竟然用造谣污蔑的手法，干出破坏交通的可耻勾当，这哪里还象一个革命干部，哪里还象一个共产党员呢！原来胡少杰过去说的那么多漂亮话，都是假的，都是伪装起来骗人的。正如柴竟成他们说的，胡少杰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而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叶德龙醒悟了，然而，他越是认识到胡少杰的真面目，心情也越沉重。他痛恨自己过去怎么会看不透那样一个坏家伙。听着人们激愤的议论，他不禁自语般地问道：“象这样一个坏家伙，为什么我过去一直看不出来呢？”

“因为你看不到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特点！”叶德龙抬起头来，看到柴竟成严肃而恳切的面容。“过去，你总不相信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会反映到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来，看不到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你才一直对胡少杰抱有幻想。”

叶德龙激动地望着柴竟成。这些话他听过了不知多少遍，都没有感到象现在这样触动心弦。事实告诉他，曾经被他看作是“冒冒失失”的年轻人，看问题却要比他高明得多，深刻得多。他正在心潮起伏，又听到柴竟成真诚的忠告：“叶师傅，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征途上，可千万不

能忘记阶级斗争啊！忘记这一点，就会象开车跑错了路线，你就是开得又快又稳当，也到不了目的地啊！”

“开车跑错了路线……”叶德龙情不自禁地重复着，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了。

柴竟成转身朝激愤的人群挥了挥手，人们又都静了下来。他说：“同志们，走资派胡少杰用卑鄙的手法破坏了我们市内的部分交通，制造混乱。在当前，能不能迅速恢复交通，它直接关系到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关系到发展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我们不能不管！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粉碎走资派‘停交通’的阴谋！”

人们纷纷喊道：“对！我们要迎头痛击走资派的新反扑！”“我们要立即恢复通车！”“竟成，该怎么干，你就说吧！”

柴竟成看着大家高涨的情绪，心中十分高兴。他说：“我们首先要恢复七〇六线路的通车。七〇七车队的同志已经同意马上抽调十辆汽车支援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汽车代电车，初步恢复通车。另外，我们这第一辆车，还缺少两个售票员。”

“我去！”

“我去！”

柴竟成话音刚落，张敏同另一个小伙子就挤出了人群，跳上了车。

柴竟成正欲跟着上车，叶德龙忽然叫住了他。

叶德龙走近柴竟成，默默地看了他一阵，有点激动地提出：“竟成，如果信得过我，这辆车就让我来开。”

柴竟成马上热情地说：“那太好了，叶师傅！我们当然信得过你。”

叶德龙眼中闪射出激动而喜悦的光芒。他顿了顿，又说：“你去做更紧迫的工作吧，这里交给我和吴世昌，肯定能解决问题。”说到这里，他回头喊：“小吴！”

没人答应。吴世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怎么？这小子又跑到哪里去了？”叶德龙不禁焦急起来。柴竞成沉思地说：“他不会跑远的。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他把车子交给叶德龙，自己又跨上自行车，找吴世昌去了。

### 三

“方向盘兵团”的负责人吴世昌，怒火满腔地闯进了六层楼的公交局办公大楼，顾不得到自己的兵团总部办公室歇一歇脚，就往局长室跑去。可是，局长室内却空无一人。吴世昌不知所措地楞了一会，只得拖着沉重的脚步朝设在二层楼的兵团总部走去。

从吴世昌明白了自己不久前还竭力坚持的观点有了问题起，这个历来很自信的年轻人，心头一下子充满了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电厂明明没有停电，为什么胡少杰却要说电厂停了电？过去自己一直公开声明认为胡少杰是“革命的老干部”，为什么他要说谎？现在又怎么向全团的群众交待？想到这些，吴世昌的心里真是烦闷极了。

二十五岁的公交工人吴世昌，本来是个同柴竞成一起参加过全市青年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优秀团员。他思想单纯，性格直爽，工作积极肯干，待人热情诚恳，在青年和群众中影

响都很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柴竞成带头贴了胡少杰不少大字报，揭发他长期来在企业管理上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搞修正主义那一套黑货，点出他是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吴世昌认为：柴竞成在大字报上写的虽是事实，但讲他是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却未免过火。因为他曾亲耳听胡少杰讲过自己的“光荣革命斗争史”。在吴世昌的心目中，已经把胡少杰看成党的化身，看成“革命老一代”的代表。所以，他对柴竞成他们的革命造反行动，总是看不惯。以后，柴竞成他们成立了工人造反队，他更加不满了。第二天，吴世昌也组织了一个“方向盘兵团”，并贴出大字报，表示不同意柴竞成他们对胡少杰这个人的看法。胡少杰认为“方向盘兵团”这样做对他有利，就在吴世昌面前挑拨，说柴竞成贴他的大字报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并鼓动他同工人造反队干到底。

从那以后到今天，时间不过三个月，吴世昌也记不清同工人造反队进行过多少次辩论，更数不清写过多少张猛烈抨击工人造反队的大字报了，吴世昌对胡少杰的印象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发现，胡少杰这个人并非象过去自己想象的那样令人尊敬，相反，有时总显得有点自私；考虑自己“影响”、“威信”多，考虑群众情绪、要求少。然而，由于胡少杰“理论水平”高，又能言善辩，吴世昌总还是把他当成党的化身，特别是在“方向盘兵团”已经同工人造反队形成完全对立的情况下，他更不愿意把胡少杰看成会象工人造反队说的那么坏。也正因为如此，直到昨天晚上，在胡少杰都公开在大会上承认“有罪”后，他还认为胡少杰是个“姿态很高”的“革命干部”。可是现在，他却再也无法把胡少杰同“革命”两个字连到一起了。难

道一个革命的老干部，可以干出造谣污蔑的无耻行为吗？

心情烦躁的吴世昌刚走进“方向盘兵团总部”，又意外地楞住了，原来柴竞成正在那里等着他呢。看到这个曾经被自己斥为“反党野心家”的柴竞成，吴世昌的脸上象火烤一样难受，心里说不出是什么味道，慢慢地走到一个椅子旁坐了下来。

柴竞成也沉默地望了吴世昌一阵，然后才说：“小吴，你错了！”

吴世昌看看柴竞成，柴竞成的面容是严肃的，然而又是恳切的，没有嘲弄、讽刺的意思，也没有盛气凌人的味道。他心头一阵激动，情不自禁地说：“我过去是不该说你们是反党野心家，我……”

柴竞成打断他说：“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不应该只相信胡少杰的鬼话，却听不进自己同志的真情话。你还记得我昨天说的话吗？”

“昨天？我……”吴世昌眼前马上出现了那曾使他十分难堪的一幕：

昨天晚上，也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刚开过工人造反队批判胡少杰的大会，吴世昌正在和自己组织的几个头头一起“统一思想”，柴竞成兄弟俩同几个“方向盘兵团”的成员一起来了。吴世昌本来对刚才会场上柴竞春的激烈批评就窝了一肚子火，一看只有兄弟两个来到自己总部，忍不住就要同他们辩个明白，却不料他还未开口，那几个自己“兵团”的成员倒一个个批评起他来，有的说他这个头头“太主观，太缺乏政治头脑”，有的说他“上了人家的当还不知道”，“应该清醒清醒了”，把吴世昌惹得直冒火，忍不住就说他们都是“动摇分子”。想不到

他这一说，柴竟成却激动了，他走到吴世昌面前，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你是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为什么连自己组织的群众对胡少杰的面目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而自己还不觉悟？你想想，认真地想一想吧！”听了柴竟成的话，吴世昌顿时显得从来未有过的尴尬。

现在，吴世昌仍然来不及认真地想一想这件事，他只是明白，自己过去是太相信了胡少杰，许多问题，明明自己原来也有疑问的，可是胡少杰一说，就马上坚信不疑了。现在，现在还说什么呢？反正自己错了嘛！所以，他显得又难过，又悔恨地说：“我是错了。你去忙你的吧。”

“不，你应该同我们一起去迎接新的战斗。”

“我？”吴世昌迷惘了。“我还能参加战斗？”

“怎么不能？”柴竟成的话中充满热情的鼓励。“小吴，振作起精神来，同大家一起干吧！你要相信，同志们是会欢迎你的！”

吴世昌激动地望着柴竟成，眼眶不禁湿润了。突然，他猛的站起身来，朝着门外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 四

柴竟春带着几个人到处找胡少杰，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后来还是碰到辛一清，才知道胡少杰又到七〇七车队去了，于是，他们一起朝七〇七车队走去。

七〇七车队的车场上正在召开一个由胡少杰组织的“群众大会”。柴竟春他们来到这里时，“群众大会”已经开了一些时候，胡少杰正在拉开嗓门讲话。

“……现在你们懂了吧？电厂就是这样停电的。有人说，他们这样做是想抢权，我看很有道理。”

人们发出一片不安的议论声。有人发问：“胡局长，你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我胡少杰还会骗你们？”胡少杰继续煽动地说：“看，现在电厂发不出电，电车开不了，你们这里的汽车却被搞到电车线路上去，乱得简直是一塌糊涂了。”

“既然如此，你就应该负责！”人丛中有人大声说，“你是局长嘛！”

胡少杰心里一惊，一看说话的是在场的少数几个造反队员，连忙把两手一摊，显出为难的样子说：“我当然要负责，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

他刚说到这里，柴竞春突然大步走了出来。柴竞春两眼直瞪着胡少杰，气愤地说：“胡少杰，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胡少杰没防到柴竞春会突然闯来，神情显然有些着慌。可是他一看跟柴竞春来的人并不多，马上又镇静下来，瞥了柴竞春他们几个人一眼，说：“我说的意思很明白，你会不懂吗？”

“你给我老实点！”柴竞春火了，“我问你，你为什么要下令七〇六全线停车？”

胡少杰眨着眼说：“电车没有电，怎么行得了？”

“你还要撒谎！”柴竞春身后突然闪出辛一清。“什么电厂停电，完全是造谣。电厂根本没有少发一度电！”

柴竞春紧跟着喝问：“你为什么要造谣？你说！”

胡少杰心里猛的一惊，脑袋轰的一声炸开了。他在心里迅速地问着自己：难道他们到电厂去过了？不可能！电厂还没有停电？不会！他还没想出主意来，耳边又听柴竞春厉声

说：“昨天你还表示要认罪服罪，今天又这样嚣张，这样反复无常，简直难以容忍！你再不改变态度，我们就组织大会批斗你！”

胡少杰望望怒不可遏的柴竞春，又把眼珠朝人群骨碌碌地一转，忽然爽气地点头说：“好吧好吧，我就是这么个态度，你们要斗现在就斗好了！”

柴竞春望着胡少杰狡猾的面孔，心中气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刚才胡少杰明明显得很惊慌，怎么一会儿又变得这样了呢？他看了看周围的人，这才发现，在场的大多是“方向盘兵团”的人。他明白了：胡少杰是故意在向自己挑衅呢！柴竞春不由得心中怒火直冒，然而一下子却想不出对付他的办法来。

就在这个时候，车场外边一阵人声喧哗，又进来一群人，带头的正是“方向盘兵团”的头头吴世昌。

胡少杰心里一阵高兴，脸上得意之情油然而生，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小吴同志来得正巧，柴竞春刚才说今天的停车停电事件要我负责，还要组织人斗我呢！你也是群众组织的头头，希望你说句公道话。”

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谁都以为吴世昌一定会同柴竞春发生激烈冲突，而双方人员相差悬殊，如果真的冲突起来，对柴竞春等人是很不利的。柴竞春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可是他却毫不退缩，一言不发地、敌视地看着吴世昌。

吴世昌却只顾看着胡少杰，半天没有言语。他两眼一眨不眨地直盯着胡少杰，足足有两分钟之久。胡少杰开头还面带笑容，渐渐地，得意的笑脸变成了尴尬的笑脸，最后变成了难以掩饰的惊恐。他摸不透，吴世昌这异乎寻常的神态意味着什



么。周围的人们也同样莫名其妙。

吴世昌低沉的嗓门终于响了起来：“胡少杰，今天发生的停车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胡少杰心里着慌，嘴上却说：“因为电厂停电嘛！”

吴世昌又问：“你说的是实话？”

“当然，当然。因为电厂停电，不，不是全部停电，是部分停电，七〇六才只好停车。”他避开吴世昌的眼睛，又说：“这条线路的电都切断了嘛，叶德龙都上车试过。”

“我要问你的就是这个！”吴世昌突然怒吼了。他严厉地追问：“你说，七〇六线路的电是怎么切断的？”

胡少杰这下真的慌了。他朝人群中扫了一眼，又强沉住气说：“供电局切断的，只有供电局才有权断电嘛！”

“你还这样不老实？”

吴世昌气得脸都变色了。突然，他猛的回头怒喝：“把李三子带进来！”

“走！”“进去！”随着一阵吆喝，一个三十多岁的瘦长个子被几个青年押了进来。

吴世昌指着李三子：“你老实交代！”

这个李三子，在场的不少人都认识。他原是局机关的工作人员，因贪污受到行政处分。运动开始后，他突然又活跃起来，经常出入局长室，成为一个“消息灵通人士”。这次的所谓“停电停车事件”，也是他最早传出去的。现在他却显得垂头丧气，吞吞吐吐地交代说，所谓“电厂停电”是编造出来的，七〇六线路的电也不是供电局切断的，而是他在胡少杰的指使下切断的。

人群沸腾起来。许多人被激怒了，斥责声从四面八方飞

向胡少杰和李三子。

胡少杰再也沉不住气了。他扑到李三子面前，恶狠狠地吼道：“你这个贪污分子，你敢乱咬人！”又朝吴世昌装模作样地叫喊：“我不知道是这个家伙搞的鬼，电厂停电，我也是听他说的。我警惕性不高，我受骗了，我上当了……”

“胡少杰！你别再演戏了！”

一声怒喝，震得胡少杰住了口。紧跟着，柴竞成闯进了人丛。人们立即静了下来。

柴竞成满腔愤怒地指着胡少杰，宣判似地说：“你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散布谣言，制造分裂，挑拨离间，手段阴险毒辣。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你罪责难逃！”

接着，柴竞成向大家揭露了胡少杰在停车事件上搞的全部阴谋。原来为了破坏文化大革命，保自己，市内一小撮走资派妄图制造全市范围的“停水、停电、停交通”事件。胡少杰参与了这个阴谋，为了扰乱人心，他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就抢先在公交局搞“停交通”，并且散布谣言，企图在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全面得逞后，立即对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报复。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电厂和水厂的广大革命群众在兄弟单位革命派的帮助下，已经团结起来，彻底粉碎了走资派“停水、停电”的阴谋。他直接策划的“停交通”，也只经过几个小时，就被粉碎了。柴竞成严正地说：“你妄图分裂我们工人阶级的队伍，破坏我们的团结，永远只能是痴心妄想！我们革命的工人阶级决不会上你的当！”

“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胡少杰！”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

反扑！”

.....

柴竞成的话被愤怒的口号声打断了。震天撼地的口号声吓得胡少杰不得不低下了脑袋。

站在柴竞成身旁的柴竞春，被眼面前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弄得应接不暇，直到这时，他才突然清醒了过来。他高高地举起拳头，同大家一起呼起了口号。

## 五

夜幕刚降临大地，天空中突然纷纷扬扬地飘舞起雪花来。雪花越下越密，越下越大，转眼间，就把灯火通明的大城市打扮成一片银装世界。

这天晚上，在许多下班搭乘公共车辆的乘客中传开了一个消息：行驶无轨电车的七〇六车队今天开始增设大站车，电车线路上加汽车，又方便，又迅速。许多乘客都不禁连声称赞。

柴竞成兄弟俩在市里开完了一个重要会议，一起冒着大雪朝自己的车队走去。他们走到一个站头，正好开来一辆大站车，于是两人一起跳了上去。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车上却还挤满乘客。从人们的谈话中可以听出，大多数人都是刚从自己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回来。人们高兴地谈着自己单位的运动，为已经取得的胜利欢呼，整个车厢内热气腾腾。

车到一个站上停下，一大批乘客下去，又一大批乘客上来。有位戴灰鼠皮帽的乘客边上车边高兴地自语着：“电车线

路上开汽车，可真是一个新创造。”

柴竞成闻声留神一看，认得就是白天见过面的那位东北同志，不禁笑着接话说：“情况特殊嘛，同志！”

“是你呀！”戴灰鼠皮帽的东北同志也认出了柴竞成，更加高兴地说：“你们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不但恢复了通车，还提高了工作效率，可真不简单哪！”

柴竞成笑笑说：“团结就是力量嘛！”

柴竞春在一旁正听得入神，忽听车头上有人叫他。他一看，原来开车的司机是叶德龙，连忙走了过去。

前面正好遇到红灯，车子停下了。叶德龙让柴竞春坐到自己旁边，真诚地对他检查自己说：“我今天才明白，你们是对的；而我，错了！”

柴竞春连忙说：“叶师傅，你认识了就好。”听着叶德龙的自我检查，不知为什么，柴竞春的心情也不平静起来。

绿灯亮了。叶德龙撒了声喇叭，一边开动车子一边又申诉似地说：“我说的是心里话。我过去一直对胡少杰存在幻想，路线斗争觉悟太低了。”

听到叶德龙这样真诚地检查着自己，柴竞春的心情更加不安地翻腾起来。他耳边好象又响起柴竞成严肃的声音：“你对叶德龙的看法是片面的，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嘛！”现在，这样一个同志诚心诚意地检查起自己的错误，这不能不使柴竞春也认真地检查起自己来。

今天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的胜利是十分巨大的，走资派胡少杰垂死挣扎，这就更加彻底地暴露了自己。“方向盘兵团”的成员们在斗争中纷纷觉醒过来，连吴世昌这样的人也站到了同走资派斗争的前列。要在往常，碰到这样的情景，柴

竞春早就乐得放声欢唱了。然而现在，他却一点高兴不起来，只是在心里向自己提着一个又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过去不主动去做叶德龙的思想工作？为什么我看不到象吴世昌这样的人都可以争取？为什么今天在胡少杰面前差点打了败仗？今天如果由着自己的性子干，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想到这里，他不觉出了一身汗。

“叶师傅，让我来吧，你该去休息了。”

车子在又一个站头停住时，柴竞成走了过来。叶德龙摇摇头说：“我一点也不想睡。”

柴竞成跑过去，不由分说地把叶德龙拉起来，朝车门外推。叶德龙只好恋恋不舍地下了车。

那位戴灰鼠皮帽的东北同志也在这一站下车了。他走下车，还不时回头望望车头上的年轻人，自言自语地说：“工人阶级，真不愧是革命的主力军哪！”

汽车开动了。柴竞春望着远去的东北同志，不知为什么，心里突然一阵激动，忍不住对柴竞成说：“哥哥，你是比我强啊！”

柴竞成头也不回地开着车，问：“你说什么？什么我比你强？”

柴竞春依然激动地说：“你才称得上是主力队员，我可差远啦！”

“啊，你是说这个啊！”

柴竞成把车停靠到最后一个站头，一边望着乘客们下车，一边沉思地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我的理解是：要从字面上讲，每个革命战士都是革命主力军中的一员，都可以说是主力队员。可是，他却一点不能离开浩浩荡荡的革命队

伍。群众把我们称为主力队员，是对我们的鼓励。我们自己可千万不能忘乎所以。要知道，星火燎原，靠的是浩荡东风；革命事业，离不开党和群众。一个人离开集体，就会一事无成，即使是主力队员，离开了主力军，就不会成为主力，弄得不好，还可能成为革命的阻力。我们可千万不能忘乎所以啊！”

柴竞春听着，越听越清醒，越听越激动。他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今天经受的教训。”

柴竞成撤了撤喇叭，又准备开始新的行程了。柴竞春突然想起，对竞成说：“你也一天多没休息了，让我来吧，我本来就是开这个车的。”说着，从哥哥手中接过方向盘，精神抖擞地、全神贯注地驾车飞驰。

载满乘客的公共汽车，迎着漫天飞雪，迎着新的黎明，飞奔，向前！



## 骏马奔腾

孙克刚

春天的早晨。初升的朝阳把大地照得一片通红。

沪江车站的广场上，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矗立在广场上空的一排醒目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幅标语，闪烁着耀眼的光。这里不分白天黑夜，人们象潮水一样，从这里涌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在这来往穿梭的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手臂上戴着“造反派”和“红卫兵”袖章的革命造反派战士。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举着红旗，唱着雄壮的革命歌曲，穿过广场；不时还有三、五个人踏着三轮车，敲打着锣鼓，飞速过去。这一切，显示着一种令人振奋的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气息。

这时，广场上走来一个人，他戴着一顶黑色呢子干部帽，年纪五十开外。他叫罗良辉。文化大革命前，他是沪江客运站的站长，现在他已被结合进革命领导小组，担任第二把手。半个钟头以前，他参加了市里的一个紧急会议。为了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好红卫兵小将复课闹革命的返程运送工作，市里领导向水陆交通部门作了具体布置：在十天内，一定

要将五十万红卫兵运送完毕。现在，分配给海港十万，铁路三十万。这个数字都是大大超过历史上本部门的最高运送量，水陆两家都到了饱和点。但是还有十万人没有着落，这个任务由谁来承担呢？市里领导考虑到水运还要经过陆路中转，要耽误时间，问铁路部门是不是能克服困难，再吃下这十万数字。罗良辉心想三十万已经碰顶了，站里人员、设备、吞吐能力都到了极限，如果再加十万，那沪江站很可能有被压垮的危险。但是他想到运送红卫兵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他没有表示拒绝，只是说：“回去再研究研究……”

罗良辉带着十分为难的心情回到了站里。如果这件事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是很容易处理的，一切都按旧规章办事，多大的肚子吃多少饭；可是过去的那一套，现在不能照搬了，那是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路线。过去他执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的企业走上了邪路。在文化大革命中，全站革命群众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判。由于他做了认真的检查，革命造反派又把他结合进革命领导小组并担任副组长。他下决心要把革命造反派委托他的工作做好，更不能出一点纰漏。正因为这样，他在任务面前显得有些缩手缩脚。

“嘟嘟——”一辆载满红卫兵的卡车朝他开了过来，紧接着又是一辆、二辆……这都是前来等候上车的红卫兵，顿时广场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罗良辉看着这光景，心里又增加了几分焦急，候车的人不断地在增加、增加，今天的乘客眼看又要形成一个高峰，这么多人，车站准得乱套。

罗良辉走进车站大厅的时候，里面果然挤满了人，有的旅客拚命往车站里面挤，有的拿着行李跑来跑去，显得乱糟糟的。罗良辉心里想：现在已经乱了，再增加十万红卫兵，车站



还不挤垮吗？

这时，一个服务员拿着一把竹扫帚，左一下右一下地扫着地，大厅里弄得灰雾腾腾。这个人穿着一身粗呢中山装，胸前围着一一条白围裙，头上用条白毛巾从头顶一直包到脖子，上面又加了一顶呢帽子，这些穿戴似乎还不够，脸上又戴了一个大口罩，露在外面的就只有那两只骨碌碌转的黑眼珠。罗良辉不知道这是谁，这人却迎了上来，热情地打着招呼：“罗站长，你好早哇。”罗良辉这才知道是站务工程师陈国君。这个人原是车站的一个技术“权威”，过去曾在苏修学过几年铁路管理方法，回来后把苏修的那一套全部照搬到沪江站来，什么“局长休息室”、“特殊旅客休息室”，搞得富丽堂皇，锦上添花，而普通旅客候车室却一再缩小，甚至连受旅客欢迎的母子候车室也给砍掉了。他的这一套却得到铁路局的一个走资派的赏识，把他从四级工程师一下子提升为一级工程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站职工揭发了他许多问题，进行了批判，后来又发现他在日伪时期的一段历史有问题。革命领导小组根据全站群众的要求，暂时要他到服务班组参加劳动。因此他对革命造反派恨得要命。现在他看见罗良辉有些焦急的样子，便骇人听闻地对他说：“罗站长，今天站里差点出大事情啦！”

“什么？”罗良辉一听心里猛地一怔。最近因为站里旅客突然增多，他一天到晚担心会出乱子，现在听了陈国君的话心里就发麻。

“今天一大早，156次车上的列车检修员在车底下检修列车的时候，张小武的调机来拉车子，差一点把下面的人给压死了。你看险不险！象这样的事，我们沪江站还是第一次有呀！”

“信号呢？车后面没插红牌吗？”

“谁知道！”陈国君摇了摇头说，“太乱了，这也难怪，如今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列车，这里车子没有开出去，那里车子就进来了，为了抢时间，就是有信号，调车员也来不及看啊！再说，旅客这么多，又增加了运送红卫兵的任务，大家跑进跑出，这哪象一个车站的样子。今天的人象潮水一样，说不定还得出大乱子。”

罗良辉望了他一眼，说：“你是站务工程师，你看我们车站是不是能再增开几趟车子？”

陈国君把头摇得象个拨浪鼓一样：“开玩笑，开玩笑，旅客人数和车站设备应是成正比例，旅客一增加，设备不增加怎么行。讲得通俗点，一个人只能吃三碗饭，你硬要他吃下十碗饭，那肚子还不撑破？听说上面要把水运红卫兵的任务都压到沪江站，是吗？这你可要掌握原则呀！不是我多嘴，……”说到这里，就突然把话打住了。

“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好了，用不着吞吞吐吐。”

陈国君扒下了大口罩，把头伸过去，轻声说：“这事你不能由着赵青松去闹，上面给多少任务就接多少，免得将来吃不了兜着走，万一出了事情，上级总是来找你这位老干部算帐，新干部还会承担责任？”

“这我们领导小组还要开会研究，谁也不能一个人作主。我现在就去找赵青松。”

罗良辉急着要把情况向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赵青松汇报。当他推开办公室的门时，里面却没有一个人。罗良辉知道赵青松这时候是不会在办公室里的，于是急忙往站台上走去。

走出了二号道口，一眼望过去，便是宽阔的调车场。正在

编组的机车，欢乐地拉着汽笛，不时地从身旁飞驰过去。飕飕的冷风，向他迎面扑来，他走过了几个道口，都没有找到赵青松，这时耳旁传来一阵“哼哟嗨哟”的声音。这声音是从一列客车后面的一条股道上传来的，这条股道上堆满了石头和钢轨。大清早是谁在里面捣鼓呢？罗良辉警觉地从车底下钻了过去，抬头一看，顿时使他惊呆了，只见一个身高体宽，看上去象半截铁塔似的人，身上脱得只剩一件红色汗背心，两手高高举着一个百来斤重的大石墩子，轻快地向股道尽头走去。

“青松！”罗良辉脱口叫了一声。

赵青松放下石墩，回转身来，用手揩了揩脸上的汗珠，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闪出一道笑意：“啊，老罗，会开得怎么样？”

罗良辉不知怎么说才好。赵青松笑了笑，说：“你没拒绝吧？”

“你已经知道了？”

“市里刚来过电话。”赵青松一边穿上棉袄，一边说，“我知道你是不会拒绝的。”

“可我也没贸然接下来，我说回来再研究。”罗良辉心里想，听他口气再接十万也不在乎。外面这么乱，他还笃定在这儿搬石头。赵青松听了罗良辉的话，两道浓眉不禁往上一耸。他感觉罗良辉已有些信心不足。他多么希望这位经过战争考验的老战士，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能够经得住新的考验。他不愿听到从罗良辉的口里说出一个“不”字。老罗呀老罗，你要拿出当年打国民党反动派那种冲锋陷阵的精神。在这关键时刻，自己作为一个革命造反派，有责任帮他一把。

两人说着，来到了月台头上。罗良辉着急地叫了一声说：

“哎呀，不得了！”只见一大群旅客从北区出口处涌了进来，在车站里乱跑乱窜，秩序顿时大乱。赵青松一个箭步跳到月台中间的一条石凳上，大声叫道：“旅客们，请你们不要往车站里面涌，现在还没有到放客时间，你们这样乱跑是很容易出事故的，而且会丢失自己所带的行李包裹。”

旅客们顿时静了下来，而且都向他围了拢来。一个旅客说：“听说你们车站要把所有的客车扣下来，全部运红卫兵是吗？”

“你们这样做，那我们怎么办？这么冷的天，我们小孩吃得消吗？”

赵青松一听，知道有人在造谣，两手举在头上摇着说：“旅客们静一静！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坏人在造谣。我们的确是在做红卫兵的运送工作，但这都是在原有的客车以外增加的列车，并不影响旅客们的乘车。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制造混乱，来破坏我们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阻止红卫兵返校复课闹革命。革命的同志们，你们决不能上敌人的当！”

于是人群中有一个旅客说了起来：“哎呀，我们受了人家的骗，上当了。我听说要把客车扣下来，真急死了。我要赶到洛阳去安装一台机器。我想拚了命也要挤上火车。”

“我是听那个戴大口罩的服务员说的，他还把那儿锁着的门给我们打开了。”

赵青松听了这些话，心里已十分有数了。他拿出口哨“嚯嚯”吹了一下：“旅客们，请你们排好队到候车室去，到了上车时间，我们会在广播里通知大家。”这时，车站里的纠察同志领着大伙走了出去。

罗良辉走到一个值班亭子里，正要拿起电话，赵青松问道：“你找谁？”

“这不明摆着，马上通知各有关人员到革命领导小组来开会，研究这十万红卫兵到底是接还是不接。”

赵青松按住他的手说：“现在咱们暂时别急着开会，还是先到群众中走走，听听大家的意见。”

罗良辉只好放下听筒，着急地说：“群众的话听不听也是一样，我心里完全有数。在沪江站的历史上，最高纪录一天只开过一百零七趟车。为了这个水平，工人们忙得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现在红卫兵运送，人数多，列车密度高，返程时间集中。吞吐量一大，列车进出口站的‘咽喉管’就要发生阻塞。有些人的话，我们也不能完全不听，运送红卫兵可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万一出了纰漏……”

赵青松没有等他说完，笑了笑接着说：“万一出了纰漏，吃不了兜着走是吗？老罗，你说的都对，可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事，现在可不一样了。”

罗良辉不以为然地说：“刚才的情况你都看见了，有多乱！另外我刚回来就听说今天调机差点压死了人。这都是沪江站第一次才有的呀！”

赵青松侧着头听他说完了，很认真地说：“是呀，我们站这几天来看上去好象有些乱，可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作为领导，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千万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了。就拿刚才这件事来说，这些旅客为什么会从北区出口处涌进来？他们是听了一个戴大口罩的服务员说的。北区出口处的门是关死的，那里没有纠察，又是谁把门打开，把旅客们放进来的？今天调机，为什么会差点压死人？明明车尾放了红牌信

号，是谁把红牌拿掉了？老罗啊，对这些，我们都要在脑子里多问几个为什么。”说到这里，赵青松对迎面走过来的手臂上戴着“造反派”袖章的小青年说：“现在我交给你一个任务，立即去注意一下陈国君这个人的行动。”那个小青年听了，点了一下头就去了。

正在这时，一个女红卫兵风风火火地走来问道：“那位是赵青松同志？”

赵青松一看，这位红卫兵头上戴着一顶绿色军帽，帽檐下露出齐耳的短发，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紧紧地盯着自己，于是温和地笑道：“我就是，有什么事吗？”

“听说你们要把运送红卫兵的列车停下来，把我们统统推到水运部门去是吗？”

赵青松听了她的话，不禁朝罗良辉含蓄地一笑，说：“你看。”然后他对女红卫兵说：“这又是坏人在挑拨。没有这回事。我们运送红卫兵是坚定不移的，上面交下来的任务一点也不打折扣！等会请你们去追查一下，这股阴风是哪里吹出来的？”忽然，他感到站在面前的这个女红卫兵面孔很熟。

这时，那位女红卫兵也睁大眼睛，惊异地叫了起来：“啊，原来是你！”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群从首都来沪串连的红卫兵小将，与上海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发起对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冲击。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又恨又怕，蒙蔽了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对这些红卫兵进行围攻。当时赵青松支持了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当他从旧市委大楼出来，看见好几个人正在围攻一个女红卫兵。这个女红卫兵正在理直气壮地同他们进行辩论。就在这时，人群里有个坏家伙把半块砖头劈头盖脑地向

这个女红卫兵砸来。说时迟那时快，赵青松猛地跳了过去，用手臂迎着砖头一挡，只听得“咣啷”一声，砖头落在地上，砸得粉碎。一股殷红的鲜血从赵青松的衣袖上透了出来。女红卫兵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同志，谢谢你啊！”说着，就要撕自己身上的衣裳给他包扎。赵青松用手捂住伤口说：“不用了，抓坏人要紧！红卫兵同志，你要提高警惕呀，当心坏人的暗算。”说完就大步走出了人群，揪住了那个扔砖头的坏人。

.....

现在，女红卫兵惊喜地望着赵青松高兴地说：“真想不到在这儿找到了你。你那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们战斗哩！”

“不，我们也要学习你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完成这次运送红卫兵的工作。”

女红卫兵用手拉了下身上的挎包带说：“我现在向你要任务，我们的战友正在接待站整装待发。你们车站为了运送我们红卫兵，任务一定很繁重，因此我们想到站上来协助你们工作，同时也是我们向工人阶级学习的一个好机会！”

赵青松热情地说：“非常欢迎你们来，我们正需要你们的帮助。”

“那好，我现在就去叫战友们到站里来。”她正要回转身走去，赵青松问道：“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女红卫兵笑着说：“你看，说了半天，我还未向你介绍自己哩。我叫武志军。武是武装的武，志是志气的志，军是解放军的军。”然后回头迈着大步走出车站。

赵青松望着武志军那走远的身影，对着罗良辉说：“多可爱的革命小将啊！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他们为了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跋山涉水，冲锋陷阵，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功勋；现在他们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返回原地复课闹革命。毛主席热爱我们热爱，毛主席支持我们支持。做好红卫兵的运送工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罗良辉深情地点了点头。赵青松拉了他一下说：“我们到北区调车场去看看，小伙子们正在那里搞一项试验哩。”

他们穿过控制台的一条小路，越过七号月台，来到了北区调车场。果然一群小伙子跟着一列正在进行调车作业的客车后面，一面跑一面叽叽喳喳地叫着。

原来甲班调车组的小伙子们，为了提高调车作业的效率 and 保证安全，他们提出要搞一个电喇叭装在客车车辆的尾端，当机车调度时，随着车轮滚动的磨擦，产生一股电流传送到喇叭里，发出一种“嘟嘟”的叫声，有人听到这种叫声，知道有车子来了，及早躲避，不但确保人身安全，而且调机避免临时刹车和减速，大大缩短调车时间。赵青松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做调车员时，就设计了这个电喇叭。后来他把图纸交给负责抓技术革新的站务工程师陈国君，结果陈国君说他想出风头，就一直没理睬。一个星期以前，他要陈国君把图纸交出来，给了小伙子们去试验。

这时，小伙子们看见赵青松和罗良辉，一下子欢乐地围了上来。赵青松拍着一个小伙子的肩膀说：“革新迷，试验得怎么样啦？”

“还很不理想。这个喇叭有时候响，有时候又不响。”

“啊，还没有完全过关？”

一个小伙子说：“青松同志，就为了这一点，革新迷已经两个班没有休息了，下了夜班也不睡觉，你看他两只眼睛都发



红了。”

革新迷用手捅了这个小伙子一下说：“又不是我一个人在这搞，小王和小张也是几个班没休息。眼下运送红卫兵任务这么忙，这个电喇叭弄成了那要起多大的作用！不过，眼下的难关还得进一步攻克。”

赵青松听了心里很感动，带着鼓励的口吻说：“对，在这关键时刻一点也不能动摇。”说到这里，赵青松拍了一下罗良辉的肩膀接着说：“我来给你们讲一个老罗当年攻打敌人山头的故事好吗？”

小伙子们一听赵青松要说故事，高兴地都围着他眨巴着眼睛，大声嚷着要他快讲。赵青松一脚踏在一块石头上，点着一支香烟，吸了一口，缓缓地说：“那还是解放战争的时候，老罗带领了一个连掩护我军迂回到敌人后方去。他们和敌人打了一天一夜，又连夜急行军一百二十里路，到了目的地，还未来得及休息，上级又命令他们进攻敌人的一个山头。这时连里有个别人说我们打了一天一夜，又走了一百多里路，部队已经够疲乏了，再说敌人不但数量上超过我们好几倍，而且武器也比我们好，这样蛮冲，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是老罗并没有被他的话所动摇。他仔细分析了一下敌我双方的态势，敌人虽然人多，武器好，声势大，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是一只纸老虎，他们外强中干，内心虚弱。我们虽然刚刚经过了一百多里的急行军，体力上很疲乏，但我们的战士是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他们有着不怕牺牲解放全人类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有了这样的战士，什么困难也不在话下。老罗坚决接受了这个战斗任务，带领战士勇敢地冲了上去。在这次战斗中，他的肩膀挂了花，但他们终于拿下了这个山头。”

赵青松说到这里，把烟头捏灭了，继续说：“小伙子们，那时的情况该有多困难，可是老罗并没有被这些表面现象所吓住，坚决接受上级的任务，迎着困难上，发挥了人的积极因素。现在你们的信心怎么样？”

小伙子们大声说道：“坚决上！我们一定把这项试验搞成功，百分之百地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红卫兵运送任务！”

小伙子们的决心和干劲，深深教育了罗良辉。更使他感动的是，赵青松拿自己过去的这段战斗经历，来添旺自己胸中革命的烈火，与其说赵青松用他的故事来教育青年们，倒不如说是在帮助自己。罗良辉这才开始醒悟到赵青松为什么带自己来这里的真正用意。

赵青松和罗良辉从北区调车场回来，路上碰到一伙刚下夜班的工人，背着箩筐，拿着杠棒迎面走来。

“他们这是去干啥？”罗良辉问。

赵青松笑了笑说：“原来你还蒙在鼓里。当你还在市里开会的时候，同志们在家里就讨论开了如何完成这次红卫兵的运送任务。为了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伙动了许多脑筋，决心要把我刚才搬石墩子的那股线路清理出来，这样不是又增加了一条停车线吗？”

“啊！”罗良辉这才明白过来，可是他又取下帽子，抓了抓已经花白的头发说，“来得及吗？这要多少人呀！”

“人？你看！”赵青松用手向远处一指，只见广场外面，走来一大队人马，举着红旗，唱着歌，雄赳赳气昂昂地往站里走来，那领头的就是武志军。罗良辉真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又是红卫兵给了他们有力的支持。

队伍走到面前，武志军大声叫了一声口令：“立——停！”

然后回转身对赵青松说：“请布置任务吧！”

赵青松高兴地说：“谢谢小将们的支持，请你们抽一部分同志协助我们搞好车站秩序，一部分同志帮助我们清洗运送红卫兵的列车，一部分同志清理南面的一条线路。”

武志军行了一个举手礼：“是，坚决执行！”

赵青松和罗良辉到工地上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在劳动中，他俩看到群众的那种革命积极性，内心很不平静。

中午，当他们回到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时候，只见远处许多人簇拥着陈国君向他们走来。陈国君围着一个白围裙，脸上戴着一个大口罩，两只黑眼珠惊慌地向四周转动着。上午，接受赵青松布置任务的那个小伙子，指着眼前的陈国君气忿地说：“刚才 152 次红卫兵列车正要发车的时候，这个家伙把停在另外一股坡道上的车辆拉开车钩，溜放到正线上来，企图造成正面冲突。他刚一下手，就被我们当场捉住了！”在场的群众听了，一个个气忿地叫了起来：“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陈国君！打倒刘少奇！”

站在后面的革新迷，愤怒地把一张图纸举了起来，说：“我们的电喇叭所以有问题，经过反复研究，原来是这个家伙把图纸改过了！”

这时，武志军走前一步，一把拉下陈国君脸上的大口罩，说：“就是他，造谣说沪江站扣压红卫兵列车，挑拨我们红卫兵和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关系！你不要以为戴了口罩我们不认得你了。上次我们红卫兵初次乘火车来上海串连的时候，也是你秉承局里一个走资派的意旨，故意把我们的列车扣在站外，不让进来。现在你又想破坏我们红卫兵回去复课闹革命。你这是白日做梦！”

赵青松用蔑视的眼光朝陈国君望了一下说：“这个隐藏在我们铁路职工队伍中的坏蛋，当我们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的时候，他便忍不住跳出来进行捣乱破坏，制造混乱。今天调机差点压死人，也是因为他把红牌给拿掉了。”说到这里，赵青松从身上掏出一只麂皮手套往陈国君面前一丢：“这是不是你的手套？”陈国君低头一看，脸孔一下变得煞白。

赵青松继续说：“这只手套就是我们在放红牌的地方拾到的。陈国君，你不要以为这是你一时的疏忽大意。不！你既要干反革命，就一定要露出你反革命的狐狸尾巴。你想把我们沪江站的革命秩序搞乱吗？办不到！就象你扫地一样，故意把车站弄得灰雾腾腾，那只是一时的现象。只要我们狠抓阶级斗争，你们煽起的那股迷雾很快就会消散。你看，现在我们沪江站的形势有多好！”

这时，一阵振奋人心的锣鼓声，从远处敲了过来。原来运转乙班的同志，在抢一列紧交路的战斗中，缩短了调车时间，二十分钟发了六趟车，创造了沪江站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他们拿着大红喜报向革命领导小组报喜来了。

赵青松大声喝道：“把陈国君押下去！”

罗良辉接过喜报，心情无限激动：“群众，多好的群众呀！过去在战争的年代，环境那么艰苦，我能看到他们的巨大力量，紧紧地依靠他们，每次都打了胜仗。为什么今天我没有看到他们的这股力量呢？”他抬头一看，只见墙上贴着赵青松写的毛主席的一条语录：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回过头来，只见赵青松望着他微微地笑着。他想：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带领全站革命群众造了刘少奇反革命修

正主义路线的反，并对自己进行了严肃、热情的帮助，使自己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边。可是今天在对待运送红卫兵这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上，自己的思想因为给假象所迷惑，一度产生了动摇。为什么不象当年攻打敌人山头那样，勇敢地冲上去呢？想到这里，他感到自己比赵青松似乎少了一些什么，而这一点又是多么宝贵啊！

赵青松走到他的身旁，温和地问道：“老罗，你看那十万红卫兵运送任务怎么办？”

罗良辉把手用力一挥，坚定地说：“接！我现在就向市里要求把这十万任务交给我们。”

“对！我们要坚决完成毛主席和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这不但是我们的决心，也是全站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愿。”赵青松看到罗良辉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又迈开了新的一步，心里感到无比的高兴。

这时，金色的太阳透过玻璃窗，把屋里照得通明透亮，阳光把赵青松和罗良辉两个高大的身影融合在一起，他们两人的心也好象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呜——”一声震耳的汽笛声，划破长空，震撼大地，接着传来一阵有节奏的排汽声，又一列满载着红卫兵小将的列车，迎着金色的太阳，向着辽阔的原野奔驰而去。



## 领路人

郑和中

### 一

一九六八年的盛夏，一辆满载着工宣队员的卡车在市区平坦的柏油马路上疾驰。车上，有面大旗在迎风招展，远远望去，仿佛是一团熊熊的火焰。

红旗下，工宣队队长方亮凭栏站着。他年纪不算大，今年刚四十挂零，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脸膛，额角布着几道淡淡的皱纹。此刻，他正用迅疾的目光捕捉着满街满巷的大幅标语。那些红字、黑字、隶体字和新魏体字从四面八方一齐喊出同一个声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彻底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方亮浏览着这一切，不由得心潮起伏，眼角的鱼尾纹眯成了一条线，突然，一排粗体黑字刺入了他的眼帘：誓与“燎原兵团”血战到底！下面的署名是“立新中学红旗兵团”。看了这条特别刺眼的大幅标语，方亮眉头一皱，脑海里立即浮现出文化

大革命初期的一幕：两年前，旧市委机关门口围满了人，方亮挤进人群，只见一男一女两个红卫兵小将正在贴大字报。那个虎彪彪的小伙子迈开大步在雪白的墙上“唰”地涂了一扫帚浆糊，那个戴军帽的小姑娘紧接着就把一份大字报平平整整地贴到墙上，那《炮轰市委一小撮走资派》的标题特别引人注目。方亮边看大字报，边用欣喜的目光注视着这两个勇敢的红卫兵小将。那份大字报下面的署名正是立新中学的“红旗兵团”和“燎原兵团”。方亮记忆中的那张大字报，与眼前的这条大标语，多么不相同啊！为什么过去曾并肩战斗过的战友，现在竟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了？想到这里，他的耳边响起临行时局革会负责同志的叮咛：“老方，你是一个航务工人，进驻立新中学以后，一定要把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紧紧地团结起来，领着他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前进。别忘了，你是一个领路人啊！”

“领路人！”方亮轻轻地叨念着，一种强烈的阶级责任感和自豪感顿时涌上心头。

卡车正朝着立新中学的方向疾驰……

在立新中学的校门前，两军对垒，阵容分明：“红旗兵团”的人站在校门的右边，“燎原兵团”的人站在校门的左边。一条通往校门的石子路正好把他们分开在两边。

“红旗兵团”司令肖兵，威风凛凛地站在一面大鼓的后面。他整一整军帽，紧一紧粗腰带，回头看一眼整齐地排在自己身后的战友，不由得仰起了黑黝黝的脸膛，两道浓眉向上翘了起来，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射出得意的光芒：你看，一个个身穿草绿色的军装，臂戴鲜红的袖章，再加上那面光彩夺目的军旗，嘿，让工宣队瞧了显得多有能力！

肖兵正在得意洋洋，站在他身边的金大勇，手提一面大锣，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说：“肖兵，你常说我们和‘燎原兵团’大方向不一致，不能联合。眼下，欢迎工宣队进驻，大方向总一致了吧，干啥又唱对台戏呢？”

“对，咱们红卫兵是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只要双方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可我们同‘燎原兵团’之间存在着革与保的路线斗争，不能和稀泥。昨天，李英主动找我谈起大联合的事，被我一闷棍打跑了。我说，要联合，不行！挂白旗投降，倒可以优待俘虏……”

“这算什么话！”肖兵的话音未落，就被老工友田水根打断了。老田刚为工宣队布置好办公室，兴冲冲地也跑来欢迎，一听肖兵的话，顿时虎起脸说：“你还想抓俘虏？我看你呀，别再这样脑袋瓜发热啦！再这样下去，当心跌跟斗啦！”说完，就气呼呼地走到石子路对面，站在教师顾青的身边。

顾青很年轻，只有三十来岁。看来，工宣队进驻的消息使他很激动。他不时用手推着眼镜，又不时地回头看看“燎原兵团”一个个战士。

“燎原兵团”人数虽然不多，却个个精神饱满。头头李英，两根扫帚辫挂在军帽外，双手叉在腰际，一面大锣用手指勾着。此刻，她正踮着脚伸长脖子往公路上张望，连瞥都不瞥肖兵一眼，心里却暗自嘀咕：“呸！别神气，眼下工宣队都要进驻了，还想搞兼并？大白天捏鼻子做梦！”

工宣队的卡车刚驶近，就被李英发现了，她眼明手快，指挥“燎原兵团”的战士抢先敲响了锣鼓。

肖兵一见这情势，不禁叫了声“啊呀！”连忙捋捋袖子，抡起鼓槌，使劲“咚咚咚”地敲起来。突然他发现自己这边的声



音不对劲，回头一看，见金大勇气鼓鼓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便眼珠一瞪叫了起来：“大勇，看傻眼啦，快敲呀！快！使劲！”

谁料金大勇却嘟囔着说：“两套锣鼓，两个点子，你让我跟哪套敲啊？”的确，这边“铮咚、铮咚”，那边“咚铮、咚铮”，互相干扰着，形成一片噪音。

卡车在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工宣队队员一个个跳下车子，转眼间，就排着整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过来。方亮迈着大步走在队伍的最前列，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喧闹的欢迎场面，嘴角上流露出一丝充满信心的微笑。他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校门两侧的肖兵和李英，心想：那不正是过去一起贴《炮轰市委一小撮走资派》大字报的两个红卫兵小将吗？

此刻，肖兵和李英也几乎同时认出了方亮。他俩记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初期，当他俩贴出《炮轰市委一小撮走资派》大字报的时候，在旧市委走资派的煽动下，有人指责他们，对他们进行围攻，甚至还有人要撕毁那份大字报。在这紧要关头，不正是这个工人师傅挺身而出，支持他们，保护了那份革命的大字报吗？想到这里，他俩几乎同时叫了声“方师傅！”就都丢下自己手中的锣鼓“家伙”，奔到方亮的身边，各自拉住了方亮的一只大手。

“方师傅，走！到咱们‘红旗兵团’去！”

“我代表‘燎原兵团’全体战士热烈欢迎你们！”

方亮早知他们的用意，就握着两人的手微笑着说：“别急嘛，我们会去的。”说完，他举起《毛主席语录》，面对欢迎工宣队的师生员工说：“我们相信立新中学革命的师生员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是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战斗的，你们的锣鼓也一定会敲在一个点子上的。”

## 二

立新中学的校园内，无论是大字报栏上、墙上、屋顶上、还是电线杆上，到处刷满了内战的大字报和标语。其间有一块新树起的工宣队大批判专栏，象中流砥柱般地屹立在这内战大字报的海洋之中。

清晨，太阳的光辉洒在大批判专栏上，也洒在方亮身上。他正站在凳上，平整地贴好最后一张大批判稿。这时，有许多同学站在大批判专栏前，边看边噉噉喳喳地议论着：

“好！工宣队的第一炮打得好！”

“我们学校好久没看到这种大批判的文章了！”

“可不是么？老是打内战，咱们斗瘦了，走资派李国忠倒养胖了。”

.....

方亮回过身来，只见肖兵也站在人堆里看大字报，他双臂交叉在胸前，歪着脑袋，脸色颇有些不自然。方亮想：看来这小子对我们的大批判专栏有看法呢！他是头头，得摸摸他的思想。于是他跳下凳子说：“肖兵，咱俩聊聊。”

“好！”肖兵爽快地回答。说实在的，他心里有话真憋不住了，正巴不得找方亮谈谈，全面地阐明一下自己的观点，争取工宣队的支持。“老实说，只要工宣队一表态支持我们，‘燎原兵团’就非垮台不可。”肖兵在肚里拨弄着如意算盘。

两人挤出人群，沿着小路由操场走去。

“肖兵，对我们的大批判专栏提提意见。”方亮从这里拉开了话题。

“嗯，还不错。”肖兵咧开嘴笑了笑。

“我看不是心里话吧，你有什么看法，谈出来听听嘛！”

肖兵心里“怦”地一跳，暗叫：乖乖，好眼力！既然你都看出来，那就实说吧。他双手一摊说：“李国忠早就靠边了，现在咱们瞪瞪眼，他都要哆嗦一阵子呢！但是我校的保皇势力依然存在，而且还挺猖狂呢！我认为我们现在不但应该继续批判李国忠，更应该狠狠打击那些保皇势力，干脆脆一句话，与‘燎原兵团’干！”小伙子自以为站在理上，说话时口气挺坚决。

“哦！李国忠真那么老实了？‘燎原兵团’真是保皇派吗？别忘了你们可是一起造反一起夺权的啊！要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哪！”

听了这话，肖兵心里一阵不自在，心想：方师傅，你也太小觑我肖兵了，别看我五大三粗的，枝节小事难免有些疏忽，大方向可从不含糊。他大声地说：“方师傅，你尽管放心，‘红旗兵团’从成立的那天起，大方向就没晃荡过。‘燎原兵团’是假造反真保皇，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接着，他就忿忿地向方亮叙述了这么一件事：

一月革命风暴期间，“红旗”和“燎原”两个兵团联合夺了走资派的权。可是，李国忠私下仍然保留着整造反派的大量黑材料，企图“秋后算账”。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肖兵、李英还有教师徐迟，开了一个碰头会，会上决定立即组织人马冲击校长办公室。两小时以后，同学们蜂拥而上，一脚踢开校长办公室的门，只见抽屉都拉开着，纸屑飞了一地，校长李国忠正在手忙脚乱地清理着什么。黑材料呢？却不翼而飞了。

讲到这里，肖兵斩钉截铁地说：“风不吹，树不摇；船不晃，水不浑。有人暗通走资派，把黑材料事先就转移了，那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是有这种可能，但你凭什么理由指责‘燎原兵团’假造反真保皇呢？”

“凭什么？凭事实呗！我们当场斗了李国忠，勒令他交出黑材料，这家伙不肯讲，亏得徐老师提醒我说，大庭广众之下，李国忠是不会交代的，必须个别审问。果然不出他所料，我们个别一问，这家伙就乖乖地招供了，说是李英暗中向他报的信，于是他就立即把黑材料整理好，让李英带跑了。李英这家伙，我早就对她有些意见，可总感到她还不至于干这种事，正当我将信将疑的时候，徐老师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他发现有人背个包，鬼头鬼脑地从‘燎原兵团’出来，一溜烟跑了。一听这话可把我的肺都气炸了，当时我们就立即召集人马向‘燎原兵团’发起冲锋。呵！果然不错，我们从‘燎原兵团’的办公室里抄出了两张黑材料……”

“哦？怎么就两张？”

“很显然，让那背包的小子事先转移了呗。唉！可惜徐老师眼睛太近视了，没看清楚是谁，否则，人证物证俱在，他们还赖得掉？”

方亮已经听肖兵多次提到徐迟了，在他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胖呼呼的中年人，那扁平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滴溜滚圆的大眼镜，满脸堆笑，穿着一件并不太旧的蓝布制服，上面却打着几块十分显眼的大补丁。工宣队进驻学校没几天，有关徐迟的话方亮已经听到不少了。有的说：“徐老师真有两下子，李国忠耍什么花招都瞒不住他。”教师顾青却说：“徐迟

思想意识不太健康，过去经常独自吟些隐晦的诗句，什么《枯叶赋》啊、《凄风词》啊……”老工友田水根反映的情况更引起方亮的注意，他说：“徐迟嘛，五八年才调到咱们学校，听说五七年反右时他在原单位犯过错误。”想到这里，方亮问肖兵：“徐迟这个人怎样？”

肖兵对徐迟的看法倒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对徐迟是很反感的。当李国忠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徐迟积极地助威呐喊；当李国忠排斥打击工农子弟时，徐迟站在一边帮腔。因此肖兵经常骂他“活象李国忠的影子。”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造反派把李国忠揪出来批斗，就在这时，徐迟却突然贴出一张造反声明，并含着泪向肖兵他们承认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说自己过去受了走资派李国忠的蒙蔽，还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反戈一击，要参加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起初，肖兵对他还有些怀疑，并没有立即吸收他参加造反派组织，只是让他参加了一些造反派的活动，以后见他工作很积极，心中的疑虑也就消除了，并让他参加了教工造反派组织。此后，两人的接触渐渐多了，久而久之，连肖兵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徐迟又紧紧地跟着肖兵转来转去了。肖兵对他的看法就这样经历了反感和怀疑两个阶段，最后却变成了信任。此刻，肖兵见方亮问起徐迟，就毫不犹豫地回答：“徐老师，没什么大问题！他造反很坚决，很早就站在我们‘红旗兵团’这一边，我了解他。”

“站在我们‘红旗兵团’这一边？没问题？”方亮咀嚼着这两句话，心里感到不是滋味。

只听肖兵还在忿忿地说：“转移黑材料，没那么容易！我们‘呼啦’一下贴满了大幅标语；勒令‘燎原兵团’立即交出走

资派整群众的黑材料！谁知‘燎原兵团’非但不把黑材料交出来，反而猪八戒倒打一耙，骂我们栽赃，搞打、砸、抢。方师傅，你说气人不气人，对这种铁杆保皇派就该狠狠斗！”

肖兵的话流露出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方亮感到应当帮助他正确对待这个问题，于是就说：“我们看一个人，一个组织，要全面地看，历史地看。李英他们很早就起来造反，揭发了李国忠很多严重问题，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

其实，这些事实，肖兵都是亲眼目睹的。但他自从当上了兵团头头以来，自以为胜利了，加上有些人对他吹吹拍拍，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以及骄傲自满的情绪开始在他心头滋长了。长期来，他对“燎原兵团”总看不顺眼，而唯独自己的小山头最完美无缺了。特别是“二·二一事件”以后，两派内战越演越烈，双方的对立情绪也日益加深。一提起“二·二一事件”，肖兵总是振振有词地说：“经一事，知十事。‘二·二一事件’还了他们庐山真面目。‘燎原兵团’以往的造反都是假的，他们就是假造反真保皇。”

谈了这么多话，方亮一直没有对肖兵提出正面批评，而是希望他能逐步认识自己的错误。谁知钢刷子刷象——没觉着痒，肖兵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方亮感到现在应该提醒提醒他了，便说：“肖兵，你先别武断地下结论。‘二·二一事件’还没有查清，还存在不少疑问。对走资派讲的话，我们决不能轻易相信。固然，你们在‘燎原兵团’抄出了两张黑材料，但是大量的黑材料至今仍然下落不明。如果‘燎原兵团’真把黑材料转移了，为什么又要留下两张呢？走资派为了蒙混过关，往往使阴谋，耍诡计，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肖兵，我们千万不能带着资产阶级的派性看问题啊！”

方亮的话，刺到肖兵心里，使他感到一阵不舒服。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一时却又找不出适当的话。楞了一会，突然飞起一脚，把跟前的一棵狗尾巴草踢折了。

这棵狗尾巴草长在水泥篮球场的裂缝中。方亮蹲下身子，把它连根拔了出来，意味深长地说：“肖兵，一块完整的水泥板，野草能露头吗？如今这块水泥板裂开来了，野草就会顺着裂缝弯弯曲曲地钻出来。如今走资派总是千方百计地挑动我们革命派内部闹分裂，打内战。这样，他就象这棵野草那样，从裂缝中钻出来，苟延残喘。因此‘红旗’和‘燎原’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战斗，这样才能彻底打倒走资派。”方亮说到这里，以热切的目光看着肖兵。

肖兵垂着头，一声不吭，眼睁睁地看着地上那棵被连根拔出来的野草，心中若有所思。……

### 三

教学大楼里，原来空荡荡的教室，现在到处坐满了人，有的在开会，有的在争论，还有有的在写大字报，到处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方亮高大的身影映在高三(2)班的玻璃窗上，他正比划着，讲述着……

教学大楼对面的办公室里，徐迟独自站在窗前看着这一切，心里象揣着只兔子“怦怦”乱跳。他不由得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

“徐老师，最近我收到一份从外单位转来的检举材料，揭发你有不少的反党言论，如果把这同你在五七年所犯的错误联系起来看，那问题可不小啊！”李国忠的话音刚落，一道闪电

照亮了徐迟苍白的脸，也照出了李国忠嘴角上的一丝阴笑。

“哈哈，过去的事嘛，就不必太紧张罗。”李国忠接着说，“关键看你有没有勇气将功补过，敢不敢与那伙写我大字报的反党学生斗。你应该记得反右斗争的教训啊！”

徐迟以感激的目光看了看李国忠，连连点头。

此后，徐迟就主动靠拢肖兵，参加了教工造反派，在暗中却卖力地收集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

此刻，徐迟看着眼前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浑身感到不舒服。他心想：“唉！正盼望李国忠能趁两派分裂的机会，今后重新上台，自己也有所依靠。可是，这阵子工宣队却进驻了，两派如果一联合，李国忠就要彻底完蛋。我过去的一切不也都要暴露了吗？嘿，没那么容易！”想到这里，他咬了咬牙。

突然，办公室外的走廊里传来一阵干咳的声音，紧接着响起一阵“沙——沙——沙”的扫地声。徐迟警觉得象只耗子，眼珠在眼镜片下骨碌碌一转，也咳嗽了一声，便走到门口，把办公室的门拉开一半。一个小纸团被扫帚扫在门上反弹进来，徐迟急忙掩上门，拾起纸团，又走到窗口，往窗外张望一下。只见楼下的石子路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行人。他这才打开纸团，一看，那肥胖的手指不禁颤抖了起来，脸色逐渐泛白，额角上渗出几滴汗珠。纸条上写着：“调查二·二一。”

徐迟倒抽了一口冷气。从纸条上看，显然工宣队已经向李国忠询问过“二·二一事件”了，看来不久就要开始顺藤摸瓜。当时，冲击校长办公室事前的碰头会我也参加了，要赖是赖不掉的，怎么办呢？这时徐迟的心里乱成一团。他把纸条烧毁后，独自在屋子里来回踱着，一支支地点着烟，大口大口地喷着烟雾，心里逐渐有了主意。



当天下午，徐迟正躺在椅子上想心事。突然，办公室的门“吱呀”一声推开了，方亮大步走了进来。徐迟急忙熄灭烟蒂，站起身来，又是倒茶又是递烟。方亮摆了摆手，拉过一张椅子，在徐迟对面坐了下来。他从裤兜里摸出一个小本子，摊在桌上，又拔出一支钢笔拨弄着，半晌，才郑重其事地说：“徐老师，有件事我想向你打听一下。”

“啊，可以，可以……协助工宣队工作，应该……应该。”徐迟殷勤地说。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你在哪里？”

“哦，方队长是说冲击校长办公室那天吧！上午八时，我们开了个碰头会，九点左右会议结束，我看了一会大字报，以后就一直呆在‘红旗兵团’办公室里，十点正我们开始冲击校长办公室……”徐迟一口气报出那天上午的全部时间表，连一个格楞也没打。

方亮一面听着，一面用笔记着。他继续向徐迟打听肖兵那天追问李国忠转移黑材料以及冲击“燎原兵团”的经过。徐迟又作了一番详尽的叙述。他的话与肖兵反映的情况基本相符，只是在个别问题上略有出入。

方亮听了眉头微微一皱，平静地看了看徐迟，问：“就这些吗？”

“就这些……就这些。”徐迟喃喃呐呐地说着，无意中把烟灰弹进了正冒着热气的茶杯。

方亮显然已经注意到徐迟这一失常的动作，心里打了个问号，可是表面上却象什么也没有发现。他合上笔记本站起来，一语双关地说：“徐老师，你的记性真好哇，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说完，就大步走出办公室。

徐迟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这才重重地喘出一口粗气，又掏出手绢擦了擦脑门上的油汗，嘴一咧，不禁得意地笑了：“哈哈，一个普通的工人，怎抵得住我神机妙算？一年以前的事，谁还记得那么清楚？还不是由着我胡扯。”

方亮回到工宣队办公室，综合分析了最近调查所得到的材料。他暗自问自己：立新中学两大派分裂的原因究竟何在？是由于走资派在幕后活动？是由于革命队伍中混进了个别坏人？还是由于个别头头受了山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或者是由于这三种原因交织在一起所造成的结果呢？对于这些问题，方亮不想轻易地过早地下结论，但他知道只有从这些方面去追根溯源，才能发现立新中学产生派性导致分裂的根本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在立新中学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方亮感到立新中学两派大联合，工作的重点应放在“红旗兵团”一边，对肖兵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尤其重要。肖兵出身于工人家庭，对修正主义路线无比痛恨，他敢于造反，敢于革命，本质是好的。但是，由于他还没有很好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社会经验和阶级斗争的经验还比较缺乏，因此也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骄傲自满，沾染了“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错误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工宣队有责任帮助他，教育他，把他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方亮又翻开笔记本，仔细地研究与徐迟的谈话记录，越看越觉得可疑：照理说一年以前发生的事，人们一般是记不太清了。可是，徐迟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连看过大字报他都记得。既然他的记忆力那么好，那

就应该记得，他当时曾经看到有人从“燎原兵团”出来，背着挎包跑了。对这样重要的问题他为什么又只字不提呢？这不正说明他心中有鬼吗？再从群众的反映来看，这个人过去犯过严重政治错误，应该对他提高警惕。“二·二一事件”是立新中学两大派分裂的导火线，一定要调查清楚，促进两派大联合。

#### 四

“工宣队通知，今晚七时正，在会议室召开全校大联合会议，请同志们准时参加。”学校的广播喇叭里反复播送着这一通知。

徐迟倚在办公室的窗前，手里拿着一张报纸，那双眼珠不安地在四下里乱转，两只耳朵竖着，心里越听越怕。他预感到大联合这股浪涛即将把自己吞没，内心充满着恐惧、懊丧和绝望。突然，他那滴溜滚圆的眼镜片里迸射出一线希望，象掉进深渊濒临于灭顶的人突然看见了一棵救命稻草，伸出发抖的手，鼓起最后的勇气，挣扎着。他看见肖兵夹杂在人流里，从教学大楼方向大模大样地走来了。“要抓住他，控制他，把他推出去，让他去顶，让他去吵，让他去把水搅浑。对！让他在联席会议上先从李英开刀，再把所有的矛盾全面铺开，逼‘燎原兵团’应战。等着瞧吧，一场混战，看你工宣队怎么收场？如果大联合搞不好，看你工宣队还呆得下去？”徐迟正在自我陶醉，猛然，他看见方亮和一群同学边说边笑地走过来。方亮手臂有力地一挥，徐迟的脑袋下意识地一缩，仿佛一拳捶在他顶梁骨上，美梦被打得烟消云散了。“方亮主持会议，万一肖兵顶不住呢？那不就乱套了？嗯！俗话说：狡兔三窟，人

不可一计。如果此计不成，那就按第二套计划行动，对！豁出来拚了！”想到这里，徐迟眼镜片里迸射出一道凶光。

晚上，田水根第一个来到会议室，在第一排正中央找了个座位坐下，低着头“叭嗒、叭嗒”地抽着板烟。

方亮、李英、肖兵陆续走进会场，坐在会议室正中的长桌边。

方亮笑呵呵地说：“老田啊！瞧你，这么早就来啦，占了一个多好的座位。”

田水根长长地吐出一口白烟：“老方啊，你也真会说笑，不瞒你说，看到孩子们斗嘴，咱心里难受呵！”

说话间，会议室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爬到课桌上，也有干脆爬到课桌上又站到凳子上的。一排排参差不齐的人栅栏，使明亮的灯光只透出一个个小小的光斑。徐迟也挤在人堆里，紧挨着门站着，一道阴影罩住他全身。

方亮宣布开会以后，肖兵拍案而起，粗着嗓子说：“李英表面上造反，骨子里保皇，‘二·二一事件’就是明证。我不能同这样的人坐在一起谈判，提议撤销她的代表资格，另换别人。”说完，他脸红脖子粗地一屁股坐了下来。

“撤换李英！撤换李英！”旁听席上有人附和着喊起来。

“不同意！不同意！”响起一片更大的声音。

李英咬了咬嘴唇，拚命克制着自己，端坐不动。徐迟心里有股抑制不住的高兴，心想：“肖兵这小子，真是好样的！这下有戏看了。”田水根心里却憋了一肚子气，真恨不得用板烟斗磕磕肖兵的脑瓜子，让他清醒清醒。

对这种情况，方亮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他站起来，挥了

一下手说：“同志们，大家安静！今天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群众推选，工宣队研究决定的，谁也无权随便撤换，会议按原计划进行。”会场上响起一片掌声，秩序很快稳定下来。徐迟心里一阵发麻。

李英看了方亮一眼，耳边响起方师傅的嘱咐：“要实现大联合，必须停止内战。如果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势必导致更严重的分裂。为了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想到这里，李英把辫子使劲往后一甩，猛地站起来，挺着胸说：“我相信鱼目混不了珍珠，‘二·二一事件’工宣队一定能调查清楚。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不想为自己申辩。为了促进大联合，团结起来斗争走资派，我受‘燎原兵团’全体战士委托，郑重宣布：从即日起‘燎原兵团’单方面停止一切内战……”

李英的发言刚结束，方亮第一个带头鼓掌。同学中有鼓掌的，也有交头接耳的，田水根情不自禁地叫好。徐迟的手心却捏出一把冷汗，眼光死死地盯住肖兵。

方亮用灼热的目光看着肖兵，并不直接点他的名，而是希望他能主动表态。会场上二百多人的眼光也都一齐投向肖兵。肖兵心里暗想：“好家伙，李英竟来这一手，想逼我就范？我可不是软棉花捏的。”他硬了硬头皮，仰着头，直瞪瞪地看着天花板。

寂静，寂静，只有一双双眼睛在说话：有鼓励的目光，有焦急的目光，有询问的目光，有责备的目光，还有一道幸灾乐祸的目光。

一阵欢快的锣鼓声冲破这寂静的会场，由远而近，直奔而来。原来金大勇捧着高三(2)班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喜报，领着

全班同学兴高采烈地走进会场。高三(2)班是方亮蹲点的班级，这个班级大联合开展得很有起色。

方亮兴奋地站起来，挤出人群，把金大勇拉了进来。金大勇乐得合不拢嘴，站到凳子上，擦了一把汗，这才清一清嗓子，大声地朗读喜报：“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在革命大批判中实现革命大联合……”金大勇的声音常常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读完以后，他兴奋得简直不知再说什么才好，楞了好一会，才猛地挥舞手臂喊道：“响应毛主席号召，实现革命大联合！”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斗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百多个同学也都一齐振臂高呼，那口号象春雷在茫茫的夜空中炸响。

“咚咚锵、咚咚锵”，远处又传来一阵锣鼓声，人们知道又有班级要来报喜了。徐迟看这情景，心头恰似乱箭穿心，大滴大滴的汗珠从额角上滚落下来。“工宣队这一手真辣呀！肖兵眼看招架不住了。妈的，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按第二套计划拚了！”想到这里，徐迟象游鱼似地溜出了会场。

此刻，顾青正领着高二(1)班的同学来报喜。他手里也拿着大红喜报，走进会场后就说：“同学们，这喜报还是你们来念吧！”

“顾老师，你念不是一样嘛！”同学们高声说。

顾青还想谦让，方亮的大手却一把拉住了他：“顾老师，学生和教师都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嘛，你就念吧！”说完，就笑嘻嘻地把他拉到会议桌边。

顾青兴奋地推推眼镜，有板有眼地朗读着高二(1)班的大联合喜报。

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立新中学有两个班级首先实现了

革命大联合。方亮接过大红喜报，嘴角上流露出欣慰的微笑。但他清楚地知道，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头。他高声对大家说：“实现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红卫兵小将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联合起来，斗倒走资派。现在高三(2)班和高二(1)班的同学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群众上去了，头头怎么办？”

方亮扫视全场，眼神里充满着期望，目光停留在肖兵身上。肖兵浑身象长满芒刺，坐立不安了。“肖兵，谈呀！”耳边响着金大勇亲昵而热烈的话音。“肖兵，谈呀！”战友们从四面八方恳切地催促着。这些热烈而充满期待的声音，包含着战友们对他的责备，更表达了战友们要求尽快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愿望。肖兵不由得回忆起几天前方亮和他谈心时讲过的一段话：“革命派内部闹分裂、打内战，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以为这样做是为了维护‘红旗兵团’的利益吗？恰恰相反，你的作法违背了广大‘红旗兵团’战士的意愿。广大红卫兵战士是要求联合的呀！”此刻肖兵想起方师傅的话，内心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难道我真的错了吗？为什么那么多战友都反对我现在的作法呢？他感到自己陷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立的境地。在群众的促动下，他终于站起来说：“‘红旗兵团’宣布：采取相应措施，停止贴一切不利于团结的大字报。但是……”肖兵的话锋刚一转，只见黑压压的人群中，不知从什么地方飞起一个纸团，象流星一般，在人们的头上掠过，“托”地掉在肖兵怀里。他打开纸条一看，那副粗浓的眉毛立刻倒竖起来，眼睛越瞪越大，拳头越攥越紧，他感到自己上当了，被“燎原兵团”欺骗了，一股怒火在他心头升起。他“砰”地一拳捶在桌面上，怒声喝道：“好啊，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两面派！”他把纸条揉成

一团，使劲朝李英掷了过去。人群开始骚动了，发出一片乱哄哄的声响。

李英急速地打开纸团，看了一遍，停了一下，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地又看了一遍，脸涨得血红，紧紧地抿着嘴，半晌才把纸条递给方亮。

方亮看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燎原兵团’又抛出新的内战大字报，题目是《‘红旗兵团’反工宣队十大罪状》。”看到这里，方亮眉宇间皱成一个“川”字：“燎原兵团”不是刚刚宣布停止一切内战吗？为什么又会突然贴出这种大字报呢？为什么在大联合取得进展的关键时刻贴出来？想到这里，方亮果断地站起来，大声地说：“同志们，今天的大会是有成绩的，我们已经在革命大联合的道路上迈开了可喜的一步。但是，斗争是复杂的，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现在暂时休会，建议大家去看看一份新贴出的大字报，仔细琢磨一下。”

## 五

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大伙借着灯光边看边大声议论：

“你看就只有几件捕风捉影的事，就给肖兵他们扣那么一大堆帽子，简直象开了帽子铺。”

“‘燎原兵团’怎么会写出这种大字报？”

“谁写的？我怎么不知道？这是败坏我们‘燎原兵团’的声誉。”

.....

李英也挤在人堆里看大字报，当她看见那张大字报的右下角印着的一把火炬时，再也憋不住了：“只有代表整个‘燎原



兵团’的大字报才有资格印火炬，这是谁自说自话盗用整个兵团的名义？”李英气愤地嚷着，挤进人群，掏出钢笔，在印着的火炬边迅速地写下了自己的声明：“它不能代表‘燎原兵团’！”署名：“李英”。

肖兵正双手叉腰，气鼓鼓地看着大字报，一见李英写下这项声明，更是火冒三丈。他立即推开人群，挤到那张大字报前，用钢笔在李英的声明旁边写下了一行字：“举手放火，收拳不认——无赖！”又用钢笔划了一支粗浓的箭头直指李英的署名。

李英气得满脸通红，刚想说什么，肖兵却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李英，咱俩回头见！”说完，一甩胳膊，“蹬蹬蹬”地走开了。

方亮仔细地看那张大字报，深思着。眼前的情景他都看见了，他知道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迫在眼前了。

方亮看完大字报，特意路过“燎原兵团”，见屋子里还亮着灯，知道李英已回到办公室。方亮走过去，只见李英独自伏在一张桌上，肩头微微有些抽动。他轻轻地抚摸着李英的头说：“怎么？哭鼻子了！”

李英抬起头，眼眶里滚满了晶莹的泪花：“方师傅，我工作没做好，我……我有责任。”她说着，眼睫毛一眨，滚下了一串泪珠。

多好的小将啊！大会上，肖兵骂她，要撤销她的代表资格，她都没有哭。为了顾全大局，她单方面宣布停止内战。现在，为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张大字报，重开了内战，她竟伤心地哭起来了。她想的是革命，想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啊！想到这里，方亮说：“李英，现在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调查

清楚，这张大字报究竟是谁写的还不知道，在这种斗争复杂的关键时刻，红卫兵可不能哭鼻子嘴。”接着问：“你们的标记呢？”

“喏，它倒好，象没事一样躺着呢！”李英说着拉开抽屉，取出一块小铁片，上面刻着一把火炬和“燎原兵团”几个字。她接着说：“唉！都怪我们太粗心了，标记就放在这儿，抽屉平时又不上锁，也不知是谁私自动用了。”

方亮接过标记，小心地拨弄着，仔细地观察着。他望着李英说：“别着急，天不早了，先睡吧，这标记借给我看看。明天咱们开个调查会。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没有解不开的谜。”

李英抬头看了看方亮，倔强地点点头。

方亮回到工宣队办公室，当夜召开了全体工宣队员会议，研究了刚才发生的事。会后，他又踏着月光去找老工友田水根。

第二天，方亮又召集部分革命师生员工，开了一个调查会。

会上，李英劈头就说：“方师傅，我已经调查过了，‘燎原兵团’的战士确实没有写过这张大字报。”

听李英这么一说，大家就围绕着这张大字报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这张大字报也真怪，半夜三更贴出来，真是见不得阳光！”

“就是嘛！上面的字也够怪的，看上去就别别扭扭。”

“你们注意到没有？这张大字报贴得皱极了，有的地方还被芦席勾破了呢！”

“浆糊桶也被贴大字报的人踢翻了，流了一地浆糊。”

.....

李英越听心里越乱，大声地说：“奇怪、奇怪！光知道奇怪顶什么用？是谁写的？是谁贴的？”

是啊，千头万绪从哪儿理起呢？大伙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方亮身上。

方亮深邃的目光分外明亮。他那又粗又厚的大手在头上轻轻一挥，仿佛要拨开一层云雾，说：“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到现象，而要通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刚才同志们谈得很好，但还仅仅谈了一些现象，实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实质性的问题是大字报的作者为什么要炮制这张大字报？”

“为了整‘红旗兵团’！”有人脱口回答。

“不对！”方亮肯定地说，“在‘燎原兵团’公开宣布停止内战的同时，抛出这种泼妇骂街式的大字报，只能损害‘燎原兵团’的威信。客观效果不正是这样吗？”人们听着信服地点点头。

“方师傅，炮制这张大字报的目的是为了煽动派性，挑起内战、破坏革命的大联合。”李英忿忿地说。

“对！”方亮赞许地点点头，紧接着问，“那么是谁最希望我们分裂呢？”

“走资派，还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对！只有这种人才会干这种事。”方亮说着，正要引导大家继续讨论下去，门“砰”地一声推开了。田水根闯了进来。他那斑白的头发微微有些抖动，布满皱纹的脸上渗着几颗晶莹亮亮的汗珠，满是胡茬的嘴正急剧地喘着粗气。看得出，他

是急急忙忙跑来的。

方亮站起来，迎了过去。田水根握着拳头，皱着双眉，气愤地在方亮的耳边讲着什么。

方亮严肃地听着，点着头，最后他大声地说：“老田，你来得正是时候，就把这一切跟大伙讲讲吧。”

田水根坐下来用板烟斗敲了敲桌子，气愤地向大伙讲开了：“早些时候，我就注意到徐迟和李国忠之间似乎有来往。昨天，我把这心里的疙瘩都告诉老方了。老方嘱咐我：多加注意。今天早晨，我吩咐李国忠打扫教学大楼，自己存心躲开点。只见他沿着石子路向僻静的独家村方向扫去了，我想这家伙可能动了坏脑筋，就远远地跟了过去，果然看见李国忠和徐迟正在谈着什么，徐迟这小子还不住地点头呢。以后，他们见肖兵从那里路过，李国忠这才慌慌张张地溜走了。”

“徐迟？”顾青思索着，突然说：“对了，昨天晚上，我送喜报进会场，正看见徐迟溜出会议室，不久就出现了那张大字报，是不是他……”

顾青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红旗兵团”的战士打断了：“上星期我看见徐迟偷偷地撕过一张上面印着‘燎原兵团’标记的大字报，他为什么对标记感兴趣呢？”

“昨天晚上突然出现的大字报？撕标记？那块标记在‘燎原兵团’办公室里，他得不到，就……”方亮思索到这里，猛一拍桌子果断地说：“座谈会暂时开到这里。老田，你继续监视李国忠。顾老师，你负责注意徐迟。李英和我再去看看昨晚贴出的那份大字报……”

## 六

肖兵刚从食堂出来，正准备为昨晚那张大字报去找工宣队评理。当他路过独家村的时候，老远就看见徐迟和李国忠好象在谈着什么，心里刚一疑惑，立刻就传来了徐迟大声训斥李国忠的声音。李国忠点头如同鸡啄米似地夹着扫帚溜了。

“肖司令！”徐迟满面春风地迎了上来。

“谁让他到处乱窜，跑到这儿来的？”肖兵望着李国忠远去的身影怀疑地问。

“啊……可不是么，这家伙不老实，刚才就被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走！屋里坐。”说着，把肖兵拉进了一幢小屋。

独家村是人们给校园内这幢孤零零的小屋起的浑名。它座落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周围长满了野草和灌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地方就成了徐迟的卧室。

“肖司令，昨晚的大字报你看了吗？真是岂有此理！”徐迟愤愤地说。

肖兵的心里好似火上浇油，满面怒容地“哼”了一声。

徐迟也附和着“哼”了一声说：“‘燎原兵团’简直欺人太甚，见你手一软，他们就步步紧逼，看来非铁了心与他们斗到底不可。”

“昨天我们刚宣布停止一切内战呀！”肖兵显得有些迟疑。

徐迟连忙凑上去说：“时至而疑，道之所止也。是他们首先破坏了停战协定，开了第一炮，我们现在发起进攻正好名正言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要想彻底击垮‘燎原兵团’，就看这一着了。”

“那……也得征求一下工宣队的意见啊!”

“唉，就是嘛！工宣队一进驻，问题就麻烦罗！他们总是偏袒‘燎原兵团’。”徐迟用心险恶地说。

肖兵一拳捶在大腿上，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没有答话。

徐迟眼珠一转，鼓弄着蛤蟆似的嘴唇继续说：“工宣队，工宣队，不在本单位闹革命，却跑到这儿来当保姆。红卫兵小将难道还需要保姆吗？”

肖兵心里正烦得要命，一听徐迟这话，感到有些不是滋味，连忙把手一摆，大声地说：“好了，别这样说了。”

徐迟尴尬地笑笑，眼镜片在黑暗的屋子里一闪一闪。他突然长叹一声：“罢了！罢了！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啊。”说完，转身就要出门。

肖兵一听徐迟话中有音，忙一把拖住他要追问。徐迟先是假意推托一番，待勾得肖兵性起，这才装出非常神秘的样子，凑在肖兵耳边说：“肖司令，我向你透露一个秘密，听说大联合一成功，就要……就要开始整你……”

“这话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俗话说：础润而雨，月晕而风。昨天的大字报就是他们制造的舆论准备，据说这可是他们精心策划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着棋啊！”

一句话刺到肖兵痛处，他胳膊一甩，蹦起三尺高：“好啊！豁出来干了。我马上召集人马，集中火力，对准‘燎原兵团’开火！开火！”

“哎呀！工宣队要插手的哟！”徐迟轻轻地挑拨一句。

“工宣队怎么啦！他也不能支一派，压一派！”肖兵嚷着，一头冲出屋子。

徐迟望着肖兵远去的身影，脸上露出一丝奸笑。

肖兵怒气冲冲地跑到“红旗兵团”，只见金大勇正趴在桌上准备用毛笔替学校的联席会议写横幅标语。肖兵立刻向他发出了向“燎原兵团”开火的命令，没想到金大勇坚决拒绝执行。肖兵气得满屋子打转。他突然停下来，大声地说：“大勇！咱俩是老战友，我有话憋不住啊，要炸了！”

金大勇坐在凳子上，俯着身子，默默地听着，心想：是啊，早该好好地谈谈了。

“大勇，现在你变了，变得象一个唯唯诺诺的君子了。造反派的脾气呢？跑了，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才是咱们红卫兵的脾气啊！而你呢？”

“我怎么了？为了‘红旗兵团’，我呕心沥血；为了‘红旗兵团’，我豁出命与‘燎原兵团’顶撞……”

“‘红旗兵团’，‘红旗兵团’，你眼里怎么就只有‘红旗兵团’，现在我们学校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就要实现革命大联合了，我们将成立一个统一的红卫兵组织，进行新的战斗。”

“别书生气十足了。你想联合，可人家不答应，昨晚的大字报你看见了吗？他们正准备整我们呢！”肖兵忿忿地说。

“不！肖兵，你想错了。你不要受人摆弄啊。”方亮洪亮的声音在他俩耳边响起。原来，方亮、李英站在他俩旁边已经听了很久了。

“方师傅，你是支持‘燎原兵团’的。我们‘红旗兵团’反工宣队，有十大罪状。”肖兵把“十”字咬得很重。

“肖兵，我们正是为那张大字报才来找你的。”李英迫不及待地说。

肖兵一见李英，更是怒火燃烧，大声地说：“李英，这下你得意了吧！好吧！你们整吧！斗吧！肖兵是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是斗不倒、压不垮的。”

“肖兵，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方亮的话还没说完，肖兵却一甩胳膊大叫起来：“方师傅，咱们红卫兵不需要保姆！”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工宣队……你……”金大勇指着肖兵，气得说不出话来。

“肖兵，我还以为讲你反工宣队是冤枉你，看来事实并不是这样。”李英说到这里，使劲地晃了晃拳头说，“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谁反对工宣队就坚决打倒他。”说完，她头也不回地向门口走去。

“站住！李英。”方亮大声地说，“别忘了我们来的目的，别忘了那隐藏在幕后的黑手！”

李英一听这话，猛地站住了，慢慢地转过身来，好象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拖了回来。她激动地凝视着方亮。

方亮冷静地思索着。他似乎看见了那只罪恶的黑手在幕后活动。现在阶级敌人已经发起了新的进攻，妄图挑拨工宣队和红卫兵小将之间的关系，妄图把工宣队撵走，这是一场多么严重的阶级斗争啊！必须把走资派的阴谋戳穿，让肖兵清醒过来。想到这里，方亮突然一针见血地指出：“肖兵，刚才的话不象是你说的，那是徐迟的语言！”

“那是徐迟的语言！”方亮这句话象劈雷一样在肖兵心头炸响，他浑身猛地一震。“工宣队是保姆，红卫兵不需要保姆”，这些话不正是徐迟刚才对他讲的吗？怎么一下子竟从自己的口里又吐出去了呢？肖兵感到方亮炯炯的目光穿透自己的心肺，不由得低下了头。



“肖兵，如果我工作上有点缺点欢迎你批评。我们工宣队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同大家一起来搞好学校斗、批、改的，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我们不是来当保姆的，更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来和你们共同战斗的。”方亮的话，字字铿锵，句句有力，象重锤一样捶打着肖兵的心，“肖兵，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钻进革命组织内部进行破坏。现在，在立新中学就有这号人！”

“谁？”肖兵问。

“你们先来看看这个。”方亮掏出一块小铁片递给肖兵和金大勇。

“‘燎原兵团’的标记！”肖兵和金大勇异口同声地说。

“对！这才是真正的‘燎原兵团’的标记。我们用它和昨晚贴出的大字报上的标记做了比较，发现那个标记是伪造的。”

“这是哪个坏蛋干的？”肖兵气愤地问。

“有很多迹象表明，是徐迟干的。”方亮接着把过去工宣队向徐迟调查“二·二一事件”的经过，以及今天上午大家揭发徐迟与李国忠密谈的事一一说了。

肖兵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疑惧地倒在一张椅子上，脑海中浮现出今天上午徐迟和李国忠在独家村碰面的情景，紧接着又浮现了徐迟怎样突然宣布造反，怎样在自己面前肉麻地吹拍，怎样挑唆自己与“燎原兵团”打内战，怎样煽动自己反工宣队……这一桩桩一件件事，现在回想起来是那样地令人生疑，可是自己过去非但没产生丝毫怀疑，反而被他牵着鼻子走了……想着想着，肖兵双手捧住了头，喃喃地说：“徐迟……难道他……”

方亮知道今天的谈话已经对肖兵有所震动，但要彻底揭

露徐迟的真面目，使肖兵猛醒过来，还要进一步掌握确凿的证据。他抚摸着肖兵的头说：“狐狸再狡猾，也逃不出猎人的眼睛，只要我们提高警惕，狐狸的尾巴一定会逮住的。”

## 七

大联合的锣鼓越敲越紧，人们沉浸在喜悦中。李国忠和徐迟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地溜进独家村，妄图策划新的阴谋。

“哗啦”一声巨响，门撞开了，几道电光一齐照了进来。方亮、李英、肖兵、金大勇、田水根、顾青等几个人威武地站在他们面前。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代你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罪行！”随着方亮洪亮的声音，李国忠和徐迟一下瘫倒在地上。

工宣队从“独家村”查出了一块伪造火炬标记用的硬纸和一叠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

真相大白了，在工宣队办公室里，肖兵含着泪水对方亮说：“方师傅，我错了，我……我被他们当枪使了。”

方亮点点头，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过去你被资产阶级的派性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结果走资派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你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说明：在我们的头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丝毫不能松啊！”说到这里，他一手拿起“燎原兵团”的标记，一手握着“红旗兵团”的军旗，望着肖兵，也望了望站在自己身边的李英，对他俩说：“这标记，这军旗，在以往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作用，它们伴随着你们战斗，你们热爱它。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把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单凭一面孤零零的战旗，而要靠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要靠毛主席指引的航向。现在革命形势发展了，以往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革命斗争需要了，那就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胜利。”

方亮的话给肖兵、李英很大的教育。

肖兵内心感到十分痛苦和悔恨，热泪涌出了他的眼眶。

“肖兵！”李英激动地喊了一声，一甩辫子向他伸出了手。

肖兵犹豫了一会，猛地握住战友的手。

“这面旗呢？”方亮问。

“换成统一的红卫兵团的旗帜。”肖兵大声地回答着。他抬起头，只见方亮的嘴角流露着欣慰的微笑。

金灿灿的阳光洒满了校园，在工宣队的大批判专栏周围贴满了无数大字报和大幅标语。这些红字、黑字、隶体字、新魏体字从四面八方一齐喊出同一个声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彻底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立新中学红卫兵团成立的那一天，操场上，方亮威武地站在红旗下，用灼热的目光扫视眼前一排排雄姿英发的红卫兵小将，发出了嘹亮的口令：

“立正——！”立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

“向左——转！”平地掀起一阵风。

“起步——走！”一股革命洪流滚滚向前。

肖兵和李英并肩走着，在方亮的带领下投入了新的战斗！

（插图 方向明）



## 苗子

郎松源

“郑闯出事故啦！他开的吊车钩头一震动，把满满一吊钢板给翻了。”这消息象一阵风传遍了江南车站的整个装卸车间。幸亏，钢板离地不高，才一公尺，周围又没人，钢板没摔坏，人没伤着，这件事就成了一起事故苗子。

事故苗子，也要分析原因，找出今后预防措施。这已成为车站工人的自觉习惯。

分析会在装卸值班室举行。当吊机小组的工人陆陆续续进来的时候，装卸车间主任朱大年那双粗大的手正烦躁地摸着满脸的胡茬子，一会儿用眼睛瞪着窗外一台正在“呼哧、呼哧”冒气的机车头，一会儿又心不在焉地望着墙上的密密麻麻的生产统计表，心里感到十分烦躁不安。这不单是因为再过几天站里就要突破安全无事故三百天的最高纪录了；使他特别感到气恼的是：因为这台“〇三”号吊机不是郑闯的专车，不知为什么郑闯竟自说自话去驾驶了，差点儿出个重大事故。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早就对他们说过：要加强纪律性，严

格执行制度规定的“专人专车”制，可就是不听……朱大年想到这里，不由轻轻地骂道：“简直乱了套！”接着他霍地站起来，大声说道：“事故发生时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一分析，责任主要在司机郑闯身上……”

底下发出叽叽咕咕的议论声。朱大年看了大家一眼，接着说：“我是有根据的……”

新任车间党支部书记黎泉也参加了分析会，听到这里，他不由抬起头，在那微带黧黑的脸上，两条卧蚕似的眉毛间拧成了疙瘩，不安地想：“老朱既不了解情况，也不对这件事作具体的分析，就这样哇啦哇啦下结论，未免太主观了。”黎泉合上工作手册，观察了一下会场的情绪：许多老师傅露出惊讶的神色。郑闯和几个青年工人把背悄悄地转向朱大年。

朱大年从衣袋里挖出一本小册子，哗啦啦翻到中间一页，对着大伙郑重其事地说：“这廿九条规章是去年公布的，其中‘专人专车’这一条恐怕大家还没忘吧？‘〇三’号吊车又不是郑闯开的，没经过领导同意，擅自操作别人的吊车，违章作业！很清楚，是违反制度造成的！……”

郑闯猛地转过身，由于过分激动，那张带着怒容的圆脸涨得通红，冲着朱大年就顶了一句：“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什么？”朱大年一楞。他想说：“就凭你违反制度，我就有权作结论！”但觉得说这话不适当，就压住火气说：“你不要忘记，现在生产任务很紧，你再违章作业，一旦造成事故，那……再说，现在开会是在帮助你，为你好！”

“为我好？！你这是存心压我、整我、用死条条剋我！”

“压你、整你、剋你！我的小师傅，今天的事出在你身

上,怎么还说我存心剋你呢?我真弄不懂,你这个‘违章大王’的脾气怎么老是改不掉呀!”朱大年由于激动,一气之下,说出了郑闯六五年底刚进站时的外号来。

郑闯一听朱大年提起他以前的外号“违章大王”四个字,顿时气上心头,猛地站起身,跨过几条凳子,象脱缰的野马一样冲了出去,随着大门“砰”的一声,飞来两句硬梆梆的话:“反正我违章,你们剋吧!”

郑闯这两句话,就象热油锅里突然撒了把盐,会场上立刻响成一片,几条高声粗嗓子都炸了开来:

“这怎么好怪郑闯,是老朱的态度不好!”

“老朱太主观,不调查就随便下结论。”

“怎么能翻人家的老底呢!”

.....

朱大年听了群众的议论,以为自己刚才一时失口,造成大家不满。他想起文化大革命前,由于自己对车站走资派推行管、卡、压的那条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没有抵制,后来也受到广大群众的批判帮助,现在应该吸取教训。于是他等大家的情绪稍微稳定下来之后,语气和缓地说:“我不该提以前的‘违章大王’。”随后,他又自我解脱地说:“算了吧,反正事故没造成,只出了个‘苗子’,只要大家吸取教训,今后注意就是了。”

朱大年刚想宣布会议结束,只见党支部书记黎泉站了起来,缓慢而又深沉地说:“我的看法是,会议还是慢点散,矛盾既然暴露了,就得设法解决,这个‘苗子’,值得认真分析。”

黎泉是个复员军人,原来也是江南车站的工人,六五年春季参军去了,两个月前才复员回到江南车站,担任装卸车间党支部书记。那件事苗子发生后,黎泉到现场向工人群众进行

了调查研究，原来郑闯是为了主动帮助别人修复“〇三”号吊车而发生的事。从工人群众对“专人专车”制这一条反应来看，认为有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批判过的那套框框，现在朱大年又打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改头换面地把它塞进来了。黎泉觉得：在制定和执行制度方面，也贯穿着一条是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还是以制度压群众、束缚群众手脚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目前，在斗、批、改进入改革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阶段，决不能用旧框框死搬硬套。因为它会影响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拿刚才发生的事情来说，郑闯一听到说他“违章大王”就气愤地走了，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郑闯是在一九六五年年底进站的青年工人。他工作干劲大，生产积极性高。但是，在当时装卸车间的二组组长朱大年的眼里，郑闯是个毛手毛脚不听话的人。由于多次触犯了那一套繁琐的、束缚手脚的规章制度，走资派就说郑闯是“违章大王”。例如：一次分工郑闯在车下装车，完成车下任务后他主动到车上帮忙，不小心把手碰破点皮，出了工伤，分析原因：不遵守分工，违章！又有一次，郑闯当了吊车司机，有天见卡车出货困难，就开了别人的吊车帮助吊货，结果让走资派知道了，却反而说郑闯私开吊车，严重违章！并在一次全站大会上，撤了郑闯的司机职务，把他调到装卸大班。就在这时，那顶“违章大王”的帽子从走资派口里传出来，压在郑闯头上，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六九年黎泉复员到车站，郑闯就把这段历史告诉黎泉。黎泉对郑闯这种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很赞赏，并鼓励郑闯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革命闯劲。现在黎泉回忆起来，觉得有必要

把往事再提提，帮助朱大年醒悟过来，于是便把眼光转向朱大年：“不光是大伙，包括老朱和我，都可以考虑，想想以往的教训，想想文化大革命前工人们敢想敢做的革命精神，为什么会受到压制？”

朱大年眼睛里掠过一丝不安。

沉默了片刻，一个老工人站起来气愤地说：“呸！那还不是由于走资派执行了刘少奇那一套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吗！我看，今天的事郑闯没有错！”

“对！郑闯没有错。”“〇三”号吊车的司机小王说道，“制度规定开吊车的不许修吊车，偏偏我那台‘〇三’号老爷车出故障，郑闯想摆弄一下，不料刚扳动起重阀就出了毛病。”末了，小王还不满地瞟了朱大年一眼：“依我看，郑闯的积极性高，他也是想早点让吊车投入生产啊！”

.....

朱大年只觉得脑袋“嗡嗡”直响，他模模糊糊地思索着：明明是郑闯违章操作造成的事故苗子，反而说他没错！刹那间，朱大年脑海里又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记得新规章在站里刚公布的那天，他有事经过车间门口，正好听见郑闯和几个工人在议论刚发下去的规章条文。他似乎还隐隐约约地听见郑闯粗着嗓子嚷什么：“又来什么新花样了，还不是新瓶装旧酒！”现在看来，郑闯这一次犯错误，是完全有思想根源的。想到这里，朱大年想再说几句，由于群众发言不断，一直没捞到机会。

正在这个时候，派班员来了，说有一批支农物资要抢运，分析会只好暂告个段落。“好吧，先休会也好。”朱大年心里想道，“难道现在搞生产不需要规章制度？大伙都象郑闯这个样子，生产早就乱了套了。”不过他心里这样想，嘴上却没有说



出来。

会散了，黎泉走到朱大年身边，坦率地说：“老朱，依我看，郑闯这样的青年关键在于引导，牵涉到规章制度上的问题，恐怕咱们得重新从路线斗争的高度进一步研究研究。”

有几个刚走出门口的工人回过头来望了黎泉一眼。朱大年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深深吐了口气，既象是自语，又象是回答黎泉道：“我真搞不懂错在什么地方？规章制度，还不是为生产着想嘛？”

黎泉感到朱大年眼下对制度本身还认识不清，觉得光讲道理，对方也不易接受，便换了种口气说道：“这件事我看先搁一搁，我想再下去摸摸情况，有机会的话，你是不是和郑闯谈谈心。”

朱大年轻低地“嗯”了一声，转身走了出去。

朱大年走了以后，黎泉一个人站在会议桌前沉思了一下，他决定到群众中走走，顺便再进一步摸摸情况。想到这里，他回到办公室换了套工作服，顺手带了套修理工具，直奔“〇三”号吊车而去。

“〇三”号吊车矗立在站台东首，是站里两台大吊车之一，那高耸的钢架吊臂渐渐溶进暗淡的夜幕中，远远看去，更显得机身十分雄伟。由于这台吊车的操纵部分过于陈旧，老是出毛病，所以在黎泉的眼里，就成了一挺打不出子弹的机枪。黎泉走近吊车，见驾驶室的门开着，却空无一人，他朝车肚子底下望去，发现有四只脚伸在外头。这个时候，爬在车肚子底下的人也听到声音爬了出来，原来是郑闯和“〇三”号吊车司机小王。

“噢，事故还没结帐，你又来啦！不怕被老朱扣‘违章大

王’的帽子？”黎泉风趣地对郑闯说。

郑闯的脸上有些不自然，但马上就回答说：“我是来看看，为什么会出现故障……”

黎泉心头一热，问：“有数了没有？”

“有啦！”郑闯和小王俩同时说道，“原来是刹车的压簧断了，如果事先预备些工具，象这类小修我们司机也能干的。”

“过去发现这类问题怎么办？”黎泉问。

“哼，”郑闯撇了撇嘴，“过去嘛，司机向朱大年报告，由朱大年通知机修车间，然后机修车间挂上号，等排上了队再派人来修，这样七转八弯，少说也得三、五天。”

小王抢着说道：“司机只管开自己一部车，坏了报告领导，哪怕你回到休息室去也没错，可你闲着帮别人开几车就算犯错误。今天郑闯就是好心帮助我找故障才受到朱大年批评的嘛！”小王嘟着个嘴，满脸不高兴。

黎泉望着两个人脸上的斑斑油污，心头禁不住涌起一股热浪，“多么好的小青年呵……”他递上一团回丝让他们擦擦手，顺手又把吊车上的一盏照明灯打开。这时，正巧身边开过一辆柴油机卡车。黎泉两道卧蚕似的眉头一皱，立即叫司机把车子停下。

“什么事？”柴油机卡车司机探出汗涔涔的脸，不解地问。

黎泉笑了笑，先问了一句：“是突击支农物资吗？”

“是呀，两个小时要装运三百吨呐。”那个司机接过黎泉递过去的毛巾，十分感激地朝他点了点头。

“我发现你的车子有个情况。”黎泉把话锋一转，仍然十分和蔼地告诉他，“你看，你这辆车的排气管的烟又浓又黑。”

郑闯和小王一听，都惊异地朝黎泉看着，连那司机都感到

有些吃惊。只听黎泉笑呵呵地说：“司机不光要熟练驾驶车辆，还要懂得如何保养。比如讲，你这辆车，是汽缸里积炭灰啦，时间长了就要出现故障。几时空闲，把它擦一擦，把调火点拧小些。看上去，这是修理工的事，其实，只要花一点工夫，把喷油调整装置动一动，就省得把车子扔到修理车间去，搞不好得搁几天，影响生产。如果站里每个司机都能这样做，这将会给生产带来多么大的好处啊！”

郑闯和小王恍然大悟，连声道：“对！对！发动全站司机都来这样做，真好极了。可是，咱们站的——”

“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卡住了咱们工人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咱们就造它的反！”黎泉紧接着说道，又转问那位卡车司机，“你说是吗？”

那位司机连连点着头，笑着说：“我们工人都这样说，有些条条框框就象堆在轨道上的坏车皮，不拉走连车头也转不过身来。”

柴油机卡车开走之后，郑闯急切地拉住黎泉的手，充满喜悦的脸上洋溢着照人的光彩：“老黎，你真行！”

黎泉哈哈大笑：“咱们都是口袋里装回丝的，干的是一行嘛！”

郑闯从刚才黎泉熟练的动作和分析柴油机卡车问题这么敏锐透彻，早看出他是个行家，这时不禁脱口而出：“您在部队里当过驾驶员？”

黎泉笑了笑，点了点头。接着，他拍了拍郑闯的肩膀，引过话题说道：“对于错误的东西，我们就要敢于造它的反。你今天受了老朱的批评还利用休息时间帮助别人检修吊车，这个精神就很好。”

郑闯见黎泉表扬他，不好意思地说：“老黎，我还做得很不够。”

“走，咱们三个人再进一步研究研究‘〇三’号吊车的压簧问题！”说完，黎泉领着郑闯和小王，又干了起来。

.....

这天夜里，黎泉在班组参加劳动，补充了解了不少情况，直到东方显出青光才回到办公室。

办公室那张双人铁床上，朱大年侧身睡着，地板上，掉着一本小册子。黎泉抬起一看，上面写着“装卸作业制度条例”。黎泉顺着原来折着小三角的那一页翻开一看，正是“专人专车”和司机、修理工的责任分工条例。

黎泉嘴角浮上了一丝苦笑，弹了弹小册子上的灰尘，仍然替朱大年放在枕头边上，拿上毛巾、牙刷就出去了。

等到黎泉洗刷完进来，朱大年正睡眼惺忪地坐在床沿上，看见黎泉脚蹬着毛皮鞋，身穿工作服，便问：“刚回来？”

黎泉把替朱大年打来的洗脸水放在桌上，回答说：“顺便也了解了解郑闯的情况、一举两得。”

“了解下来怎么样，是违章操作吧？我看呀，这个人不批评不行。”

“但是工人老师傅都建议表扬他！”

“呵？”朱大年瞪大了眼睛，“群众中提出要表扬他的恐怕是极个别的吧？……”

“不过，我也感到象郑闯这样的青年确实应该表扬！”黎泉平静地说。

“什么？不批评还要表扬！”朱大年有点发火了，不耐烦地把手一挥说，“好了好了，以后再说！”说完，手就往洗脸盆

里伸。

黎泉还是平静地说：“老朱，对郑闯，你要批评，我要表扬，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朱大年一声不吭，只管洗脸。

黎泉略微提高些声音，继续说道：“你批评郑闯，我想是因为郑闯开了别人的吊车，违反了那廿九条规章制度。但是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他要‘违章’呢？”

朱大年脖子一歪，不耐烦地说了声：“谁想得那么多呢！”

“不，应该想得多，还要想得深，要多从路线上考虑问题！”黎泉的声调一下子严肃了许多，“过去走资派为什么给郑闯戴上‘违章大王’的帽子？现在你为什么又要重新拿出这顶帽子批评他？群众为什么说你下车伊始哇哩哇啦乱发言？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我看有不少问题。”

朱大年听得不耐烦了，把水搅得哗啦哗啦直响，忽然，猛一抬头说了声“我洗冷水去。”径自端起脸盆走了出去。

凉爽的晨风迎面吹来，朱大年觉得象大伏天在额角头上擦了些清凉油，使他头脑清醒了不少。黎泉的一番话，虽不太入耳，但多少还是有作用的。这时，朱大年把昨天发生的事瞻前顾后思量一番，想想自己没错，就是不该重提“违章大王”这个绰号。他想到黎泉要他找郑闯谈谈，于是决定今天跟郑闯劳动一天，同他谈谈心，顺便检查一下自己的态度，挽回僵局。于是，他跟黎泉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事情并不象朱大年预料的那么简单。一直到下班，朱大年和郑闯只讲了一句话。说起来原因很简单：朱大年为了接触郑闯，向组长主动要求要同郑闯一起劳动。两人在一个车皮

下套索，照理可讲一天的话，想不到当朱大年趁货物套好的时候笑着同郑闯讲话时，郑闯竟虎着脸说：“你那廿九条上规定，工作时不准讲话！”这一炮不偏不斜，正打中这位车间主任的要害。这时，朱大年真好比喉咙口哽了块鱼骨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朱大年气呼呼地回到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脑子里就象一锅烧开的麦粬粥，噗噗噗地上下翻滚着。他认为：郑闯不是在跟他个人憋气，而是对整个新定的规章制度有意对抗。他原来打算教育一番也就算了，但是从今天郑闯的态度来看，并非一般问题。他还进而想到，不抓住这个苗子煞一煞，将来工人都照此办理，非出大问题不可。于是他烦躁地脱去外衣，朝椅子上一坐，决心等黎泉回来跟他好好商量一番。当“黎泉是不是会同意”的思想在他脑海里出现时，一种难以抑制的委屈和抱怨情绪涌了上来。他不由得轻轻地用食指敲着办公桌自言自语道：“小黎呀小黎，你的工作方法是值得敬佩的。可是，对工人中违反制度的事情怎么能放纵不管呢？长此以往，叫我这个车间主任怎么管理好这江南车站呵！”

就在朱大年为如何管好车站的问题伤脑筋的时候，黎泉也正在郑闯所在的小组里就如何管好车站的问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

会议的气氛十分活跃，从青年们一张张泛红了的脸上看得出，大家的情绪很激动。

“社会主义的企业靠谁管？靠工人群众大家管。”黎泉脸上焕发着奕奕的神采，正提高着嗓音在说，“因为工人群众是工厂企业的主人。既然是主人，他就不可能，也不允许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象绳索一样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应该以主人翁的

姿态，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目前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那一部分上层建筑逐步得到改善……”

会场上的空气更活跃了，有的青年哈哈大笑，不少工人老师傅交头接耳，点头称赞。有几个人对郑闯昨天的事故苗子又议论开了。

黎泉站起来大声说：“郑闯看见‘〇三’号吊车出故障时主动修理，业余时间又刻苦钻研，敢于抵制错误的规定，这是好现象，好苗子……”

人群中又掀起一股激动的热浪。

“对！我们司机不但会开，而且也要会修！”一个青年女司机亮开嗓子，打断黎泉的话，“有时吊车发生小毛病，工作任务又紧，如果停下等修理组来，就要浪费时间，不利于生产发展！”

“哎！过去有人说司机只会开车不会修理是‘死机’，现在我们要学会修理，叫‘死机’变‘活机’。”郑闯面孔涨得通红，一边说，一边捋着袖子，好象马上要去学修吊车似的，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人群中有个小青年从背后捅了郑闯一下，悄声问：“要是老朱反对呢？”

“瞎！他管他的，我干我的！”郑闯侧楞着脑袋，满不在乎地说。

“不，咱们要帮助老朱，使他认识到这一点，帮他把思想搞通。”黎泉坐下来，接着对郑闯、对大伙说，“我们一定要团结老朱，团结他一起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开展斗、批、改；同时，我们也完全相信他能够当一个上层建筑革命的促进派的。”

.....

当黎泉回到装卸办公室时，朱大年正抽着闷烟。他抬头一看黎泉，就瓮声瓮气地说：“你到哪去了？”说完，朱大年就把自己怎样设法接触郑闯，而郑闯又怎么顶撞他的经过说了一遍。黎泉忍不住哈哈大笑说：“老朱啊！我说你怎么糊涂了，这廿九条制度都是你亲自定的嘛……”

“那……那郑闯也不能这样死钻空子呀！”

“钻空子？昨天你用这条条剋他，今天他就用这个给你赌气，是为了让你看看你规定的那些条文是否对头？”

朱大年非常气恼地说：“问题不仅仅是他对我有意见，而是表明他对自己的错误没有认识。就凭他今天的这种态度，不能就此算数。”

“怎么啦？”黎泉警觉地注视着朱大年由于气愤而颤动着的嘴角。

朱大年狠狠地一跺脚说：“应该严加处分！”

黎泉一听朱大年说出这句话来，脸色一下子变得异常严肃。

朱大年看见黎泉举起右手正想说话，马上又抢着说：“小黎，你可能还不知道，那天郑闯是趁‘〇三’号车有故障，就自作聪明地上去瞎弄才发生事故的，要是把吊车弄坏了怎么办？如果对这样的苗子不抓，违章的事故将会在全站蔓延开来，整个车站的秩序就要乱套了。”

黎泉接过话头说道：“老朱，我也认为这个‘苗子’应该抓，但并不是当坏苗子抓，而是当好苗子抓！”黎泉停顿了一下，有力地说道，“因为这个‘苗子’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据我了解，‘〇三’号吊车出故障的时候郑闯正在休息，但他却放弃休息，



主动协助检修，对于这种好苗子，我们领导应该加以肯定，热情扶植。”

朱大年茫然地望着黎泉。他从来没有看见黎泉象今天这样严肃过。但是，当一个人的认识已经形成一种固执的偏见的时候，思想是不容易一下子搞通的。经过黎泉会议上的批评、早晨的对话和眼下的争辩，朱大年对自己看问题的正确性开始动摇了。他此刻正在想：郑闯思想不通情有可原，个别群众有意见也是正常现象，自己不该把“违章大王”说出来嘛！为什么自己的老战友，而且平时在工作中常常维护自己、支持自己的黎泉也竭力反对，而且矛盾一下子达到如此尖锐的地步呢？“难道是我真的错了？”他搞不懂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所以抬起头说：“我现在倒是真糊涂了，今天究竟是郑闯违章，还是我官僚主义？看来犯错误的不是他，倒反而是我朱大年了？”

黎泉显得很平静。他拉开抽屉，拿出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翻了几页，停了半晌，又放下书，站起身，若有所思地说：“你还记得六五年初，我为了关皮带机差一点受处分的那件事吗？”

朱大年的眉梢猛地一震，“六五年初……处分……”刹那间，这个令人难忘的记忆如同电影般地在他脑海里映现出来……

那还是在六五年二月的一个傍晚。那时候，黎泉还是江南车站装卸班的工人。这一天，黎泉正在一条线路边卸货，卸着卸着，黎泉忽然听见噗嗤噗嗤什么东西掉进河里去的声音。他攀上车皮一看，发现有几车皮煤炭通过皮带机正在装驳船，此刻，驳船已经装满了，可是司机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运输皮带机还在转动，多余的煤炭便噗嗤噗嗤掉进河中。黎泉一见，

猛地将搭肩布一摔，双腿一屈，“啪”地一声跳下去，三脚并作两步地窜上码头边的电门控制台，立即关闭了电源。可是，由于一时急促，竟把车间里照明电源也切断了。正巧，当时的站主任在车间“巡视”，立即下令追查责任，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黎泉批评一通，并且气势汹汹地找到当时装卸车间的二组组长朱大年，劈头就说：“要叫他检查！在全队大会上检讨！装卸工乱动电气设备，幸好关掉的是照明电源，如果是重要的设备怎么办？真是乱弹琴！”

朱大年看见对方的脸涨得象猪肝，不知怎么搞的，身上就象有千万根钢针戳身，不由地冷冷顶了一句：“黎泉是为了不让国家财产受损失，这是件好事，你叫他检查，群众怎么通得过？”

站主任瞪着眼睛斥道：“你说怎么通不过？”

“因为你不分主次，这就打击了工人的积极性。如果象黎泉这种为革命发挥的主动精神反而受到批评，将会……”

还没等朱大年讲完，对方又咆哮起来：“这是严重违反制度，谁违反制度就得检查，你身为组长懂不懂？嗯！”

朱大年也火了，据理力争。在许多工人群众的支持下，这个站主任才灰溜溜地跑掉了。

.....

这件事，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朱大年的眼前。他感到：五年前的黎泉似乎变成了今天的郑闯，而当年被批判过的走资派站主任不见了，却换成了另外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烦躁地翻着笔记本，大声呵斥道：“没经过领导同意……违章作业！很清楚，是违反制度造成的！……”

想到这里，朱大年觉得额角头上渗出了汗珠。他拿出手

绢擦了擦，这才慢慢地镇静下来。

黎泉递了杯水给他，在朱大年办公桌的对面坐了下来：“听说，你为我那件事还差点撤了职，是吗？”

朱大年呐呐地说：“唉！一晃多年，那站主任也真，真太不……”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喉咙口哽塞住了。

黎泉问道：“你们造反之后没批判他？”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后，在一次批判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大会上，我曾经愤怒批判过那条对工人进行管、卡、压的修正主义路线……”

黎泉点着头说：“听工人老师傅们说，你在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很有力量，那发言稿还在吗？”

“大概还在吧。”朱大年搔着脑袋，“不过，这事我不会忘记的！”

“真的！”黎泉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但不能忘记，而且要经常想，想想过去走资派为什么会犯路线错误，今天我们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路线。”

“往执行什么路线的高处想？”

“对！我们制定每一条规章制度都要想一想，它是调动还是压制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制度要有利于群众’。这就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啊！”

朱大年抓着满脸的胡茬子，内疚地低下了头。

黎泉见朱大年开始醒悟了，便进一步说道：“对郑闯这件事，咱们要看得深一点。昨天晚上我在组里劳动时，群众那种主人翁的革命精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现在群众中确实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通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积极性更进一步有了提高。工人们看到原来的‘专人

专车’制已经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所以他们勇敢地起来造它的反，踢开障碍，大胆地和旧制度作斗争，这种革命精神很可贵，很值得我们学习。老朱，象陈闯这样的青年，就是个好苗子哪！”

朱大年听着，忽然跑进里间屋，爬上床，从枕头底下拿出那本写着“廿九条规章”的小册子，呼地把小册子翻开，又气愤地把它合上，眉头紧皱着……

黎泉象是摸透了朱大年的心事，接过小册子，先是深沉地看了一眼，随后问：“你那廿九条规章制度……”

“统统不要了！”朱大年用拳头在桌子上重重地擂了一下。

“不，对规章制度要作具体分析，对于那些合理的，有利于发展生产的规章制度还是要的；至于那些不合理的、束缚群众手脚的条条框框，则要毫不留情地破除它。”

朱大年低头深思着。

黎泉接着说：“老朱啊！咱们要抬起头，向前看，向前进！思想要前进，不能倒退！要看到社会主义生产力在向前发展，要看到群众无限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要看到广大群众的主人翁精神！”

朱大年猛地站起来，从床上拉下外衣，说：“我找郑闯检讨去，对这事过去我只认为，大不了是个态度问题，现在认识到我头脑里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思想苗子发展下去很危险，是关系到走什么路线的大问题！”

“唔！”黎泉微笑着点了点头，从写字台上又拿出那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这本书送你看看，这对于你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将会有不少帮助。”

黎泉抬手看了看手表，又看了看正翻阅着书的朱大年说：

“老朱，抢装化肥设备的车皮就要上道，咱们是否先去看看准备工作？”

朱大年被书中“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相互关系”里有关制度的一段论述吸引住了，随口答道：“你先去看看，我接着就来。”

过了片刻，朱大年听到一阵熟悉的列车轰鸣声，才恋恋不舍地合上书到现场去了。

作业现场，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朱大年看着，觉得心情格外舒畅。你看，一台台吊机威武地停在线路旁，象一匹匹战马整装待发；每台吊机的挂钩上都已套好了第一吊化肥设备零件，只等车皮一上道，命令一下达，那吊杆就会飞舞起来。看着走着，朱大年脸上露出几天来从未有过的笑容。

车皮上道了，口笛吹响了，吊机轰鸣着；工人们车上、车下，套索的，堆装的，一个个干劲冲天，龙腾虎跃……

不久，货物就将装好了。朱大年一算，可以提前五分钟完成。突然，“〇三”号吊车又发生故障了，最后一箱大机器悬在空中，既吊不上去，又卸不下来。朱大年一看手表，糟糕，时间来不及了，等打电话给修理组叫检修工来检修，再快也得二十分钟。朱大年两眼瞪着大机器，急得直搓手，对站在他身旁的黎泉说：“看来这趟车得晚点了。”

“晚点了”这三个字从一个铁路工人的嘴里说出来，心情是多么沉重呵！它意味着失职。从调度的整个运行计划来看，它会使许多次列车受到影响！

黎泉信心十足地说：“你看，不是在修了吗？”

“谁？检修员吗？”

“嗯！”

正说着，只听有人高呼：“修好了！修好了！”“〇三”号吊

车又重新轰鸣起来，一瞬间，最后一只箱子便装进了车皮。

车皮全部装好了，朱大年抬手看表，还提前了三分钟。他高兴地走到检修工旁边，伸出了双手，但是等修理工回过身来，他竟一下子楞住了：“是你呵——”

原来，站在朱大年面前的那个检修工不是别人，正是他心目中的“违章大王”郑闯。

“嚯，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一手？”朱大年惊异得竟向郑闯身上插了一拳。

“就是出事那天开始学的。”郑闯回答说。

“才两天？这么快，师傅是谁？”

“黎师傅！”郑闯看着黎泉，骄傲地说。

一个青年装卸工兴奋地说：“司机既开车又修车，一专多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才是咱们站该定下来的好制度！”

人群中传来一片赞同声。

黎泉兴奋地抬起头，走到朱大年身旁欣喜地说：“你看，新规章，新事物的苗子成长得多快！”

朱大年惭愧地沉思了半晌，深有感触地说道：“现在我才真正懂得，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一切事情都好办！”

这时，郑闯诚恳地说：“朱师傅，昨天的事我也有错，老黎说，良好的动机要考虑到应有的效果。我那天摆弄吊车，思想上确有点麻痹大意。”

“不，主要是我的错，是我被旧的条条框框遮住了眼睛！”说话时朱大年语气沉重，一字一顿。其实，他心里要想说的话有好多，不知从何说起。他停了停，终于迸出来这么几句：“郑闯！你、我，我们都是企业的主人。我们要和广大工人群众一起并肩战斗，破除一切不合理的条条框框，建立合理的、必要的

规章制度，让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加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这时，一个青年女司机故意大声说：“大家听，今天我们主任说话的水平多高，还有许多新名词呢！”

“哈！哈！哈……”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

朱大年深有感慨地说：“过去由于我学习不够，头脑里缺根‘线’，今后我一定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同时，也虚心地向同志们学习。”

黎泉频频点头，在那英俊的脸膛上又增添了几分喜色  
.....

(插图 元 林)



## 江潮汹涌

董学理

### 一

一九六七年的春天，在一月革命风暴中来得特别早。这天清晨，太阳还没有从东边仓库顶上露出脸来，红旗装卸区的沿江大道上，戴着红色袖章的码头工人就忙开了。人们匆匆地边走边和熟人打招呼，偶尔停下说几句话，也只是三言两语的。整个港区，呈现出一派战斗前的紧张气氛。

这时候，从港区礼堂门口的大字报栏前，传来了一阵热烈的议论声。一张刚刚贴出的大字报象磁铁一样，把大伙牢牢地吸引住了。大字报的内容是：

小码头要靠万吨轮

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

迅速疏运积压物资，这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后同走资派斗争的继续！余强这个死不悔改的



走资派前不久在我们码头上积压了大量物资，妄图压垮我们。现在他又狂妄叫嚣离开了他，我们就挑不起革命生产的重担，妄图重新上台，这是痴心妄想！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回击走资派的挑衅！眼前，吴淞口外有好些万吨轮急待卸货，我们建议向局里要任务：小码头要靠万吨轮！

水手间造反队员 石柱江

“啊哈，石柱江又把小码头靠万吨轮的事提出来啦！”工人们一边看着大字报，一边兴奋地议论着。

一个工人说：“这张大字报贴得好，这下我们不愁有劲没处使了！”

另一个工人接着说：“我们再卸几条万吨轮，全港积压物资就能很快地疏运光，走资派更要气得眼睛发直罗！”

人群中立刻响起一阵欢快的笑声。

大伙正在议论着，不知从什么地方挤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一手拿笔，一手提着一桶墨汁，嘴里喊道：“让开，让开，我也来签个名！”

刹时，这支笔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写满了一张纸，又有人贴上一张新的，不一会儿，在石柱江名字周围，写上了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大小不一、粗细不匀的名字，其篇幅竟超过了大字报本身。

望着这幅激动人心的场面，站在人群后面的一个名叫马小翔的小青年兴奋地一拍大腿，转身朝水手间找他的师傅石柱江去了。

石柱江，五十岁模样，头发已经花白，一张紫铜色的脸上

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两道浓眉常常蹙在一起，加上嘴唇也经常闭得很紧，使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性格深沉而又坚定的老工人。此刻，石柱江正异乎寻常地坐在水手间里，戴着一副老花眼镜，用那只码头工人特有的粗手捏着一枚银针，细心地在缝补一面蓝白格子旗。

突然，马小翔连蹦带跳地闯进来，激动地说：“师傅，师傅，大伙都在你的大字报底下签了名，签名的纸加起来比你的大字报还大呢！”

听着马小翔激动的声音，石柱江慢慢地站起身，向窗外望去。望着望着，他压不住内心的激动，眼眶慢慢地湿润了。

“师傅，你怎么啦？”马小翔看着师傅眼里晶莹的泪花，吃惊地问道。

石柱江转过身，两手紧紧攥住那面蓝白格子旗，激动地问：“小马，你知道这是什么旗子吗？”

“知道，这是我们的接船信号旗。”

石柱江点点头说：“这不是一面普通的接船信号旗，而是从走资派余强那里夺回来的革命红旗啊！”

.....

一年前，石柱江也曾经贴出过一张《小码头要靠万吨轮》的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几个小时，石柱江被叫到了区主任办公室。区主任余强深深地陷在一张软沙发里，见石柱江进来，他头也没抬就问：“你叫石柱江？那张大字报是你贴的吗？”

“是的，这几年国民经济发展很快，要求我们交通运输部门大挖生产潜力……”

“胡说！”石柱江话还没说完，余强腾地从沙发上跳起来，“小码头靠万吨轮，你老头在做梦吧！”

石柱江压住心头怒火，仍然坚持说：“大字报我是经过周密考虑后贴出来的。我们的码头虽然吃水浅了点，但只要组织人力快卸，还是可以做到停靠万吨轮的。我是水手长，可以做到让船安全靠上岸，至于装卸，我们……”

“唔！”余强粗暴地打断了石柱江的话，讥讽地说，“你考虑得很周到啊！可惜，你没有为我这个主任考虑考虑，装卸万吨轮名气是响，可是费工多，利润小，你考虑过吗？”

“你怎么……”

“我不同意！”余强把桌子一拍，“这装卸区是我当家，就由不得你们乱来！”

“为社会主义建设多装快卸有什么不好！”石柱江忍不住顶了一句。

余强气急败坏，手一挥，说：“算了，我不和你噜嗦，我是区主任，我有权阻止你们胡闹，告诉你，马上把大字报收回，不然的话，立刻把信号旗交出来！”

把信号旗交出来，这就意味要撤掉石柱江水手长的职务。他从办公室出来，怎么也想不出自己提这个建议错在哪里？他没有按余强说的去收回大字报，更没有交出那面信号旗。

第二天，石柱江照常扛着这面信号旗上码头接船。忽然，那位很少上码头的余强迎面走过来，问他：“怎么样，大字报收回了吗？”

石柱江说：“我考虑过了，大字报没有收回的必要！”

“那么这个就有收回的必要了！”余强说着，一把夺过石柱江肩上扛的那面接船信号旗。

.....

石柱江想到这里，深情地看了看手里的这面旗子，激动地说：“走资派夺走的不光是这面接船信号旗，他是夺走我们工人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权利哪！他自己不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现在，毛主席支持我们夺了他的权，这面接船信号旗又重新回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就要为毛主席争气，跟走资派斗争下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石柱江充满激情地说完这番话后，走到工具橱前，取出一副测水绳砣，对小马说：“走，我们去测一测水位，把最准确的数字交给总指挥黄铁钩。”

## 二

装卸区的每个广播喇叭都响起来了，女广播员激动的声音送到了每个角落：

“红旗装卸区广播站。现在广播石柱江同志的革命大字报《小码头要靠万吨轮》，以及区指挥部的支持声明……”

这声音使工人们激动起来，整个码头都沸腾了：机械队的司机同志一个个争先恐后地给吊车、拖头加油；工具房的同志把一车车配套工具推到了工具房的门口……

此刻，从调度室里走出一个人来，此人名叫赵斗。他今年四十岁，中等个头，头发已经过早地秃落了。他刚从大门口的烟纸店里跟余强通完电话回来，听到这广播，不由得楞住了。

不久前，余强曾经对赵斗说过，只要把码头上物资积压的局面再拖半个月，他自有妙计叫造反派下台。听到这话，赵斗心里象浇了一罐蜜。一九六二年，赵斗还在浦江装卸区时，他跳出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刚要被群众批判时，余强把

他调到了红旗装卸区当调度副主任。感激、满足的心情使他把自己的命运跟余强联系在一起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赵斗正出差外地，听说余强受到群众批判，他迫不及待地赶回来，在火车上就写好了“保驾”的大字报。可是到了区里一看苗头不对，就没有把大字报贴出来，却把它改写成了一份内心表白交给了余强。以后他同余强一直保持暗中联系，最近余强要他设法阻挠造反派疏通积压物资。刚才电话里，余强还在骂他阻挠不力。他有什么办法呢？指挥部黄铁钧他们有条不紊地指挥疏通已经够难对付的了，半路又杀出了石柱江提出小码头要靠万吨轮，咳！……

想到这里，赵斗跺了跺脚，迈开步子朝水手间走去。

走到江边，忽然看到石柱江和马小翔在那里测水深，赵斗便悄悄地走了上去，只听见石柱江和马小翔在对话。

“哟，师傅，你看江底的淤泥又增加两尺。”马小翔说。

“不要紧，我们可以在涨潮时让船靠上来。”石柱江说。

赵斗听到这里，便赶上一步，说：“哎哟，石师傅，这码头真能靠万吨轮？”

“嗯！”石柱江微微抬起头来，严肃地注视着面前这个角色。

“石师傅，船这样靠上来，万一装卸跟不上，船搁了浅，就会给指挥部带来麻烦，这个责任追究起来，你……”赵斗故意把下面的话咽住了。

“你放心，赵调度。”石柱江充满信心地说道：“如今，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群众个个干劲冲天。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这个‘万一’是不会出现的！”

“老倔头！”赵斗碰了一鼻子灰，肚子里狠骂了一句，脸上却堆起了笑容，对石柱江说，“石师傅，你我都不是外人，我肚

里有啥话都跟你讲，俗语说：羊随大流不挨打，人随大流不挨骂。你何必要做这个出头椽子呢？”

“我是工人，是码头主人，有责任为疏运战斗作出自己的贡献。”

“想法是好的，不过请你不要忘记，水手间这面接船信号旗你是好不容易重新又拿起来的，当心再丢掉。我是为你着想啊！”

“谢谢你的关心，正因为大家让我重新拿起这面旗子，所以我更应该想到挑好革命的重担！”石柱江说完没有再理会赵斗，转身对小马说：“小马，把测量点再增密点，我们再仔细测一测。”

师徒俩一南一北细心地测量着，当他们测到三、四号桩位中间时，忽然发现江底突起一块二尺长、三尺高的土堆。赵斗一看，高兴地说：“这个土堆没有航道局同志是不能解决的，可人家又一时来不了。石师傅，不是我多嘴，现在河床起了变化，乐得卸担子嘛！”

石柱江没理他，对小马说：“我们去把那套潜水服找出来，我们自己下去！”

“什么，你们自己下去？”赵斗吃了一惊，故作关心地拦住小马说，“不行，这样非常危险。小马，不能让你师傅下去。”

马小翔犹豫地看了看石柱江。

石柱江坚定地说：“这是斗争，革命需要我这样做！”

### 三

石柱江带着马小翔一起探明了水位情况：那江底突起的

地方原来是一只大铁箱。石柱江在铁箱上系了吊索后，就和马小翔一起到指挥部找总指挥黄铁钧汇报去了。

黄铁钧听完石柱江的汇报，证实装卸区完全可以靠万吨轮后，高兴地一面向局里要任务，一面安排人去吊起江底那只铁箱。

不一会儿，局里电话来了，安排的是艘一万一千吨的“东海”号货轮。大家一听是“东海”号，指挥部里立刻欢腾起来。夺权斗争前，走资派余强拔掉接船信号旗被迫退回锚地的正是这艘“东海”号。现在，局里安排它重新靠泊，正是为了回击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挑衅！有人忍不住兴奋地说：“石师傅，把接船信号旗插起来吧！”

此刻，石柱江的心情跟大家一样激动，他看了看手中的信号旗，仿佛在对老战友倾吐肺腑之言：“你终于要为我们迎来第一艘万吨轮了！”但是，他很快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对黄铁钧说：“小黄，为了确保装卸速度，我想到锚地上‘东海’号去摸摸底，看有没有装卸潜力好挖，同时也好取得‘东海’号船员的支持！”

“好！”黄铁钧激动地看了看这位老战士，说，“我马上给你派拖轮！让小马和几个装卸工人跟你一起去。”

石柱江肩上扛着接船信号旗，身后跟着马小翔等人大步向码头奔去，跨上拖轮，刚解开缆绳，就听岸上传来一阵声嘶力竭的声音：

“哎，哎，石师傅，等一等呀，我也去……”

石柱江抬头一看，只见赵斗一步一窜地朝拖轮跑来。

“他怎么忽然热心起来了呢？”石柱江心里产生一个疑问，心想：“好吧，他想干什么，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想

着，他微微一笑，说：“上来吧！”

拖轮已经徐徐离开了码头。赵斗略一犹豫，咬紧牙齿拼命往船上一跳，一不小心，却摔个跟斗。他尴尬地爬起来望了大家一眼。

石柱江没有搭理赵斗，用力地挥了挥粗大的手掌，对拖轮老大说：“上锚地！”

拖轮船尾腾起一朵巨大的水花，化作一股汹涌的急流向远处奔去。

个把钟头，拖轮鸣着激昂的汽笛，徐徐靠上了“东海”号高大的舷梯。

石柱江“嗖”地一下跳上舷梯，灵活地攀了上去，这时候，他完全不象一个五十岁的人，倒象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

正在急切盼望靠泊卸货的“东海”号船员们，一听是装卸区的工人来了，不由高兴得大声呼喊，一齐拥到甲板上来迎接他们。船员们怎么能不激动呢，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后，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会出现今天上锚地来接船的事。

一个胖呼呼的高个子水手亲昵地拍着石柱江的臂膀，快活地嚷道：“啊呀，老伙计，早盼着你们来啦！看，‘东海’号肚子里的蒸汽又实足憋了三天，再下去，都要爆炸啦！”说着，他故意挺了挺自己的肚子，惹得周围立刻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石柱江把来意说明之后，立刻有几个船员带着他们一齐朝货舱口察看情况去了。

过了一会，“东海”号上领导小组的全体成员，根据石柱江和船员们的一致要求，在餐厅开会商讨抢卸方案。

会上的气氛热烈极了。船员们争先恐后地出主意，提建



议，那位矮个子生火工的大嗓门压倒了一切声音：

“嗨，我们大炉间保证把蒸汽烧得足足的！”

石柱江、马小翔各人捧了一本小笔记本仔细地记录着大伙的意见。看得出石柱江记录的速度没有马小翔快，但是从他那微微抖动的双手上，让人感到他被船上战友们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

这时，门外走进一个高个子水手来，带着疑虑的神色对大伙说：“‘东海’号吃水深，红旗区码头吃水浅，要靠上去，还得利用潮水，并要赶在潮水退落之前卸下三千吨货物，使船体上升两尺才不致货轮搁浅。两小时卸三千吨货物，红旗区有没有把握呢？……”

坐在角落里的赵斗，没等这水手说完，赶紧站起来说：“我谈点看法，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嘛……”于是，他把刚才对石柱江说的那套话又搬出来，他特别强调在两小时内卸三千吨货物没有把握，并说万一出了搁浅断裂事故，那就麻烦罗！他边说边看石柱江的脸色，当他看见石柱江正用犀利的目光注视着他时，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背脊上一阵发麻，话也就嘎地一下止住了。

会场上一时静得出奇。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石柱江。

石柱江觉得胸中仿佛有股汹涌的江潮在激荡着。他猛地站起身，把小笔记本往桌上一摊，大声说道：“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抓革命的闯将，也是促生产的模范！两个小时卸三千吨，凭大伙这股子劲头，再加上革命的科学精神，完全可以做到！”话音刚落，会场上哗地一声滚过一阵热烈的掌声。石柱江看了看那个高个子水手，指着小笔记本对他说：“同志，你放心，刚

才我们商量下来，把码头上的吊车吊到‘东海’号甲板上卸外档，两面夹攻，完全没问题！”石柱江的话音刚落，餐厅里就响起了一片激昂的喊声：

“红旗装卸区今天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掌着权，小码头就要叫它靠上万吨轮！”

“我们来个两面夹攻，保管走资派看了吓一跳！”

.....

石柱江最后盯了赵斗一眼，站起来对大伙说：“走资派他们眼看自己的阴谋就要破产，是不会甘心的。我们要提高警惕！”

石柱江要回去了，船员们都拥上前去送他。刚才发表过不同意见的那位高个子水手挤上前来，握住石柱江的手诚挚地说：“同志，刚才我那些话是听你们那个调度讲的，请你不要介意。老师傅，请回去告诉红旗装卸区的战友们，‘东海’号保证按时靠泊。我们水手保证在靠泊前将五个舱口的舱盖板全部打开，使船一靠码头就能投入抢卸！”

“好哇！”石柱江高兴地摇着那位水手的胳膊，激动地说，“这下子，打胜这一仗就更不成问题啦！”

另一个船员用下巴指了指已经登上拖轮的赵斗，压低声音对石柱江说：“和你们一齐来的这个人，不阴不阳的，究竟来干什么的？”

马小翔气愤地说：“哼，是来吹凉风的！”

石柱江笑着对小马说：“我们为了疏运二十万吨积压物资日夜战斗着，走资派余强会甘心吗？我们回去要查一查，这股凉风同他有没有关系？”

#### 四

石柱江回到装卸区，向黄铁钩汇报了调查情况和“东海”号船员提供的抢卸方案，同时，把赵斗的活动情况也谈了谈，最后说：“赵斗最近的活动很反常，我看值得注意。”

黄铁钩赞同地点了点头，说：“刚才，有人来报告，赵斗每天上午借口买香烟到大门口的小店里打电话给余强。”

石柱江沉思了片刻，叮嘱黄铁钩说：“铁钩，走资派余强被我们革命造反派夺权后，就告病回家了。我看他是一分钟也不会休息的。”

黄铁钩深情地注视着这位满脸风霜的老工人，有力地“嗯”了一声。

接着，黄铁钩向石柱江讲了刚才大伙讨论的战斗方案。正说着，马小翔跑来报告：赵斗在将要靠泊“东海”号的泊位上靠上了四只铁驳船，说船上装的货物急待送到火车站去，不能耽搁，还要利用这个泊位上已经编排的现成机械。

黄铁钩一看时间，离“东海”号靠泊只有两个多小时了，他用焦灼的目光看了看石柱江，气愤地说：“那四只铁驳原先已安排了其它泊位，赵斗这一手真恶毒哇！”

石柱江冷静地想了想，对黄铁钩说：“走，去看看！”

他们来到码头一看，只见靠船的信号旗一侧并排靠着四只五百吨的铁驳船。驳船上的水手正在系着缆绳。

装卸工人们围上去，气愤地嚷嚷说：

“四只铁驳一只一只卸，起码也得四个小时，万吨船马上就要到了，不行，这里不能靠！”

“这一来，又得叫‘东海’号再回到锚地去罗！”

石柱江凝视着那面在江风中猎猎飘舞的接船信号旗，一声没响。可是，从他那微蹙的双眉间可以看出，他心里正在盘算什么。

黄铁钩看着石柱江脸上严肃的神情，气愤地说：“看得出，赵斗的破坏完全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嗯。”石柱江点点头，他用那双深邃的眼睛看了看并排靠在码头边的四只铁驳船，又看了看码头上准备抢卸“东海”号的装卸作业线，沉静地说：“好嘛，我们索性将泊位全部让出来，叫四只驳船一字儿排开，同时卸货，抢在‘东海’号到来前卸掉这批货物。”

“好主意！”马小翔和周围的工人齐声说，“本来需要卸四个小时，这下只要一个多小时就行了！”

“快去招呼拖轮来拖！”马小翔说完就急匆匆地向拖轮码头奔去。

黄铁钩对石柱江说：“我去动员机关、后勤、车间的同志们！”

石柱江整了整救生衣，纵身往铁驳上一跳，招呼驳船上的水手一齐用竹篙撑船。他那坚毅的下颌仿佛在说：“看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群众就是这样战斗的！”

不一会儿，四只一字儿排开的铁驳船上，出现了四条有条不紊的作业线。号子声、机械声和江面上此起彼伏的汽笛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支雄壮的战斗乐曲。戴着红色袖章的各个部门的工人、干部，齐心协力将一包包货物装上卡车，运往火车站。

石柱江擦了擦脸上的汗珠，望了一眼铁驳船上的水尺，心

里默默计算了一下，又回过头来，看了看那面屹立在码头中间的接船信号旗，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微笑。

这时，黄铁钧跑来给他看一份大字报草稿，并告诉他，三、四号缆桩凸起的那个部位已经查清，原来就是旧党委办公室突然遗失的那只保险柜，里面发现大批材料，其中还有份赵斗为余强“保驾”的大字报草稿。

石柱江看了看这份材料，微微地笑了笑，说：“这下，应该还他的庐山真面目了！”接着，他对黄铁钧说：“按这样的速度下去，估计还有三刻钟就可以卸空这四只驳船，然后，马上叫拖轮带走让出泊位。”说到这里，他指了指那面接船信号旗，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让‘东海’号准时靠上红旗区！”

黄铁钧点了点头说：“我已经告诉拖轮老大，随时做好拖带准备。”

石柱江说：“铁钧，现在拖轮拖带是个关键，我们不能大意，小心有人利用职权从中捣鬼。”

“你是说赵斗？”黄铁钧会意地看着石柱江。

“对，”石柱江点了点头，对黄铁钧说，“赵斗这家伙不会甘心，一定还会耍出新的花招。走，我们一齐到拖轮上去。”

两人来到拖轮上，刚和老大说了几句话，就发现赵斗东张西望地正朝这儿走过来。

“注意，别让他看到我们。”石柱江把黄铁钧拉到窗口，意味深长地说，“看他的最后表演！”

赵斗走到拖轮旁边，朝正干得热火朝天的铁驳船方向狠狠地盯了一眼，心里在说：“哼，好戏还在后头哪，等着瞧吧！”他朝船上喊：“喂，老大，快，到胜利装卸区去拖一台浮吊！”

“刚才有人关照要拖那四只驳船呢。”

“嗨，那四只驳船还早着呢！”赵斗说完这句话，看看船上的人动也不动，气得他大声喊，“我是调度主任，怎么，你们不认识了！”说着，赵斗扑到缆桩上伸手要解拖轮的缆绳。

突然，一只有力的脚狠狠地踩住了赵斗的手。赵斗抬头一看，遇到的正是石柱江那双犀利的目光。

这时，石柱江那只拉了二十几年缆绳的粗壮有力的大手，抓住赵斗的衣领往上一拎，说：“你这个‘跳梁小丑’，余强等着你打电话去呢！”

赵斗见是石柱江和黄铁钩，豆大的汗珠刹时布满了额头，“什么……余……”赵斗想说什么，但是舌头在嘴巴里蜷缩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石柱江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大字报草稿，往赵斗面前一亮，大声吼道：“赵斗，这是什么？你必须老实交代和余强的关系！”

赵斗知道他和走资派策划的阴谋已经败露，再也支撑不住，象条癞皮狗似的趴下了。

“石师傅——铁驳船快卸空了，把拖轮开过来吧！”那边马小翔高喊着。

“好咧！”石柱江兴奋地应道，跨步上前，解开拖轮的缆绳。

“嘟，嘟！”拖轮拖着四只卸空的铁驳船刚离开码头，“呜——”一声长鸣，“东海”号已经在不远的江面上向红旗装卸区鸣笛致敬了。

红旗装卸区的码头上挤满了迎战的工人，中间一杆蓝白方格的接船信号旗迎风招展着。旗旁，石柱江头戴安全帽，身穿救生衣，伸展着那只戴着红袖章的臂膀，手里紧紧地攥着接缆绳的绳头，随时准备向“东海”号抛去。阳光照在他庄严肃穆的脸上，让人看到了那深邃的双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



## 闪亮的路轨

宋 兰 良

—

厂生产指挥组组长石海勇仔细审视了一遍一百吨龙门吊车的设计图，又从抽屉里拿出自己起草给党委的报告底稿来看了一遍，那方正而爽朗的脸上，高兴得连眉梢都挂上了笑容。“只要一百吨龙门吊车一造好，这伤透脑筋的因为行车产品不断增加而造成搁置场地极度紧张的矛盾总算彻底解决了！”前一时期，这家专门生产大型起重设备的装卸机械厂的工人，在“十大”精神的鼓舞下，一举革新了行车大梁翻身焊接的新工艺，将生产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十几倍。这样本来不算太小的产品搁置场地顷刻被挤满了。尽管东找西觅，甚至连“马路仓库”都用上了，但还是无济于事。照这样发展下去，要不了两个月的时间，就会因场地无法周转而迫使金属结构车间的大件产品堵塞在车间里，造成全厂生产停滞的可怕局面。现在石海勇一想到这困难的局面即将结束，心里有股抑制不

住的兴奋。他眼望着这套设计图样，似乎眼前已矗立起一架巨大的百吨龙门吊车似的，嘴角边慢慢地泛起一缕细细的笑纹。他把眼光从设计图上收了回来，重新又停到了手中那份报告底稿末尾的一行字上。末尾的这一行字是经过他慎重考虑后写下来的，因而写得十分简短有力：“鉴于建造时间短（两个月）和工艺要求高的特点，建议党委考虑决定，抽调徐亮同志担任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并负责建造百吨龙门吊车的总指挥。”这倒不是因为徐亮是厂党委委员兼包装吊运车间党支部书记的缘故，更主要的是他在业务上是个硬手。用包装吊运车间工人老师傅的话来说：“老徐本身就是架百吨吊车，啥生活都拎得起放得下。”远的不说，就讲四个月前的一个会战项目吧，石海勇本想把建造一架五十吨龙门吊车的任务推掉，理由很简单，根据产品分工，自己厂只负责生产普通常规行车，这种大吨位的龙门吊车有史以来从未搞过，把握不大，搞不好产品出不来，先进厂的招牌倒给做塌了。没想到自己的话还没出口，徐亮却拍着胸脯把这项任务揽了去，跟车间里的老师傅吃在一起，睡在一起，竟出人意料地把这五十吨龙门吊车如期造了出来。现在厂里要造百吨龙门吊车，石海勇扳着指头算了一遍，全厂不论从年龄、资历还是经验看，只有徐亮挑得起这副担子。

今天一早，石海勇就兴冲冲地将这份报告交给了党委书记老陈，直到老陈当面答应他立即召开党委会讨论研究，他才喜形于色地离开党委办公室。现在看来，由徐亮来抓百吨龙门吊车基本上是肯定啦！石海勇想：现在应该先给徐亮吹吹风，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的。想到这里，他匆匆整理了一下桌面上的那卷图纸，情绪振奋地走出了自己的办公室，拐了一个



弯就直接向场地后面的包装吊运车间的办公室走去。

石海勇横穿场地中央，走近火车装卸区时，听见几个工人正围在一台待装的行车在争论着：

“要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搞出一台百吨龙门吊车，我看是好比铁拐李走独木桥——够呛！”一个头戴柳条帽的中年工人不紧不慢地说，“上次搞会战，一台五十吨龙门吊车还花了三个多月呐。”

“这要看谁来当这份家，看他是否相信和依靠群众。”装运组副组长小李接口说道，“如果是……”

这个问题显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没等小李说下去，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角铁顶不起大梁，我看呵，肯定要挑个摔在地上会响的。”

“那还用说，别说这么大的家伙咱没造过，光只两个月时间就够出汗的啦！”

“你们估摸估摸，这项工程会叫谁来抓？”坐在小李边上的产品装运组组长老张忍不住问了一句。

“那还不是明摆着的……”小李打断了他师傅的话茬，正要说出自己的看法，一转眼却瞥见了从后边闪出来的石海勇，高兴得话都顾不上说完，就“呼”地站了起来，冲着他就问：“石师傅，这百吨龙门吊车到底叫谁来抓？”

石海勇一愣，正要脱口，转念一想不妥，现在党委还没有正式批下来，可不能犯自由主义。因此灵机一动，用欢悦的目光望着小李反问了一句：“你看呢？”

“我看嘛！”小李调皮地眨着眼睛慢悠悠地说，“八九不离十，准得叫咱们的书记老徐来挂帅。”小李说到这里，他浓眉一

抖，好象自己的脸上也增添了不少光彩。

“那也不一定。”石海勇嘴里虽这么说，内心却抑制不住的高兴。群众的想法跟自己的考虑一拍即合，说明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嘛！石海勇用手轻轻地捶了小李一拳，跟大伙打着招呼，说：“我找老徐有点事，你们谈吧！”

“徐师傅不是来了吗？”石海勇刚转身，眼尖的小李却一眼望见了正从对面走来的徐亮，只见他手中捏着一卷什么纸张，随着手臂有力的挥动，正一闪一闪地耀着白光。

看上去徐亮约摸四十来岁年纪，穿一身洗得已经发白的军装，那高高的身材配上那双乌黑的眼珠，显得神采奕奕。

“老徐有什么急事啊？”石海勇一看，赶忙迎了上去，“看你走路都是风风火火的。”

徐亮一看是石海勇，眼里神采飞扬地说：“给党委送个报告去。”他兴奋地把手中的一卷报告纸扬了扬，“是关于百吨龙门吊车的事。”

“百吨龙门吊车！”石海勇一听，双眉一跳，倏地抓住了对方的手，“你又把重挑揽到肩上啦！”那份高兴劲不用提了。

“这是作为老干部应尽的责任嘛！”徐亮笑咪咪地望着石海勇，神情严肃地说，“不过我怕挑不好！”

石海勇心里微微一动，两只眼睛充满信赖地望着徐亮，开着玩笑说：“你还谦虚，上次五十吨挑得那么轻松，一百吨也不过是加一倍吧！”

“一百吨？”徐亮听了淡淡一笑，意味深长地对石海勇说：“我们肩上的担子是无法用吨位来计算的啊！”他一看手表，赶紧补了一句：“有空再谈。”说完，就大步流星地向办公大楼方向走去了。

“无法用吨位来计算？”石海勇有点迷惘了，“眼下的任务就是这一百吨龙门吊车，难道还有……”他望着徐亮的背影，呆住了。

## 二

徐亮走出办公大楼，深情地望了一眼那排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小松树，心底里不由地掀起了浪涛，眼前似乎又出现了“十大”新党章中的那一段话：“……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以保证党的事业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前进。”顿时眉宇间神采飞扬。他想先得去找一下三个月前提拔为包装吊运车间主任的钱英，和她通个气，顺便也好摸一摸她的思想情况。于是径自朝产品堆场走去。

场地上汽车的喇叭声、铲车的轰鸣声和工人們的号子声混成一片。边上金属结构车间墙上刷着的一条“乘十大东风，誓夺革命生产新胜利”的巨幅标语，更给这人欢机鸣的热烈场地增添了无限生气。徐亮眼睛朝前一扫，马上发现用劳动车拉着一桶开水的钱英，正在拚命攥着车把往前拉，无奈前面是高出地面一尺多的铁路斜坡，她拉上去了几次又滑下来。徐亮一看这情景，赶快奔上前去，“嗨”地一声帮钱英推了上去。钱英回头一看是徐亮，一对明亮的眸子里含着感激的光亮，朝徐亮看了一眼说：“幸亏你这一推。”

徐亮疼爱地望着钱英那汗水涔涔的脸庞，说实话，他从心底里欢喜这样的接班人。于是他疼爱地说：“看你累的，自己的身体也要注意啊！”

“注意什么？”钱英“咄”地一声摔了一下手里的毛巾，“你

还说我，你看到大伙这种劲头，也会手痒的。”她用手掠了一下被汗水沾在额前的一绺头发，又把滑到车子后面去的茶水桶往前挪了挪：“产品装运组的工人为了不拖前方车间的后腿，合理使用场地，提出了宁可自己多流一身汗，也决不浪费半尺地的口号。”钱英说到这里，指着前面几个抬东西的工人说：“你看他们又拚命干上了，大伙都说只要再拚它两个月，等百吨龙门吊车……”说到这里，她回头望着徐亮，渐渐在那明亮的双眸里透出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忧虑：“大家都在说，你要去抓这个家伙了，可你一走，那剩下我一个人……”

“那是别人瞎猜测。”徐亮抬起头来，望了望堆满了行车产品的场地，爽朗地笑着说：“我决心在包装吊运车间当一辈子的‘老土地’喽！”

“真的？”钱英情绪顿然一振，但一转念又愁眉不展起来，“可是建造这百吨龙门吊车不是一般人能顶得起来的，除了你……”

“你也别把它看得那么玄乎，实践出真知，勤学有经验嘛。”徐亮说到这里，又故意顺着话题引下去，“你上次参加五十吨龙门吊车会战，搞得就不错嘛。”说着，就指了指百吨龙门吊车的建址，“走！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我去干吗？”钱英疑惑不解地问道。

“喂，咱们一起来合计合计嘛！”徐亮不容钱英分说，就招呼着一个顺路的工人把劳动车带走，随后就带着她朝那里走去。

再说，石海勇自早上同徐亮匆匆打了个照面后，心中总感到有些纳闷。他到各车间转了一圈，估计徐亮差不多该回来了，就绕道来到了包装吊运车间办公室，结果扑了个空。打了

个电话一问党委，徐亮确实已回来了，他赶紧直接向场地方向走去。经验告诉他，凡是徐亮不在办公室，十拿九稳可以在场地上找到他。果然没走多远，就听到了徐亮那洪亮的嗓门：“干了这次，下次就有经验了嘛……”石海勇急忙循声抬头望去，只见徐亮正指着百吨龙门吊车的地基，给钱英热络地在说着什么。他只感到心头猛地一紧：“徐亮干吗要问钱英这小丫头谈百吨龙门吊车的事呢？会不会徐亮想卸担子？”这个念头一钻出来，只感到满脑子发胀。他马上联想到这工程时间紧、工艺要求高等等一连串困难情况，如果把这样一副重担让一个黄毛丫头来抓，一旦完不成任务怎么办？石海勇本是个肚里有半斤决不倒四两的人，一想到这一层，就直向徐亮走去。

徐亮一看石海勇这副架势，还以为出了什么事，赶紧迎上去急切地问道：“老石，有急事？”

石海勇睥睨了一下旁边的钱英，感到一时倒也不好立即说出自己的看法，只得强压着直往上窜的火气，一边掏烟盒，一边尴尬地朝徐亮瓮声瓮气地说：“我想跟你聊聊百吨龙门吊车的事。”

徐亮一听，根据石海勇的脾气，知道他肚里有话，但因钱英在旁不便说出来。于是徐亮便对钱英说：“你是否找大伙聊聊关于百吨龙门吊车的施工问题，看看他们有什么好主意，我等一会就来。”

钱英一走，石海勇好不容易压在肚子里的一团话，随着一口浓浓的烟雾也一起吐了出来：“老徐，我不说你也清楚，这百吨龙门吊车对全厂能否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俗语说，兵来将……”那个“挡”字还没出口，他一想这话有些不妥，就刹住了，又“啞”地猛吸了一口烟，瞟了一眼徐

亮，充满焦灼地说：“从革命利益出发，咱们可不能有卸担子的思想啊！”

“那还用说！”徐亮定睛凝视着紧蹙眉头的石海勇，心想：这炮筒子今天怎么啦！他弄不清石海勇肚子里为啥憋着股火？

石海勇听徐亮这么一说，那肚子象早已灌满了火药似的，一下子被点上了引线，一口气劈里拍拉地炸响了：“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拖着钱英来看百吨龙门吊车的场地？为什么跟她商量龙门吊车的事？又为什么叫她去征求群众的意见？……”从这一连串“为什么”当中，徐亮才醒悟过来，原来石海勇肚子里的这股火气还是从钱英身上引起的呐。联想到自己建议提拔钱英为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并担任百吨龙门吊车总指挥的报告，心中不禁一动。看来在石海勇的思想上距离还不小呢！尽管他坚信党委一定会支持自己的看法，但要实现这个培养接班人的百年大计，正如“十大”文献中所指出的：“这样的任务，只有全党重视才能完成。”想到这里，徐亮激动地对石海勇说：“这次建造百吨龙门吊车正是培养接班人的好机会，我们应该大胆地将这副重担放手交给青年人，让他们在风口浪尖中锻炼成长。”他顿了一顿接着又说：“当然，放手并不等于撒手，也不是卸担子，就是说，我们在交担子的同时，应该主动地挑起更重的……”

“这些大道理我都懂！”石海勇不耐烦地打断了徐亮的话，有点不以为然地摇着头，“但你倒说说看，我们厂哪个青年能挑得起这副重担？”石海勇特意将“重担”两个字说得慢而有力。

“我看钱英就行！”徐亮直截了当的回答，倒使石海勇愣了一下。说实在的，他对钱英的印象并不算差，这个在学校里就

是个红卫兵团头头的小姑娘进厂没多久，她那革命的闯劲就使石海勇感到钦佩。不到三年入了党，成了全厂最年轻的党员。但他总感到钱英毕竟年轻，自从被选为包装吊运车间革委会主任后，这副担子就挑得有点不稳。譬如有一次石海勇到装箱配套组去检查发货情况时，偶而发现一批已经运往内地建设的行车装箱单存根中，有几种零件比规定的数目多发了不少，一看审核人的签名就是钱英。石海勇找到了她就没好气地说：“幸亏是多发，如果少了，还得坐着飞机给他们去补呢？！”可钱英当面就顶了他一句：“不了解情况，不要乱发言！”石海勇一气之下，没等钱英说下去就拔脚走了……叫这样的人去抓百吨龙门吊车，简直是有意寻开心！石海勇一想到这里，一股无名火一下子直窜脑门，只见他把快燃到手指头的烟蒂往地下一甩，冲着徐亮嚷道：“你怕负这个责任，也不能拿全厂的生产来开玩笑啊！作为生产指挥组负责人，我却要对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负责呐！”说着，对准那个还在冒着青烟的烟蒂狠狠地踩上一脚，似乎要把全身的恼怒都发泄出来似的。

“石海勇同志！”徐亮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脸色庄重地叫了他一声。这不高的声音却使石海勇突然一惊，因为徐亮一般是不会直接称呼他的名字的。“培养接班人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大事，作为党的干部，要象行车的路轨那样为青年的前进创造条件，不要象拦路桩那样，阻挡他们前进。”说到这里，徐亮那深邃的眼睛里慢慢地透出了凌厉的光芒，话音也变得深沉起来：“你为什么老是被一个厂的小天地圈住了视线，不看到更大些，比如看到整个市，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你为什么只想到今年的计划而不想得更远一些，

比如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徐亮越说越激动，他慢慢地解开了自己的衬衫领扣，话音随着胸口的起伏越发越有力：“你除了是工厂的生产负责人之外，更重要的别忘了是一个党的干部。党的‘十大’政治报告告诉我们：‘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这项百年大计经常列入议程。’挑起培养接班人的重担，这是我们的责任！”

徐亮这铿锵有力的声音，震得石海勇的耳膜嗡嗡直响。但他心里只是盘算着：“等党委批下自己的那个报告后，我再找你谈吧！”

### 三

第二天清晨，石海勇拆开搁在自己办公桌上的一份公函，不由自主地倒抽了一口冷气，脸上顷刻笼罩上一层阴云。他心烦意乱地看着玻璃台板下面的年历片直发愁。

原来这是一份公路工程修建队发来的通知，说根据目前工业生产迅猛发展的需要，决定提前封路扩建厂门外那条横穿这个工业区的主要公路。这就是说，再过五十五天就得停止使用“马路仓库”。这样百吨龙门吊车的施工又得从紧打窄算的两个月中挖掉五天。真是破船偏遇顶头风！可自己打的那份报告党委还没批复，面对着这种情况真把石海勇弄得一筹莫展。

他盯着那卷百吨龙门吊车的施工图纸看了一眼，毅然地决定打个电话催一催老陈。他刚要伸出手去抓电话，电话却先“嘀铃铃”地响了起来，抓起一听，正是党委书记老陈打来的。

“什么？决定叫钱英负责？”石海勇听到一半，双眉突然一



耸，眼睛一下子瞪得滚圆，冲着话筒就吼了起来，“你们还考虑不考虑全厂的生产任务？你们还要不要这个先进厂的荣誉？你们还……”说到这里，喉头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他双肩一抖就气忿忿地将电话“叭”地一撂，夹起那卷图纸往前跨了几步，又“呼”地转回身去奔到办公桌前，一把抓起那张通知往裤袋里一塞，就“噤噤噤”地直往外冲去。

石海勇喘着粗气，“嘭”地一声冲进党委办公室。老陈见气呼呼地赶上来的石海勇，就语气和缓地说：“大清早哪来这么旺的肝火？”老陈指了指自己对面的一张椅子，叫石海勇先坐下，然后笑着说：“有看法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谈嘛，你自己去照照镜子看，这副脸色！”

“看法！我的看法都在报告里写上啦。”石海勇赌气地把那卷图纸“托”地往老陈桌上一掷，一屁股坐到了那张椅子上，再也不吭声了。

屋里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

老陈倒了一杯开水放到了石海勇面前，“你的报告大家都看了。”他平静地膘了一眼还在吐粗气的石海勇，“同时也讨论了徐亮的报告，经过了一番争论，最后统一了认识，认为徐亮的意见是正确的。”

“徐亮的报告？”石海勇一愣。

“嗯！老徐的报告是后送来的。他说在路上还遇到了你呢！”老陈神秘地朝石海勇一笑。

“原来如此，怪不得……”石海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顿时一股怒气全朝老陈身上发了出来，“你们是拿原则开玩笑，明明是他想卸担子，你们倒还帮他垫上个搁凳。”他越说越气，最后忍不住站了起来，把一杯温开水“咕嘟嘟”一下倒进

了肚里。“他这是怕负责任！”尽管石海勇也知道这个字眼用在徐亮身上是不恰当的。

“卸担子！”老陈一听到这话，那厚实的嘴唇禁不住哆嗦了一下。这话好象以前也听说过啊！他慢慢地用手撑着前额想了想……对了，那正是大跃进年代，也是为提拔一名青年干部的问题。老陈一想起这件事，真有点按捺不住起伏的心潮了。他慢慢拉开了身前的抽屉，用那有点颤抖的双手翻出一本记事本，抽出一张照片，放在面前端详了好一会，才轻轻地递给石海勇。

说来也怪，一看到这张照片，石海勇顿时象给什么法宝镇住了似的，渐渐安静了下来。他拿起照片，慢慢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盯着照片不动了。

这是一张新干部训练班的合影。石海勇看着看着，那已经有点淡漠的往事，又在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

五八年以前，这个装卸机械厂还只是以修为主，兼造小吨位单梁行车的小厂。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根据全国铁路交通运输的飞速发展，上级交给了他们一项突击任务，要求在短期内生产出三十吨以上的大型双梁行车。为了适应这个新形势，党组织决定从车间里抽调一批基层干部，充实厂一级的领导班子。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徐亮这个市一级的先进工作者，这次肯定要抽调到厂部去了。正当外面议论纷纷的时候，当时还在包装吊运车间当调度员的石海勇，被车间主任徐亮叫到了办公室。徐亮喜形于色地对石海勇说：“现在组织上决定把你送到厂部新干部训练班去学习。”毫无思想准备的石海勇心里一阵紧张，结结巴巴地对徐亮说：“这哪能行？我才只二十多岁……”徐亮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热情地把石海勇

领到车间里，指着一台正在运行的单梁行车问道：“这是你当突击队长时用新工艺造出来的第一台行车吧？你想想刚进厂时，连看到电焊火花都要吓得往后退的小家伙，还不是通过实际生活的锻炼，成了一个突击队长并同大家一起创造出那套新工艺吗？可见能力都是从实践中来的，你说对吗？”

石海勇咧着憨厚的嘴唇笑了，使劲地搓着手腠腆地说：“那是大伙扶持的呀！”“难道今后大伙就不扶持你了？”徐亮眼睛里闪着热情而喜悦的光采，指着那台行车说：“象行车那样，把千斤重担挑起来吧，我给你当根路轨还是称职的。”就这样，石海勇到了训练班，没过多久就当上了厂部生产部门的负责人……

“经常看看这张照片，才不至于把自己走过的路全给忘了！”老陈有力的声音把石海勇从激动的回忆中拉了回来，“我记得当时徐亮把你推荐上来时，在一部分干部中就出现过认为他是卸担子、怕负责任的议论。有个搞组织工作的同志也去对他做工作说：即使把石海勇调上来，也不能放到生产部门。徐亮开始不懂他的意思，但当他弄明白原来这是怕你一到生产部门工作，反过来成了徐亮的直接领导，怕会影响徐亮的工作开展。他言辞恳切地对那位同志说：后来居上，这正是我们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们共产党根本不兴论资排辈这一套啊！……”

老陈那不太重的一席话象一柄重磅的大锤，“狠狠地碰到了石海勇的心坎上。他正想说什么，那有些颤抖的手指却无意中触到了隔着裤袋的那张通知单上，不知怎么搞的，到了嘴边的话又吞了回去。

#### 四

石海勇离开党委办公室，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脑海里浮现着当年徐亮大胆培养自己的情景，另一方面又被手中这卷施工图纸加上那张烫手的通知单，撩拨得焦灼异常。他想等到造好这台百吨龙门吊车再培养钱英该多好。可现在组织上已……嗨！石海勇的脚步不知不觉显得沉重起来。根据党委的决定，现在就要将这卷关系到全厂生产命运的图纸交给钱英，这真是急煞人的事啊！仅仅只有五十五天的期限了，嗨！他走着走着，半路上却被横在铁路上的一长溜装满了行车产品的车皮挡住了去路。真是样样都不顺当啊！喂，石海勇皱了一下眉头，正要转身绕道过去，又被迎面走来的产品装运组组长老张给叫住了。

“我说老石哪，你的耳朵可真长啊！”老张往前赶了几步，真有点抑制不住心头的高兴劲，“我们小组正要去生产指挥组报喜，你倒先赶来了。你看这一长溜装得满满的车皮多带劲，十天的时间就装了整整二百节，我在这条铁路上干了这么多年，也从未有过。要在以前，就是一个季度也装不了这么多啊！真是精神变物质，这句话一点也不假！”说到后来，他简直乐得有点自言自语了。

要在平时，石海勇遇到这种情景，准得跟他唠上一阵。可今天哪有这份闲心思啊！但他深知老张的脾气，要给他粘上了，你休想用三言两语脱开身去。因此赶紧抢先搪塞着说：“我是来找钱英的。”

“找钱英？我说你还不如先听听我的。”老张也许太高兴

了，因此也不去细辨一下石海勇的脸色，还拉着他不放：“这些领导只会跟你说张师傅怎样行，李师傅又怎么强。可他们自己呢，你休想从嘴巴里掏出半点来。”老张干脆掏出旱烟锅，指了指边上那根槽钢，一边往烟锅里捏烟，一边自顾自地坐了下来。石海勇只得无可奈何地在他的边上蹲下来。

“名师出高徒，这话可真不假。”老张“叭”地吸了一口旱烟，显得很自豪地说：“就讲老徐这个徒……”那个“弟”字还没脱口，他也许感到了有些欠妥，就啜囁着说：“看我，话一多就说漏嘴了，平时我总爱将这位小主任说成是老徐的徒弟。”他瞥了石海勇一眼，见他没有什么反应，就又说了下去：“你别看钱英这小丫头进厂没几年，我们这些老头可真还不及她呢，人家可想得远呐！就拿这次装运二百节车皮的事来说吧，她到小组里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十大’文件，又把上个月完成生产任务的意义一讲，把我这个老头也擦拨得痒痒的。至于干活，那更不用说，这姑娘简直胜个棒小子。但身子骨到底还嫩着点，前几天就把腰给闪了。她哪能瞞得过我的眼睛，为了不让我把她赶走，才勉强给我来了个妥协，专管装车质量。”老张一边磕着烟锅灰，一边深情地对石海勇说：“老石啊！有了这样好的接班人，再加上那架百吨龙门吊车一竖起来，这下我退休回家也一百个放心罗！”说着，他又象想起了什么，连那只在烟叶袋里装烟锅的手也停了下来：“啊！说起百吨龙门吊车的事，钱英可真是有个有心的姑娘，她乘装车的空隙时间把大伙拉在一起研究上啦。经大伙这么一捣咕，就凑出了一个好主意。”

“百吨龙门吊车？”本来显得有点心不在焉的石海勇一听到这里，也禁不住地问了一句：“想出了啥主意？”

“你不是经常说时间就是胜利嘛！大伙认为可先把金属

结构车间的铁路支线筑通，这本来就是计划之内的工作嘛！这样就可以利用铁路运输代替劳民伤财的‘盘路拨运’这个笨办法。龙门吊车从金属结构车间运到安装场地的时间一下子就可省掉五、六天呢！”

“什么？可以节省五、六天的时间！”石海勇双眼唰地一亮，兴奋得“霍”地一下子站了起来，“照这样说，提前修路是没有问题了。”

“当然没有问题，只要你们领导一点头，我们马上就干！”老张还以为石海勇说的是铺筑铁路支线的事，便信心十足地接了上去。石海勇知道他误解了，但也顾不上解释清楚，只想立即去找钱英，进一步商量一下。因此支唔着说：“我说的是两码事。”

“两码事？”老张倒有点不解了，但一看石海勇急于要走的神态，才意识到自己磨得太久了，就歉意地笑着说，“你看我这人，一唠叨就把你的正经事给耽搁了。钱英就在车皮那儿跟老徐谈话呢，你快找她去吧！”

神情振奋的石海勇，心头象顷刻甩掉了一块石头似的，也顾不上跟老张打个招呼，就径直朝车皮尽头奔去。

二十米节的车皮也确实够他跑的，他气吁吁地快奔到头上时，才放慢了脚步，一边深深地喘着大气，一边张望着，果然在头两节的车皮衔接处看到徐亮正在对面同钱英交谈着。

“你上次为什么要打破常规，给运往内地的那批行车产品增发了易损零件的配套数量？”徐亮那稔熟的声音立即传进了石海勇的耳膜。

“那还不是因为考虑到内地目前的修配力量跟不上，怕替换的零件供不上而影响整台行车的运行……”

石海勇一听，那只正要向前迈的脚又收了回来，在对面站住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可我还责怪钱英是……”想到这里，只感到脸上一阵发烫，一时倒没有勇气跑过去了。

“我们的革命事业也象一架大行车一样，准备上更多的后备力量才能勇往直前啊！”看来徐亮根本没有发觉在对面徘徊的石海勇，继续深切地对钱英说：“你提出让老张来负责突击铺设铁路支线的工程，叫这个老铁路来抓当然把握要大些，可他要不是被场地矛盾纠缠住了，在几个月前就退休了。今后，难道我们还去把他从家里请来？我看哪，这副担子可以大胆地交给他们的副组长小李来挑，只要老张当好顾问就一定可行……”

原来，徐亮刚才接到了党委书记老陈的电话，要他将党委的决定正式通知钱英。因此装完车后他就把钱英叫了过去，先问了一下关于百吨龙门吊车的施工问题。现在，当他从钱英那里了解到产品装运组的同志提出用铁路运输代替“盘路拨运”的建议时，他那深邃的双眼顿时闪烁出了无比兴奋的光亮。因为这不但意味着在时间上将缩短五、六天，更主要的是他看到钱英又迈出了令人可喜的一步。因此他因势利导地进一步启发钱英道：“铁肩膀是靠压出来的，青年人只有通过实际斗争的考验，才能迅速成长。”

钱英激动地望着徐亮，心里想：“多好的老干部啊！为了我们青年人的成长，他……”

徐亮高兴地瞟了一眼脸腮烧得绯红的钱英，就将话题一转，既严肃又兴奋地说：“现在接到党委的决定，组织上正式任命你为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并担任百吨龙门吊车的总指挥。”

“什么……叫我担任……”钱英被这意外的任命惊呆住

了,本来她只作好当徐亮助手的思想准备,可现在……她情不自禁地嗫嚅了,“这怎么行……这……”

“怎么不行!”徐亮定睛凝视着钱英,充满信心地鼓励着说,“这是党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只要想到这点,就一定能行!只要你看一眼我们的场地,就会吸取无穷的力量。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祖国脉搏的跳动。”徐亮激动地指着那一台台行车说:“你看这几台抓斗吊,正在告诉我们又有几座矿山要开采了,那一套冶金吊,又告诉我们内地一座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就要投产了,那两台专用吊,又……”徐亮敞开了热烘烘的胸膛,眼睛变得更亮了,“我们的场地简直是一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的示意图啊!只要我们想到了这点,看到了这点,腰板就会更硬,脚步就会更坚定,在我们面前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老徐,我懂啦!”钱英激动地“呼啦”一下子站到了徐亮面前,豪迈地表示,“只要党需要,再重的担子我也敢挑!”

徐亮望着钱英这架势,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相信你一定会象火车头那样带领群众勇往直前,我保证给你当根称职的路轨。除了我,还有党委书记老陈,还有……”说到这里,徐亮的脑海里闪现出石海勇那气怏怏的脸孔。他迟疑了一下,但立即又满怀信心地说:“还有老石,我相信他也一定会支持你的。”

“当根称职的路轨!”这句话就象闪电般地掠过石海勇的脑海,十多年前就是他这根闪亮的路轨为自己的前进创造了条件,而十多年后的今天,自己却不知不觉成了横卧在这条路轨上的一块绊脚石。可老徐还是那样耐心帮助自己,充满信心地期待着自己赶上革命的步伐。特别是最后这句充满信任的



话，似一阵热浪直扑石海勇的心扉。他只感到眼圈一热，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用手抹了一下浮动在眼眶里的泪花，就“嗖”地一下子越过了连接车皮的老虎口，直向徐亮扑去。

“老徐，我……”没有思想准备的徐亮不禁一愣，但石海勇的目光很快告诉了他怎么一回事，顿时四只大手越握越紧。石海勇还想说什么，但嘴唇颤动了几下，竟什么也没说出来。是啊！现在除了那深邃的目光外，还能有什么可以表达出此刻石海勇内心的悔恨、内疚和激动呢！

突然，石海勇一眼瞥见了茫然地盯着他俩的钱英，才想到了党委交给自己的使命。他一转身，将那卷施工图纸往钱英手中一塞：“这是百吨龙门吊车的图纸，我相信你一定能挑起这副重担的。”这洪亮而又有些颤抖的声音，连石海勇自己也感到有些异样。

正在这时，身后猛地响起了“啞当”一声巨响，石海勇急忙回头一看，原来是一辆轨道牵引车，已把长长一溜的车皮挂上了钩，从上面“嗖”地一声跳下了产品装运副组长小李。他溜小跑地来到钱英的面前，把那红绿信号旗往腋窝里一夹，调皮地说：“丫头主任，铁路调度部门来电话，叫把这趟车马上送去。”

徐亮装出愠怒地瞪了小李一眼，却掩盖不了眼角的笑纹，回过头去抚爱地望着钱英说：“这趟车我来带吧！你抓紧时间准备一下移交工作。”说完就搭着小李的肩头向牵引车走去。

“移交工作”这几个字，一下提醒了石海勇，他想：钱英一走，还得培养个新主任啊！就在这一瞬间，他不禁把目光移到了正在边走边热络地同小李交谈着的徐亮身上。石海勇突然醒悟了过来，一阵激动差点叫了起来：“老徐啊！原来你是早

已考虑到这一步啊！”于是飞快地赶了上去，恳切地对徐亮说：“这趟车让我和小李一起来带吧！”

徐亮惊喜地望着石海勇，把脚步停了下来。石海勇坚毅地望了一眼小李，就“噎”地一下子窜上了牵引车驾驶室。小李很快跟了上去，一手攀着车把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果断地将手中的信号旗“叭”地一挥，牵引列车一声长鸣，就飞奔起来，是那样的平稳，又是那样的迅疾。

石海勇满怀激情地望了一下正目送着列车前进的徐亮，才回过头来把目光透过驾驶窗，移到了那条铮光闪亮的路轨上……



## 白 浪 湾

赵乃新 刘沪生

—

“东海”号打桩船刚抛下锚，海面上就起风了。湛蓝色的海面上，涌起一朵朵雪白的浪花。瞬间，平静的大海就变得喧嚣起来，象匹难以驯服的野马，把船身顶得上下颠簸起来。

甲板上，一群水手正紧张地在做抛锚后的加固工作。青年工人张宏从工具舱里提着一捆绳索出来，大声嚷道：“嗨，在这个地方造码头，真是太棒啦！”他在甲板上摇摇晃晃地走着。突然，“噤！”一个浪头打在船舷上。小张一个趔趄，“砰”地一声摔倒在甲板上。

“哈哈，太棒啦！”甲板上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

张宏满面发烧，刚想站起来，整个身子却被一只强劲有力的手拉了起来。“嗨，你还挺会耍花样的，趴着欣赏风景！”

甲板上，又爆发出一阵更响亮的笑声。

小张一抬头，见是船长柳钩，一咧嘴笑了。他扬着拳头，

对滔滔的白浪晃了晃，说：“好哇！你等着吧，待咱们把三百二十根钢桩打完了，看你再神气！”

“嗨，还蛮有点劲哪！”柳钧那对明亮的眼睛故意眨了眨。他脸虽消瘦，但显得精明强干，嘴角老是浮着的笑容，带着一种幽默而诙谐的意味。这时，他用一团回丝擦了擦手，说：“喏，在海上走路得这样——”柳钧把脚尖朝外侧着，稳稳当地走了几步。

同小张站在一起的一群小伙子不由得又笑起来。

“笑什么？”头发胡子都象蒙上了层白霜的老船长邹海成一本正经地说：“这叫‘鹅步’。你们看，这可顶得住十级风浪。”顿了顿，老船长那严峻的目光扫视了一下站在眼前的青年水手们，又重重地补上一句：“在大风大浪中得站稳脚跟哪！”

大伙对这位“东海”号的前任船长都是很尊敬的。这不仅仅是他今年年逾六旬还不肯退休的缘故，更由于他们的现任船长柳钧，还是老船长手把手带出来的呢！

这时，小张突然喊起来：“汽车，陶守文坐的那辆车！”大伙回头一望，只见在半山腰新开的一条公路上，疾驶过来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熟悉这辆车的人都知道，那是局计划办公室副主任陶守文常常乘坐的那辆“奥斯丁”牌汽车。

老船长用手挡住了海面上闪烁的波光，不满地说：“他对咱们是一百个不放心啊！”

柳钧眯了眯眼睛，神秘地笑了笑；随即，脸色又变得严肃起来，淡淡地说：“他实在不放心，也只好让他那颗心——”他用嘴咬了咬身后高高的桩架，“吊在这上面吧。不过，他最后终究会完全放心来的！”

柳钧说完，用回丝揩了揩手，向大家高声招呼：“老师傅、

小伙子们，带前后八字缆，马上干！快！”

打桩前的准备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

此刻，陶守文已经从轿车里走下来，由工地负责人陪同，来到一幢用山上岩石砌起来的临时指挥所里。这间屋子造在半山腰，临海开着一扇大窗，可以居高临下地看见波涛汹涌的大海。

山脚下，几辆发着轰响的推土机正整理着场地，各种运输工具络绎不绝地奔驶着，工地上呈现出一片繁忙、紧张的景象。

可是，陶守文并没有理会这些，他和工地负责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话后，目光便紧紧地盯在离山脚海滩不远处的“东海”号打桩船上。

“船身摇晃得很厉害！”他细眯着两眼，朝船上的桩架凝视了半晌，心里得出了答案。于是，他再次俯下身子，把眼睛顺着窗框的横木望出去，看得更清楚了；高高的桩架在权充水平线的窗框上微微晃动着。陶守文不由得心里一阵烦躁，随即，一种后悔和不安的思绪又涌了上来……

一个月前的一次会议上，陶守文和柳钧曾经为“东海”号发生过一场争论。陶守文的意见是：上级批准进口的一艘打桩船马上就要来了，船的条件好，等它来了再打桩。而柳钧却针锋相对地说：“我们的打桩船经过改装，完全可以打桩，为什么一定要等进口船呢？假如它不能按时到达，怎么办呢？台风季节马上就要来到，在这以前，不打完三百二十根桩，就会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这项工程，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点工程，它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工业建设的步伐。你们能定定心心地等，我们工人一天也不能等下去……”末了，柳

钩又幽默地加了一句：“依赖进口货，就等于躺在外国人的怀里建设社会主义，能行吗？”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笑声。

陶守文有点恼火，可是他这股不愉快的情绪很快就压了下去。因为他在这方面有过教训。文化大革命前，为建造某海军码头，陶守文和当时的船长邹海成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陶守文强调没有海上施工用的打桩船，不接受这项工程。邹海成根据实地勘察来的资料，认为只要自己动手改装原有的打桩船，完全可以，就毅然把任务接了下来，结果还提前一个月把码头造好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批判走资派搞大、洋、全的修正主义路线时，还特地把这件事当作典型提出来进行批判。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把眼前这件事又前前后后思量了一遍。这次白浪湾码头的打桩任务很紧迫，这一点，柳钩急，他陶守文更急，真恨不得一口把它啃下来，如果自己有条件干还说什么？可现在柳钩却坚持要用自己的打桩船干。作为局计划办公室副主任，应该对国家的任务、职工的生命安全负责；更何况，这次打桩的地点，远比当年的海军码头要险恶几倍。想到这里，陶守文用手指轻轻地敲着会议桌说：“白浪湾地势险恶，恐怕大家还不一定知道，当地的渔民有句民谣：‘白浪湾，浪如山，一勿当心船就翻。’根据航测部门的考察，白浪湾外有座罗棋山，这样，海湾里自然就风大流急。我不反对用咱们自己的打桩船，可是，‘东海’号能吃得住这么大的风浪吗？目前只有三十八米高的桩架，能打四十多米高的钢桩？”

人们交头接耳，有不少人把眼光投向柳钩身上。柳钩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只要相信群众，办法有的是。船身不稳不怕，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可以采取措旆；桩架问题，我们已经和

船厂党委联系过了，可以加高十二公尺。”柳钧那双明亮的眼睛里闪射着坚定的光芒。

人群开始活跃起来，看来，确有不少人支持柳钧的意见。陶守文眉头微微皱了皱，目光投向老船长邹海成，希望他能以师傅的身份劝劝柳钧。可是，老船长却简简单单地说了句：“好！就这么办！”

.....

就这样，“东海”号打桩船终于来到了白浪湾。陶守文想到这儿，心里不禁悻悻地吐了一句：“现在还是海风乍起，桩架就摇得这么厉害，我看你究竟怎么施工？”

他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几圈，陡地站住，从随身带来的皮包里掏出一个袖珍小本子，用手帕擦了擦封面，小心翼翼地掖进了口袋，对工地负责人说：“准备汽艇，上‘东海’号！”

## 二

“东海”号打桩船上，随着柳钧的哨子声，锚链机里伸出来的钢缆飞快地在甲板上滑行，潜入泛着泡沫的海水中。

老船长一手拎着把机油壶，一手抓着把干净的白回丝，一边给绞车加油，一边把已经揩得铮光闪亮的机壳又擦了一遍。

小张在桩架上保养柴油锤，他指着海面，朝甲板上大声喊道：“陶守文乘汽艇来啦，咱们怎么欢迎呀？”

柳钧边拉钢缆边回答：“就这么欢迎，还有什么比这更隆重的呢？”他大喊着：“带拙心缆！小心脚下，别摔倒了！”

“嘟——”汽艇靠上了“东海”号。柳钧伸出手去，抓着陶守文的手臂，把他拽到甲板上。他见陶守文全身湿漉漉的，便笑

道：“这白浪湾，是个很不错的摇篮哪！”陶守文没有作声，掏出手帕擦了擦，又问了句：“怎么样啊？”柳钧笑着指了指正在紧张地工作的工人们，说：“看，同志们劲头多粗！”

柳钧和邹海成陪同陶守文走到桩架下。柳钧用手拍了拍直耸云天的桩架，用热情的目光注视着陶守文。

陶守文仰头看了看，问：“接高了十二米？”

“嗯！十二米。现在桩架的高度是五十公尺！”柳钧介绍着，一回头，发现陶守文轻轻地撇了撇嘴。

这时，桩架上突然掉下一团黑呼呼的东西，“啪”的一下，正落在陶守文的头上。陶守文吓了一跳，一摸一看，竟然是一团油回丝，不禁皱了皱眉头，往后退了几步，仰脸看了看桩架，觉得这桩架似乎摇晃得更厉害了，便问柳钧：

“锚机拉力有多大？”

柳钧答道：“五吨！不过我们加了一只锚，拉力有十吨左右。”

陶守文微微笑道：“多加锚是应该的。可是，”他稍稍抬了抬头，“船身还不稳呵，还有什么办法吗？”

柳钧笑着答道：“问问他吧。”说着，抬头向桩架上喊道：“小张——下来！”

不一会，小张来到三人跟前。

柳钧介绍道：“这位小伙子就是这桩架的主人。”

陶守文一看他嘴唇边一抹淡淡的细绒毛，笑了起来：“你大概只有二十岁吧？”

“十九。怎么？我们船长也不过和新中国同年生嘛。风浪大怕什么，只要人能在桩架上站住，就能把桩打下去！”

柳钧和邹海成都赞赏地朝小张笑了笑。陶守文也呵呵地



笑了起来，接着又问：“小张，还有啥办法使船身稳住，你说给我听听。”

小张刚想回答。老船长抢着说：“船上党小组开会专门作了研究，准备用钢缆带住浮筒，海底用混凝土块系住。”柳钧接着插道：“老船长说大跃进的时候在海南岛用过这办法。”

陶守文苦笑起来：“哎，那是笨办法，穷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

柳钧见陶守文如此轻视工人群众在大跃进年代里的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忍不住从牙缝里迸出来一句：“不管用什么办法，总比依赖别人强！”

陶守文对于争论已经不感兴趣：年轻人嘛，好胜心强，让你开开眼界，看看事实，你就晓得罗。陶守文从怀里亮出了一本袖珍摄影画册，侧了侧脑袋，颇有点得意地说：“来！柳钧，给你看样东西。”

“让我看看！”小张伸手去翻。

“哎——”陶守文急忙挡住小张满是油腻的手。

“我才不稀罕你这玩艺呢！”小张一扭头，气呼呼地走了。

柳钧一见封面，心中已经有数，便朝邹海成会意地笑了笑。

“这是我在国外，那个外国造船公司的经理特地送给我的纪念品。你看看，怎么样？”陶守文只要一谈起这段经历，总是有点眉飞色舞。

“哦，特赠的纪念品？”柳钧把本子拿过来。

“不错吧！”陶守文搓着手感叹道。

柳钧随便翻了翻，把本子还给陶守文，用一种几乎有点讥讽的语调说：“这是资本家的商品广告呀！”

陶守文一怔，可又不便发作，只是不自然地淡淡一笑，没有作声。

这时，小张来问柳钧，前后八字缆已带好，是不是试一试车。

柳钧坚定地点了点头：“好，马上试车！”

柳钧放眼向大海望去，只见水天相连的远处，忽然筑起一道道翠绿色的墙，由远而近，渐渐移动过来。邹海成手搭凉棚，对柳钧说：“条浪打头阵，大风随后跟。看这势头，有七级风哪。”

柳钧笑了笑说：“来吧，欢迎。”

陶守文担心地瞥了桩架一眼，就向柳钧提出要“东海”号去三哩外的小南岬避避风。

“没关系，让‘东海’号吃吃风浪，有好处。”柳钧平静地说。老船长注视着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徒弟，连连点着头。

“要防万一哪，这桩架一下接高了十二米，还是头一回……”陶守文忧虑地说。

“那就让它头一回尝尝白浪湾的风浪吧。”

说话间，条浪已经涌到跟前，船开始上下颠簸起来。陶守文感到有点头晕了。柳钧劝他快上岸去，并告诉他，工人们做好了一切准备，这点风浪打桩船完全经得起。

汽艇一离“东海”号，打桩船就开始试车了。随着船长“嚶嚶”的哨子声，绞车上巨大的钢丝绳卷筒平稳地转动起来，“东海”号挺立着高大的身躯，象巨人般稳稳地屹立在白浪湾的海面上。

### 三

第二天，天蒙蒙亮，局党委书记老黄就给柳钧打来电话。柳钧回到船上后，立即告诉大家：“因为风浪大，老黄一夜没睡好。我向他汇报了船上情况良好，同志们精神饱满，一顿可以吃三大碗饭，准备迎接新的战斗！老黄向我们表示祝贺。并说，局党委经过研究，批准你们今天马上开始打桩！”

工人们欢呼着，各自奔向了各自的战斗岗位。

这时，一轮红日从大海里冉冉升起，辽阔的海空顿时一片辉煌。“东海”号沐浴在金光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耸立在桩架上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八个大字发射出耀眼的光芒！

柳钧望着这壮丽的情景，忍不住向同志们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点工程，我们一定要好好干哪！”

“嚯嚯——”随着哨子声，卷扬机欢唱着，一根长四十五米、直径一米二的钢桩稳稳地离开平板驳，吊到半空中。甲板上的八台绞车一齐转动起来，船准确无误地移动到岸上三个测量点测定的焦点上。岸上的小红旗刚挥了挥，表示定点准确，可以打桩，不料一股强风吹来，桩架朝北偏了点。柳钧连忙命令左舷锚机绞钢丝绳——岸上的小红旗又挥了挥，可是一阵颠簸，桩架又偏了位。这时，陶守文带了两个技术员上来了，发现这个情况，便焦急起来。柳钧却不慌不忙地和邹海成耳语了数句，命令道：“左舷锚机拉紧！”这样，船身挡住了西南风，渐渐退到了定桩点上，船身和桩架终于完全固定了，柳钧猛吹一声“嚯——！”

“噔！噔！”锤声震动了白浪湾。八吨重的柴油锤一蹦老高，使着劲儿往下打。

第一根钢桩终于打了下去。

工人们高兴地欢呼着，跳跃着。

柳钩吹了两声哨子，正要指挥吊第二根桩，陶守文却连忙喊道：“慢着！慢着！”

陶守文让技术员查看了一遍，尽管技术员报告钢桩斜角度数符合图纸要求，高度也达到标准，陶守文仍是不放心地左看右看，总感到这根桩在晃，却忘了是脚下的船在摇。他看了看日历表，心里在盘算：进口船没来，就让他们打打看吧，能打几根就打几根，不过……他叮嘱柳钩说：“一定要保证质量，这个码头可不比一般的码头，可不能出一点差错呵！”

柳钩知道陶守文的心思，笑了笑说：“嗨呀，局党委都相信我们，你怎么还不放心？”说着，指挥柴油锤升高，桩架扳成了俯角，小张刚刚解开桩上的钢丝绳，就在这时，一只拖轮从旁边驶过，桩架下的滔滔白浪变得更加汹涌。突然，“咔嚓”一声响，替打①连结柴油锤的钢丝环突然脱出桩头，掉下海去。“扑通”一声，激起一丈多高的水柱。

人们都“啊”的一声惊叫起来。小张焦急地问：“怎么办？”柳钩沉着地说：“不用急，……”柳钩从桩架上下来，工人们都一齐围到桩架下，七嘴八舌地谈开了。

陶守文瞪着眼，张着嘴，呆站在一旁。

老船长叫道：“柳钩，通知指挥部派个潜水员来捞，咱们再装上个替打继续干。”

柳钩却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我下去。”

① 替打是直接承受汽锤打击的铁帽子。

甲板上的人都轰起来了，纷纷要求下水捞替打。柳钧呼地一下把围上来的青年推开，拍拍胸脯说：“你们这身子，比得上我这么结实么？这么冷的天，我下水去正好洗个冷水澡。”几句话惹得人们都笑起来。

柳钧喝了几口酒，用冷水将全身擦红，老船长又在他腰间缚了根细蜡绳。“扑通——”柳钧一下子跳进海水中，但马上就浮了起来，呼吸异常艰难地喊道：“快快，起重钢丝放到——底下，底下亮得很，我看得见……”船上的陶守文看见他面色苍白，担心出更大的乱子，便烦躁地问：“行吗？不行快上来，真是……”他原想说“麻烦事越来越多”，可是没吐出口，声音早就被七嘴八舌的呼喊声淹没了。

这一次，柳钧吸足了气钻了下去，好久没露头。老船长放着蜡绳，估摸着他潜水的速度和可能产生的情况。在这么冷的天气潜海，最怕的就是由于极度的寒冷引起的心脏麻痹和大脑缺氧出现的突然休克。人们看见海面上泛起的圈圈涟漪扩展开去之后，屏声静气地数着水上冒出来的气泡，从冒上来的气泡来判断柳钧的情况。气泡越来越密，终于，柳钧再次冒出了水面，一面艰难地喘着气，一面张开冻成紫黑色的嘴唇：“……起……起吊……试……试一试……”

起重机马达一响，钢丝绳立即绷紧了。这说明钢索扣住了替打。柳钧马上被人拽了上来，用大衣裹着抬到烘房里去了。

起重机沉重地轰鸣着，慢慢地将替打吊上了甲板。

人们松了口气。陶守文“唉——”了一声，开始埋怨起来：“我早就说过非出事不可！”

老船长并不理会他，却喊道：“马上装上去，咱们继续干！”

陶守文脸色阴沉起来：“应该停车！”

“为什么？”老船长和工人们都回过头来。

“这船不适应在这白浪湾打桩嘛！如果再蛮干下去，今天替打落海，明天说不定船都翻了呐！反正进口船马上就……”

“你念念不忘的就是进口船，进口船！”披着棉大衣的柳钧从船舱里走出来，指着桩架上的八个大字，说：“来了进口船，我们就不要自力更生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贯彻毛主席制定的这个根本方针，相信和依靠群众。”

老船长点了点头，接着说：“老陶，我说你呀，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八年了，从批判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到批判林彪的‘天才论’、孔老二的‘上智下愚’，你怎么还没肃清流毒啊？”

“哼！”小张在陶守文身后做着鬼脸，轻轻咕噜着，“假洋鬼子，十足的假洋鬼子！”

“什么？”陶守文光火了，“照你们这么说，那就不要进口啦？”

柳钧回答：“我们从来不排斥进口。毛主席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因此，问题不在进口不进口，而在于相信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陶守文气极了，一时又无话可答，最后从牙缝里迸出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出了事故你们自己负责！”

“正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负责，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能停！”柳钧斩钉截铁地说。

“对，我们不能停！”工人们也嚷了起来。

“好——”陶守文拉长声调说，“我看你们打去！”说完，怒冲冲地转身向汽艇走去。

“同志们，各就各位！”柳钧大声喊着。

“嚯嚯”，清脆的哨子声又响了起来。

小张指着小艇对柳钧说：“掉了一个替打，陶守文就不让干了，这不是故意找岔子？”

柳钧笑了笑说：“是呀！新生事物只要一出现挫折，就有人出来反对，横加指责。这也成了规律啦！”

#### 四

两个月过去了，进口船还没到。陶守文就象只泄了气的皮球，心里暗暗骂道：“那个外国老板真混帐，当面说得好听，转身就不当回事。”这时，他倒庆幸柳钧当时提出用自己的船打桩的办法了。他从简报上看到，“东海”号打桩船从一天打五六根桩逐步提高到能打十二根桩。整个码头的一百公尺长的引桥部分已接近完工。他拿起办公桌上的一张照片仔细看着：引桥上，工人们正紧张地劳动，有吊装预制模板的，有扎钢筋的，有打风镐的，还有铺底板的。几十公尺的桥面混凝土都已经浇灌完成。看着看着，他不禁又想起了第一次看到“东海”号在摇晃着的情景，脑子里又闪现出一个念头：随着引桥部分竣工，打桩船随即要到深海上去打码头桩，那时风更大浪更急，“东海”号打里面的桩行，打外面的桩能行吗？一层愁云又浮上了面容。他想起在国外时亲眼看到的打桩情景，禁不住又把那本袖珍画册取出来仔细端详着。

在陶守文看来，真可谓“皇天不负苦心人”。这天，陶守文接到一只电话，他那日夜盼望的进口船终于来到了。

就在进口船驶抵白浪湾的那天，陶守文又来到了“东海”号船上。他走到柳钧前面，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柳钧

哪，进口船总算等来了。怎么样，到那船上去参观参观吧！”

老船长对柳钩笑了笑说：“你去看看吧！”

小张拉了拉柳钩的手臂：“干啥去呀，有什么好看的？”

柳钩看了看小张，说：“去学习学习，有什么不好！”又对老船长说，“师傅，我们俩一起去，也能算个代表团了。”

上了进口打桩船，陶守文口若悬河，变得滔滔不绝，俨然象个主人似的：“来，来，请到这边来！”他把柳钩和老船长引到最上层的甲板，指着一扇门说：“这是控制室。来，进去看看！”

柳钩和老船长一跨进门槛，陶守文就兴高采烈地介绍：“这是主绞车操作盘，这是集中起动机盘，这是集中开关盘……甲板上用不着站人，全部用液压油泵控制，人只要坐在这里揪揪电钮开关就行啦！”

柳钩指着几台绞车操纵杆问：“这绞车每分钟跑多少呀？”

陶守文忙回答：“这是液压传动的，能快能慢，比我们电动的要好多啦……”

“我是问，它最快每分钟走几公尺？”

陶守文答不上来了。

旁边一位工人答道：“每分钟最快走九公尺。”

老船长马上说：“我们‘东海’号上的绞车每分钟能跑二十米哪！”

陶守文尴尬地笑了笑，忙指着另一柄操纵杆说：“来，你们来这看……你们看这桩架，高五十二米，扳俯角仰角也是用液压的……那根亮晶晶的金属棒，叫什么‘罗德曼斯’支杆，足有你们腰杆那么粗哩，可是操作起来，只需扳动这玩意就行……”他还要说下去，见柳钩他们已经抬腿出门了，才不得



不住嘴。

柳钧仔细看完了中心控制室的各种仪表，又来到甲板上看了看锚链机和桩架。

陶守文问柳钧道：“怎么样？看看有启发吧？”

“先进的地方我们是要学习；可是，有些地方在咱们这儿不一定用得上哪！”柳钧笑着说。

老船长指指桩架说：“老陶，你看这桩架，每一层多高呀，有七、八公尺了吧，这叫工人怎么操作？既不方便又危险！”

陶守文不懂装懂地说：“自动化嘛，还要人干啥？”

柳钧哈哈笑着说：“自动化就能离人啦？不管怎么说，桩架上总得站人。”

随船的一位工人也说：“是呀，桩架上站人的地方离龙口有一公尺远，怎么干活呀，真是……”

陶守文一时没了词儿，好一会，才记起来，忙说：“这进口船主要的优点是稳性好，这可是那个经理向我打保票的！”

柳钧看了看船的宽度，问道：“这船多宽呀？怕有十八米以上哩。”

“二十米！”陶守文赶紧回答。

“二十米？”柳钧皱了皱眉头，心里算了算，不由脱口叫了起来：“老陶呀，这进口船来了，还不能打码头桩哩，恐怕只能打打带缆桩。”

“自说自话！”陶守文语气中带着愠怒，“这进口船什么桩不能打？”

柳钧指着图纸对陶守文说：“码头桩四根都朝里斜三十度，桩尖距离只允许六十厘米，十四米宽的打桩船可以转身掉头打，二十米的船一掉头岂不把旁边的桩撞倒了？！”

老船长又加了一句：“假使用这条进口船的话，咱们码头的总体设计还得重新搞哩！”

陶守文脑子里“嗡”的一声，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原先，他想请柳钧参观之后再打几根桩看看，然后再表扬一下“东海”号打引桥桩的功劳，最后就婉转地提出来：让稳性较好的进口船打外面的码头桩，柳钧他们那条“东海”号就打带缆桩……现在，没料到话没说出口，形势却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寄予极大希望的进口船只可以勉强打打带缆桩……他情绪激动起来，嘴唇哆嗦着，停了好半晌，才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来：“这外国老板简直是坑害人！我马上向外贸局反映……”

## 五

还没等陶守文和外贸局接通电话，柳钧已经从党委书记老黄那里知道了一切。原来，接收这货的那个外国资本家知道了海上打桩船的特殊用途，又从白浪湾的风浪较大的特点上大致估摸出一些码头设计上的数据，又利用陶守文片面要求增强船的稳性的要求，拚命加宽船的宽度，如果用不上就可以迫使我们再次向他们提出订货。这样，他就可以一下子抬高打桩船的价格……陶守文听了之后，额角头上的汗也渗了出来。

柳钧决定立即召开船员大会。陶守文是耷拉着脑袋随着大伙走进餐厅的。

会上，柳钧首先传达了局党委领导同志对工程的要求，又

提高了嗓门说道：“根据局党委和有关部门联系，台风将提前二十多天来到！这就是说，必须把打桩的速度提高百分之五十，抢在台风的前面，打下三百二十根钢桩。不然就会影响下一步的浇注和安装！”

工人们顿时议论开来：

“咱们一定加紧干，拚着命也要完成任务！”

“叫局党委放心，咱们‘东海’号不会扯整个工程的后腿！”

……

老船长看了看陶守文，说：“看来，这任务全压在‘东海’号上罗？进口船稳性是好，可惜用不上……”

陶守文懊丧地摇了摇头：“唉，别提了！我光看它这个化，那个化的，什么冷暖气装置，什么液压化传动，什么造型新颖……想不到中看不中用！”他从袋里掏出那本广告画册，“砰”地一下甩在桌子上。

柳钧捡起这本画册，沉重地讲述了进口船的前后缘由，接着，激昂地说道：“在决定究竟采用‘东海’号打桩还是等这艘进口打桩船，我们和老陶是有过一番争论的。我们感到，这不是简单的措施或者方案之争，而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之争。事实证明，老陶脑子里崇洋迷外的思想错了！我还是过去开会时说过的那句话：躺在外国人的怀抱里搞不了社会主义。这艘进口打桩船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陶守文低着的头缓缓地抬了起来。几十双眼睛都向他射来期待的、热切的光芒。陶守文声音喑哑地说道：“我又走了错道，是工人同志们和事实教育了我，把我从错误中又一次拉了回来！回顾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广大工人群众也批判过

我头脑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但对我的触动并不大。可以说，在我脑海深处这种流毒并没有肃清，因此一有机会，它就沉渣泛起，危害革命事业……这和我平时学习少，参加劳动不够有着很大的关系呵！今后我一定要记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老船长语重心长地说：“刘少奇、林彪一伙竭力推销那套崇洋迷外的黑货，在他们眼里，总感到外国货一切都是好的。今天这件事，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陶守文点了点头。倏地，他又一把握住了柳钧的手臂，满腹焦虑地说：“可是眼下怎么办呢？进口船不能用，‘东海’号怕也……任务这么急，这么重。唉，这台风偏偏又来凑热闹！”

“怕啥？”柳钧朗声说道，“我带你到船上来，不正是为了找群众商量！”

正在这时，小张一阵风似的闯了进来。后面还跟着几个不相识的人。

“试用成功了，试用成功了！”小张嚷着。大伙都把小张围起来，问：“什么东西？”小张回答道：“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和我们一起研究成功了使用激光经纬仪！”

老船长高兴地说：“好哇！有了这个玩艺，咱们‘东海’号夜里也能照常打桩啦！”顿时，餐厅里爆发了一阵欢呼声。

陶守文似乎在回忆着什么，嘴里喃喃地念着：“激光经纬仪？”

“老陶，你真健忘。记不得啦？”柳钧笑笑说，“一个月前，我们不是打了张报告给你，要求跟有关单位配合搞激光定位？”

“噢，”陶守文恍然大悟，兴奋地说：“这是用来夜间定位的吧。这下子，晚上也能打桩了。嗨——”可是，当他回想起那

份报告至今还锁在他的抽屉里时，不禁又羞惭地摇了摇头。

柳钧用回丝擦了擦手，高兴地对大家说：“从今晚开始我们就分两班打桩，功效立即可以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上！”

老船长说：“进口船也不能让它吃闲饭，让它打打带缆桩还是可以的嘛。”

“对！对！”陶守文连连点头。

“走！同志们，马上去干！”柳钧大声喊道。

“走哇——”工人们一窝蜂拥出餐厅。

这时，老陶也跟着人群走了出去。柳钧问：“老陶，现在回局里去吗？”

陶守文笑笑说：“不，我现在准备在这儿和大伙干一阵。长期蹲办公室，思想上积满灰尘罗。”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嚯嚯”的哨子声，划破了沉静的海域，变得格外清脆、悦耳。

高高的桩架，耸立在茫茫的夜空中，显得更加雄伟、挺拔。

“嗷！嗷！”白浪湾日夜回荡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凯歌……

（插图 孙海雄）

## 编 后

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去年年初，我们在批林批孔大好形势的推动下，在上海港务局党委和上海铁路分局党委的大力支持下，组成“三结合”的创作组，创作了这本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短篇小说集。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战斗在海港、铁路第一线的青年工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第一次拿起笔来从事文艺创作。他们以高昂的政治激情和战斗的姿态，试图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反映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塑造具有文化大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具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这些作品，虽然还只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几个侧面，但它通过艺术的概括，生动地形象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它对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林彪反党集团以及

社会上那股右倾复辟思潮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还曾得到其他有关单位党组织的支持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关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政治思想水平有限，本书还可能存在缺点和错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五月